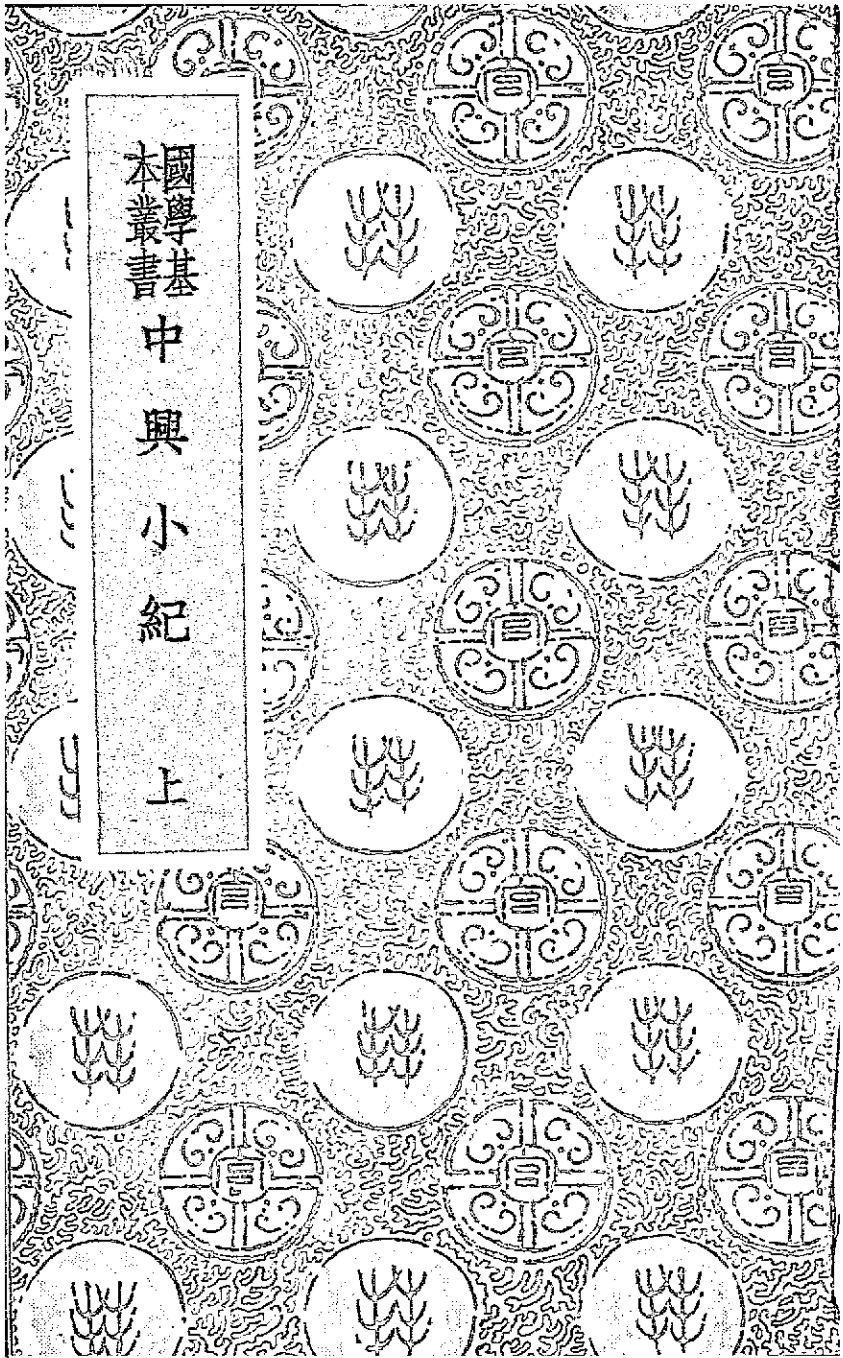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中興小紀  
上



國學基本叢書

中興小紀

(上)

熊克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88583

中興小紀目錄

卷一

起建炎元年五月盡六月

卷二

起建炎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三

起建炎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四

起建炎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五

起建炎三年正月盡三月

卷六

起建炎三年四月盡八月

卷七

中興小紀目錄

起建炎三年閏八月盡十二月

卷八

起建炎四年正月盡六月

卷九

起建炎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

起紹興元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一

起紹興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二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三

起紹興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四

起紹興三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五

起紹興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六

起紹興四年正月盡八月

卷十七

起紹興四年九月盡十二月

卷十八

起紹興五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九

起紹興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

起紹興六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二

中興小紀 目錄

起紹興七年七月盡九月

卷二十三

起紹興七年十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四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五

起紹興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六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七

起紹興九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八

起紹興十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九

起紹興十一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三十

起紹興十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三十一

起紹興十三年正月盡十四年十二月

卷三十二

起紹興十五年正月盡十六年十二月

卷三十三

起紹興十七年正月盡十八年十二月

卷三十四

起紹興十九年正月盡二十年十二月

卷三十五

起紹興二十一年正月盡二十三年十二月

卷三十六

起紹興二十四年正月盡二十五年十二月

卷三十七



中興小紀 目錄

起紹興二十六年正月盡二十七年十二月

卷三十八

起紹興二十八年正月盡二十九年十二月

卷三十九

起紹興三十年正月盡三十二年六月

卷四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三十二年六月

# 中興小紀卷一

宋 建陽熊克撰



建炎元年歲在丁未夏五月庚寅朔。大元帥康王卽皇帝位於南京。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母曰賢妃章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宮中。紅光照室。初賜名。授武定軍節度。封蜀國公。二年。進封廣平郡王。宣和四年正月。冠於文德殿。賜字德基。三月。出外第。拜太保。遂安慶源兩鎮節度。封康王。上博涉經史。道君間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嘗稱旨。五年。娶邢煥次女。封嘉國夫人。嘗侍道君習射於鄆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人內侵。淵聖皇帝方受內禪。敵騎抵城下。遣燕人吳孝民齎書請和。欲得親王宰相爲質。時諸王皆從道君南幸。惟上與肅王。留京師。淵聖召上。具言孝民所陳。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副上。使於金寨。時敵兵四遠。上意氣閒暇如平日。數與大將沃哩布原名幹真。不觀。就。鞠。雜。伎。留。軍。中。經。月。今改正下同。會都統制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平仲。古子也。金人以用兵責使者。邦昌懼而泣。上止曰。爲國家何愛身邪。沃哩布由是憚之。不欲上留。更請肅王。淵聖嘉上忠勤。還拜太傅。靖康改元冬。金人再入寇。刑部尙書江都王雲。奉使至金寨。先遣親吏李裕回道。沃哩布語。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於是上奉詔使沃哩布軍。請緩師。雲副之。上請門下侍郎開封耿南仲。偕行。淵聖曰。南仲老矣。乃令其子中書舍人延禧。與觀察使高世則爲參議官。世則。瑗孫也。以十一月丁丑發京師。晝夜行。庚辰。至相州。民遮道曰。肅王已不反。乞大

王起兵拒敵。不宜北去。辛巳。至磁州。初。王雲使金歸。過磁相。勸二郡爲清野計。二郡從之。悉徹近城民居。運粟入城。泊金人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他路入。二郡人怨雲。以爲雲通於敵。磁有崔府君祠。乃東漢之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請應王出迎。守臣祕閣脩撰義烏宗澤啓。上宜調其廟。雲從上入。上旣出。雲爲百姓所害。上檄澤捕得害雲者斬之。乃定。磁人力請上毋北去。謂離北門五六十里。卽有敵兵。知相州直龍圖閣祁門汪伯彥蠟書至。亦言金遣五百餘騎。沿路問上所在。於是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閏十一月。朝廷議畫河。遣僉書樞密院臨川聶昌之河東。耿南仲之河北。皆爲割地使。昌偕金使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金使王炳至衛州。衛人幾殺炳。南仲遂如相見上。乃與南仲連銜揭榜。召兵勤王。人情大悅。戊申。上登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呪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必聞京師言耗。果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己酉。上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臣來。乃武學生借閣門祇候秦仔齋蠟詔。命上爲大元帥。陳亨伯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上捧詔鳴咽。軍民感動。上乃命耿南仲同預軍謀。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帥開府。除汪伯彥爲集英殿修撰。上初開府。服排方玉帶。語伯彥等曰。吾陛辭日。皇帝賜以寵行。吾遜辭久之。皇帝曰。朕昔在東宮。太上解此帶賜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賜。癸亥。南仲等言。軍行先藉糧食。令勤王之師。經由河北。京東南路。乃差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漕樂壽張懋。直龍圖閣京東漕臣邵武黃潛厚。並隨軍應付。乙丑。閣門祇候侯章齋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辭陛日。皇帝諭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

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上命耿延禧草詔。陸頌諸郡。惟中山巖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上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效順。又得一萬餘人。丁卯。上欲領兵渡河。與幕屬謀所向。或請出滹滑。或請渡王俞。或請趨魏縣。言人人殊。猶豫未決。汪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衆莫能奪。上從之。仍遣前軍統制劉浩統兵出南門。陽爲滹滑之行。以疑金。乙亥。上發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色。上禱於天地河神。至子城渡。報河凍已合。丙子。上總師渡河。至大名。都漕權府事張怒與北道副總管奉符顏岐。率衆郊迎。時京城圍久。及上駐北門。而四方事皆取決於帥府矣。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先諸軍至。上大悅。癸未。知信德府直徽猷閣梁揚祖兵萬人馬千匹繼至。諸將兵官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揚祖子美子。傅授子俊。成紀人。沂中。崞縣人。師中。秀容人。上問揚祖孰優。揚祖以俊對。上亦喜俊。自此常在左右。上畱揚祖爲隨軍轉運使。甲申。始聞金人登城。斂兵不下。淵聖詔見通和。卿等兵未可勦。上涕泣。知詔書爲敵人所迫。宗澤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城之圍。汪伯彥執講和之說。且言敵兵十萬。吾軍纔一萬三千人。如何解圍。合使大王安居。更檄宣總司陝西江淮勤王之師。約日俱進。乃可破敵。時北道總管趙野至南京。與宣撫使范訥合軍。自號宣總。故也。野訥並開封人。伯彥請上移軍東平。則措身於安地。身安國難可圖。上問歐南仲。亦以爲然。遂決東去。澤請自領軍至郟城。許之。戊子。澤兵行出南門。進屯開德府。揚聲大元帥在軍中。庚寅。上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朔。上入東平府界。癸巳。帥臣盧益。漕臣黃潛厚。率衆出迎。上達府治。丁酉。右文殿脩撰知冀州權邦彥以兵千人至。上命屯開

德隸於宗澤。壬寅，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黃潛善與高陽關副總管楊惟忠將數千兵至益開封人邦彥樂善人潛善潛厚弟惟忠西戎部族也。潛善請上移書沃哩布與辨曲直令退軍通京城之間。耿南仲曰使敵知元帥府所在非利也。潛善計不行乞戍兵於曹從之上。留惟忠爲元帥府都統制丁卯上以京東漕臣閻邱生所領濮州兵及深州守臣姚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隸宗澤新降到賊軍丁順及軍州王澈廣濟軍孟世寧等兵三萬七千人隸潛善壬申上以約諸路合兵而來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庚辰上發東平府癸未至濟州諸路兵大集軍費日廣梁揚祖言京城圍久鹽法不通宜比權貨物法許人入錢給鈔請鹽上從之。纔及一月給鈔一百萬緡公私俱便宗澤帥兵至韋城與金大戰敗之丙辰上奏除澤徽猷閣待制丁巳黃潛善以機事赴府稟議且引探事人張宗得金人僞赦并迎立孟太后書上揮淚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爾大王乃宗社所繫不可輕舉時兵部尙書呂好問亦遣勇士李進持帛書至好問希哲子也戊午上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制充元帥而黃潛善爲副元帥癸亥耿南仲等率文武官吏勸進書再上上流涕不受諸路率守監司推戴無虛日使臣鄭安自京回傳到少帝齧血書襟詔上讀之慟哭南仲以下又言帝王之與必有受命之符大王陛辭皇帝賜以排方玉帶大元帥建府有賜袍異夢四方申呈或曰靖王今始悟靖之爲字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元帥府建則靖康紀元實爲符兆願大王亟卽位以應天心上不納丙寅張邦昌以諂目至大略言國禍之酷權以濟事故寧忍死而報之於殿下上答邦昌書亦曰九廟不毀生靈獲全皆相公之功

邦昌又遣上舅忠州防禦使韋淵齋書稱臣。且言封府庫以待。又曰。臣之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丁卯。吏部侍郎汝陽謝克家。以邦昌命齋玉璽至。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克家跪進。上慟哭。命汪伯彥司之。皇太后遣左丞安岳馮澥。權右丞相李回。來奉迎。澥。康邸舊人也。又令姪權衛尉卿孟忠厚齋書詣上。略曰。王其速驅輿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上覽書。乃命移檄諸道。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不得亂入京城。於是濟之父老。請上卽位於濟。宗室仲瑄。議用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羣屬難之。謂宜如唐肅宗卽尊位以定天下。又宗澤言。恐邦昌等陰與金結。毋或深信。且開封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汴漕尤易。庶爲萬全。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道君御劄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上慟哭拜受。由是決意趨應天。庚辰。上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來。上命光世都提舉五軍。光世。延慶子也。僉書樞密院沙縣曹輔來。癸未。上至應天府。甲申。皇太后遣吏部尙書仙舟王時雍。開封尹永嘉徐秉哲。奉乘輿服御來。而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丙戌。上以便宜進。汪伯彥。黃潛善。爲雜學士。於是耿南仲。議改元。謂宜倣藝祖建隆之號。且本朝以火德王。請曰。建炎云。改元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赦書首令從臣監司都守訪求文武才略出倫之士。雖布衣亦聽舉。又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勗。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正。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敘。民貨常平錢穀。悉與蠲放。又散斂青苗。本以便民。歲久法弊。反爲大患。亦令罷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義。不受辱。出使軍前。及因守戰。歿於王事。許其家自陳。

優與褒賞。應遵法賦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言雖詆訐。亦不加罪。初。睢陽當五代之末。有狂僧曰呼於市曰。此地將有聖人出世。及我太祖以歸德之節。受周禪而國號宋。人以爲應矣。至是。乃正應。其語上之將卽位也。門下侍郎耿南仲等。請用漢光武故事。爲壇於宋之陽。先告天地。北望二聖。然後受命。及上登壇受表。涕泗交流。百官環侍。無不感動。因名其壇曰中興受命之壇。初。靖康以金人入寇。置四道都總管。分制諸路。以衛京師。有詔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調發。有警則置其副以守。而都帥自將入援。旣而南道都總管張叔夜統兵三萬。至京城下。與金戰。遂除僉書樞密院。從二聖北狩。南道都總管胡直孺亦統兵勤王。戰敗。爲金所徙。後遣之還。惟副總管直龍圖閣朱勝非。留治應天府事。勝非頗能均節調度。帑藏得以不空。至是。上卽位。犒賜半出於此。叔夜。蒼之孫。直孺。開封人。勝非。上蔡人也。辛卯。上謂宰執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聞。爰自臨御。沈機淵斷。聖不可測。乃遭厄運。誓爲北狩。朕念手足之恩。嘗若神會。太后當二聖北轅。以聖德起於宮闈。乃眷朕躬。應天歷數。累章勸進。於國有功。靖康皇后宜上尊號。母孝德淵。聖元祐皇后。册爲隆祐太后。壬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黃潛善等曰。朕何以處邦昌。潛善等曰。邦昌僭號。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惟陛下睿斷處之。上曰。邦昌小心。不幸逢此。雖不能死。然遭變從權。使宗廟不墜。社稷不壞。一城生靈。獲全肝腦。金人纔退。遣人齎書起。及歸寶篋。駿奔來朝。北面事朕。旣貸其初。欲馭以王爵。曩時金人有詞。使邦昌具書報之曰。中國不忘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師。皆左袒歸宋。故邦昌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藉於朕。使金人知天下

之歸出於自然。卿等以爲何如。潛善等曰。陛下聖意高遠。非臣等所及。於是邦昌詔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起都堂。參決大事。上卽命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通問。除作國書。命邦昌更作金入書。早遣使行。尋詔加邦昌太傅。依文彥博故事。每月兩赴都堂。以稱朕優禮之意。冊賢妃。韋氏宣和皇后。立嘉國夫人邢氏爲皇后。侍御史續濛胡舜陟首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析爲四鎮。拱滑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濮開德。隸北京。而同華陝隸京兆。釋人爲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爲糴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爲國長城。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言者謂舜陟爲臺官。而事僞庭。遂除祕閣修撰。知廬州。其議遂寢。門下侍郎耿南仲告老。癸巳。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而大元帥府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亦皆以宮觀去。上欲命相而難其人。黃潛善。汪伯彥。皆元帥府舊寮。新罷執政。人望未孚。惟資政殿大學士李綱。嘗靖康京城初被圍時。能建議力守。後宣撫河南。救太原。雖無功。而士論恕之。謂其平日有志。在今日可用。甲午。綱自外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邵武人。先是淵聖除綱領開封府。道梗尙未赴也。金主晟起燕雲上中京遼東西長春平州凡八路民兵。隸於諸萬戶。分寇兩河。於是渤海萬戶托卜嘉。原名達不也。今改正。下同。屯河間府。女貞副統蘇赫。原名詔。今改正。下同。屯真定府。契丹都統馬五屯。平陽府。女貞萬戶尼楚赫。原名銀朱。今改正。下同。屯太原府。女貞萬戶妻宿屯河中府。而雄霸嵐憲澤潞諸州。皆有萬戶入屯。自金之初入寇也。朝廷許諸郡得便宜行事。故各務自保。遂路帥司不調。



發無連衛合縱之勢。又金兵方盛，非一州之力所能敵，故令得併兵。既破一州，又攻一州，至是女貞副統  
 蒙克原名蒙哥今改正進據磁相，詔遣統制官馬忠、張煥將所部各五千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時靖康執政  
 皆去，而僉書樞密院曹輔已被病，丙申卒。丁酉，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廟有大功，而奸臣造言，仰誣  
 盛德，著於史牒，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而脩，播告天下。於是蔡卞、邢恕皆追貶之。詔遣統制官薛  
 廣、張瓊將所部各三千人，廣自內黃，瓊自開德，過河北山水寨，義兵二萬同復磁相，尋以宣教郎臨江傅  
 等借工部侍郎為祈請使，又令廣、瓊等且駐河南，戊戌，以吏部侍郎謝克家為翰林學士，徽猷閣待制北  
 道副總管顏岐為御史中丞，翰林學士莫儔除述古殿學士，承旨吳玘除龍圖閣學士，皆奉祠而去。儔歸  
 安人，玘清流人也。知揚州許份言濟鄆與寇為鄰，南京雖與王之邦，而寇騎屢至，惟揚州前江後淮，有  
 險可恃，願駐蹕於此，是日詔略曰：屢方勤於北顧，難遽議於東巡，份侯官人將子也。初，江寧府禁卒周  
 德等叛，執知府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會經制官屬官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發運判官方  
 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等乃受招安。粹中、華陽人，靖康初，自右丞出師貽遜，龍泉人。孟卿，鄞陽人也。時  
 新除右僕射李綱行次江寧，因與漕臣權府事吳人李彌遜謀，是日誅首惡五十人，其衆千餘人，令提舉  
 常平官王枋部赴行在。資政殿學士宋城路允迪，靖康初為僉書樞密院，未幾奉祠去。丁未，召為吏部  
 尚書。案原鈔本資政殿上有發卯二字不可解考宋史宰相表路允迪以靖康元年正月辛巳除資政殿  
 尚書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月癸卯以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二字當因此誤衍繫年要錄載丁未資  
 政殿學士京兆孫論使路允迪守吏部尚書資政殿學士建陽范致虛，靖康末以前執政帥長安，管統  
 注別熊克小原允迪靖康初云云今據前書

兵復兩京擒金酋守高世由未幾兵敗退駐潼關。至是復命爲京兆經略安撫使。初西路總管資政殿學士王襄北道總管資政殿學士趙野皆以前執政任總帥。雖率兵赴闕而遷延不進。至是襄野並責分司。詔略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塗以爲遁計。尋又各以散官安置襄永州野邵州野開封人襄南陽人也。戊午詔太常少卿周望借給事中充大金軍前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除達州刺史副之望上蔡人也。是月以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朱勝非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嘗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勝非因奏陛下新卽位宜正始。正始之說無他仁義而已。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也。人主當持之而朝廷奉承之則人主尊。朝廷當持之而四方順從之則朝廷尊。中國當持之而遠人欽服之則中國尊。人主失其柄必有大臣跋扈之患。朝廷失其柄必有尾大不掉之患。中國失其柄必有外國交侵之患。國家與北敵結好一百二十餘年。彼旣亂弱。乃遠交金人爲夾攻之計。天祚匿於近塞。遣使指蹤。令金人取之。且露章稱賀。是中國失其柄矣。金人內侵。每以渝盟失信爲辭。此皆燕人之語。怨我背契丹之約也。不然金人通好以來。何嘗違其意哉。願睿聖務思其本。凡進退人才。弛張法度。禮樂征伐。慶賞刑威。一語言一嘯笑。必加詳審。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於仁義者置之。則可以弭兵保民。紹復大業。迎還兩宮矣。上嘉之。時在京權貨物。鬻鹽鈔茶引。而道塗未通。發運使梁揚祖請權於真州置司。詔揚祖兼領其事。於是歲入六百萬緡。議入六百萬。據揚祖行述。上之相李綱也。御史中丞顏岐言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六月己未朔。綱至行。

在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所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朕嘗有此言。朕告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無辭而退。綱乃赴堂治事。辛酉。詔潛邸名升陽宮。先是圍城百官中有余大鈞、陳冲、王及之、洪芻等八人。皆誘內人為妾。及因鈔金銀。自盜入己。事竟。送御史臺鞠治。壬戌。李綱再論圍城中受僞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宮嬪為妾。王及之坐藩衙門。詬諸王。卿知否。曰。見鞠之必得其情。綱又曰。靖康之禍。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甚著。而吳玠、莫儔、王時雍、徐秉哲。皆奉金人指立張邦昌。及捕宗室。臧里。又受僞命為執政。此為罪首。先是若水已贈觀文殿學士。至是詔贈霍安國延康殿學士。時雍、高州、并、永州、儔、全州。並安置。案上文吳玠其僞王時雍徐秉哲四人並言此安置不及秉哲據要錄時在圍城中者。綱槩欲以叛逆罪之。右丞呂好問曰。王業艱難。正合拊納。好之時。邊繩以峻法。懼者衆矣。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綱意不懌。乃遣其客正字晉慶胡程。要說好問。區別圍城人為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之忠節。好問謂程曰。某與君俱處城中。衆以為可罪者。纔十許人耳。餘人本末。吾輩可共悉。寧可以叛逆加之邪。綱由是不樂。呂本中雜說曰。金人再犯京師。謝堯叟、耿南也。綱既相。復以圍城中事。中傷之。以邪言。其說。凡在圍城中者。次第論罪。呂好問謂綱曰。圍城中。可與若但實。以不能死。節無所逃。罪矣。然其間。亦有曲折。若專以叛逆罪之。則彼必有辭矣。卻恐反為害。由是綱不悅。即使言者中好問。上深以為非。然如亦不敢留。綱亦旋罷去。由癸亥。詔略曰。朕惟祖是觀之。秋。南仲、李綱之黨。有以罪更相加。誣於國事。所害甚大。皆不得免罪也。

宗涵養士類至矣。靖康之變。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而多偷生取容。甚者乘時為奸。靡所不為。為中

國羞姑取其尤量加竄責以爲臣子之戒至於卒伍理當闕略以責後效既而臺獄具余大鈞等皆當乘市上曰有司之法如此新政重於殺士大夫李綱等亦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於是詔流余大鈞與陳沖洪芻於沙門疊王及之與張卿才李彝周懿文胡思皆廣南諸州安置臺獄具在八月戊午朔今廢書之李綱又奏張邦昌恃金人盜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知陛下總師於外天人所歸乃始退舊班遣使奉迎今冒處王爵平章大政方且偃然自得倘或逃誅何以立國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人則謂因邦昌得生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易姓建號而憤之都城人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陛下欲中與當先正朝廷乃崇懼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若執政中有議不同者臣乞與之廷辨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潛善主邦昌甚力綱曰陛下必欲用邦昌乞罷臣相上顧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何如好問曰邦昌僭位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又曰邦昌罪當誅陛下以其自歸則貸死而遽竄之潛善乃言在遠不如在近是日詔邦昌以散官潭州安置初知陳州趙子崧知汝州趙汝樞知秦州閻孝忠皆密邇寇兵能保全境內知襄陽府黃叔敖知漢陽軍李彥卿通判鄂州陳規皆扞禦有勞又荆南府帥臣鄧雍棄城而去敵欲乘勢破公安縣知縣程千秋率民禦之敵不敢犯是日詔子崧二秩汝樞實文閣直學士叔敖祕閣脩撰孝忠彥卿皆直祕閣千秋陞一秩就除本府通判叔敖公密人雍開封人規臨沂人尋詔雍爲禁從敵來先遁落職與宮祠既而襄陽復不守叔敖落職降充監當甲子召通奉大夫

傅墨卿爲禮部尙書龍岡關學士。知潭州。郭三益爲刑部尙書。墨卿山陰人。前知舒州。以武昌寇作。遣其擊遷越。道由江寧。遇周德之變。一家盡死。墨卿方遭患。不及就職。三益嘉與人也。初。上諭宰執。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下情。至是。置於行宮門外。李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脩。然後可議興師。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因薦前監察御史張所。於河北。直祕閣傅亮。於河東。乃詔借所直龍岡關招撫河北。又以樞密副承旨王瓌。經制河東。而亮副之。皆賜錢百萬緡。以備募兵。又給半歲糧。及空名告千餘道。用京畿兵千人爲衛遣之。瓌成紀人。所益都人。靖康末。嘗至河北募兵。時因論黃潛善坐貶。亮馮翊人。號知兵。初以布衣得召。權京西統制官。將兵數千。直至汴京城外。與金戰。至是。綱皆引用之。丁卯。詔曰。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又賦斂之繁。當謀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爲盜。因開擄掠。殘破郡縣。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爲姦。乘時掎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案治。奠於典憲。靖康間。敢言之士。或至竄逐。宜悉詔還。自今有智謀之人。如能獻諫。宜悉擢用。協成治道。以篤中興之烈。上登極赦書。已罷天下神霄宮。是日。又詔本宮餞穀。並付轉運司。以充省計。既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傅希烈。家資令溫處二州籍沒。上初詔取進士。命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河南王絢。條所當行者。絢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乃詔復元祐詩賦經義兼收之制。鴻臚主簿鄧肅。沙縣人也。宣和間。因進花石綱詩。得名。李綱爲起居舍人。論京師水災。請沙縣監稅。與肅游相善。靖康間。肅被召得官。京城破。還入統制官。

傅亮軍中。至是以肅爲右正言。肅首論圍城中。有以待從官而爲僞執政者。有庶官而爲侍從者。有爲張邦昌撰赦文者。有因邦昌而改名者。是皆不復知有宋德。請悉以叛臣目之。其上者實於嶺外。次則遠處編管。卿監而下。朝廷本不以國士待之。亦難於國士責之。但籍其姓名。自是不復任爲臺諫侍郎。若用此則一網而盡。不惟上報二聖之德。亦破天下奸雄之膽也。時右司諫潘良貴亦論圍城中人。乞分三等定罪。良貴。金華人也。呂本中雜說曰。鄧肅前一年。因李綱薦得官。時又用汪伯彥薦。爲癸酉。詔河外陝西山東與鄴路相援。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令金腹背受敵。每路帥臣統之。猶一人而運四體。寇至援兵四集。則賞不除時。違者必罰無赦。詔諸路添置武尉一員。戊寅。同知樞密院汪伯彥進知樞密院事。己卯。詔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鎖之。帥府帶安撫。要郡鈐轄。各武臣爲之副。又別置渡水軍。上之初卽位也。卽命寧武軍節度使范訥爲京城留守。庚辰。詔罷訥。仍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先是詔延康殿學士張慤爲戶部尚書。慤至。首言陛下嘗判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壬午。遂除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詔舊相觀文殿學士宋城。徐處仁。爲大名尹。處仁時已被病。至是卒於大名。初。言者論靖康末。折彥質爲宣撫。錢蓋爲制置。高亢總兵守河。皆不戰而退。今置不問。則後將何以使人。彥質可求子。可求見知府州。猶未陷於敵。蓋惟演孫也。詔貶彥質昌化軍。蓋落職。高亢編置海外。亢行次南康軍。知軍李定通判韓璣。奏亢欲謀變。已誅之。且待罪。右僕射李綱曰。亢將兵守河。敵未至而先走。朝廷不能正軍法。一軍壘守倅。乃敢誅之。必健俠也。使後之受命持敵者。少知所戒。是當賞。上曰。然。乃詔定璣各轉

一官。初，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原名粘罕，今改正下同。自河東歸至雲中，右副元帥沃哩布自河北歸至燕山，至是聞上龍飛離陽，張邦昌入覲，遂會於山後草地議事。沃哩布中暑死，乃以其弟鄂勒理原名翰爾，今改正。爲右副元帥。時國主晟嘗遣使諭尼雅滿止南寇之兵，尼雅滿報以本朝數使人要結契丹漢兒，共攻其國，以激怒之。蓋尼雅滿專權，晟不能令，至是命相亦取決焉。晟守虛位而已。初，錢蓋制置陝西，嘗議遼鄙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不若立青唐之後，使爲藩臣，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國人所服，倘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蓋策，乙酉，復蓋原官，除陝西總制，使齎告報益麻黨征，仍賜姓名曰趙懷恩，因召五路兵赴行在。以延康殿學士宗澤爲東京留守，時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見統禁旅在京城，執政黃潛善、汪伯彥頗疑澤，故就命仲荀副之。又以顯謨閣待制杜充爲北京留守，仲荀、達孫充安陽人也。詔罷州縣職田，右僕射李綱請令諸路買馬，及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時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軍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丙戌，乃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各募二萬，合爲十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丁亥，上諭宰執，東京發到內庫寶器，有玻璃瑠璃之屬，皆遐方異物，內侍陳烈以進，朕念玩物喪志，悉令碎之。汪伯彥曰：陛下初即位，便能以道養志，不役於物，中興之功，不足致也。詔河東河北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列郡被圍，誓以死守，昔有一城固守不下，則載信史以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廣，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古所未有，訪聞失職之吏。

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而收之。初。淵聖登極。高麗國遣使入賀。詔遣吏部郎官華亭衛膚敏爲宣問使。至明州。迳之。始許使人春見。而金人已逼京城。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膚敏度不可留。乃以幣易金緡。厚餉其使而遣之。還朝。請矯制之罪。上嘉賞。遷爲衛尉少卿。至是。膚敏言。屬者虜犯汴京。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然知敵雖棄去。秋必復來。而尙嬰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臣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爲敵有。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埧濬漕。訓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





## 中興小紀卷二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以徽猷閣直學士董耘爲兵部尙書。耘須城人。嘗爲元帥府參議官。初以兵部侍郎召。至是擢用之。己亥。詔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館職學官減半。開封府曹推依舊爲推官。諸提舉常平。併歸提點刑獄司。兩浙福建市舶。併歸轉運使。諸州司錄依舊爲僉判。曹掾官依舊爲節察推判官。支史。掌書記。錄事。司戶。司理。司法。參軍。縣不滿萬戶。不置丞。罷吏員三之一。堂吏遵祖宗法。轉官止朝散大夫。初除外任。只爲通判。前宰執子弟緣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并罷。宰執并見任宮觀寺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右僕射李綱言。中原根本。一去之則人心搖。臣昨建議。策以適襄陽爲次者。示不去中原。且係其心爾。近外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太后及六宮往東南。朕嘗置中原。綱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光。唐之太宗。不過是也。乞降詔。上乃命綱擬詔。辛丑。詔略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山東河北諸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脩樓櫓。治器具。令畱守司趣辦之。壬寅。以右僕射李綱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侍郎黃潛善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初建御營司。綱與潛善並兼使。而同知樞密事張懋副之。又擢鄜延副總管劉光世爲本司都統制。癸卯。尙書右丞呂好問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呂好問家傳曰。時臺諫官多李綱所荐。因論圍城事。并以中好問上出手劄付。尙書省曰。昨邦昌僭號之初。呂好問卽募人對昂。昂具道京城內外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者。其

心遂與餘人不同。言官所不知。仰尚書省行下。於是奸問力求去。乃除職。

召延康殿學士提舉鴻慶宮

知宣州。七月乙酉也。家傳記好問罷政日。與建炎詔旨所書皆不同。

許翰爲右丞。翰長邑人。靖康時爲同知樞密院。與李綱最厚。故復用之。乙巳。李綱言。今未能幸關中。宜適南陽。乃詔委守臣脩繕城隍。又詔鈔鹽錢帛。令漕臣范之才儲糧草。及命江湖網運。由湘江通漕。并四川轉輕貨。自歸峽以輸於鄧。於是中書舍人劉珪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爲急。自金北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已既數月矣。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單。陳唐諸郡。新列於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又衛尉少卿衛膚敏亦言。建康實古帝都。望詔東幸。徐圖北向。爲萬全之策。珪長與人也。丙午。戶部侍郎黃潛厚遷尙書。於是中書舍人劉珪言。潛厚乃宰臣親兄。祖宗以來。無兄弟居同一省者。上遣同知樞密院張憲諭珪。所論固當。以潛厚明於國計。姑從權宜可也。丁未。以虞部郎中張浚爲殿中侍御史。浚綿竹人。咸子也。時諸路置各縣管。已酉。詔四道都總管並罷。右諫議大夫臨卽宋齊愈。初在圍城中。自外至。會議處寫張邦昌三字。至是鞠於御史臺。獄具。壬子。賜死。初。江浙經制使翁彥國橫賦暴斂。致亂東南。而其黨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助之爲虐。人不聊生。至有擊登聞鼓以訴者。時彥國移知江寧府。上乃亟罷二人。丁巳。降詔引咎。略曰。比緣時巡。深戒有司從儉。而彥國與昉同惡相濟。今彥國罪盈物故。而昉已罷。庶幾吾民少安。先是左僕射李綱。以彥國姻黨庇之。至貼改聖旨。而獨罪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朱

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未諭。卒正彥國罪。彥國崇安人也。初諸路發禁兵。會東總管司勤王至。則總管胡直孺已陷於敵。遂留南京。上卽位。遣諸路兵還。時杭州兵纔三百餘人。有故輩貫下勝捷。殘兵而爲盜。將兵者遂誘以足數。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饒。甲東南。因謀歸爲亂。八月戊午朔。通等夜劫庫兵以叛。拘帥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與副將白均以下凡十二人。時轉運副使顧彥成方出巡。通欲俟其歸害之。彥成歸及城外而變作。遂復走秀州。通等逼令前執政特進薛昂領郡事。昂不能拒。夢得。吳縣人。昂。餘杭人也。己未。浙東帥臣翟汝文集兵於西興渡。以禦杭寇。且奏乞令浙西兵亦聽其節制。壬戌。詔御史中丞顏岐除待制。提舉明道宮。初。右正言鄧肅言。陛下昨欲進兵援京城。爲耿南仲父子所沮。時南仲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已詔并其子龍圖閣學士延禧並落職。至是侍御史侯官王賓復累疏論南仲罪。已酉。責授散官。建昌軍居住。丙子。詔依祖宗故事。改帝姬復爲公主。先是杭寇申翟汝文云。若得內翰親至卽降。汝文信之。於是以兵七千渡江。時經制司遣屬官鮑貽遜。領鎗杖手二千人。亦至城下。賊不聽命。汝文復回越州。初。左僕射李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卽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爲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纔萬人。河外皆金界。乞權置司陝府。右僕射黃潛善頗沮所。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綱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末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殿中侍御史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而綱以私意殺

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於是首論網罪。丁丑。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辭略曰。謀猷弗效。狂誕罔悛。虧恭謹之通規。負弼諧之初望。既盡括郡縣之私馬。又竭取東南之民財。出令符於公議。則屢抗以邀留。用刑拂於華情。則力祈於親劄。以至貼改已畫之旨。芟其外親之姦。茲遣防秋之師。實爲渡河之援。預頒告命。厚賜緡錢。費踰百萬之多。僅達京師而止。專制若此。設心謂何。綱相凡七十五日。右丞許翰因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其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而留臣無益。旣而張所亦罪去。傅亮引兵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矣。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自京東部禁旅詣行在。仲荀以七月至至是。詔仲荀護衛隆祐太后之江寧府。及制置東南盜賊。初。李綱建議買馬。及勸民出財。至是。上慮擾民。且東南非產馬之地。己卯。詔罷之。惟陝西每州令買百匹。辛巳。提舉明道宮顏岐。再除御史中丞。不就職。遂改工部尙書。詔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往湖南四路。監察御史院寇防。往江淮四路。吏部郎官黃次山。往京東四路。兵部郎官汪端友。往兩浙福建四路。並爲撫諭使。伸。須城人。次山。南昌人也。尙書右丞許翰。見陳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今東戮於都市。吾在朝堂可乎。乃力求去。丙戌。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時正字胡瑛。爲東潤澤書案。又使友攝他官。從綱而行。同舟東下。旣而言者論之。詔停其官。送梧州編管。以給事中瑞安許景衡。爲御史中丞。資政殿學士宗澤。留守京城。於四壁置統領官。募義兵分隸之。仍圍練軍民之可用者。以備緩急。及治城池。脩器械。略備而宗廟臺省宮室。皆隨宜緝治。澤乃上書。乞不南幸。其辭甚切。又遣使將兵保護西京陵寢。羣盜並起。王善兵十萬。擾京東。王再

與兵五萬，掠京西。楊進號沒角牛，兵尤衆。圍光州甚急。澤徧遣人招之，悉聽命。而宰執黃潛善、汪伯彥皆忌澤，將罷之。於是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遽封所上章示澤，故終景衡之去。澤賴以安。景衡又言遷都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邇盜賊，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凡八上疏爭之。初，詔發建州禁卒守京西滑州，爲金人所攻而退，復回本州，請卸甲錢，轉運司不卽交。九月乙丑，因大閱，軍校張員等遂作亂，殺本路都監田其姓者，及害漕臣毛奎，拘守臣張勤，提舉官王浚明，嬰城固守。於是提點刑獄陳桷、徽朝請郎王淮爲統制官，率諸縣弓手土軍及南劍州將兵，集於城下討之。奎，西安人，勤，侯官人，浚明，金華人，桷，永嘉人也。時江東漕臣劉蒙提舉官陸友諒合奏乞優加翁彥國贈典，於是言者以謂彥國乃李綱姻黨，爲之腹心，原蒙等之意，蓋欲附綱，使綱未逐，其計得行，則爲綱所擢何疑。庚寅，詔蒙、友諒各降五官。先是詔兩江諸州兵掩捕杭寇，委提刑司節制。時文臣周格、武臣高士矚並領憲司事，士矚咸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帥臣翟汝文奏以諸浙東軍與經制司鎗仗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諸軍爲賊誘去者甚衆，人無鬪志。又諸處所集皆鄉兵，不識金鼓。一日，賊自小環門出，衝散浙東兵，次攻鮑貽遜寨。貽遜率將士迎敵，殺賊兵七百餘人。於是朝廷詔遣統制官辛道宗，將西兵二千人討之。道宗至秀州，其軍自亂潰而去者六百人。趙萬、郭青爲之首。賊勢益張，提刑司所領蘇、秀及淮南兵數百人，緣此亦騷。辛丑夜，賊攻周格寨，害格。蘇、秀兵遂脅淮南之衆，共入杭投賊。淮兵不從，盡爲所殺。卽自往投之。致賊衆愈衆。又刺城中百姓爲兵，且擄子女以分其黨。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不

遣使據城相應。翟汝文慮變生肘腋，亟引軍而去。此據翟汝文奏狀修入 丁未，提舉特進崇禎宮白時中卒。戊申，詔淮浙等路當三錢並許用，從同知樞密院張懋請也。時報金人犯河陽汜水，已逼東京。於是羣臣多請幸東南丙辰，下詔暫駐淮甸，應接四方。稍定，即還京闕。仍命知揚州呂頤浩脩城池，膳部郎中陳亮幹辦頓遞。虞部郎中李儔具舟船，頤浩歷城人。靖康中爲燕山漕臣，金人入寇，執至京城下，講和乃送之還。時淮揚帥辛道宗下叛兵，回至平江府。守臣趙研集軍兵登城嚴備，賊畏之，自城外徑過一城帖然。至常州，守臣何袞不爲備，且厚犒之。賊既受犒，即劫府庫及居民之家幾盡，復拘通判曾緯以行。至無錫縣，知縣鄒漸單馬造賊中大言曰：「聖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漸曰：「若等無他，宜於此轉禍爲福，乘相視，巽然不敢動，即送之出境。」研，高密人。漸，臨清人。緯，布子也。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襲之甚銳，及與戰，府兵敗績。子崧領親兵渡江，保瓜州，賊入城據之。其後子崧以散官貶南雄州。金人遣左監軍達蘭原名達懶，今改正下同將兵圍中山。時河北官軍多自亂，河東守臣皆棄城走。於是敵乘而取之。惟中山慶源保莫所落，冀不降，久而方陷。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宰執侍從，百司三衛禁旅御營司將佐扈衛而行。知秀州權浙西憲司趙叔近往招安杭寇，時鎗杖手屯秀州，賊畏之，遂聽命。甲子，叔近以素衣入城，然賊兵猶不解甲。時諸處有寓居，即待次。官多擅自募兵，以勤王爲名，或自稱材武子弟，皆徒爲紛擾，有害軍政。戊午，詔禁止，仍命帥臣憲司察之。隆祜太后至高郵軍，聞叛兵焚鎮江，遂遣兵控扼瓜州。戊午，太后入揚州。先是雄州失守，知歸信縣李成者，本縣之弓手，以勇聞於河朔，累功爲縣令，成妻

子在城中爲亂兵所繫。乃率其衆數萬來歸。詔授忠州防禦京東河北都大捉殺使。朝廷慮成衆太盛。命二千人往南京。一千人於宿州就糧。餘衆令成率赴行在。成遣其將史亮部所分兵以行。亮至宿而殺掠居民。且焚汴河橋。成蹙其後亦至。有道士陶子思者喜談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面有割據之相。勸成西往取蜀。成感其邪說。遂叛。分兵寇兩淮。乙丑。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統制官苗傅兵二萬討賊。光世下令得成者以成官爵與之。故士皆力戰。賊衆大潰。降者數千。擒史亮及其黨張勝。王宜等數人。成僅以身免。收殘兵北走。初。靖康末。有勅停人前忠翊郎趙叔向者。於京城募兵以救駕爲名。所募皆游手之人。上卽位。與教武郎而叔向尙謀作亂。至是亦命光世擒之。詔罷招新軍。其凌波等水軍亦罷之。戊辰。宰執登御舟奏事。上曰。昨日有內侍至自京師。進內府珠玉二囊。朕投之汴水。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以息盜爾。庚午。上次泗州。壬申。詔升天長縣爲軍。以其近行在也。初。藝祖六世孫選之子偁。原案宋史。秀王子偁爲選。國公今謂選之子。疑誤。娶張氏。夢絳衣神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戊寅。子偁次子生於嘉興縣。是夜赤光滿室。如日正中。子偁以歲在協洽。其屬爲羊。故字之曰羊。己卯。隨駕後軍至楚州寶應縣作亂。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爲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卽論都統制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爲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而中書後省言世忠若止罰金。何以懲後。於是浚再論。且乞擒捕爲變者。遂奪世忠觀察使。既又詔。臣中知無不言。而死於非命。特贈諫議大夫。臣中歛縣人。世忠。膚施人也。庚辰。詔遣御營



使司都統制王淵捕浙西羣盜。既而淵總兵入鎮江城。賊猶不知。悉解甲就招。淵給以勳王。先遣步兵過江至瓜州登岸。盡殺之。騎兵百餘人。戮於市。淵、福津人也。既而言者論浙東帥臣顯謨閣學士翟汝文。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令具析。汝文言。自杭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悉爲憲臣所制。除鮑貽遜鎗仗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爲騎角。不知使臣與誰會合。兼前後乞討賊。奏牘具在焉。可誣也。詔汝文降充雜學士。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初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還至鎮江府。而潰兵趙萬已迫常州。遂由外江歸宜興。且出家財犒之。至是言者謂綱獨擅朝政。杜絕言路。臺諫官則陷以罪。或寘之閑散。又括馬之擾。招兵之暴。與勸民納財之虐。皆優立賞格。召吏爲姦。民無所告。以至陛下德意。綱沮之而不行。陛下號令。綱改之而自專。人臣不道。無過於此。遂詔綱落職。戊子。言者又論綱。悖戾輕狂。嘗易詔令。以芘翁彥國之親黨。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妄用。姦迹謬狀。皆不逃聖鑒。昨綱初相。首置檢鼓院。蓋欲引羣不逞。以譽己。爾綱以小人譽己。則己尊。己尊則朝廷可以箝制。而政事皆由其出。甚者造成靖康之伏闕。雖人主不得而令。又辛道宗兵叛以來。綱居無錫。乃傾家賞制緋衣數千。遣其弟繪迎賊。且綱不任討賊之責。避之可也。豈有甘言重幣與之交通。如常州閩閩之俗。浮淺。知有李綱而已。萬一賊起。藉綱爲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於是貶綱鄂州居住。時虛傳貶綱嶺南。綱單騎南去。既而知無後命。乃還。庚寅。詔以二聖母后在遠。兩遣使迎請。未副所期。而中原固守之圖。亦虞弗至。思得忠信宏博。可使絕域。知謀果毅。能將萬衆者。以成朕志。慮其湮沒。弗能自達。不以有官無官。並許詣登聞鼓。

院自陳。朕將優禮遇之。以禮部侍郎朱勝非爲翰林學士。乙未。以同知樞密院事張巖爲尙書左丞。工部尙書顏岐爲同知樞密事。巖仍兼御營副使。先是。巖言。三河之民。怨敵入骨。欲殲殲之。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又太中大夫許翰。陳利害。請使州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以效唐昭義步兵之制。詔委付巖。遂著爲法。每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各有長。至五社則爲都社。有正及副。如兩都社及萬人以上。擇土豪二人爲都副總轄。其借補官之制。則萬人以上。成忠郎。千人以上。保義郎。八百人以上。承信郎。自甲長至都總轄。三歲遞遷。諸州以守爲統制官。縣以令爲統領官。歲終以較守令優劣。而逐路提刑爲提舉官。書成。詔頒於天下行之。丙午。再遷巖爲中書侍郎。仍提舉措置戶部財用。顏岐爲尙書左丞。又以刑部尙書郭三益爲同知樞密院事。吏部侍郎周武仲爲刑部尙書。武仲。浦城人。鄧肅時爲諫官。言武仲宣和閒任中丞。願望王黼等不敢出一言。又嘗與趙良嗣同使金國。去年良嗣已殺武仲不殺。亦云厚矣。其可復使之出入禁闥以誤國乎。不報。至是復進任之。初。宣教郎傅雱奉使自河陽渡河。急馳十餘日。至雲中。見敵人左監軍烏克紳。原烏格室。今改正下同。至是回時。又得脩職郎王倫授以朝官。借刑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倫。且孫也。是月王辛亥。除雱爲考功郎官。旣而倫至河東。尼雅滿軍前爲其所留。初。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入對。勸上以守法度。重爵賞。數事。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至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爲戒。至是有旨。建承慶院。令內侍典之。膚敏乃請以承慶之役付之揚。

州并升陽宮造作事亦歸有司。又請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有戾祖宗之法。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黜之。時中書舍人劉珪。又言。陛下以前朝房院故。建承慶院。而論者以爲脩營浸廣。陛下以降祐太后故。間有御筆指揮。而論者以爲內降復出。蓋護視工役。領之內侍。而除授不歸中書。此其言所以藉藉也。今陛下旣以承慶之役。付之揚州矣。願因是凡所興繕。悉付有司。旣以一二人除官爲不當矣。願因是申命三省。皆許執奏。則衆論悉息矣。初。諸州進士合於今春。赴京省試。緣軍興已展一年。上方急於取人。慮寒峻無自而達。然巡幸旣非久居。又四方道梗難赴。十二月丙辰朔。詔以省試合取人數。分下諸路。於轉運置司處類試。仍令提刑司差考官。每十四人取其一。詔朕念親儒臣以稽先聖之格言。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可差講讀官四員。萬幾之暇。令於內殿講讀。自中原倣擾。內外財賦多失。往往吏毀其籍。漫無可稽。上獨委中書侍郎張懋理財。而懋賤錢穀利害。吏無敢欺。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者。懋輒屏不奏。時宗澤守東京。右僕射黃潛善。門下侍郎汪伯彥。皆笑其狂。懋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於是二人語塞。此據野史修入直龍圖閣知秀州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到杭卒陳迥等。戊午。叔近言。杭卒初無叛心。止緣守臣葉夢得不以時支賞。遂致紛紛。今已招安。乞給告身脩武從義郎各二。秉義成忠忠翊保義郎各五。承節郎三十。承信郎五十。進武校尉二十。退義校尉一百。付叔近書填給之。仍乞不依常格注擬。詔從之。於是給事中劉珪言。自羣盜鋒起。率用招安。此叛者所以滋熾也。屬者金陵之亂。凶黨無不得所欲。故道宗之師。建安之卒。相挺爲變。今與諸營。又以反側告矣。其視逆上

命殺長吏習以爲常朝廷又從而寵之謀國若此豈可謂工哉今叔近所請給告身三百二十餘人朝廷不以爲過而遽從之或者襲是迹而動將見爵賞不足以給之矣先是隆祐太后兄之子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顯謨閣直學士皇后父右文殿修撰邢煥爲徽猷閣待制右諫議大夫衛廣敏殿中侍御史張浚皆論以爲不可甲子煥改授觀察使而上以太后故不忍罷忠厚職名給事中劉珪中書舍人汪藻引故事極論之藻德輿人也於是翰林學士朱勝非言廣敏所論有故事陛下卽位四方引領以望新政今乃坐威里而去爭臣非所以示天下也都統制王淵至秀州下令訓兵十日方行杭寇陳通等聞之爲備稍緩翌早淵馳至杭州遁走不及遂出迎淵入城撫定癸亥斬通并其黨一百八十餘人乃詔帥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奉祠知秀州趙叔近落職罷任丙子御史中丞許景衡除尚書右丞以右諫議大夫王賓爲中丞初故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以道學爲天下倡其門人高弟則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與今徽猷閣待制將樂楊時是日以時爲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九矣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尋詔時兼侍講是時如右丞許景衡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左司郎官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頤之學安國崇安人給須城人也自後傳之甚廣其開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而世亦莫辨眞僞矣此據楊時墓誌及胡安國奏章修入初建州禁卒張員等旣叛統制官王淮雖駐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於是守臣張勤與提舉官王浚明令勝諭員等已奏朝廷軍人本無叛意緣轉運司不支甲甲錢以致作鬧自此稍定是月有詔本州招安補勝承信郎

權監押賊遂開城門縱人出入勸與浚明各罷去。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之自池歸雲中也遣使往夏國約同入陝西夏人從之及知張邦昌已廢遂率諸將分道而入右副元帥鄂勒琿原名窩里與其弟烏珠原名兀朮今改正下同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寇山東尼雅滿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西京又別遣萬戶羅索原名賽察今改正下同副以萬戶薩里罕原名撒葛今改正下同及李堇黑峯寇陝西又萬戶烏珠等寇漢上燕山軍欲先圍汴京又分兵趨揚州時留守宗澤增脩禦敵之備城外地方千里無繼可因烏珠乃遣人告尼雅滿謂獨力難攻尼雅滿報以將轍西京之行併力圍汴既而知未可圖如烏珠所言遂已於是燕山軍肆暴於京東諸路而羅索等至河中府本朝官軍扼蒲津西岸敵不得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犯長安於是蒲津官軍不戰自潰時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見有脫身南歸者往往助以衣糧且言只俟天兵過河亦不須多當藉聲勢盡執敵人戮之金衆之在河東者稍稍遷以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故多取勝然河東人與習熟略無所懼是年於澤潞之間劫左副元帥尼雅滿寨幾復之故今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則捉平民以塞責有舉村被害者故強壯者多奔以逃命而紅巾愈勝矣。

# 中興小紀卷三

建炎二年歲在戊申春正月丁亥復詔此事前已降詔河東河北郡縣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仰陝西京西帥臣監司悉心措置於沿河州縣分布收納官員即赴行在公人補充職役兵士就填處闕額百姓給以官田假其牛種仍令於寺觀居住金將尼楚赫兵號二十萬攻鄧州先是詔諸道貢賦皆聚於鄧守臣直龍圖閣兼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以待乘輿之具甚備戊子城陷汲死焉庚寅以祕閣修撰呂源爲兩浙轉運使直祕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子也於是言者謂源家富於財初結林靈孟昌齡而得監司結梁師成而爲廣帥若仲謙則爲譚積之奴至除祕閣今兩浙人心未安豈堪二小子擾之邪詔與別路既而改源知揚州仲謙廣西轉運副使先是杭溫二州上供物留鎮江府有以螺鈿爲之者上惡其奇巧命守臣錢伯言毀之壬辰伯言奏已毀於市觀者悅服上因謂宰執曰朕早來詔御史張浚曰遠濠反機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諭初權貨務都茶場既移真州至是戶部尙書黃潛厚言其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請并歸一司從之時給事中論劉珪潛厚不已遂除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先是有撰勸募文者揭於關羽廟中其言雖悞而切略曰敵兵擾亂甚久百姓因而破家者皆營復讎力戰若不能此狂作男兒雖活何益去歲敵來百姓已錯今年防敵不可怯懦汝若怕敵則敗不怕則勝況敵有五事易殺敵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不能走易殺深入重地方孤

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於是直祕閣京西提刑謝貺得而上之詔兵部刊而散示諸路初本朝取士制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以來罷諸科獨明法爲時所尙故存之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乃號新明法許曾應諸科人就試崇寧初併入進士額此科遂廢至是大理少卿吳璣言法官闕人乞復立明法之科進士曾豫薦者聽其試癸巳詔從之殿中侍御史張浚言兵部尙書董耘詔事董貫南征北伐首尾幕中納賄賂以市官資飾表章以肆欺罔海內咸怨陛下總師濟鄆夤緣獲進蓋有所自豈可濫居高選丙申以耘爲延康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遂詔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盧益爲兵部尙書金人將羅索乘地大震進攻長安時城中兵僅千人帥臣龍圖閣直學士唐重嬰城固守援城無至者戊戌經制判官傅亮以所部降金城遂破重與轉運副使桑景詢總管楊宋閱通判曾謂智死重眉山人後諡曰恭愍宗閱崑崙縣人景詢澤孫也先是重辟雅州知錄丹稜楊仁欲以自助仁辭不至乃爲重言今全陝之重必宰輔親臨大號召天下之兵勢可百倍昔婁敬脫輓轅一言漢高感悟卽日駕關中沉近臣爲帥有請上當必從重未及用而死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攻河南府畱守孫昭遠遣驍將姚慶拒之於偃師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達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至是敵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己亥其下擁昭遠南去避敵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擊昭遠死焉昭遠并孫也是時神御乃至行在時尼雅滿恐東京留守宗澤以兵邀擊高戶尼楚赫故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尼楚赫無後顧之憂云庚子以主客郎官謝亮爲陝西撫諭使

羣盜有張選等號一窩蜂。初犯江寧府。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遇轉由真州。是日攻陷鎮江。府守臣錢伯言棄城而去。丙侍邵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辛丑詔自祖宗以來未有內侍言大臣者。成章可除名。南雄州編管先是劇賊丁進號一箭者以萬餘人攻壽春府。守臣直祕閣康允之率軍民固守。賊解圍去。允之奏至。甲辰上謂宰執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材。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餘守臣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巖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上曰。徇私用親舊固不可。果有真賢實能是親舊乃不敢用亦非也。但挾公道抑僥倖。自無嫌怨矣。黃潛善曰。好惡之言事定則是非方見。如周公亦未免於疑。所以古人多期於後世之君子。上曰。然尋除允之直龍圖閣。鳳翔府奏以方士彭知一所燒金發來。上劄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令發遣之。仍毀其燒金之具。乙巳右僕射黃潛善言。臣等伏讀親筆。如陛下側身脩政。勤民以行。四方鼓舞。蓋盛德之舉也。上曰。當與卿等共持此誠。以隆中興之業。初詔在京三省樞密院省臺寺監百司當番人吏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中書舍人汪藻取門下省七十九人。中書省七十一人。尚書省一百八人。皆當轉資。庚戌上問宰執曰。到者二百五十八人。其不到者何不具此。賞未可行。候見當罰人數同上。於是黃潛善等惶懼。蓋上勵精庶政。洞察如此。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因論孟忠厚不合。改除中書舍人。不肯就職。辛亥上以問宰執。黃潛善等曰。給事中劉珏亦未書牘。殿中侍御史張浚章再至。中書舍人汪藻亦言忠厚與那煥事同。難獨章煥制。於是張浚流涕曰。陛下循祖宗成



憲惟忠厚冒此職士議甚喧諫官臥家幾月臣竊惜之郭三益曰屈法於忠厚爲太后也怒流涕而請爲天下也願從慈言潛善與汪伯彥亦論忠厚當換武階陛下重違太后即乞以臣寮論疏納東朝自降處分上曰不若以疏付忠厚令自請則事體兩全壬子宰執奏事上曰太后令與忠厚換武階矣遂除正任承宣使上曰朕爲茲事不下懷今月餘矣潛善曰天下幸甚慈又曰昨高遵惠之子能言其父在元豐未除待制宣仁不敢私之但遷一秩其後遵惠爲侍從乃紹聖開非宣仁垂簾時也時忠厚以遵惠藉口故朝論不平因詔后族自今勿任侍郎從官著爲令初一窩蜂賊張遇既破鎮江府遂屯於金山寺及楊子橋衆約三萬詔兩浙制置使王淵招安之賊遂聽命至是淵歸自將數萬騎穿過寨而過遇見淵軍器械精明惶懼迎於馬首淵曰汝等賴我來晚受降若來早已無遺類矣淵奏授遇關門宣贊舍人其黨劉立等各補官守臣錢伯言始歸鎮江既而詔降伯言二秩淵自承宣除嚮德軍節度使初言者乞以崇寧無狀之人編爲一籍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宰已得旨行矣是日詔略曰朕爲臣寮趨操弗端致貽國患理宜昭示好惡使人同知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嘗不可終廢除罪重人外並隨材選用如率職勵行可補前失則與擢用以吏部尙書路允迪爲僉書樞密院事言者因論允迪嘗託朝士郭太冲賈妾遂薦爲本部郎官於是允迪以疾乞祠二月丙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言教郎馮鐸言今潰兵爲害乞令鄰州之在五百里內者互相策應是日詔諸路鄰州三百里內互相策應承報而不去者重寘之法言者論龍圖閣直學士鄭脩年乃居中之子顯謨閣直學士劉阜民乃正夫之子徽猷閣

余日章、白彥暉，乃深與時中之子皆乳臭小兒，初無出身及文學政事，乞並鑄其職。是日詔從之。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江西五害，經制司科輒瓦萬數浩大，一也；誘民以私財助國，旁及寺觀使臣人吏，亦均其數，二也；州縣受納米一石加五斗，三也；朝廷所需，皆取之行戶，動一千計，四也；監司多不體國，務收己恩，爲保家之計，不因有勞，巧爲犒設，動搖軍情，致其愈驕，帥守之威令不伸，五也。望詔除此五者，以固人心。然後汰監司之躁妄，去官兵之愚怯者，實中興之先務也。詔獎之。辛酉，刑部尙書周武仲移吏部以御史中丞王賓爲刑部尙書，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進尙書。時劇賊張遇等雖受招安，而猶縱兵四劫，乃詔頤浩率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兩浙制置使王淵等圍之。於是頤浩單騎入賊營，遇等出迎，惟劉彥不至，乃主謀不降者。頤浩斷其足，釘於楊子橋，餘黨怖而釋甲。時四方薦士，皆試於中書後省。潭州布衣何烈對策，用廷試體稱臣，壬申，諫官李處遜請黜烈，劾考官，於是降烈充末名，而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處遜，河南人，淑孫。康，宋城人也。三月乙酉朔，詔遣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領統領官陳思恭及新招到張遇等一萬人赴西京。時金將羅索自長安進攻秦鳳，右都護張嚴擊敗之。又金將尼楚赫既破鄧，遂併掠汝金房凡四郡之民，以歸。左副元帥尼雅滿聞世忠將至，而羅索已敗，親援之，乃留左監軍烏克紳原名悟室，今改正與右都監伊都原名余觀，今改正，以待世忠。庚子，尼雅滿盡焚西京，掠其民而去。知河南府翟進遂入洛陽城，進，伊陽人也。初，靖康宰執何栗、陳過庭、聶昌皆扈二聖北狩，丙午，除栗、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過庭、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太平宮，昌、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

時昌已死。朝廷未之知也。初浙東副總管楊應誠。嘗爲廉訪使者。至是頗爲帥臣翟汝文所抑。不能自安。遂首應詔。願使絕域。謂嘗隨其父任邊吏。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真。其路甚徑。請身死三韓。結雞林以圖迎二聖。是日詔應誠。借刑部尙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以武臣韓衍。借忠州防禦使副之。於是汝文奏應誠欺罔若父。自爲身謀。實無奇策。可返翠華。尙應誠至高麗。辭以大國之使。假道以問二聖之所。敢不承命。或金人聞使臣至自敵邑。卻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決辱命取侮遠人。臣已檄四明。若應誠至。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此。乃自杭州登海船以往。時諸路方行巡社之法。東平府守臣權邦彥。亦奏河東縣民自相糾集爲巡社。寇不敢犯。而臣以謂其法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乞罷之。夏四月乙未。詔陝西北巡社依舊。餘路並罷。時杭溫二州已就緒。請存留。亦不聽。言者以謂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於荆南。何志同之於建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又康允之之於壽春。陳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強寇。而允之只遷一職。彥文纔復舊官。議者惑焉。願著其賞罰以示勸懲。是日詔從之。時經筵講論語及讀資治通鑑故事。五月至八月罷講。庚申。上諭宰執曰。朕履茲艱難。方孜孜經史。若廢之累月。則疑義無所質。朕欲勿罷可乎。宰執皆稱善。遂詔勿罷。又上欲旌賞將士。嘗命綾錦院監官姜渙。揀工匠權赴軍器所織戰袍。以備宣賜。或言少府監於織造所掠人。而監丞許任申初無是事。宰執以奏。上始知言者之妄。因問少府官爲誰。黃潛善等曰。監少馬居中張元膺。皆小心能辦事。張怒曰。若只付綾錦院織。令長貳督之。保不誤事。詔可。潛善曰。陛下洞察

人情庶政各歸彼司。深鑒前日因事疊局。紊亂綱紀之弊。蓋中興之漸也。初上登極。赦覃恩。轉官朝請大夫。至中奉。不限止法。而三省樞密院吏亦有合轉官者。宰執奏取旨。甲子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夫一等。可令回授有服親。黃潛善等曰。陛下既分流品。增榮士類。則人知欣豔。相率赴功。此致治之本也。○丑。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至西京時。金將烏克紳伊都之衆屯河陽。世忠約河南府翟進。及新降丁進。及孟世寧等三軍併力與金戰。丙寅。進夜攻金營。而金已預知。反爲所襲。而烏克紳復入據西京。進乃爲世忠前導。再與金戰於永安縣。會丁進等不至。而統制官陳思恭領後軍先走。世忠敗績。其將張遇救之。僅得免。收潰兵數千歸於行在。先是。扈聖駕後軍。至寶應縣而亂。既又殺統制官姓龐人。遂去爲盜。有孫琦者爲之首。衆至五萬。癸未。琦等入據唐州。初二。聖北狩。諸親王皆從。獨皇弟信王棧至慶源府遁歸。乃變姓名。隱於真定境內。又宣和末。童貫宣撫河東。自太原遣保州廉訪使者馬擴。往真定募兵。或告擴於帥臣劉韜。謂擴欲獻城於金。韜收擴繫之獄。韜崇安人。擴狄道人。政子也。既而韜去。金陷真定城。擴與羣囚走出。爲金所擄。不死。時有武翼大夫趙邦傑者。聚忠義鄉兵於五馬山。作寨。擴往依之。邦傑與擴聞信王在民間。遂率兵擊奪棧以歸。奉之爲首。故兩河遺民聞風嚮應。皆受旗榜。至是。棧奏雖未達。而朝廷已聞信王有渡河入京師之謀。五月乙酉。乃詔朕將還京闕。恭謁宗廟。仰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條具當辦者。取旨行之。左僕射黃潛善等以右丞許景衡議論與己異。始共排之。初。李綱去而又遷都南陽之計。格遂幸維揚。景衡復請上渡江。潛善等因已降詔回京。故言者以景衡之說爲非。至是罷爲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卒。識者哀之。言者以爲頃歲民間養馬。州縣民注之於籍。時或租厩亦借用之人。苦其擾。乞今後不得拘籍。仍免願借。丙戌。詔從之。陝西京東諸路及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兵渡河。辛卯。詔統制官韓世忠等各領本部兵迎敵。令京城留守宗澤遣新招到楊進等援之。世忠至京東。爲金兵所敗。其將張遇死焉。甲午。曲赦河北陝西四路。時江淮等路發運復添副使一員。是日以祕閣修撰知揚州呂源爲之。太常寺少卿周望奉使未行。除起居郎。先是責授散官韶州安置宇文虛中。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丙申。詔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學士。羣盜有號李鐵棒者。與靳賽等合兵四萬人擾隨州。是日破光山縣。壬寅。中書侍郎張懋卒。士庶皆痛惜之。諡曰忠穆。熙河經略使華陰張深。奏走馬承受內侍蘇淵。尙習故態。敢凌帥臣。乙巳。詔承受見帥臣。如屬官禮。己酉。秀州禁卒徐明等叛。囚守臣。詔帶御器械張浚統兵往討。遂平之。擒明獻於行在。復秀州在六月。戊辰。今縣書之。是月。金人將羅索至鳳翔府。熙河帥張深遣偏將劉惟輔統兵三千禦之。惟輔以精騎千餘。夜逾新店。金恃勝不虞。惟輔舞稍刺其將黑峯大王者。羅索勢窮遁走。深更檄右都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翔。戰五馬山下。兵敗而死。金謀趨涇州。時涇源統制官曲端與本路正將吳玠屯軍原上。有統領官劉彥希自鳳翔退歸。端斬以徇。乃遣玠率前軍據青溪嶺。以拒敵。端鎮戍人玠。隴干人也。端知書。善屬文。而長於兵略。與金戰屢捷。金頗勇之。左副元帥尼雅滿聞嚴已敗。取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羅索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西。於是直龍圖閣知延安府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時有詔陞庶龍

圖開待制六路軍馬制置使庶慶陽人也。此據唐傳修入初建州叛卒張員等雖受招安而疑權監押魏勝聞己一日勝於通衢呼員等曰我心爲汝而見疑如此可決於神若卜不吉汝當殺我員等舉筮擲之而吉自此始安時以職方郎邵武謝如意爲福建轉運判官如意自建陽密遣人結路分都監黃濤及勝兵共誅員等首惡六人勝招員等赴路分應受宣劄既至悉擒誅之後數日如意入城人情稍定既而新守臣莆田方承被命齎敕榜諭衆卒承留建陽不敢進六月丙辰夜軍校葉濃復叛突城而出遂犯福州古田縣戊午以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絢爲御史中丞時內侍康履用事諸將有奉之者而絢不敢言。此據野記借刑部尙書楊應誠等奉使至高麗丁卯見國王楷傳聖言借道以達金國楷拜謝與應誠對立論事且言事大朝日久皇帝卽位方欲入貢遽蒙降使昨聞二聖遠征本國惶懼金人舊時弱今兵威如此亦嘗遣兵來奪去所築九城因此不和應誠等言本朝累聖得貴國最異非他國之比今時偶多難假道北去只是講和於貴國無害楷曰大朝自有山東海道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等曰不如貴朝去金最徑但煩國王報金國應誠至界首待報而後行兼三節人皆自齋糧不敢以逸貴國惟借馬二十八匹而已楷曰容與諸臣議遂遣門下侍郎富侁至館議曰聞金人見造海船欲往兩浙若引使至其國恐彼卻要借路至兩浙則何以處應誠等曰女貞不能水職侁曰東女貞常於海道往來況女貞舊臣本國近卻要臣事以此可見強弱留數日楷又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事金富軾來議亦守前說蓋其君臣畏金人之強堅不肯假道且言二聖見留燕雲不在金國又曰金國決不肯和應誠等不得已遂回言

者以爲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江上廣造戰艦。列於南岸。仍防姦人有乘風盜熾之患。設不此圖。則寡不足以敵騎。誤事必矣。己卯詔沿江措置。限一月畢。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病。諸將楊進等曰。今四方義士雲集都城。幾百萬。糧糧亦備。聞河北金兵殊少。脅從者日望王師之至。而留守嬰疾。進等憂焉。遂力疾而起。合諸將銳兵數十萬。涓日渡河。復抗疏請上還京。且曰。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是月澤卒。後諡曰威愍。殿中侍御史管夔張守言。今防秋在邇。而朝士往往引去。願榜朝堂以戒。秋七月。先是湖州薦選人張體純。就遣赴行在。授江東茶鹽司幹官。又提領措置茶鹽所。辟朝官鄭待問爲屬官。於是言者論體純待問。皆以進願得官。豈可冒部使者之屬。癸未朔。詔悉罷之。仍詰問湖州及提領官。以二人皆係濫補。因何舉辟。體純。金壇人。待問。江山人也。丁亥。宰執奏楚州發來歸朝官事。上曰。聞諸州多囚繫。此輩經歲不釋。小有疑則加害。朕甚閱之。覆轆之間。皆吾赤子。偶生邊地。豈可與金人一槩待之。金人與吾戰。率諸國之衆。荐冒鋒鏑。使肝腦塗地。彼亦何辜。朕欲悉發行在存附之。庶可召和氣。汪伯彥曰。王者仁不遺遠。陛下皆與生全。蓋如天矣。黃潛善曰。陛下一視同仁。愛之如傷。此盛德所以通於神明矣。是日詔國步多艱。人材爲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執不由其擬授。果賢或材。豈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別。使自奮忠義。三省遵行之。戊子。詔宰執曰。朕昨親筆。外人頗聞之否。黃潛善曰。陛下廣收人才。以濟時艱。天下士聞之。必歸心矣。潛善又曰。內侍王嗣昌。以何罪送吏部。上曰。嗣昌爲門司。好大言議國政。與邵成章爲死黨。不可不斥。潛善曰。臣一刻之間。三聞陛下大哉。王言。此中興之兆也。

# 中興小紀卷四

建炎二年秋七月丁亥。以吏部尙書周武仲爲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觀。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昨因守公安縣有功。朝廷再加二秩。就命通判荆南。昨有譖其短於帥臣唐慤者。千秋請避之。改倅襄陽。未行。荆南轉運司擒千秋眞之獄。巧誣以罪。其弟千乘詣闕訴冤。已得旨免勸。而慤猶未肯釋。緣有全軀保妻。子棄城與敵者。欲依公安。千秋以其位居己上。恐肘掣敗事。拒之不納。賊平。悉懷愧恨。媒孽於慤。欲殺之以快其意。慤加鍛鍊。違詔不釋。言者謂忠義立功之士。案原鈔本作且忠義立功之士。文與上下不接。故繫年要錄此爲言者之辭。今據改。所宜加卹。罪猶當宥。況無罪乎。己亥。詔釋千秋。仍降總貼職爲直祕閣。辛丑。詔略曰。迺者春多雨霪。夏仍旱曠。飛蝗爲沴。餘寇尙存。弗能道天地之和。何以弭邦家之患。永惟厥咎。當在眇躬。應政事有未便者。俾郡守監司條上。被災處驗實。與免租稅。楚囚淹延。趣其結絕。甲辰。詔樞密直學士大名尹杜充爲東京留守。令又以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殿前都指揮使。副之。仍召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赴行在爲主管馬軍。時已遣宇文虛中使金國。祈請二聖。道由京城。乃令攝留守司事。旣而仲荀先充以至。虛中乃行。先是提舉洞霄宮謝克家。因言者論其嘗從僞命落職。遂進狀自辨。略曰。國家傾危。二聖播遷。臣不能徇節以死。何所逃刑。願如言者所論。則爲未之察也。三月七日。張邦昌爲金人逼脅。圍城。士大夫恃陛下在外也。其爲後圖。呂好問不能獨任其責。方邦昌之在尙書省也。好問遣人起諸退人。故次日皆仍舊。



職。臣嘗遣長男倂往見李回。欲同詣元帥府中。回言將令高世賞同臣以行。而胡直孺、李擢繼道、邦昌之言。且趣之出。與回言合。臣始見邦昌。面決行日。則臣復出。爲陛下出也。四月八日。奉寶璽出門。十二日。見陛下於濟州。蒙陛下洞然照知。委任元帥府。差提舉一行事務。自濟還京。不復入省。即整辦儀物。催發百司官吏。前往南京。粗免闕悞。如臣才短力薄。方多事日。享祠官之祿。臣分已足。但所造罪名至醜。使如章言。則爲大惡。不宜尙齒縉紳。否則爲至冤。亦不宜原案此下有脫字。如臣所陳涉妄。甘受欺君之誅。若原情昭洗。死無所恨。丁未。召克家爲吏部侍郎。時殿中侍御史馬仲開召克家。及中書舍人晉陵孫覲。已去。復召。乃言克家與覲皆小人之雄。不可用。二人在靖康間。皆附耿南仲。倡爲和議。助成敵謀。有不主和者。則欲執送金營。人畏其險。而不敢較。陛下卽拉灼見其情。逐去是矣。近者不知誰爲之地。皆得被召。復將用。望竄之遠方。以禦魍魎。不報。於是克家乞郡。除龍圖閣待制。知台州。仲書在是月丁酉。先是朝議大夫惠厚。下及密院小吏楊雄。皆自金境逃歸。言中原之人。聞上登極。咸以手加額。曰。聖明旣立。將有息兵之望。又有錄登極赦書。奏道君者。聖情甚悅。趣宣和皇后作譏相賀。厚下。華原人也。辛亥。宰執早朝。以奏上。斂容不語。久之。曰。宣和皇后性極儉。每得月賜。未嘗妄用。衣或破。則補而服之。黃潛善曰。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詩人所美。臣等今聞后之儉德如此。豈勝幸甚。此據顏敏所編聖語。壬子。詔圭田士以養廉。自今毋借。是月。燕山府人劉立芸。聚衆攻城破邑。立芸諭衆曰。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於是邊上之民。歸者甚衆。時吏部案牘散逸殆盡。選者與吏並緣爲姦。多冒名寄版之弊。右選侍郎吳江魏憲。在宣和間。已貳

銓曹熟於典選。至是乃請嚴保任以覈實。開告賞以扼姦。急期會以取闕。故奸弊稍戢。憲屢言古未有背天險而爲都者。金之勁騎由京西不四五日可至淮泗。宜有以備之。未幾憲以雜學士奉祠而去。戶部所餘金帛尙數百萬。尙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皆慮倉卒難於罄運。遂以行在府庫充物爲言。請自今上供之物兩浙福建者寄平江府。江湖二廣者寄江寧府。從之。據葉夢得行述修入言者請復常平官。修補助之條。廣儲蓄之具。八月癸丑朔詔從之。既又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爲名。雖公私不便。嘗增損者亦不敢言。今止爲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宜復置提舉官。然慮襲前弊。反致害民。遂令葉夢得與中書舍人孫覿張激共討論之。激舒城人也。戊午以夢得爲翰林學士。覿爲給事中。初徽猷閣待制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兼措置真州茶鹽。至是就緒。戊辰進揚祖爲雜學士。時諸路類試合格進士並集行在。甲戌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易江都人也。上曰。聞易甚貧。寄食於人。黃潛善曰。易揚州學正。郡庠正錄。學業必優。上又曰。御藥院舊例。上十名文卷於御前定高下。朕謂取士至公。考官足信。豈以朕一人之見。更自陞降。潛善等再三稱賀。試辭學氣茂科。考到朝奉郎袁正功合格。正功晉陵人也。初信王榛已上奏。復遣前保州廉訪使者馬擴。詣行在乞師。擴至東京。見留守宗澤。遂達行在。擴自離五馬山寨。麾下五百人。至是不滿百人。上識擴書蹟。卽除河外兵馬都元帥。辭略曰。竄封章之近奏。聞行役之獨留。慨然壯圖。副朕本旨。依舊類於臨制。庶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之還。以慰兩河之望。又以擴爲元帥府都總管。俾將兵北討。據張所記與馬擴自敘初道君北狩。自燕京遷鬻郡。一日

謂駙馬都尉蔡條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荷天眷祐。建炎中興。今草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先是御史中丞江南秦檜。當靖康末。不肯推立異姓。爲金人驅去。亦寓此地。道君乃使條以書示檜。檜之嗚咽不勝。謂條曰。天祐吾宋。必將有主。聖慮如此。定應昭假。遂具酒殺。延本路都統。後聞此書得達。尼雅滿是月。道君徙居韓州。先是諸王有得春秋閱之道君曰。春秋多弑君父之事。爲人臣子。豈宜觀哉。條曰。春秋者。孔子所以正褒貶。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經也。願陛下試取觀之。他日道君謂條曰。比讀春秋。始知宣聖之深意也。恨見此書之晚。曾因聖壽節。宴道君賦詩。以與淵聖。乃用親仁善鄰事曰。此出春秋也。道君每南望。必注目久之。曰。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時輟膳。追慕終日。雖在蒙塵。教子必以義方。宗室自孝。薦以下九百餘人。每相見。撫問再三。有挾私恨而致爭者。必告以身在他鄉。幸得相聚。毋挾私憤。然紹述神宗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輟衣而易之。先是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宰輔。任之不疑。其器識非高。如制敵人在。今實難。不敢望之。若中國常事。皆可施設。豈宜倖謬。以敗中興之業也哉。且二帝北狩。宗社不絕。如綏者。繫陛下。一人三鏡未復。不當都汴。以處危地。而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其輕詔令如此。待闕官俸。減三之一。又有闕不許差權。所以省用。而近日廣宮祠之請。與復提舉。添教授。皆與初意相反。其市私恩如此。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贖金可也。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其門人孫觀諸羣小。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如此。壽江二州官吏。均能守城。壽則推賞。江則不賞。其政令不一如此。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日近侍。以言爲諱。其

寒言路如此。舊制臺官有闕。中丞學士各薦。而三省不與。潛善乃自除。李處遜之徒。欲爲己助。其毀法如此。張懋宗澤。許景衡。才皆可任。乃忌而沮之。至死使不得展。其妨功如此。人有問以救危拯溺之事。則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或問陳東。則曰外廷初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歸過於君如此。又曰呂源狂橫。陛下逐去。數日由郡守而升發運。凡陛下所欲用者必去之。所欲去者必留之。其強狠自專如此。又御營使實主兵權。而潛善伯彥各別置親兵一千。所給優於衆兵。此何意哉。疏奏。改仲爲衛尉少卿。九月癸未。仲自乞誅責。詔仲言事不實。送吏部。差濮州監酒。初。上嘗語宰執。以廷中從班未富。又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乃詔取舊從臣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上意猶未足。黃潛善曰。祖宗時多命從官各舉所知三二人。以俟選擇。上從之。乃詔行在從官各舉所知。於是列曹尙書呂頤浩。盧益。王賓。翰林學士葉夢得。端明殿學士黃潛厚。御史中丞王綯。列曹侍郎劉珪。張浚。康執權。給事中黃哲。中書舍人黃唐傳。張激。各奉詔舉二人。執權。開封人。哲。華陽人。唐傳。侯官人也。時頤浩舉議大夫褚宗鄂。脩職郎李迨。益舉朝請郎惠柔。民賓。舉前知公安縣程千秋。夢得。舉直龍圖閣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廷秀。潛善。舉登州教授鄒潛。綯。舉通直郎蔡向。珪。舉崇德縣令鄧根。浚。舉校書郎富直柔。執權。舉前知永州李公彥。哲。舉杭州教授李誼。唐傳。舉知興化軍張讀。激。舉從政郎周虎臣。宗壽。高密人。柔。民。晉陵人。炳。侯官人。庭秀。鄞縣人。潛。浩弟。根。邵武人。直柔。弼孫。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館城人。壬辰。宰執進呈。上曰。所舉人卿等有識者否。黃潛善曰。臣等未識。然皆名士。上曰。朕得人才。又近三十人。殊可喜。

也。權管密州杜彥進瑞芝一本。狀辭曰：草葉純赤，實得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股肱宣力之義。始將有熊羆之士，蓋彥自謂也。時上親寫書之旅檄，及易之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於座右素屏，宣示宰執。甲辰，黃潛善等謝曰：陛下於書取謹德昭德之義，於易取有賢畜賢之道，蓋正心誠意以齊家治國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者在賢，與孟軻之格言，皆今日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書爲工也。潛善又曰：自古千歲乃生聖人，後世之君欲法堯舜文武，必待偶聖而生，則多歷年所。願治之志莫就，蓋存則人亡，則書陛下聽朝之暇，擇經史之言，寫之於屏，所謂日與聖賢對。汪伯彥曰：陛下聖賢垂範之言，與諸左右，則非爲翰墨也。乃脩德進業，日躋之盛也。上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每味斯言，欲謹守之。潛善曰：願陛下允蹈其言，則天下幸甚。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卒。初，成都路轉運司官安居趙開奏，祖宗以三司總諸路轉運使，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而漕司遂至不足。今權茶買馬，乞依嘉祐故事，併歸漕司，仍減額以蘇茶戶，減價以惠茶商，則私販衰而盜息，是秋擢開主管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開乃先更茶法，官買官賣茶，並罷酌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交易，改成都茶場爲合同場，仍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茶戶茶鋪皆籍其名姓，使之互察，此其大略也。冬十月甲寅，借刑部尙書楊應誠等奏，使高麗回，具奏高麗君臣見拒之意，宰執皆欲罪其負恩，上亦怒形於色。朱勝非曰：彼國爲北金密邇，與中國隔，遠近利害甚明，自是前此待之太厚，安能責報。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往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稍解，後

兩月高麗奉使表謝罪。執禮甚恭。倭詔答之。此據朱壽隆居錄監察御史寇防宣諭江淮四路回。因奏祖宗朝

三京各置留守司御史臺。每於月旦率屬拜表如宣詔其餘列郡附遞以進。故三京之俗號知禮義。今諸州亦望依三京故事。月旦拜表。庶幾四方咸知尊君之義。戊午詔從之。時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而至。行在仰給。惟茶鹽鈔法然視商賈去來不可爲準。初宜和因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蠲其賦。而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說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半。賣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斂之少。聚之多。而無損於民。靖康詔之至。翰是林學士葉夢得言說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稅額。并賣契紙頭子等錢。皆求於民之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有驅之使飲。稅額雖增。未有迫之爲商者。其他類此。望復行之。戶部尙書呂頤浩亦言經制之法。始於陳亨伯。若循之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實於緩急暴斂多矣。知蒲縣李膺又言。方今費廣。昨經制司所收積微而多。償行之所補不細。壬戌乃詔諸路提點刑獄司拘收。仍依封樁錢法。不可擅用。金人右副元帥鄂勒琿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癸亥奏至。詔御營使司統制官張俊。左軍統制官韓世忠。各帥所部兵。俊由京師至開德。世忠由徐州往東平府迎敵。又令見屯冀州總管馬擴援之。議者謂俊乃中軍統制。不可遠去。遂以統制官范瑄代俊行。初知河南府翟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至是留守司遣所招到楊進者來與同捍敵。乃擁衆數十萬。殘汝洛閒。翟進諭之不聽。癸酉楊進忽遣數百騎絕水犯翟進營。翟進已諜知其姦。乘半渡縱擊之。追北數十里。而翟進躍馬墮壕。遇害。時御營

使司都統王淵頗忌楊進故進懼而復叛。知樞密事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壻梁汝霖者嚮皆爲金人掠去拘於湯陰縣寨中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同日而遁至河偶得漁舟以濟都水使者榮蕤馳報伯彥十一月壬午伯彥以其事奏且曰二聖在遠陛下無足以解憂者臣於子壻之愛宜在所後已不令人城徑歸鄉矣。癸未詔獎伯彥略曰卿仰思二聖之未還不忍一門之私喜初金嘗遣萬騎渡河先攻虢後圍陝知陝州李彥仙極禦之敵不能破金人至拜於城下而去復攻虢州陷之有內侍高邁嘗官陝西至是彥仙寓書於邁言其與金戰獲捷之狀又言鄜延帥王庶節制六路之後將士用命亦屢勝敵彥仙鞏縣人也己丑上以語宰執且曰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邁得彥仙書是何月日上曰朕不欲觀其私書潛善曰前代帝王或復道窺人之私此陛下盛德事也既而朝請郎范寅敷自北地歸言每見漢兒說彥仙名乞朝廷究其實而優獎之寅敷致虛子也先是庶用涇原統制官曲端爲都統制庶政嚴多誅將士嘗曰設曲端忤我亦當斬之端聞而恨未有以報時敵驟至延安正軍纔二萬庶召諸道兵未集端不出兵爲援庶退屯龍坊敵乘虛陷延安數日端至龍坊以兵衛庶且曰節制何自至此哉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卽軍中誅庶而併其兵因問庶印何在欲奪之會朝廷遣主客郎官謝亮使夏國端夜往見之曰延安五路喉衿今旣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使者苟一誅敗將南歸而報乃使者展節時也亮曰奉使有指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爲則自爲之亮無與也端乃去庶以故忿端欲死之時新知鳳翔府王瓊自陝府將兵三千人之新任亦

爲端所襲而敗。璣不能軍，遂將其餘衆轉入西蜀。初，直龍圖閣張所招撫河東，有前清河尉王彥，投所軍中，所奇其才，不數月，擢都統制，彥以効用人，岳飛爲軍將，彥河南人，飛安陽人也。久之，飛見疑於彥，乃去，自爲一軍。至是，飛降於東京，留守杜充，又故大將韓師道帳下小校桑仲，爲潰兵所推，亦降於充，並用爲統兵官。未幾，郡盜張用、王善等來寇，充命飛仲與戰，破之。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於真、秦、楚之三州。至是，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上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秦、楚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李成所用持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惑於絢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潛善曰：「陛下武英大度，情人才如此。」金人既陷延安，又破綏德，遂犯晉寧軍。初，守臣徐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敵衆，時可求之子彥文自東京來，被執至雲中，左副元帥尼雅滿以利啖之，使爲書以招其父，於是可求遂降於金。可求與徽言親也。金挾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可求曰：「君與我胡無情？」徽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尙於爾何情？」卽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出兵擊金兵，大敗之，斬羅索貝勒之子。時河東環境爲盜區，惟晉寧獨存，其地勝號天下險，而徽言設械甚備，金數負不得志。一夕，內應者啓扉以納敵，徽言率帳下士力戰，金兵猥至，被執。羅索百端誘之不屈，遂遇害。徽言，西安人，後諡曰忠壯。時奉使宇文虛中甫渡河，辛卯夜，上夢道君在延福宮，亟往拜之。壬辰，上以語宰執，且曰：「朕何時得見上皇邪？」黃潛善曰：「陛下夙夜以



二聖爲念。孝弟之至。無所不通。故與上皇神交如平日。近聞虛中十月二十六日過河。與金人議事。自茲二聖歸。必有期。望陛下小寬聖抱上領之。時吏部尙書呂頤浩。戶部尙書葉夢得。御史中丞張激。給事中孫覲。共討論常平法。謂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法永勿復行。夢得請選實歷州縣通世務者爲提舉官。而頤浩又請追還常平繹本。皆從之。時立法已定。未及頒行。此據非所編聖語及朱勝非問居錄修入先是詔遣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從衛隆祐太后往杭州。癸巳。宰執奏所經州縣日用飲食事。上曰。太后比朕雖粗留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伯彥曰。追念此事。與光武滹沱河燎火食麥飯何異。皆中興之象也。黃潛善曰。陛下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願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願使絕域。遂借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仍兼河北京畿撫諭。時有金人之舅王策者。拘囚在東京。行可經由。或勸之取旨帶行。庶可爲悅金之計。行可不敢有請。徑馳北去。戊戌。渡河。至開德府。右城敵寨。是日紅巾四出。金人曰。旣云奉使。乃欲以計襲我邪。然紅巾亦不知行可爲奉使。旣見使旌。乃引去。此據行可詔有司築壇於南門外。初。政和所造九寶。其八爲金人劫去。惟鎮國寶在焉。至是。上以宣示宰執。玉色溫潤。眞希世寶也。己亥。上朝享太廟。辛丑。宿齋於行宮。壬寅。冬至。自常平殿詣壇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是日又詔略曰。朕適歲嘗郊。大懼非德。弗獲願歆。乃者先事三日陰翳。震於朕心。逮祖廟及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溫。迺用成禮。顧朕眇昧。敢曰馨香。上聞。實惟祖宗之靈。

相祐在天。亦爾萬方有衆。不替忠順。協於天心。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輔朕不逮。耳目之言必忠。毋奪於私。有官君子。惟職是修。爪牙之臣。咸奮忠力。至於怙衆爲暴。亦當革心自效。朕言不激。爾無怠忽。初信王榛遣馬擴請兵於行在。而五馬山寨中有亡歸金者。告於見屯真定女貞萬戶蘇赫蘇赫馳稟東元帥府。謂擴將兵而來。於是右元帥鄂勒璉、右監軍達蘭、報左副元帥尼雅滿共爲之備。尼雅滿留左監軍烏克紳守雲中。而自率其衆下太行。南渡黎陽。然尙未至。鄂勒璉、達蘭先會衆攻破山寨。信王不知所在。而擴持大軍。方次於北京之清平。鄂勒璉、達蘭復攻敗之。擴下統制官阮師中、鞏仲平。力戰而死。任琳引衆叛去。擴總餘兵歸行在。尼雅滿進攻漕源。爲將官姚端。夜襲而敗。再攻陷之。盡屠其城。東京留守杜充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不能西。遂東會鄂勒璉同入寇。初。遣統制官范瓊將兵拒金。瓊至東平府。金衆方盛。守臣保文、閣直學士權邦彥力不能守。棄城而去。瓊乃脅邦彥與之南歸。濟南府守臣劉豫者。阜城人。中元符第。嘗爲臺官。因論禮制局事。道君批曰。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黜于外。至是纔復爲郡。時金人來攻。豫遣其子麟。部兵出戰。爲金所圍。豫檄通判張東。援之。金人解去。尼雅滿乃遣人招豫以利。豫卽詣敵軍前通款。甲辰。金人陷德州。都監趙叔飯死之初。杜充、尹大名提點刑獄郭永爲充畫數策。充不能用。永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愧謝之。充移守東京。詔舊除漕臣張益謙。代充爲尹。時北京與東平實相犄角。東平已陷。大名塊然孤城。當敵之衝。叛臣劉豫舉濟南之衆。引敵騎來攻甚急。益謙與轉運司判官裴億皆齷齪無能爲。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守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

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募士齎帛。晝夜籠城。出詣行在告急。且請朝廷先爲之備。敵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乃行城撫將士曰。玉師至矣。衆皆感泣。甲申。城陷。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而降。何也。皆以永不從爲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詔。易幅巾而入。尼雅滿曰。阻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徒。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時大名人在塾者。無不出涕。敵並其家害之。永。元城人。後贈資政殿學士。諡曰節勇。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朝於行宮門外。內侍以聞。以赴都堂詰之。但云天使我爲官家兒。送揚州根治。亦無他語。雖加箠楚。終不言其姓名。乃釋之。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仍籍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而最優者如三路保甲法。量與補官。十二月己卯。詔尙書省立法。隆祐太后御舟。以是月至杭州。詔鼎州團練使苗傅爲扈從統制官。駐軍奉國寺。上初開府時。傅爲右軍統制官。與楊維忠比肩。如王淵。張俊。韓世忠。皆出其下者。先是建州叛卒葉濃等破古田縣。徑犯福州。入西門。劫前太宰余深家金帛。且欲縱火。本路提刑李芑登城諭之。深芑皆閩縣人。濃遂犯寧德縣。官軍追及之。不利。濃等回破建之政和。浦城。建陽。三縣。復歸城下。時詔御營中軍都統制張浚。遣兩浙武縣趙哲統兵二千人號萬人討之。大軍至。賊迎戰。連敗。東走。哲遣人招安。庚申。濃等遂降。後濃至浚軍中。復謀爲亂。浚擒而誅之。己巳。以右僕射黃潛善爲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汪伯彥時政詔云：潛善伯彥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意。」謝伯彥所記其果有之耶？若果有之，而二臣不能副所期，則其深矣。尚書左丞顏岐爲門下侍郎，右丞朱勝非爲中書侍郎，兵部侍郎盧益爲僉書樞密院事。中丞張激言建卒之殘福州一方，騷動余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郎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善而易制，故爲此奸謀以窺朝廷。又杭卒之叛，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又耿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卹國事，用此報讎。又許翰與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神師中急攻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時深爲特進衛國公，昂爲金紫光祿大夫，皆已致仕。南仲見譴散官，臨江軍居住。翰見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丁丑，詔深責臨江軍，昂責徽州。南仲授別駕，依舊臨江軍並居住。翰落職，未幾南仲卒。言者論刑部尚書王賓，乃李綱之黨。昨爲中丞，無一字及綱。比盧益爲副樞，賓翊日講筵，留身。夫侍從選居政府，身偶後於他人，而驟進如此，庚子賓除龍圖閣學士，典郡。初，敵陷東平，襲慶二府，有土人前左司郎官吳給，朝奉郎孫億，並於徂徠山建寨保聚，兩處軍民又累下山與敵戰。至是京東帥臣益都劉洪道聞於朝。乙亥，詔給爲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億爲直龍圖閣，知襲慶府。戶部尚書葉夢得嘗請上南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上曰：自揚至瓜州五十里，聞警而動，未爲晚也。夢得曰：運河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復乞命重臣爲宣總使，居淮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不報。上一日，詔諸軍議事，帶御器械張浚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俟國勢定圖之後，請移左藏庫於鎮江。又吏部侍郎劉珪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爲先。

今以降人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宰執皆不以爲然。初遣統制官范瓊北征。支金帛數萬。令其犒師。瓊悉以入己。且買女色以自奉。乃引所部軍。由開道自淮西趣江東。至是又轉而之江西。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爲亂。金左元帥尼雅滿由東平歷徐泗以犯行在。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撥不明。自京城至泗州。道途甚遠。其京城斥堠但委之御史臺。南京則委之留臺。泗上則委之郡守。未嘗多以金帛。專遣人探金人之動息。成雖前爲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所敗而走。然成衆猶未解也。是月。淮北屢有警報。皆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人覘知朝廷不戒。亦僞稱成黨以款我師云。初。成之來歸也。朝廷旣授以官。復多給空頭官語與之。成敗皆爲光世所奪。遂以賞所部立功將士。凡書填五十道。至是光世申納其餘。且言恐軍中有得之者。亦傲其書填。異時真僞不辨。乞除所申姓名。外人告捕。詔從之。仍立賞錢三百緡。詔立賞在明年正月二日今聯書之初。夏國因契丹爲金人所敗。遂率衆取其天德八館之地。八館者膏腴產稻。夏國得之殊喜。至是金人怙強。還遣使求之。謂他日以陝西奉償。夏國懼不敢違。而中懷怨憤。又夏國世爲知府州折氏所困。時折可求已降於金。故金欲因折氏以併夏國。

# 中興小紀卷五

建炎三年歲在己酉春正月。中丞張激言邊事未寧。請詢於衆。爲禦敵之策。從之。於是吏部尚書呂頤浩奏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騫而不定。金人已破河北山東於陝西諸郡。近復引兵渡河。駐於澶灤之境。祈請之使。雖行而未有報。韓世忠范瑄統兵北去。亦未有戰期。致宸慮焦勞。下詢羣策。今敵騎漸徧京東。若民心一搖。淮南望風而下。則不能枝梧。望降哀痛之詔。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其二稅與公私積欠。及人戶避敵而南者。令州縣優恤。又敵長於攻城。若難以堅守。許官吏與民入山避賊。庶免全郡皆爲魚肉。凡此皆以收民心也。夫敵兵雖勇。而素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必至顛沛。但令王師倣古陣法。常山蛇勢。雖茫昧不陳。而陣圖別有可攻。願早圖之。己丑。案此下據北盟會編當增入遺斷請。上諭宰執。令擇日進發。朱勝非曰。須支金帛。方能辨私覲物。彼方辭所進官職。恥於自乞。上命依格支。仍優加其數。且曰。國家惜財。正所謂積以待用。若二聖得歸。朕豈吝金帛之數。時羣臣準詔論防邊事。皆送御史臺。辛丑。詔有警見任官輒般家者。徒二年。因而動搖人情者。流二千里。故一時閒皆未敢動。此據張激說與黃。戶部尙書葉夢得請以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二處。從之。夢得卽具舟楫。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通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時禮部尙書王綽。以爲金人必犯行在。率從官二三人同對便殿。上令詣都堂議。綽等見

黃潛善、汪伯彥二人乃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於是宰執相約曰：六宮已先渡江，百官家屬亦聽其便。惟吾黨骨肉不可動，動則軍情不安。至是金左副元帥尼雅滿以輕騎五千自山東徑趨淮甸。己酉，泗州將官闔瑾失守。中夕奏至，朝廷震驚。二月庚戌朔，上即欲南幸。潛善、伯彥力止。上姑候實報。渡江未晚，上然之。少頃，又傳瑾懼而自反，敵見瑾已敗，謂朝廷無備，遂徑至天長軍。時統制官俱重成喜兩軍共萬人，望見金先鋒百餘騎，即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兵拒之。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敵，而士無鬪志。未至淮，亦潰。遂遣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宮往杭州。是晚出門。皇子六宮往杭州據趙鼎慮從錄疑不是今日事壬子，得天長報，敵已至。上乃躬介冑，乘馬南巡。惟內侍及護聖軍從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會食中堂，有審其事者，猶以前言爲對。堂吏呼曰：駕行矣。於是宰相以戎服從。戶部尙書葉夢得隨其後。百司諸軍並護駕行。上天性仁厚，與路人相先後，不令訶止。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太常少卿龍泉李陵亟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已塞道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烟焰燭天。臣寮庶士及帑藏所儲，爲金人殺掠殆盡。給事中黃哲、左諫議大夫李處遜、太府少卿朱端友皆死。揚州守臣黃願遁去。時公私所載之物，舳艫相銜，而潮不應開。膠泥淖中，敵悉取之。大理卿黃諤至江口，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諤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已少卿史丞丞范浩繼至亦死。諤，南城人也。吏部尙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聯馬追及。上渡揚子江至鎮江府。初，右諫議大夫建安鄭穀累章請移蹕建康。宰執沮之。至是穀扈從。上曰：不用卿言及此。此據癸丑，命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守鎮江府。甲寅，宰執從臣入對，議

幸杭州未決。呂頤浩、葉夢得，以首叩地，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愈狼狽矣。宰執以爲是。上曰：如此則須宰執同往江上，令江北諸軍結陣防江。於是宰執馳詣江干，有統領官義安，自江北遣人至，言今早敵騎數百來犯，已射退矣。遂以爲江北統制官收兵以捍瓜州，旣而都統制王淵言：「甞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敵自通州而來，先據蘇臺，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上以語宰執。於是黃潛善曰：淵言如此，臣何敢留陛下。俄有內侍奏城中火起，又聞衛士涕泣且藉藉，上驚，命中書侍郎朱勝非與管軍左言傳旨問所以。勝非呼之前使言，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卽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渡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諱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然。方指揮之際，上於屏後皆聞之。勝非復命，上曰：適已聽得，上卽時乘馬南幸，自駕起而鎮江城，中無賴輩與軍人縱意抄掠，民悉奔竄矣。己卯，上至常州，羣盜丁進等雖受招，而縱兵掠民。至是欲走山東。朱勝非至丹陽，都統制王淵遣使臣張青，領五十騎馳護勝非，因令青圍進，青以白勝非。勝非曰：丁進不除，必爲巨盜，聞渠有數百人，爾五十騎可敵否？青曰：不足畏。於是以檄誘進至勝非所，誅之。其衆惕息聽命。丙辰，上至無錫縣，資政殿學士呂頤浩從行，遂除僉書樞密院事，仍統江浙制置使，詔張邦昌親屬張邦榮、張元亨等，並令錄用。又命朱勝非同禮部侍郎，御營司參贊軍事張浚，守平江府，節制平江常秀軍馬，控扼通泰之衝。時潰軍在江北，多乘時作過，統制官王德以衆攻和州，斬賽以衆攻通州，二城垂破。於是勝非與浚作蠟書招之，德賽皆聽命，訴以無食，乃漕米給之。劉光世又遣以戰袍器甲，於是相繼投



江時德招張育之兵萬人，光世得之。其軍復振。德、鞏縣人。號王夜叉者是也。顧浩遂以精兵二千回鎮江節制。劉光世以下捍瓜州渡。庚申，上次秀州。壬戌，上次崇德縣。初，戶部尙書葉夢得以本省所藏皆棄江北，欲亟驅杭州爲備。乃由宜興間道先往。壬戌，上至。夢得迎於臨江，上入州治駐蹕。詔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往吳江控扼之。汪伯彥時改詔曰：時黃潛善等言：陛下已留朱勝非張浚王淵在平江，居吳江，無以相制，可虞非常乞留俊底踐行在不至誤事。葉夢得言：臣昨至杭，見以轉運司爲升賜宮，小人遂傳以爲復開應奉之端。上卽詔罷之。夢得見宰執言：百官六軍券歷不存，請別給新者。又姑蘇金陵兩處所留上供約，可支半歲。欲刷杭州諸司所有借支，候取兩處物至償之。又戶部司農太府及倉庫官吏無一至者。願差官攝事從之。御史中丞張激論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輔政無狀，有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於外，天下人切齒唾罵，望重賜寶黜，已已。罷潛善、伯彥，並爲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平江，伯彥知洪州。又以戶部尙書葉夢得爲左丞，而徵爲右丞。言者再論潛善、伯彥，遂降充觀文殿學士，提舉外祠，尋皆落職。庚午，右諫議大夫鄭穀言：今宜用兩浙人材，如晉元帝渡江，擢用吳江之秀，庶衆情翕然歸附。從之。湖州民王永錫獻錢五萬緡，執政言版計無闕，上曰：如此安用卽詔卻之。辛未，敵退，江浙制置呂頤浩帥兵渡江，至真州，收權貨物錢物。初，婺州歲貢羅萬匹，崇寧以後，希進者增其數至五萬八千匹。至是，守臣蘇邈乞減其半，上問執政。祖宗額幾何，葉夢得曰：皇祐編敕一萬匹，上嘆曰：民將何堪，可依皇祐法。執政奏：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乃詔減二萬八千，著爲定制，仍給見緡，運轍子也。丙子，下詔責躬，略曰：朕已放宮嬪，損

服御黜幸輔。召忠良。尙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事有關於國體。益於邊防。許士民直言。朕採擇行之。仍旌以示勸。言之或失。亦不汝尤。初臺諫官馬伸嘗論黃潛善汪伯彥之過。而太學生陳東進士歐陽澈。手二人秉政。日以言被刑。上曰。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乃詔以衛尉少卿召伸。而東澈並贈京秩。上初至杭州。霖雨不止。至是執政奏事。葉夢得曰。東南春夏地溼。上曰。自渡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獨求安。尙寢堂外。俟稍定方入。正寢。執政曰。如此人心。孰不感動。故事。惟侍從乃許薦士。不及郎官。是日詔郎官以上各薦二人。仍不俟都堂審察。便令登對。執政曰。陛下搜賢不倦。如此天下幸甚。二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移駐江寧府。經理中原。仍命僉書樞密院呂頤浩兼領府事。召中書侍郎朱勝非至行在。禮部侍郎張浚獨留平江。節制如故。辛巳。張浚乞於沿江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爲之。言者乞依唐及祖宗舊制。應章奏委學士給舍輪日。關於禁中。不令內臣傳送。只實封往復。庶免交結之弊。從之。上嘗謂左丞葉夢得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朕自募十萬人將之。須與敵力戰。先欲得鐵甲五千。卿爲朕辦之。葉夢得行述曰。時頤浩等見夢得數論事。心忌之。及上委以鐵甲。愈不樂。乃結杭州康允安。皆諜爲亂。彼等置之行。逃其濟所。不自。是日詔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領財賦。充巡幸。頓遞使。乃分任之意也。於是同知樞密院事盧益遷左丞。又以向德軍節度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爲僉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舊僉書必帶檢校官。故治平中。郭達以檢校太保爲之。至是淵以節度直除。非制也。命下。諸將有不樂者。壬午。右僕射朱勝非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臣。記武臣作樞。有免進呈書押故。

事。今淵又兼都統制。於諸將尤有利害。臣欲用故事勉之。仍罷其兼管。庶弭衆論。上然之。勝非又曰。葉夢得執政旬日。卽罷。何也。上曰。提預財用。亦有例。勝非曰。張毅兼此。至於自作酒肆。人以爲非。於是夢得力辭不就職。旋亦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盧益行述云。時政府欲損禮求於金。盧益奏。如封此。正朔雖悉從。願據形勢。嚴戰守。爲自治計。庶中興之業。日隆。而將士之禮。節軍歲幣之數。盡都屯兵之所。亦大之。不憚執議。不回。因責授梅州安置。翌日上省。察復其官。以吏部侍郎孫觀爲戶部尙書。時御營前軍統制官苗傅。與副統制劉正彥。見王淵擢用。且乘有敵難。遂圖不軌。正彥。法子也。淵故爲法部曲。先是。正彥以舊恩。從淵求官。淵薦於朝。以文換武。得威州刺史。又以所領精兵三千付之。正彥因招到賊丁進等。久之。除團練使。正彥意不滿。而淵檄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又傅以淵素出其下。尤快不快。癸未。除奉國軍節度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等脅所部兵以叛。執淵殺之。併殺內侍數十人。傅等與中軍統制官吳湛。通爲囊橐。湛急閉宮門。宰執入奏事。朱勝非。顏岐。張激。路允迪。急赴樓上。傅。正彥。與其屬張達。王鈞甫。馬柔吉。王世脩。輩立樓下。皆被甲露刃。以竿梟淵首。知杭州康允之。扣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不然。無以止變。上從之。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望見黃蓋。卽山呼而拜。時百官咸在三軍。恟恟未定。傅乞誅康履。上未允。軍器監秦寧。葉宗謬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命吳湛執履付傅等。卽殺之。衆猶未退。乃請遣使金人。且乞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上顧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有浙西機宜時希孟者。輒曰。乞問三軍。於是通判杭州章誼。越班出斥希孟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誼。浦城人也。上曰。太后意如何。勝非曰。無此理。上乃命顏岐奏請太后登樓。徑往諭諸軍。勝

非從太后至樓前太后諡久之傳等以垂簾請樓上傳旨可之太后乃還傳等不退復請上為太上皇帝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幸臣義當死國乃趨出呼其寡屬將佐至前曰請君言二將此事出於忠義為國邪或更有他圖皆曰忠義為國勝非曰若果忠義則當上下一心並聽朝廷處分有異志者誅之皆曰諾時兵部侍郎直學士院鉅野李邴亦以順逆之理曉之由是兇焰稍挫既退勝非奏來日當降赦蓋羣兇殺王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不知逆惡自不赦上可之上曰康履忽諸將有取死之道勝非曰諸將奉履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臣觀王鈞甫輩乃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上曰來早太后御殿勝非曰母后稱制須二人同對承平故事於今難用乞許獨對仍自苗傅始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且乞太后隨宜勉之庶有勳心者兩宮以為然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舊相未去事已不可收拾矣時傅等揭榜通衢有天其以予救萬民之語見者憤之甲申上徽號於上曰睿聖仁孝皇帝幸容聖宮以杭州顯朝皇子魏國公攝政大赦天下自是日引傅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寮獨對論機事賊亦不疑矣勝非齊聞居錄曰元結未嘗宗方擇后京師里巷作打總戰以一擊入窠者為勝謂之孟入紹聖間宮禁編有匠者姓孟獻新條兩女甥相對以結守二聖皇族皆語金管中議亦取后淵聖意張邦昌必不能久假欲留孟后以為與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皮辭與府尹徐栗哲云趙氏許孟子相庶分付會金人以後廢難之應也天統中紹而復紹至是前議乃復蓋孟入者兩復入也諱者丁亥赦書至江寧府會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亦走介入杭仍寓書於俊及劉光世共起兵孫觀作李讓蓋諱曰明受赦書至

然自者。諫時爲江東清。白願浩曰。樞省大臣。盡詔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惡。願浩左右視接以他語。諫曰。王在。雖如致焚之念。公不。踰。在衆人後。方願行而。張浚檄書至。及二叛伏誅。願浩第功。進右丞相。諫曰。事兒。稱。全。保。妻。子。之。相。握。兵。坐。視。相。願。相。願。浩。第。功。進。右。丞。相。諫。宰相初。願。浩。與。說。同。官。河。北。不。相。悅。至。是。聞。其。言。益。怒。然。當。時。勤。王。之。舉。願。浩。實。爲。之。倡。今。視。所。志。如。是。恐。未。必。然。姑。附。見。於。此。

朱勝非因王鈞甫來見問之曰君前言二將學不足何也對曰如殺王淵軍中亦有以爲非者曰君必以爲非矣鈞甫唯唯勝非察其意已喻不復言之召張浚爲禮部尙書令以所部兵付浙江提刑趙哲復令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留所部兵付統制官俱重仍赴秦鳳總管新任浚與俊各不奉詔浚召哲及守臣金壇湯東野令各具奏言敵未盡退若浚朝就道則夕敗事浚又慮苗傅等兵上抵平江則失枝梧乃令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於是浚上表大略言國家多難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願請睿聖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復與二兇咨目且欲得辨士往說之使無他圖浚與蜀人馮輅有太學之舊時輅在平江浚乃遣之入杭見二兇爲陳順逆上之御樓也已除苗傅承宣使劉正彥觀察使至是又以其屬王鈞甫爲右文殿修撰張達馬柔吉王世楨並直龍圖閣庚寅除二兇並爲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都統制黃潛善責衡州汪伯彥責永州並居住時潛善之兄潛厚亦責分司南京道州居住提領行在茶鹽葉份言權貨務都茶場乞就行在一處置司人吏雖分而提轄監官並令兼管份劍浦人也時二兇日以殺人爲事且頻入都堂右諫議大夫鄭穀常面折之壬辰擢穀爲御史中丞穀遂遣所親承議郎建安謝翱徵服至平江見張浚等令嚴備緩進又作杜鵑詩諭百官當速迎乘輿反正之意穀言傅等便宜軍法止可行於所部士卒又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與請願其章示之傅等雖怒然由此少戢僉書樞密院事

呂頤浩自江寧上表請睿聖復辟。親總萬機。仍幸金陵。以圖復舊疆。不然。恐天下之必亂也。壬辰。馮轡至行在。遂見二兇。爲陳成敗甚悉。右僕射朱勝非奏。轡朝官。除兵部員外郎。朱勝非召二兇及其屬與之語。知王世脩可以利勳。因勉之立事。許以從官。於是世脩爲之往來傳道。時二兇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宜先遣小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如此。必破其謀。可無憂也。后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旣而小使止平江。而新除尙書右丞盧益辭行。遂以本職提舉崇福宮。二兇之議遂息。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夏稅及和買絹一百一十七萬餘匹。欲令民間每匹折價錢二緡。足計三百五萬餘貫。省抑助國用。從之。時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行部至鎮江府。聞難。乃越境赴江寧。見僉書樞密院呂頤浩。獻以計謀。寧止歸安人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廌。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怯懦不能從。於是朱勝非言。浹日以來。從官中能助朝廷者。惟廌與鄭毅。如中書舍人林逾。刑部侍郎衛膺。敏皆杜門不出。此何意也。乞遷廌。毅以厲其餘。遂以廌爲翰林學士。甲午。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起兵。乙未。次丹陽縣。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由鎮江以兵來會。丙申。御營平寇將軍韓世忠。以兵由海道至平江。見張浚。泣曰。我便去救官家。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初。王淵識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故至是。世忠奮發討賊。尤力。先是二兇與禮部侍郎張浚書。言伊周之事。非侍郎執當之朝廷。見以右丞相待。浚復書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是以見君路馬必加禮。至於遜位之說。必其子長而賢。因託以政。使利天下。不然。謂之廢立。若握兵在手。責其君以細故。而議廢立。古

豈有是哉。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烏乎。天祐我宋。所以保衛聖躬者。歷歷可數。出質則敵畏之。而不留。奉使則民謳歌而有屬。天之所興。孰能廢之。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証。以為逆賊。何以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朱勝非曰。罷張而以兵權付呂。無事矣。辛丑。責浚散官。彬州安置。中書舍人李陵草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有小黃門急趨睿聖宮。傳太后之命曰。張浚不得已貶彬州。上方啜羹。不覺覆羹於手。朱勝非附居錄言平江撤書至二兇怒此時撤書猶未草蓋因浚答書耳若撤書則呂頤浩自朱勝非力止之見其狂悖已甚恐生別變遲之 壬寅。頤浩至平江府。凡兵三萬人。張浚乘小舟遊之於郵中。得堂帖。乃貶彬州之命。浚恐將士觀望。即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趣赴行在。令申速發之命。是夜共宿城外。頤浩呼其屬刪定官李承造草檄文。浚為潤澤之。時韓世忠兵寡。頤浩與張浚議。分浚兵濟之。浚乃以統領官劉寶一軍二千人借世忠。二兇矯制召世忠。世忠陽為語以報曰。殘兵不多。欲部至行在。二兇許之。時張俊下將安義。陰結二兇。欲伐俊奪其兵。斷吳江橋。以應賊。浚乃遣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而造攻具。二兇始駭。諸將皆謂賊窮。則邀駕泛海。浚又遣統制官陳思恭。辛道宗。治舟師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內外。以忠世為前軍。浚以精兵翼之。頤浩。俊。總中軍。劉光世親以選卒為游擊。而分兵以殿。於是知晉江府湯東野。悉倉儲以餉軍。用不乏。二兇聞之。甚恐。馮輻知可動。即白右僕射朱勝非曰。張侍郎以國步艱難。正當馬上治之。主上傳位幼子。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回執內禪。猶有一說。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為主。睿聖稱皇太弟。依舊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太

母垂簾聽政。大元帥治兵征伐於外。此最爲得策。勝非令輜與二兇議。二兇有許意。遂拉同議都堂。甲辰。輜同二兇及王鈞甫等並引見。太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初張浚誠輜。乞以鐵券賜二兇。用釋其疑。輜遂奏太后許之。議定癸卯。詔百官赴睿聖宮。奏請人皆歡呼。以謂復辟。至則宣詔。睿聖皇帝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皇太姪。於是中丞鄭穀極論不可。百官退詣睿聖宮。上御殿引見。二兇勞問有加。詞色粹然。二兇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此。二兇歸營。逆黨張遼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世脩大慍。夜入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正。嗣皇依舊而睿聖之名止稱處分天下兵馬大元帥。勝非不能奪。輜力爭。勝非曰。勿與較。其實一也。乙巳。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時久陰乍晴。識者知必破賊。先是二兇懼外師之至。檄杭州集保甲。選器械。扃城門。塞河道。守臣康允之。悉不爲行。是日將下詔。率百官請上復辟。朱勝非召傅等六人至。語之。令軍中自爲一奏。傅無語。劉正彥尙以爲疑。勝非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此聞自反正耳。所以召君等議。蓋欲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君等置身何地。正彥退立。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責世脩。於是世脩以言偃傅。不能答。勝非乃使世脩草奏。持歸軍中。諸將書名。丙午。除世脩工部侍郎。將賜金帶。而內帑適無。乃用七百緡市於戶部尙書孫觀家。以寵之。勝非即召學士李邴。直院張守。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赦文皆具。詔移蹕江寧府。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爲同知樞密院事。浚不受。翰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穀。並爲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二兇並賜鐵券。丁未。文武百官赴睿聖宮。迎請復辟。是日駕還行宮。都人



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勳王之師次秀州，呂頤浩問韓世忠曰：「賊計有他虞乎？」對曰：「彼怯勢，憑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是夜有刺客至張浚帳前，浚顧左右已睡，問爾何如？」對曰：「某初讀書，知道順豈爲賊用？況侍郎志節安忍相害？但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邀後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歸矣。」浚翌日取獄郡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是春，山東河決，歲復大饑，自上渡江之後，羣盜紛起，閩粵衆二萬據維州，張成衆五萬據萊州，有萬進者來攻青州，帥臣劉洪道擊走之。時尼雅滿自揚州歸東平府，遣衆攻青州，洪道棄城而去，乃密約安邱巨寇宮儀同復青州，不克。又約閩粵並兵劫敵寨，復值大雨，火滅而止。副總管王渙領將崔邦弼復青州，聞洪道退軍，尋亦棄去。洪道又同儀、皋攻密州，杜彥值敵騎亦來，儀、皋戰敗。於是濰、萊、密三州皆降於敵，宮儀等野無所掠，至以車載乾尸充糧。洪道領兵二千赴行在，於是諸重鎮相繼爲敵所陷。

## 中興小紀卷六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上御朝太后便欲遣政上以問朱勝非對曰捲簾當先降詔乃乞太后暫出仍下詔明日捲簾并復建炎年號勝非又奏二兇未有一處乃並除淮南兩路制置使許以所部兵行仍以其屬張達爲本路轉運判官二兇請鐵券乃令有司檢故事如法製焉二兇又言王世脩尙可從軍否勝非曰渠爲從官難復預軍謀矣時傅遣其弟翊伏赤心軍於臨平伺擊勤王之師御營前將軍韓世忠曰乳臭兒敢爾邪是日翊戰敗二兇遣兵救之朝廷諸將皆集皇城門外守臣康允之以爲不可不若遣人諭二兇速引兵去是夕二兇乃開湧金門以出遇大雨倉遑而遁世忠勤王之師至北關辛亥入城擄工部侍郎王世脩及中軍統制官吳湛皆戮之壬子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爲知樞密院事時中司闕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朱勝非因薦中書舍人張守以爲守預聞反正謀議詔以守爲中丞勝非因力請解政癸丑出爲觀文殿學士知洪州以資政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一時執政俱罷於是門下侍郎顏岐爲資政殿學士提舉鴻慶宮中書侍郎王孝迪爲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尙書右丞張敷爲資政殿學士知江州資政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以本職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惟僉書樞密院事李邴遷尙書左丞同僉書院事鄭穀進僉書院事詔管軍王元左言各責散官並浙西樞密宣時希孟並安置元英州言賀州希孟吉陽軍初議反正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

來其開。至是以擴爲觀望。停其官。賈永州居住。初倉部郎中張虞卿等一十九人。皆乞建藩鎮。朱勝非嘗奏其事。謂當倣藝祖之初。權時制宜。以行在爲京師。淮北爲鎮。淮南爲郡。至是勝非去。未果行之。虞卿建安人也。甲寅。以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爲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行述曰。上面授光世。命書樞密院。光世力辭。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韓世忠爲武勝軍節度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張俊爲鎮西軍節度右軍都統制。餘皆進一級。乙卯。大赦天下。知樞密院事張浚薦朝奉大夫趙鼎。趙鼎事實曰。上初鼎。上時部司黃檝以罪。殿詔至。抗鼎見浚。首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累朝捲簾故事。推恩其家。丁巳。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除寧遠軍節度。禮泉觀使遂以鼎爲司勳郎官。鼎聞喜人也。詔崇寧以來。內侍用事。自今不得與主兵交通。及干預朝政。如違。並從軍法。初。敵攻淮甸。發運副使呂源以兵三千自衛而遁。爲中丞鄭穀所論。已詔停其官。送邵武軍編管。至是軍器監葉宗譔除直隴圖閣。與右文殿脩撰葉煥並爲發運副使。除葉煥在是月。辛酉。今附書之。戊午。戶部尙書孫覿除龍圖閣學士。知温州。旣而改知平江府。苗傅攻衢州。城守臣晉陵胡唐老禦之。會大雨。賊引兵去。時言者引元祐幸臣司馬光并三省狀。乞舉行之。詔侍從臺諫集議。中丞張守以謂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爲紛紛。庚申。右僕射呂頤浩等乃言。欲左右僕射不兼門下中書侍郎。並帶平章事。舊門下中書侍郎改爲參知政事。其左右丞並罷。從之。於是左丞李邴改參知政事。詔都亭驛同文館並罷。都水監仍置使者一員。癸亥。以給事中周望爲江浙制置使。乙丑。望言乞降賞以徠賊之降者。從之。丁卯。上發杭州。幸江寧府。命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

忠亦爲江浙制置使。統一軍追捕苗傅。初賜門下詔略曰：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勢，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宜上徽稱於長樂，正冢嗣於青宮。太后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爲皇太子。皆令有司擇日壬申，乃克行禮。於是禮部尙書王綯、除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太傅。時殿帥劉光世遣其將王德、喬仲福追賊至信州，皆令受周望節制。初，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將兵討山東賊趙不忙，至是回信上與德等遇，而韓世忠下裨將陳彥章亦至。德與之同見郡守，語不協。彥章欲刺德，德手刃殺之。苗傅等聞信，城有兵不敢進，乃屯於衢信之間。且驟居民爲兵，其衆方盛。時未可擒，言者謂王鈞甫、馬柔吉初不預謀，見將赤心隊爲先鋒，以拒王師，宜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從之。時州縣添差官猥衆，如平江府監酒四五員，湖州監稅五六員，安吉縣監酒六七員，是月詔官尤蠹則理當澄汰，除宗室歸朝官外，餘悉罷之。監司屬官亦依此行。初，勤王所檄至湖州守臣梁端、會寄居葉夢得、賈安宅、曾懋等，謀之衆未及言。主管鴻慶宮會紆曰：此順逆甚明，出師無可疑者。趨端、張榜，用建炎年號。時賊使來取兵器，紆又請擊之，毋令還。旣而端被賞，至是中丞張守言紆首明大義，詔除顯謨閣，而殿中侍御史楊廷秀亦言：杭州通判章誼首叱時希孟，使人知逆順，詔擢誼爲倉部郎官，安宅、歸安人懋、贛縣人紆、南豐人布子也。初，叛臣劉豫據濟南以降金，至是金徙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於是右副元帥鄂勒輝與監軍達蘭分占山東諸郡，惟濟軍與仁廣濟以水阻尙存焉。五月戊寅朔，以知樞密院御營副使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初命浚爲招討使，左司郎官權中書舍人江都李正民言：川陝吾境，難名招討，請用唐裴度故事，從之。仍詔浚使

宜黜陟。正民未幾除中書舍人。時祕書省權罷。而日曆之局亦廢。正民謂宜置著作一二員。選文學之士兼領。仍以日曆案隸門下省。亦從之。辛巳。上次鎮江府。諭宰執曰。張懋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親割令有司致祭。可更諱卹其家。先是右僕射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御史中丞張守。右建議大夫滕康。皆不可。守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康語守曰。吾嘗嘗以死爭之。於是上擢為翰林學士。癸未。又以康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康既執政。再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語康曰。公真執政也。孰有受命二日而能決此大計者乎。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仍改為建康府。時以保寧寺充行宮。時統制官王德。欲與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丙戌。苗傅等寇浦城縣。韓世忠將兵夜至縣北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於路。世忠使統制官馬彥輔擊賊。伏發。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率親兵力戰。傅大敗。遂擒劉正彥。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擄在傅軍。乃為傅畫策。領餘衆由小路入崇安縣境。既又夜棄其軍。變姓名作賈人。偕妾及其愛將張政。西走至斂鋒村。為土豪承節郎詹標所邀。苛留數日。政覺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即報福建提刑林杞。遂聞於朝。杞永嘉人。既而告者謂政本誘傅出降。杞等惡分其功而殺之。故杞標皆就逮。杞除名。連州安置。而標死於獄。林杞遺事曰。苗傅劉正彥既敗。擁衆南走。大將韓世忠尾賊而追之時。杞徒數人。變姓名。取伏人。其能踪跡。杞立重賞。抽之。既而韓世忠與政。先為大軍所擒。傅與政。由太未以歸。杞冒暑。親欲追。世忠曰。當還朝。首為公論。功杞曰。此非某之本心。況太尉自浙石。提師破賊。而追至某。信大軍餘威。獲之。匹夫力耳。何功可論。初。知建州某。其人者。與當軸。為姻。恃勢。貪婪。用

官錢至累鉅萬而監司忌於投鼠皆不敢發紀曰吾為憲官豈可閉眼放過賊吏亟以其罪聞某人議於當軸遂以魏政為告昔傅反者為得重賞而祀殺之遂下祀於獄幾置之死不得已猶削籍連州安置然傳享有本末傳天實狠嗜正彥直狂者耳許自便違事所部小異蓋其辭不無緣飾也 甲辰龍圖閣明矣蓋諫知祀冤相繼論列不數月有旨許自便違事所部小異蓋其辭不無緣飾也

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詹義兼權直學士院義縉雲人未幾乞祠詔升徽猷閣學士提舉洞霄宮以示優禮

癸巳詔諸路預和買絹帛即支其直違置之法 丁酉尙書省言欲將江池饒信爲江州路知州帶安撫使建康太平宜徽廣德爲建康路知州帶安撫制置使庶幾責任稍專從之 己亥宰執請依祖宗官制置中書門下檢正官樞密院檢詳官各二員仍減左右侍郎官兩員從之 初羣盜薛慶斬彘皆嘯聚淮上慶據高郵軍衆至數萬知樞密院事張浚聞其欲歸麾下請自往招撫之纔渡江而賽率兵降於浚浚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諭之慶感服再拜慶欲求厚賞留浚三日而外聞不知浚言胥動異州守臣以聞宰執議遽罷浚除資政殿學士奉祠仍遣統制官王璣提兵往平其事璣渡江慶先以兵衛浚而出乃召浚赴行在浚辭曰高郵之行徒恃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爲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辛丑浚還上嘆息即日趣就職既又改高郵軍爲承州仍命慶守之 先是上方擇人使金宰執薦持服人朝散郎鄱陽洪皓擢爲徽猷閣待制借禮部尙書奉使大金軍前以明州觀察使龔璘副之時淮上賊蜂起李成甫就招安詔皓兼淮南南京南撫諭使命成以兵護至南京皓至淮南成方引兵與耿堅共圍楚州責守臣趙立謂其降賊而成堅因持叛心立彭城人也成以汴泗及虹有紅巾爲辭且言非五千騎不可淮軍絕食不克惟命皓知堅可滅遣人說之曰山陽縱有罪當稟命於朝今擅兵攻

圖名勤王實作賊耳。堅遂強成斂兵。皓既疏言李成以朝廷不之卹而稽饋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斬  
賽據維揚。薛慶據高郵。若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合拏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  
晉待王敦可也。上遂遣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石。而皓轉由滁陽以至太原。六月己酉。詔  
初下。劉珪忽謁告。一日之蔣山。明日同舍間獨登山樂乎。珪曰。非登山也。特往拜舒王墓耳。誅苗傅。劉  
正彥。張達。等於建康市。案建炎復辟。珪以是日誅苗傅等。而呂頤浩勸王詔乃十五日壬戌。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自軍興以來。立功將  
士。許其持文自陳。各以輕重推恩。甲寅。吏部侍郎劉珪遷尙書。時舊相黃潛善。汪伯彥。袁植。皆已遠貶。戊  
辰。秀王見上曰。昨見罷植之命。有曰忠厚之言不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  
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於貶所。是日詔將親閱諸軍。庶幾知諸將能否。仍令宰執預觀。  
辛未。御史中丞張守再論呂頤浩難以專任。而張浚不宜西去。甲戌。除守禮部侍郎。以中書舍人范宗  
尹爲中丞。時殿中侍御史王庭秀亦論頤浩除擬不公。詔庭秀罷職。與郡。於是右正言呂祉言。今日緣論  
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復敢言。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  
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庶兩全之。如或不悛。黜之何惜。祉建陽人也。時以華藏寺爲建康府治。而江浙制  
置使韓世忠。權住蔣山。詔世忠候建康府。移保寧宮。卽聽居華藏。緣保寧有先朝房院尙在。守臣顯謨。關  
直學士安陸連南夫。未及遷入。而世忠逼其骨肉。狼狽出寺。於是殿中侍御史趙鼎言。世忠躬率使臣。排  
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爲。則無不可爲者矣。南夫治郡。緩不急事。願先罷之。然後降詔切責世忠。

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爲兩得。上深嘉納。且曰。唐肅宗與靈武諸事。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廷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於是諸將帖然畏服。亦罷南夫。而以兵部侍郎湯東野兼知建康府。秋七月。祕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言。金人見侵。鑿與頻動。使之深入中原。往來自如。我莫敢抗。惟務逃遁。何時而已。臣願身當江北之地。以護行在。倘仗天威。稍摧敵鋒。則生靈休息。庶幾有期。今淮南羣盜。多者數萬。少者數千。臣欲以本州將兵鄉兵。及所降劉文舜之衆。共二萬餘人。仍更招羣盜。須得數萬。結之以信。輔之以威。足以捍敵。今日待從近臣。多擇閩浙大郡以往。而臣乃欲當江北地。非狂則愚。第以忠義所激。不敢愛生。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陳之方。乞容臣赴闕面奏。甲申。詔舜陟議論慷慨。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時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已除兩鎮節度使。於是周望自給事中爲兵部尙書。立功將佐皆第賞之。世忠訟王德擅殺陳彥章。詔鞠於御史臺。殿中侍御史趙鼎攝德下獄。案成。以死刑定斷。朝廷以德有戰功。貸其命。於是鼎言德總兵在外。而擅殺不顧。此風一長。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乃編置德於江州。丁亥。皇太子薨。諡曰元懿。僉書樞密院事鄭穀卒。己丑。詔恩數依郭三益。上慘然語宰執曰。穀論事豈易得。昨元子薨。朕雖動懷。然聞穀亡。尤悼之。初。金人入京東。命平寇前將軍范瓊領兵轉入江西。至是。右正言呂祉論其罪。且進取瓊之策。乃詔瓊赴行在。時瓊駐軍南昌。徘徊觀釁。詔監察御史松溪陳戢。趣其入覲。戢至。瓊整兵而後見。且劾人以權之。戢諷瓊曰。聖上勇智天錫。宵旰圖治。將軍宜戮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退可也。瓊尙未決。戢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之。瓊翻然北向謝。



恩遂引兵赴闕。既至，未嘗肯釋兵。自陳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陝西人，且乞除殿前司之職。又言自郭岳以來，凡招盜一十九萬，上謂宰執曰：「璣罪甚大，靖康圍城，日與金人交通，逼宗室出城，且爲張邦昌之衛，都人恨不食其肉，貸而不誅，以安反側。今復無禮如此，且盜雖多，安有十九萬人？」璣言：「此欲以恐動朝廷耳。」張浚曰：「臣自平江勸王凡三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璣皆不答。今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上深以爲然，命浚詔璣赴都堂議事，密謀誅之。浚與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選院吏數輩，作文字劄榜，皆備鎖匙於府中。子羽、崇安人，翰子也。壬辰，遣御營前將軍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它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璣、俊及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之設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璣覺事變，遽取寫敕黃紙趨前，舉以壓璣，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璣愕不知所爲。遂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仍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璣罪狀，且曰：「所誅止璣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初，河北制置使王彥在太行山聚兵，皆刺其面，曰：「誓殺金人，不負趙王。」號八字軍，金人頗畏之。璣之往山東也，彥與偕行，彥以疾留其州，璣併領其衆而去。時浚薦彥爲御營使，司統制。遂以璣衆分隸神武諸軍，而八字兵復隸於彥，皆頃刻而定。璣至獄，猶不伏。大理少卿王衣鞠治之，璣稱無罪。衣徐以圍城鼓衆不順語折之，遽曰：「璣死罪。」衣願吏曰：「囚辭伏矣。」道賜璣死衣，歷城人也。詔朝奉郎監諸司審集院崔縱除右文殿修撰，借工部尚書，充奉使大金軍前武節郎關門宣贊舍人郭元明，借遙郡刺史副之。縱，臨川人也。初，上問大計於張浚，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乞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

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行。庶與秦州首尾相應。議已定。庚子。浚發行在。王彥統八  
字軍隨之。時浚之屬官馮康國等往別。臺諫殿中侍御史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  
之責。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時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自東平府歸雲中。右副元  
帥鄂勒渾哩。自濱州歸燕山。右監軍烏珠請提兵窺江浙。二大將許之。仍留左監軍達喇屯濱州。以守  
山東。乃遣女真渤海漢軍諸萬戶。并大起燕雲河朔民兵。付烏珠將之入寇。上以金人將入寇。方遣兵守  
淮。及控扼上江。未有顛動之意。壬寅。下詔奉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南昌。詔略曰。朕念邊隅日擾。國制  
搶攘。因時變通。隨事參酌。合三省樞廷之任。總百司庶府之繁。爰命近臣。俾司厥職。若征伐財用。賞罰選  
任等事。悉屬其營。具關朕聽。其常程有格法事。如四方刑獄奏案。吏部注受。並隸洪州。三省樞密院。遂以  
參知政事李邴。同僉書樞密院事。滕康。並爲資政殿學士。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權同知。扈從以行。監  
察御史陳戩一員。而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又詔東京留守杜充已至。是日除充同知樞密院事。陳戩行狀  
沈與求改除金人試舉人於蔚州。初。太原帥張孝純因城陷金。見尼雅滿不肯拜。敵莫能強。執歸雲  
中。至是以孝純主文柄。使孝純能守初志。寧死不污於敵。後必以爲忠臣。今乃爲敵用。是時遼人皆用詞  
賦。兩河人皆用經義。而孫九鼎者爲第一。忻州人也。九鼎政和閒遊太學。與洪皓同舍。陷敵十年。始登第。  
皓在北方屢見之。八月。己酉。詔添發運副使。從太后往江西。以直祕閣劉寧止爲之。仍命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楊維忠。領兵萬人以從。初。有司月供太后錢一千緡。后性儉約。至是斥賣本殿絹二十四充費。

上方知尋常用度不足。因謂宰執曰：朕事太后，與所生母同，近買得衣絹千匹，卽先分獻，飲食亦然。今往洪州，未有回期，除禁中自分納外，令戶部供錢絹各二萬，銀一萬，可趣令辦之。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昉，與左僕射呂頤浩議不合，力求去。詔以本職提舉洞霄宮。壬子，更命資政殿學士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而擢吏部尚書劉珪爲端明殿學士，以貳之。賜康等手詔，許綴宰執等奏事，實帖都堂。於是頤浩言：人謂陛下雖下詔固守建康，而陰爲避寇之計，如曾懋尙疑之，況小民乎？宜量留續御，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其不密。或緣此開端，上納之。壬戌，隆祐太后登舟以行。東京副留守殿帥郭仲荀，以敵逼京城，軍儲告竭，乃領兵赴行在。都人從之南來者以萬數，遂以京畿轉運使上官悟爲東京留守。悟，邵武人，均子也。詔浙西安撫司移於鎮江府，仍改杭州爲臨安府，帶管內安撫使。丙寅，上聞道君遣二內臣、二宮女，將與高麗人使同至。壬申，謂宰執曰：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朕別二聖已三年，忽得安信，豈不喜。但道君當承平之久，以天下奉一人，今彼中凡百盡隨，而朕居深宮，廣殿極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異域，惟一子又薨，孑然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也。玉音未已，潸然淚下。呂頤浩曰：願陛下少寬聖抱，力恢中興之業。周望曰：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數人者雖至高麗，高麗亦不肯令來。上曰：然。甲戌，兵部尚書謝克家言：今之官冗，外方尤甚，如添招弓手，蓋以舊尉足矣。乃更置新尉，又諸州不分大小，例置訓練官三員，請悉罷之，以紓民力。又言官軍軍寡，而郡縣皆有土豪，宜令自相推擇，有智勇者，各守一方。又言有關官處，乞許郡守自辟，吏銓無礙，則付以告身，若其徇私，則監司

御史得以糾之。又言京東西及江淮。悉爲榛莽。難用常法。宜建藩鎮。文武並授。令便宜從事。財賦亦聽自用。如捍敵有功。則許世襲。又言國典不存。宜詔諸郡訪求傳錄。俟駐蹕既定。悉上送官。凡此皆急務也。



## 中興小紀卷七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丑朔。詔百官議。朕今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右趨岳鄂。左駐吳越。孰安孰危。其明以告朕。於是宰執召百官詣都堂。應詔條具者二十五封。皆以岳鄂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聖駕一動。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矣。戊寅。上猶未覩。呂頤浩等曰。祖宗時遇大事。亦召公卿集議。上曰。但恐封事中趨嚮不一。大凡公生明。偏生闇。人能至公。議論自有見處。昔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唯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以國計。則無不利矣。初。宰執奏淮西制置使胡舜陟。請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仰護行在。王綯曰。舜陟語甚壯。似可託以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須在行事。宰執奏在六月。至是改舜陟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湯東野令隨駕應辦。仍先往平江府。見知平江府孫觀落職罷。以資政殿學士李邴代之。乙酉。上謂宰執曰。士大夫閒有言李綱可復用者。朕以其人心雖忠義。但志大才疏。用之必至誤國。故不復用。呂頤浩曰。志大才疏。誠如聖諭。上曰。如聽邢侗之計。遂結餘堵。敵人至今以爲聲端。周望曰。如宣撫河東以救太原。先於河陽置納級軍。敵聞而笑之。亦足以見其疏也。時侗知鼎州。未幾以侗始禍。除名。送英州編管。既侗在。月辛。西今聯書之。丁亥。以右僕射呂頤浩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是日上詔諸將張俊。韓世忠。辛企宗等。問以移蹕之地。俊。企宗。勸上徑之潭州。世忠後至。曰。官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

地上乃令內待官押三人就都堂商議。戊子，宰執入奏。上曰：「昨世忠欲往吳越，吳越則可以戰，倭、企宗不敢戰，故欲避於湖南。」朕遂令引去商議。朕自聞遠避之說，拂鬱不平。至晚不食。朕嘗思金人所恃者騎衆耳。浙西水鄉，騎雖衆不得聘也。呂頤浩曰：「誠如聖訓。」上曰：「人心安定，吳越可居。」人心動擾，雖至川廣，恐舟中皆敵國。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澗死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周望曰：「臣觀霍與李彥仙輩，以潰卒羣盜，猶能與金人對壘，堅守陝路。臣等爲宰執，若不能死守，異日何顏見與彥仙輩也？」上曰：「張守請留杜充守建康。」頤浩曰：「臣等與韓世忠議亦如此。」上曰：「善。」遂決吳越之行。與張浚前所請武昌之議變矣。仍令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自餘諸將分守沿江。詔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衆十餘萬，以節制諸將。戊子，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以行。先是左正言呂祉言：「安遠軍節度副使范致虛才在今日，可當一面。雖有過，宜棄瑕用之。」召至行在。己丑，賜對。而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力詆致虛不當復用。遂除致虛知鼎州。祉亦隨罷言職。癸巳，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各持重兵，長杜充嚴峻論說紛紛。光世見駐軍江州，乞不受充節制。上怒曰：「豈容如此跋扈？」遂詔充除相，出自朕意。令盡護諸將。光世如尙敢違，當寘之法。光世乃卽時渡江。而世忠移屯江陰軍常州境上。於是光世奏起流人王德復爲統制官。上自發建康，陸行之日皆霽。癸卯，次鎮江府。乃降微雨。初，陳東以言事被誅。至是參知政事王絢言：「此東之鄉里。」上命以金賜東家。且官其子。絢退，語人曰：「乃知東死非上意也。」甲辰，上次常州。乙巳，御營前將軍張俊入見。陳所

統兵事。上曰：近來諸將要多兵，則朝廷難制，惟卿不然。自隨朕五年，備見赤心，亦欲卿知耳。叛臣劉豫在永平府，遣人說東京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人，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等，與之同說，悟復斬之。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太常博士張宗元白宰執，謂宜遣官往京城訪故府，取見存圖書，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宰執不能用。宗元方城人也。宣撫制置使張浚至襄陽，留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儲蓄，以待聖駕西幸。王之望記四事曰：浚之至襄陽也，留歲二十日，程千秋、王澤仁之軍咸西制置使，既以便宜許之任，自屬郡守或以下皆得誅賞。浚方思攬豪傑爲用，時新除御營使司提舉事務曲端，前在陝西，屢嘗挫敵，浚欲仗其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於是詔賜端賂曰：卿久提貔貅之師，式遏虎狼之衆，覽行臺之近奏，知分閫之賢勞，已建隆名，俾護諸將，兼制五路，折衝二邊，庶展盡於猷爲，豈復憂於讒閒。學士張守詞也。九月丙午，諜報金人又陷登州，右監軍烏珠將自登入海道，以窺江浙，而右僕射杜充在建康，距錢塘明越，道途縷繞，慮失事機。時江浙制置使韓世忠駐軍江陰，是日宰執請以鎮江隸世忠，而常蘇圖山諸處控扼官軍，並隸御營使司。上曰：善。又請以世忠充兩浙沿江守禦使。上曰：未可。此曹少能深識義理，若權勢稍盛，將來必與杜充爭衡，只令兼圖山足矣。辛亥，上至平江府，時金人已破單州曹州，王子犯南京。先是左僕射呂頤浩欲自留平江府，若敵騎侵軼，則督諸將力戰，乃命僉書樞密院事周望、宣撫江湖駐兵鄂潛，以控上流，既而上以頤浩不可離行在，改除望爲兩浙宣撫使，提重兵留於平江，又以翰林學士張守爲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戶部侍郎李稅遷尚書，稅臨沂人。



靖康時爲執政。至是再見之。使往建康督饋餉。以贍沿江諸軍。高麗國王楷欲遣使入貢。丙辰。詔止之。略曰。比年多故。強敵稱兵。如行使之果來。恐有司之不戒。俟休邊境。當問聘期。直學士院汪藻詞也。金人陷沂州。詔新改官人張邵。特轉五官。除直龍圖閣。借禮部尙書。奉使大金。軍前武翼郎楊憲。借忠州防禦使。副之。宿泗等州都大捉殺使李成。奏所統軍衆。天寒無衣。今艱難之際。府庫不充。欲望量賜支絹。以激戰士。癸亥。詔戶部輟二萬匹賜之。己巳。詔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之一。以寬民力。仍俟見錢遠糶之法。壬申夜。潭州卒亂於城南。殺一兵官。守臣向子諲遣人招安。畏其黨不能盡誅。子諲。敏中五孫也。癸酉。上謂宰執曰。有爲朕言移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旣爲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股肱。無以過此。初。金人旣陷延安府。而帥臣郭浩寄治德順軍。浩。德順人也。敵遂趨慶州。環慶帥王似。選勁兵要擊於險。敵不能進。詔加似徽猷閣直學士。至是金將羅索貝勒引衆渡渭河。犯永興軍。甲戌。帥臣郭淡棄城遁去。是月以兵部尙書謝克家爲徽猷閣學士。知泉州。中丞范宗尹。一日因奏事。言趙鼎由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卽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卽除鼎侍御史。金人分河間真定二府爲河北東西兩路。平陽太原二府爲河東南北兩路。去中山慶源信德隆德府號。皆復舊州名。自餘軍壘亦多改焉。下令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皆死。冬十月戊寅。上發平江府。山東城首郭仲威

至通州。受宣撫使周望招安。望以便宜補官。令屯平江府。戊戌。金人犯壽春府。官吏以城降。壬寅。宣撫處置使張浚抵興元。於是浚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已理財積穀。願陛下於來夏早爲西行。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浚知主管川陝茶馬趙鼎有心計。卽承制以開兼本司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獨權貨尙有盈餘。而貪猾認爲己私。惟不恤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爲然。開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酒。卽舊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就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凡米一石。輸錢三千。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既遂行於四路。又依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十及五百上。許從便加。惟不得擅減錢引法。民頗便之。十一月乙巳朔。金人陷廬州。戊申。犯和州。守臣李僑以城降。己酉。金人陷無爲軍。守臣李知幾挈帑藏與民渡江南歸。知建康府胡舜陟改除兩浙宣撫司參謀官。以刑部侍郎陳邦光代之。時隆祐太后頓洪州。而金人已自黃州渡江。御營副使劉光世復還江州。亟遣統制官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德敗績。光世馳輕騎以聞。戊午。敵騎至洪。而太后去已七日。守臣王子獻棄城走。吉州守臣楊淵亦棄城走。敵騎至撫州。執守臣王仲山。子獻。建陽人。仲山。珪子也。於是福建諸州震恐。光世退屯南康軍。而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所領衛兵亦潰。其將傅選司全皆反爲盜。以掠諸州。後乃復歸。趙鼎屢從錄曰洪州御史臺中太后移赴虔州。至信之太和縣。楊惟忠前後軍運兩日作亂。內人被害者甚衆。方兵亂時。太后雙姐用村夫荷橋。更無一人應衛者。時金又犯湖南之



無多言。即欲死。越書死字下我。乃信邦義。視吏有管筆持文書。側立。即躍起。登其筆。引手掣紙。書字曰死。敵用顏色。勸明日再見。四太子邦義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無厭。而國中。原邪天寧。久假汝行。疎汝萬。朕尙安得汗我。敵怒。使人疾擊之。乙丑。杭州守臣康允之。奏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朝廷以未得杜充周望報。衆情大駭。集侍從官議。時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議欲上移蹕平江。親督諸將拒敵。緩急則登海舟以避之。宰臣呂頤浩。又同從官。對於便坐。或謂宜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前去。而頤浩請自行。議未決。是午。周望錄到杜充書。謂敵騎至和州。充親督師。詣采石防江。朝廷稍安。然不知建康已陷矣。時又慮敵騎自江黃開南渡。或徑趨衢信以逼行在。乃命中書檢正官傅崧卿。爲浙東防遏使。令募土豪。集鄉兵。以守衢信陸路。崧卿。山陰人。墨卿弟也。丙寅。諜報金人已渡江。從官入對。慮敵騎不測。馳突。請以殿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駕至平江。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爲重。且謂仲荀方自杭來。其兵之老幼未至。易作去計。乃令張俊。兵以次進發。上以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令直學士阮汪藻草詔。朕當移蹕浙西。爲迎敵之計。己巳。上發越州。庚午。至錢清鎮。得杜充奏。大戰江上。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報。敵犯臨安府界。長驅而來。上亟詔回鑾。侍從官。晚對於河次亭上。侍御史趙鼎。以爲衆寡不敵。勢難與戰。且姑避之。左僕射呂頤浩。乃請上航海。時廷臣所論多不同。吏部侍郎御營參贊軍事鄭望之。尤以爲非便。惟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茶密禮曰。若別有策甚善。不然。舍海道將安之。望之。彭城人。密禮。北海人也。頤浩請。令侍從官以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於是郎官以下多留。越亦有徑歸者。初上之在建康也。御史中丞范宗尹言。金人爲國大患。戰之不能勝。禦之不能卻。國已敵矣。兩河

陷沒。陛下駐蹕維揚，敵騎遽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者，其小者不可悉數。大抵所爲皆不成，所向皆不利，豈徒人謀乖刺，實由天意之未回也。苟不能隱忍，願受以紆目前之急，深恐天意不測，別致非常之禍。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也。設若虛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謂無策。然譬人之大病垂絕，投之善藥，但得不死，則徐議補治，陛下誠能側身修行以享天心，發政施仁以從民欲，選將練卒，繕甲儲糧，數年之後，以弱爲強，孰曰不可。則今日之無策，乃爲異日之長策也。至是以宗尹爲參知政事，又以侍御史趙鼎爲中丞，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兩浙宣撫副使，與御營都統制辛企宗並留越州，又以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浙東制置使。癸酉，上出門，時連雨泥淖，吏卒暴露，命兩浙漕臣雷田陳國瑞沿路特設衛士，肉纔有六百斤，炭倍之而已。先是京西制置使程千秋在襄陽，而所降桑仲有衆數千，屯漢水之北，時商賈巨舟無數，載四方之貨，皆列於南岸，以傍府城，舟中多至百人，少亦數十，各有兵械自護，緩急亦能併力禦寇。千秋一日下令欲盡拘之，商賈曰：「此利吾貨也。」中夕悉遁去，說者謂千秋自微藩籬已見失策。又城中統兵官有李忠及號徐大力、曹火星者，三人仲遣人以二馬遺徐曰：「本欲取襄陽而兄在焉，今且去勤王矣。」徐以良甲二報之，千秋怒與敵通，因長至日，諸將列賀，執而誅之。一軍皆憤，奔以告仲，仲曰：「我以兄故不入襄陽，今千秋乃敢殺吾兄，遂回軍攻城。」千秋遣曹火星出戰，又使一將援之，曹曰：「徒撓我軍，政不須爾。」獨與仲戰一晝夜，殺傷相當。黎明，仲盡驅良人各持竹一竿，見城外青竹蔽野，仲軍繼之，曹再戰，遂大敗，仲入據襄陽。

千秋遁去。仲道之不及。王之望說西事曰張浚用程千秋久之又疑其效歷乃以郭永爲檢察軍馬李允既又奪其領宜諸將以故解體遂於敗千秋之庸諷固宣撫處置使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足以敗襄陽然劉浚所以用之正使能者亦未能有功也宣撫處置使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纔數日即出行關陝移環慶帥王似知成都府而以武臣趙哲代之於是參議軍事劉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浚與語大悅拔爲統制官又以其弟小使臣璘領帳前親兵十二月乙亥朔金人犯臨安府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錢塘縣令朱蹕白允之自帶本縣及仁和縣弓手土軍於前路款敵使杭民無逃死計行二十里遇敵騎蹕兩中流矢在右掖至天竺猶能率鄉兵以擊敵後數日遇害蹕安吉人也初鎮江府無守兵獨恃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之軍以爲固時世忠引兵駐江陰而建康潰卒戚方等追城以萬計守臣胡唐老度不能支因撫定之無何方欲犯浙西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戊寅爲方所害己卯上次明州召集海舟甚急先自中春遣監察御史莆田林之平往福建募船千隻至是相繼而至朝廷甚喜參知政事王綯曰豈非天助也上曰亦非偶然辛巳戚方等犯常州守臣周杞守子城以拒賊亟遣統領赤心隊宣朝請郎劉晏出戰遂破之時杜充下諸將潰去多行剽掠獨統制官岳飛屯宜興縣不擾居民晉陵士大夫避寇者皆賴飛以全故時譽翕然稱之壬午上將登海舟只帶親兵三千餘人呂頤浩遂辰詔言精兵萬餘人與此處不同隨駕有衛士張寶譚煥等不欲入海謀作亂因宰執入朝百餘輩噪而前呂頤浩怒詰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衆不得入上遣內侍宣諭衆遂定命中軍都統制辛企宗勒兵捕寶煥輩十七人誅之餘黨分隸諸軍除衛門外盡廢其直趙鼎事寶曰敵

騎使追乃藏登舟以一艘處班直六十人不得過兩口諸班相語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詎於皇城司內侍陳資省不能決令自陳於朝人衆語喧有肆惡言者蓋激於一時非本謀也後數日擒之斬其同 時金人已渡浙江知越州李鄴奏聞甲申宰執早朝上於御袍中出示之乙酉上登舟謀二十餘人

戊子詔六曹百司官吏從便寓於明越温台諸處於是左右御營使司參議官以次皆留時留者有兵

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患皆面無人色此據趙鼎原從錄壬辰宗尹等至明州昨隨崔縱奉使人盧伸自敵中

歸時敵破和州得歸朝官程暉令與伸偕來所攬國書語極不遜既非專使宗尹遂不見之癸巳上次

昌國縣命戶部郎官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言充敗欲引衆趨行在

而路不通矣是晚呂頤浩折商與范宗尹言充在儻真甚的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領兵至明州時已

無船可載俊因納隱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敵丁酉上謂宰執曰昨者朕將御舟楫令從官聚議都

堂鄭望之不肯同衆所論亦未爲通呂頤浩曰望之在假續到不知衆人所對王綯曰崇宣以來大臣專

權不容立異比者會議都堂更相詰難臣不意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讜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

廷之福也上嘗問望之曰苗劉時卿在甚處對曰臣竄在嶺表得之道途臣以爲陛下甚錯上曰何故曰

二兇旣擒陛下不送天獄卻付韓世忠軍中今日在陛下左右者得以面諂耳上又問卿見洪皓三番

國書否望之曰臣無緣得見上命內侍取示之蓋上以望之累使敵中欲使之料敵情也望之未幾資政

而去戊戌金人犯越州帥臣李鄴以城降敵卽渡其家屬先往錢塘鄴鄰兄也旣而鄴坐此亦落資政

殿學士親事官唐寶袖石擊金將烏珠不克死之金人犯明州張俊下令曰天子且巡海道汝輩宜

用命。進者重賞。不進者不貸。癸卯。歲除。敵至城下。倭令統制官劉寶先趨之。戰若不勝。則以兵橫之。既而寶兵少卻。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與之戰。又不勝。寶率兵再進。沂中棄舟登岸。與師中。密等皆死戰。而守臣劉洪道率州兵以射其旁。遂大破之。殺數千人。密。太原人也。金人既破杭州。乃遣人檄秀州令降。守臣程俱言。小邦不敢專。遂解囊入赴平江。宣撫司。又慮見襲。遂率官吏棄城。出保華亭縣。朝廷遂命俱押米綱赴行在。於是同知樞密院宣撫使周望。追俱赴司。幾爲所斬。遂劾之云。朝廷私此一人。遂失億兆之心。士論是之。先是奉使洪皓。自太原至雲中。左副元帥尼雅滿軍前。而奉使王倫亦留在彼。有商人陳忠。因倫從者楊永亨。見倫。密告兩宮太后起居狀。倫遂與皓共以金遺忠。令聞於兩宮。以爲倫輩皆本朝遣來通問。於是兩宮始知建炎中興之實。既而皓爲尼雅滿送於冷山。遂依左監軍烏克紳以居。爲之教子。





# 中興小紀卷八

建炎四年戊戌春正月甲辰朔。上至台州章安鎮駐蹕。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既不能遏敵。又棄越城而遁。其兵多散爲盜。至是來朝。授散官。廣州安置。上以敵騎驚擾。慮隆祐太后徑入閩廣。己酉。詔遣使臣齋書至虔州。尋問艤舟之所。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忠言見駐華亭江灣。願將所部全軍往昇潤。邀金人歸路。盡死一戰。丙午。詔從之。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恭崇禮。太常少卿陳戩。同對於舟中。時扈從泛海者。宰執外。惟此六人。而給事中汪藻。與其餘。皆未至也。戶部侍郎李迨。自明州來。戊申。入見。言張俊在明。爲戰守備。城外民居盡燬之。其意亦欲赴行在也。金烏珠引衆再犯明州。丙辰。浙東制置使張俊率兵禦於高橋。一日戰數合。釐其益兵復來。俊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烏珠遂破明州。屠其城。時提舉明道宮鄭億年。避地山閒。爲金所得。驅以北去。億年居中子也。敵衆以犯犯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時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敗之。敵遂退。初。金萬戶羅索及尼楚赫。與吾叛將折可求。聯衆十萬。圍陝州。時關以東獨陝在焉。寧州觀察使李彥仙。守禦甚備。遇士卒有恩。食既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金亦無食。欲去。有人告以急擊可入。原案本作今從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正。金兵攻之愈急。丁巳。城陷。彥仙巷戰而死。雖民之婦女。猶升屋以瓦擗賊。哭李觀察不輟。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敢西而全陝沒矣。先是宰執臺諫會金龍山寺。范宗尹密語趙鼎曰。

近日諸將姚端等進見太數。所錫極厚。國用窘甚。見上幸一言也。戊午。鼎草奏以聞。上以在四明時。衛士紛擾。盡廢禁直。獨中軍統制辛企宗有兵數千。而端即御營使呂頤浩親兵之將。其衆獨盛。所以優遇之也。己未。夜。大雷雨。庚申。上謂宰執曰。昨雷聲頗厲。晉志以雷發聲非時。爲女主顯權。君弱臣強。四夷兵不制所致。朕與卿等當共脩德以回天也。癸亥。上曰。昨日雷再發聲。今日方二月節。要亦非時也。與晉志所占無異。惟發頻者應速耳。甲子。詔中書舍人李正民往江西問安隆祐太后。仍稱撫諭使。中丞趙鼎薦京官永嘉吳表臣。林季仲。補臺官之闕。季仲避地未至。而表臣先對。是日除監察御史。時聞明州失守。海道可虞。丙寅。上移次温州館頭。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珪之罪。詔罷康珪。仍並落資政殿學士。遂以新復端明殿學士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而參知政事范宗尹。因薦李回。時回以散官居吉州。召復端明殿學士。以爲之貳。戊辰。中丞趙鼎對。因言豫章之極。上曰。太后僅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悉棄之。宮人失一百六十餘人。上又曰。已黜滕康。劉珪。用盧益。李回。替之矣。己巳。上幸水陸寺。侍御臺省官稍集。班列差盛。辛未。詔侍從官僚具金人退與不退。如何措置。及於何處駐蹕。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梗。妨阻客販。浙鹽數少。積壓客鈔。請權以福建鹽通商。仍指還買鹽本錢。卽本路官般官賣。兩不相妨。壬申。詔從之。初。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鹽法。歲以三分爲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於權貨務。給鈔。卽本路受鹽一分。歸漕司。許自買鹽。積於海滄。令上四郡及屬縣般賣。以辦歲計。時商販官般二法並行。靖康擾。商販殆絕。故官悉自鬻。至是。份請行鈔法。而姦民

乘之盜販多矣。金萬戶羅索與其副薩里罕及黑峯等寇鄂州。宣撫處置使張浚遣都統制曲端率兵拒之。一日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薩里罕據高原而陳。羅索與黑峯引衆來犯。爲端所敗。薩里罕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涕泣郎君。旣而敵勢復振。端所部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連戰不利。敵亦引去。二月乙亥。上至溫州江心寺駐蹕。因改曰龍翔。東有小軒。遂曰浴日。皆宸翰書額賜之。詔啓運宮神御於福州奉安。煖惑犯紫微垣。侵相位。癸未。呂頤浩乞解機務不允。知溫州盧知原有治績。詔除右文殿修撰。知原。秉子也。丙戌。知明州劉洪道奏。已復本州。詔明晚移蹕明州。金元帥烏珠尙據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復趨鎮江。恐邀其後。丁亥。烏珠遽引衆殺掠而去。縱火城中。數日方滅。戊子。詔萬壽觀會聖宮。章武殿神御於溫州天慶宮奉安。時右僕射杜充已降敵。而御營副使劉光世猶奏充敗事。未知存亡。光世又言。金人遣兵由湖州攻兩浙。而王玘所統前軍亦潰。韓世忠自浙西上。海甯而去。臣今孤軍駐南康。望遠避賊鋒。俟春暄破之不難。詔光世乘閒擊之。無失機會。及敵退。光世遣統制宣王德躡。其後擒數百人以歸。庚寅。上至溫州。駐蹕州治。先是主管明道宮薛弼。見呂頤浩。謂宜遷蹕入城。且獻策平其直以鬻官產。旣而駕留一月。所費不貲。皆取足於鬻產之直。弼。永嘉人也。王玘引餘軍赴行在。自觀察使降爲防禦使。先是詔募海船百餘隻於福建廣南。獨廣東漕臣趙億所發之船。先諸路而至。福建漕臣祖秀實。魯詹。與權提刑梁澤民共。哀一路經費之餘。得銀八萬兩。上之億。安西人拊之孫。秀實。浦城人。詹。鹽海人。澤民。邵武人也。初。鼎州武陵縣有土豪鍾相者。以左道惑衆。乃結集爲忠。

義民兵。其徒呼相爲老父。士大夫之避地者多依之。相所居村有山曰天子岡。遂卽其處築壘濬濠。以捍賊爲名。且承帥檄。聚衆閱習武藝。時有中州潰兵孔彥舟等擾湖南。詐稱鍾相民兵。相聞之懼。又因其子奪監司之馬於白沙渡。是月相等遂作亂。遠近響應。僭號楚王。改元天載。自補官屬。尋詔湖南北帥司發兵討之。於是鼎之武陵桃源龍陽沅江澧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之松滋公安石首潭之湘陰益陽湘鄉。岳之華容辰之沅陵。諸處皆爲盜區矣。時太常少卿陳猷扈蹕。準詔論時事。其略謂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致敗。今之握兵柄。乘旄鉞。非關冗則卽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敵可破矣。先是知真州向子悉言。昨據本州金帛。皆爲韓世忠所奪。且言杜充以投降而去。麾下兵有走回者。癸巳。上謂中丞趙鼎曰。自聞充之報。不食者累日。蓋非朝廷美事也。乙未。温州奏故右丞許景衡妻胡氏。乞給借所僦官屋。上顧呂頤浩曰。朕卽位以來。執政中張慤最直。頤浩曰。慤未病時。嘗語臣云。惟一許少伊不轉了。少伊景衡字也。臣以景衡累與慤同。宜容意之不忘也。乃詔以官屋賜其家。丙申。以金退。赦諸路烏珠引金衆回至平江府城下。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與守臣湯東野。力不能拒。棄城避之。初。郡人恃望以爲安。敵至欲遁。而舟楫皆爲諸軍所奪。故不能脫。戊戌。敵入城。縱兵焚掠而去。過吳縣。宣撫使統制官陳思恭。以舟師邀於太湖。擊敗之。幾獲烏珠。旣而擢思恭爲御前後軍統制。丁酉。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彈右僕射杜充。乞先罷相。俟得其投降的報。則別議罪。上欲幸平江府。三月丙午。趙鼎言。萬一敵去未遠。或

作回戈之期。何以待之。於是行期稍緩。左僕射呂頤浩奏戶部侍郎葉份言。駕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親可任。漕計極難得人。閒有之又素行不修。上曰。有德者率淳直。或不能辦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爲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在。不可在侍從之列。若藉其才任之於外。亦何不可。是月遷份爲尙書。宣撫措置使張浚奏。大食國進奉珠玉至熙州。已酉。上謂宰執曰。大觀以來。川菜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復措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乃詔浚勿受。量賜以答其意。既而上曰。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自薦。幸與宗作秦帥。比之陝西。見孫渥才優。卽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上語在是月辛酉。今聯書之。時浚聞金人入寇。上浮海東征。亟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金退。乃復還關陝。王之望記西事曰。浚歸自秦亭。士馬甚盛。爲制置使。王擇仁爲節制。步騎十萬。措置浚。上以寧至襄陽。乃舉辭假道而去。擇仁孤軍不敢進。顧於均州。後其將王闢叛。去復潰而亡。於是西帥之東。下者星散盡矣。桑仲知浚畏已。而西帥之易與也。益亡矣。所傳。己未。上詣天慶觀。朝辭九廟。宰執百官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上登舟回鑾。以禮部尙書會懋爲顯謨閣直學士。知洪州。是月。金左監軍達蘭自維州遣泰伊。原名太一。今改正。貝勒玷。原作字董。今改正。等。提兵南下。以援烏珠。因圍楚州。守臣趙立乘城禦之。金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許退保鎮江。績不肯動。金乃至真州。績。金壇人也。時東京雖城守而勢益危。金人更遣河北簽軍肖領聶昌。領衆來攻。留守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夏四月丙午。上至餘姚縣。海舟大不能進。詔易小舟。仍許百官從便先發。癸丑。上至越州。駐蹕州治。烏珠回至鎮江。而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提兵駐揚子江。焦

山以邀之。左僕射呂頤浩請駕幸浙西。下詔親征。以爲先聲。亟命銳兵策應世忠。庶擒烏珠。此一奇也。參知政事王綽亦請遣兵與世忠夾擊。甲申。乃下詔親征。中丞趙鼎以爲平江殘破最酷。人心不樂。是行卽奏曰。臣在溫台。屢言當俟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渡江。然後回蹕。今邊有此舉。必以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以翦除耳。萬一所報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或回戈衝突。何以待之。氣饒信。魔賊未除。王瓊潰軍方熾。陛下遽捨而去。茲乃社稷存亡至危之道也。時臺諫亦皆言之。乃除鼎翰林學士。鼎力辭。改吏部尙書。亦不受。遂復爲中丞。時敵衆百萬。世忠戰士才八千。烏珠遣使與世忠約日合戰。世忠募海船百十艘。進泊金山下。仍立一旂。書姓名於上。敵望見大笑曰。此吾儿上肉耳。世忠預命工鍛鐵相聯爲長綆。貫一大鉤。徧授諸軍之強健者。平旦。敵以千舟噪而前。比合戰。世忠分海船爲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繩。則曳一舟而入。敵不得去。復遣使願還所掠及獻馬五千。世忠不聽。曰。只留下烏珠乃可去。時達喇所遣之兵在儀真。江之南北兩岸皆敵衆。而世忠據中流。與之相持。知揚州張績亦命偏帥控扼要處。與世忠爲援。烏珠閉門不敢出。乃卽城之西南隅。鑿渠三十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潮不應。金之在儀真者。又於城外鑿大渠三十里。屬之江。以通漕。烏珠刑白馬。殺婦人。自刃其額。以祭天。幸風濤之息。使載以逃。世忠謀知之。悉師督戰。而風弱帆緩。我師不利。統制官孫世詢。嚴永吉。死之。所掠金人。又爲奪去。金以輕騎絕江而遁。世忠曰。窮寇勿追。使去。先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來必登此望。我虛實。因遣將蘇德以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遣人於江中望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又出。數

日敵至。果有五騎至龍王廟。廟中之伏。聞聲而出。左騎者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人紅袍白馬。旣墜。乃跳馳而脫。詰二人者。則烏珠也。是舉也。俘獲殺傷甚衆。金所遺輜重山積。又得龍虎大王舟十餘艘。龍虎大王者。乃僞封王爵而監龍虎軍。烏珠之壻也。自主管川陝茶馬趙開。變權茶法。怨詈四起。至是主者以爲合罷。若謂軍費所資。卽乞劄與宣撫使張浚行之。詔下其說。浚不爲之變也。知宣州李光奏。鎮江建康。金人悉已遁去。先是湖北帥司檄本路捉殺官孔彥舟。權副總管。領兵往鼎州捕鍾相。彥舟過澧州。而澧州之民有應相者。乘而攻之。彥舟喪甲。僅以身免。及入鼎。虛復有應相者。遂屠其城。民死十八九。餘悉歸爲兵。時賊勢甚盛。彥舟據城時。出兵與戰。勝負相當。彥舟每得賊黨不殺。惟斷其指及耳鼻。縱之。出曰。汝爺有神。能爲汝續。則復來。相得之。惡其彰己之妄。而養之密室。自是其黨亦生疑心。彥舟乃聚竹爲筏。若將去者。且爲竹籤題云。爺若休時我也休。依舊乘舟向東流。遇獲相黨。則斃其首而遣之。相得籤。喜謂實將避己。彥舟又潛遣人投相。謂之入法。相素自誇。喜人從己。亦受之。至是彥舟乘筏夜渡。而入法之人內應。相敗走。癸未。獲之。并其妻子及僞官。悉匿送行在。詔擢彥舟爲利州觀察使。時宣撫處置使。亦檄彥舟權北湖副總管。辛卯。詔淮浙鹽場已復。昨行福建鈔法可罷之。廣南監司乞罷催稅戶長。依照豐法。村疇三十戶。每科輸差甲頭一名。壬申。詔可。仍推行於諸路。乙未。遠安軍奏。近緣御前後軍統制陳思恭。到州兩日間。軍士竄者四十七人。皆思恭誘去。乃詔宰執召思恭赴都堂約束。中丞趙鼎等交論左僕射呂頤浩之失。乃罷爲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太一宮使。制曰。下吳門之詔。則有失於先時。



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於是參知政事范宗尹、攝行相事。以浙東制置使張俊爲浙西江東制置使。除劉光世、韓世忠外。諸將並受案原文脫略四字節制。令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以所領兵付俊。是月。以戶部侍郎李迨爲江浙諸路發運使。湖寇鍾相雖已敗。而餘黨所在嘯聚。如慈利縣之陳寓信。松滋縣之李合戎。澧陽縣之英宣。各有衆百千。其後亦稍稍撲滅。惟龍陽之楊華、楊廣、楊太。最爲劇盜。太年少。楚人謂幼爲么。故曰楊么。時么之名未著。惟稱華廣。至是知蔡州直龍圖閣程昌禹。彼召以蔡兵三千人。統制官杜湛。統領官邵宏淵。以下自隨。道鼎澧間。撫諭使馮康國以羣盜方盛。乃奏乞留昌禹攝帥事。於是權副總管孔彥舟。引全軍去。昌禹入鼎州。自此每遣杜湛等與賊戰。常獲小捷。五月癸卯。言者謂御舟經由。知明州張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知台州晁公爲。頗務豐華。不免擾民。乞行賞罰。以示好惡。參知政事范宗尹曰。若黜公爲。則温州廬知原。發運使宋輝。皆當貶矣。上曰。只褒汝舟。則好惡自明。如公爲輩。不必皆黜。乃詔汝舟加一官。時諸路盜起。大者至千萬人。朝廷力未能制。范宗尹以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析方鎮以處之。羣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是不攻而自清矣。乃奏曰。昔太祖受禪。與趙普合謀收藩鎮之權。天下晏然無事。一百五十餘年。可謂良法。比年國難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軍力單寡。不可以有爲。此法之敝也。今日救敝之道。當稍復藩鎮之制。況諸郡爲盜所據者。凡十數州。藩鎮之勢。駸駸已成。朝廷雖不爲。人亦自爲之矣。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也。今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

任以屏王室。實今日之當務也。羣臣多以爲不可。宗尹力陳。上亦決意行之。甲辰。知光州吳翊報敵中事宜。庚戌。上謂宰執曰。聞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遣人誘陷東京。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建節。遂召同知樞密。未幾拜相。可謂厚矣。何故至是。王綯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者俗至今必以爲恨。陛下待之既盡。彼自失節。國家何傷焉。詔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令輪修時政記。辛亥。上謂宰執曰。從班極少。卿等當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朕乘輿服御。悉從簡儉。如除一省郎費亦不多。苟得人其利溥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爲執政。方除從官。可爲從官。方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才出矣。上曰。然。上又言神宗選將。必詳攷然後命之。庶必有成。因曰。祖宗多有所傳。家法外人豈得盡知。王綯曰。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壬子。召知成都府盧法原。知泉州諸克家。知洪州胡直孺。並爲尙書。法原吏部。克家工部。直孺刑部。法原不及供職。改知夔州。秉子也。癸丑。御史中丞趙鼎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時宰臣未兼樞密。而同知樞密院周望。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僉書得以專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分亂。至是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參知政事王綯。累章求退。上曰。綯醇儒。嘗爲朕宮僚。事朕始終如一。不欲令遽去。時朝廷聞登萊多積粟。因知海州李彥先遣使至。丁巳。宰執奏欲就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上曰。登萊道梗。今既未能厚恤。乃反責其積粟以輸。行在於理未安。范宗尹等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時占象者言。夜有赤氣蔽天。中又有白氣如練。貫之殿中。侍御史德清沈與求言。此天心仁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且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虔州一朝廷。秦州

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爲詔矣。願敕張浚等止降指揮。勿得爲詔。宋勝非聞居錄曰唐制不經鳳閣鸞臺不浚以知樞密院事爲川陝處置使得旨許便宜行事事多出敕非在朝廷日見之前云某司次述事因占語云奉敕如何未以使銜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較時席益徐俯天不平之指以爲僭勝非曰川土性誇侈意以割子爲不尊故用便宜作動初不思奉又論相天子之職也。願親書所屬意之臣姓名。騰於天地。占而用之。又天子之兵。而劉光世則稱曰太尉兵。願如龍騎虎騎之類。別立軍號。使大將自刺之。代午詔三省條上。初上在明州。諸班直謀亂。已誅其爲首者。自駕還越。上遂廢班直親從。別選御營中軍五百人入直陞巖。然皆烏合之衆。至是宰執奏事。趙鼎留身曰。陛下初卽位。議復祖宗之政。至今未行一二。而祖宗於兵政最爲留意。熙寧崇寧。變亂舊章。獨不敢議改軍政。蓋自藝祖踐祚。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爲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因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衛。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祖宗之法。廢於陛下之手。臣甚惜之。仁宗時親事官謀不軌。直入禁庭。幾成大禍。旣獲而誅。不復窮治。未聞盡棄之也。上悟。仍復舊制。宰執擬以朝奉大夫陳桷爲閩憲。范宗尹曰。桷有文行。本擬郎官。近除郎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不可太多。如呂頤浩純用培克之吏也。沈與求論同知樞密院事周望。宣撫浙西。脫身先遁。避寇。縱兵大掠。致賊破吳門。又擁重兵。坐視臨安之陷。而不赴援。甲子。以望提舉太平觀。與求再論。遂責衡州居住。范宗尹等聚議。欲將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爲鎮。以鎮撫使爲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朝廷。依舊置提舉官。餘監司悉罷。財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置。內知通奉。朝廷

審授。遇軍興許以便宜從事。帥臣不因詔擢，更不除代。如捍寇立功，特許世襲。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便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乙丑，詔以河南孟汝唐四郡授知河南府，擢興楚泗漣水三郡授知楚州，趙立滌濠二郡授知滌州，劉位光黃二郡授知光州，吳翊舒斬二郡授知舒州，李成海淮陽二郡授知海州，李彥先承天長二郡授知承州，薛慶和無爲二郡授知和州，趙霖並爲鎮撫使。旣而成以舒斬叛，徑擾江西。江浙制置使張俊薦統制官岳飛爲通泰鎮撫使，時飛獻金人之俘，上呼譯問得實者八人，付中軍礮之。戊辰，上謂宰執曰：金人頗能言二聖動靜，云今在韓州，又皇后宮人皆無恙，上感動不憚久之。三省言沿江道遠，緩急恐失機會，鄂岳雖係湖北，宜撥屬江南，今欲建三安撫大使，一置司於鄂州，則鄂岳獨袁慶吉南安隸之，一置司於江州，則江洪撫信與國南康臨江建昌隸之，一置司於池州，則建康池饒宣徽太平廣德隸之。建康本帥府，緣近鎮江，而去江州一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間，若置帥於此，則沿江相去甚均，從之。去七百非開居錄曰：時於沿江易置帥，置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並罷。初，金人旣陷山東，左監軍達喇居濱維，而叛臣劉豫在東平，奉之尤謹。達喇嘗有許豫僭立之意，豫使子麟用重寶陰賂監軍左右，求僭立而僞雲中留守高慶裔者，尼雅滿腹心也。乃獻議於尼雅滿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而復立，張邦昌、邦昌廢，遂再有河南之役。自下河南官制不易，風俗亦無所更，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欲循邦昌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尼雅滿於是遣人馳稟金主晟，晟許之。尼雅滿仍命慶裔詢訪河南，求賢人建國，衆未及對，豫鄉人進

士張浹首願立豫。其議遂決。時諸郡迎合敵意。亦共推豫。慶裔歸。尼雅滿復令慶裔馳問豫可否。豫陽辭之。且推前知太原府張孝純。尼雅滿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於是金主晟遣慶裔同知制誥韓昉。以是月立豫於北京。册文略曰。今命爾爲帝國號大齊。世修子禮。永虔貢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改元曰阜昌。豫受册之初。告天祝版。誤書年號爲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祭器。識者知其不久也。金乃以孝純爲豫僞相。送之歸鄉。故奉使宇文虛中贈以詩云。閭里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斑衣。孝純至汶上。而豫已僭立。遂相之。先是官軍之陷賊在北京者。聞豫將至。遂閉門殺金人。豫至。誅其首者數十人。由此豫不居北京。而復歸東平。豫以前宗正丞李孝揚。及前通判濟南府張東。權左右丞。以其弟益爲北京留守。升東平爲東京。以東京爲汴京。南京爲歸德府。尋又移益守汴京。金又以右軍烏珠南寇所降李儁。李鄰。鄒億年等。臣豫。豫命儁守襲慶。鄰守東平。億年爲禮部侍郎。豫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度東平。僭位北京。遂起四郡強壯爲雪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置二衛官。曰翊衛。勳衛。以有官人。或其家世有官者爲之。此據劉豫傳及張匯所記。匯言九月九日立豫。而豫傳乃五月戊申。豫傳所記差詳。今從之。民或醉酒嫚豫云。汝何人。要作官家。又滄州進士邢希戴上言。乞遣使密通江南。豫皆斬之。是月。以吏部侍郎蔡崇禮兼權直學士院。六月壬申。上謂宰執曰。卿等譏萬俟詠者否。必是小人。昨其親戚奏求遷兩官。朕已擲之矣。對曰。實如聖諭。張守因奏詠工小詞。嘗爲大晟府撰樂章。以得官者也。初。周望宣撫兩浙。請以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守平江府。及望敗。東野自劾。而言者亦攻之。癸酉。詔東野落職。依舊知平江。言者以本朝分

兩府而兵權盡付樞密。比又置御營使司。是政出於三也。望罷是司。而諸將處以軍職。提兵如故。甲戌。詔御營使司併歸樞密院爲機速房。仍令宰相兼知樞密院事。大理少卿王衣上殿奏事。丙子。上謂宰執曰。衣似淳樸。治獄既要盡情。又不可慘刻。以傳致其罪。如衣尙須平允。范宗尹曰。人多稱其長者。張守曰。衣雖法科。然議刑頗近厚。己卯。詔浙西帥臣於鎮江府置司。其臨安府罷兼帥職。庚辰。又詔以德安復漢陽三郡授知德安府陳規。荆南歸峽荆門公安五郡授知荆南府解潛。鼎澧二郡授知鼎州程昌禹。金均房三郡授知金州范之才。襄陽鄧隨郢四郡授知襄陽府陳求道。淮寧潁昌二郡授知淮寧府馮長寧。並爲鎮撫使之才。雍孫也。求道在襄陽。旣而有劇盜劉忠號白氍笠者。擁衆來犯。求道禦之。戰敗。爲賊所害。又長寧在淮寧。亦不能守。以其地降於劉豫。後長寧至豫。所勸其行十一稅法。僞授戶部侍郎。初。孔彥舟權湖北總管。移檄本路提舉官曾幾。求鹽以給軍食。本司官屬懼。請予之以紓禍。幾拒之。不與。旣而昌禹復欲得鹽。幾曰。使吾畏死。則鹽彥舟矣。亦不與。幾懣弟也。壬午。宰執擬前淮東提舉官潘良貴爲湖南提刑。詔可。上因曰。良貴頃爲諫官。與袁植皆勸朕誅殺。祖宗以來未嘗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於天下。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諍之職。尤不當以此導人主也。丙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爲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太尉劉光世爲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每路置參議。各一員。是後諸路皆有之。此據徐度時光世獲到敵俘。號簽軍者。謂此不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後日叛去。或爲鄉導。己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未嘗好殺。彼皆吾民。朕不能保之。

不幸陷金。逸爲敵用。其本心可憫。張守曰。若散隸諸軍。豈能遽叛。上曰。然。守曰。陛下好生如此。天人必助。信順實爲中興之基也。先是醫官開州團練使王繼先。遇登極。特許不轉防禦。換武功大夫。給事中富直柔封還錄黃。謂侍醫當還本色官。何與武功。宜借名器。以勵戰士。三省亦奏。伎術官法不許換前班。上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功。彼未嘗請。皆朕意耳。直柔抗論不撓。朕當屈意從之。甲午。詔寢前命。於是范宗尹等退。而嘆曰。上從善如轉圜。中興之業。其庶幾乎。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者衆。廩粟不豐。今秋成可期。宜及時儲蓄。乃詔委諸賂漕巨廣東。令褚宗諤糴十五萬石。福建令魯詹糴十萬石。各運至漳泉福州。仍以所部年額上供爲本錢。詹。嘉興人也。己亥。又詔宋輝糴之浙西。給銀十萬兩。度牒直十萬緡。運至華亭縣。徐康國糴之浙東。又給銀十萬兩。屬郡錢非茶鹽及朝廷寄椿者。如經制折帛。贍學之類。皆許爲糴本。衛葵運至越州。越温台皆卽其地儲之。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妄取。及所在州妄發與之者。皆從軍法。戶部尙書葉份嘗言。人主以清心省事爲本。以節用愛人爲先。凡無名之費。不急之務。皆所當去。至是言者謂份買宗女爲妾。下吏鞫之。乃份爲都司時同舍郎有姓同者。誤以爲份也。事雖白。份亦求去。乃除龍圖閣學士知泉州。金右監軍烏珠回江北。屯於六合縣。時左監軍達蘭在山東。遣人謂烏珠入寇無功。令止於淮東。候秋高相會。再寇江南。烏珠以前日渡江之事爲恥。會聞王師將出陝右。因西往應之。留渤海萬。托戶卜嘉等軍於淮東。以待達蘭。通泰鎮撫使岳飛統兵捕劇賊成方。至是方始就招安。

## 中興小紀卷九

建炎四年秋七月時已除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建康府路大帥甲辰宰執擬提舉太平觀劉洪道爲參議官上曰不可是又欲與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尙遲今先令洪道往池陽措置防江上乃許之因曰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人且頤浩爲相當收天下人材而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張守曰立賢無方正爲此耳旣而頤浩過闕見上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似聞已渡淮北去然敵情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於岸下是必爲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臣仰料聖駕萬一避寇不過如永嘉及閩中耳望鑒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爲二項以頓江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今冬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趣文登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趣彭城以撼鄆濮蓋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暑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在人主能察方去冬金人分三路追襲廷臣皆以航海爲非惟陛下斷而必行故至今帖然無虞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近臣有獻計者必參以行事而驗其是非則人不難知矣此陳蕃所謂成敗之機在察言也願留聖意丙午右諫議大夫黎確言陛下念劉光世之功穹資峻秩舉無所吝今又與舊相並命爲大帥處以鎮江光世乃預擇便地自安而委郡政於添倅陛下聖斷不從尙遷



延未行。公議憤之。詔以章示光世。確。邵武人也。辛亥。右僕射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緝岳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於事君失節。而能用飛。亦有知人之明也。新肇慶府鈐轄曾納者。初以貢獻得官。後因忤梁師成。以至編置籍沒。上憐其無辜。令宰執與一差遣。而言者乃謂納因請託得之。戊午。上曰。朕何嘗有此。可亟罷前命。使中外曉然。趙鼎曰。納已除鈐轄。猶上言乞郡不已。乃詔并鈐轄罷之。知平江府湯東野乞祠。乙丑。上謂宰執曰。向聞趙鼎言東野與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繁劇。不可處獻納之地。范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於東野。張守曰。二人皆能辦事。而允之不擾。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擾之理。己巳。禮部尙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嘗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禱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沖。見寓衢州。乞給札令沖投進。許之。初。河北賊鄺瓌等五萬人來降。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靳養。往招納之。又饒信間有妖寇王念經等。聚衆數萬。光世亦命統制官王德。同蹇。總兵致討。德涉彭蠡。道出饒州。羣盜劉文舜攻城甚急。守臣連南夫馳書求救。德引兵歷壘而陣。賊舍兵請降。時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護迎隆祐太后過撫州。勸德進兵。德遂抵貴溪。一鼓而擒念經。是月。獻俘行在。道君自韓州徙居五國城。金人請道君減去隨行官吏。道君力懇之。不從。乃詔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憂樂固當同之。但事屬他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官吏皆呼號而出。宗室亦不許隨行。惟孝鸞嫡孫有奕等六人從焉。五國貝勒巴克塔原字並八哥打今改正下。通事慶哥。詐傳巴克塔之言。求北珠。道君與之。他日事發。巴克塔欲殺慶哥。遣人審覆。道君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皆手加於額。

太子烏拉罕原名幹滿徽遣人奉書求內侍兩輩。道君不悅。曰：誰肯往者？然忤太子不可不遣。乃遣王佃、陳思正。且復書曰：二人自汴京隨至此。艱苦萬狀。望優容之。時開府劉光世以公事移牒六曹。八月甲戌。詔新江州鈐轄張忠彥聽朱勝非節制。上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爲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兇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毅與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人。亦懼怯。不能有爲。故人以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也。先是江西湖南北路正賦外。多別科米。則有正耗補欠和糴解面等。自一石輸及五六石。錢則有大禮。免夫綱。夫贍軍等。自一緡輸及七八緡。吏緣爲姦。其名曰新復調。丁壯把隘脩寨。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民不堪命。則據險結黨。抗拒縣官。旣免征徭之苦。且獲擄掠之利。故多去爲盜。至是勝非上疏極論。而宗尹未嘗歷州縣。不甚知民疾痛。但降旨依畧降赦令而已。參知政事謝克家請日輸從官一員。以前代及本朝之關治體者具兩事進入。庶禱聖學。從之。命侍臣進故事自此始。旣而吏部侍郎直學士院蔡崇禮乞止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詔翰林學士兩員如前詔。丁丑。詔故言官常安民、江公望皆抗節直詞。觸權姦之怒。擯斥至死。可並贈諫議大夫。仍召安民子同赴行在。隆祐太后自江西回。庚辰。上出行宮門外。迎之。初。侍御史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頗難之。旣而戶部侍郎季陵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眞賢實能。量付以事。責功補過。雖蔡京、王黼、張邦昌之所主者。亦不以一嘗廢其終身。詔臺諫勿復以言。遂勝朝堂。至是與求同右諫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列。以爲自古豈有禁臺諫不得言者。且不應勝表臣、永嘉人也。上命撤之。

宗尹請坐三章行出曰。臣唯是之從。何敢固執。與求再論。陵承望宰執風旨。有變朱成黑。指鹿為馬之語。宗尹請去。上令張守諭旨留之。幸已上批略曰。陵為侍從。乃乞用一時罪戾之人。使箝臺諫。不得言。可罷與外祠。與求乞顯黜。獻言者其論為當。至云變朱成黑。指鹿為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職。與郡遂以與求為直龍圖閣。知台州。初宣撫制置使張浚復歸秦州。至是以敵衆猶在淮甸。恐復擾東南。欲分撓其兵勢。故陝西獻計者。多以擊敵為便。浚召都統制曲端等問之。端曰。原平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師未嘗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可以大舉。統制官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為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關輔之勢。可以徐圖。諸將恥於不武。莫肯出言。參議官劉子羽爭之。以為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願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張浚丁巳澠州錄曰。浚奉使川陝。日上謂曰。陝西士馬彫弊。勢非後雖退師。金四太子者。猶於淮西駐軍。浚與參議官劉子羽議曰。今度敵勢必再犯江南。儲事有不可。天下後世罪人矣。勢當傳檄舉兵。以為率制子羽。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此。兵非五年訓練。事有不可。生不測。吾儕奈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不可。得乎。子羽之議。遂塞此事。外人不及知。諸浚輟舉。且歸罪。子羽為多。先是端驍得志而驕。自白店原之敗。少沮。參議官王庶乘此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棗州。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等諸州。竊管陝西人。特端為命。及為庶譖而貶。軍情頗不悅。王之望四事記曰。張浚至陝西。頗易置諸帥。臣極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端盛。加以雖昧於知人。短於用兵。而潛儲篇讀有志於天下。古人不能過也。復果斷敢為諸將亦莫敢榮。榮曲端者。初為五路統制。拜威武將軍。與金人角。更勝。送負西人。以為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奪其兵。榮曲端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癸未。復永興軍。金人大懼。急調右監軍烏珠自京西。令星馳至陝右。與

萬戶羅索等會而浚亦割五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於耀州。以與金戰。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令權緝宰執班。今後奏事取旨。時同權知三省樞密院李回。護六宮在道尙未至。而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扈從先還。乃乞獨太后所過秋稅。丙戌。宰執奏夏稅已放。若更免秋稅。恐州縣經費有闕。卻至橫斂。上愀然曰。常賦外橫斂及贓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贓吏罪未嘗未減。自今雖未欲誅杖脊流之。不可貸也。金左監軍達蘭。自維州引衆寇淮東。又欲南渡。議者將復爲海道之行。范宗尹以爲危事。不可再蹈。頻年浮海。則遠近離心。大事去矣。上以爲然。乃詔金兵見於真揚。出沒恐不測。南渡。令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往鎮江。分兵以備江岸。及會淮南諸鎮。併力擊之。盧益上疏言。民困乞頌霽澤。戊子。曲赦饒信二州。承州鎮撫使薛慶。故爲盜時。嘗掠於通泰。及作守。則重稅往來。民甚怨之。承楚相距。有樊梁等三湖。縣二百里。饒魚稻菱蒲之利。賊張敵萬往來其中。衆致數萬。旁郡被害。慶與敵萬通和。承州賦入城者多得達。楚州鎮撫使趙立。不與敵萬通。故楚獨受苦。絕賦入路。由是乏食。夏中米價承二百。楚五百。以敵萬賦入路爲厚薄也。至是。金攻揚州。急鎮撫使郭仲威求撥鄰鎮。慶走救之。戰敗而死。楚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己丑。樞密院奏。仲威兵力不加。僉書院事趙鼎。欲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往救之。俊曰。金方濟師。達蘭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暮。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敵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

爲養寇自豐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復力辭。乃詔通泰鎮撫使岳飛率兵，腹背掩擊。又令浙西大帥劉光世遣兵渡江爲援。趙鼎事實曰：時諫官亦乞題光世亦欲渡江一屬官有異意遂已臣嘗以書抵光世曰：參謀諸君久在幕府必能諷諭固不可輕舉妄動貽朝廷憂亦豈可坐視不救滋長敵勢上曰：諫諸將常如是鼎曰：若其屬時以言警之彼必自籌畫矣又曰：臣待罪本兵不能遣一將何以副其餘陛下有虞憲宗任使之明而臣無杜黃裳協贊之助因力求去。辛卯，建州范汝爲者，粗知書，其諸父以盜販爲事，而號黑龍黑虎者，尤善格鬪，羣不逞附焉。每數百人，負鹽橫行州境，官不能捕。有選人建陽江鍾老矣，郡守謂鍾有謀，使鍾令甌寧以圖二范，未幾果擒之，皆斃於獄。其徒無所歸，復依汝爲。一日，因刃傷人至死，遂作亂。七月，時方艱食，飢民從之者甚衆。州兵戰敗，賊勢滋盛。癸巳，詔福建帥臣徽猷關待制欽縣程邁遣兵討之。言者論前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珪，昨聞警報，了無憂國之心，使太后乘流涉險，爲敵騎所迫，望行竄逐。乙未，詔康、珪居衡州，並居住。言者又論資政殿學士盧益迎奉太后歸行在，所至背擾，亦降兩官。時右正言吳表臣復論帶御器械潘永思，特與益深交，擅作威福，恣行貪饕。上詔罷之。且曰：永思無狀，朕未嘗假以事權，幸執請除一差遣。上曰：未可。且罷祿以困之。庶知悔過。朕於戚里未嘗私以恩。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召。張才人兄弟皆小官，卿等所知，益陰結永思，非端人也。先是，州縣繫囚多以盜販茶鹽及通官物數雖少而連逮甚衆，獄不速決，致有死者。實傷和氣。九月壬寅，乃詔諸路提刑司將實犯罪者早結，絕干繫者先放。上曰：不惟州縣如此，大理獄亦多淹然。朕以一二事付寺，至今未了。大凡罪當笞杖徒流，或至於死，法有等差，而久繫於獄，是重其罪者也。可呼獄官戒諭之。甲辰，皇后鄭氏崩於五國城。

其後太后曰時越州秋試官宋愈陳協所出策問語多尙諛愈以爲宰相今得王佐協以爲兩場今已時  
鑿知爲此日時越州秋試官宋愈陳協所出策問語多尙諛愈以爲宰相今得王佐協以爲兩場今已時  
若於是言者謂陛下駐蹕海隅會稽實同首善之地而試官全不體國以詢良圖乃爲進身計因言獻諫  
如此是崇觀政宣之風到今未殄爲國大累乞略賜懲之亦望陛下惡佞之意不減於責張咨時也庚戌  
詔愈協各罰銅十斤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正自蔡京王黼用事有請堂求部闕者雖已注人  
亦奪而與之甚者部有佳闕且密獻之遂至堂選混淆爲塞士之患朝廷今已灼見斯弊望明戒吏部長  
貳如堂中取闕並不得報庶幾網紀復振癸丑詔吏部遵守乙卯罷中書門下檢正官丙辰詔左右司  
郎官依舊復置四員有王師吳者寄嵐軍人上書誑誕惑衆戊午詔送鄰州編管上曰朕大開言路檢  
鼓進狀日關覽聽言有可採至命以官其或不嘗雖斥朕躬亦置不問至於惑衆不免禁止宜以此意曉  
諭士民己未內降御厨官潘績特令再任庚申宰執奏績乃添差不應再任須特旨再添差一次上恐人  
得以援例遂擬前命宣撫制置使張浚以熙河經略使劉錫爲都統制與逕原經略使劉錡秦鳳經略  
使孫渥環慶經略使趙哲及諸將各率所部兵會於耀州錫錡仲威子也浚進駐邠州於是知鳳翔府兼  
權永興路總管吳玠與秦鳳提刑郭浩皆言敵鋒方銳當且分守其地犄角相救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  
諸軍行至富平縣錫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  
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乃詐立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櫜金金將羅索曰  
彼終給我也癸亥羅索擁兵驟至與柴囊土藉葦平行進薄五營錫等與之戰錡身率將士殺敵頗衆勝

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無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敵乘勝而前。於是陝西人情大震。浙西大帥劉光世解到降羌。詔分隸五軍。乙丑。三省言陛下推赤心置其腹中。固盛德事。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家前日招納。已蹈郭欽江統所論之失。今日不可不思魏徵所爭議者。以爲戒也。乃令諸軍常察之。先是光世畏敵騎之衆。不能援揚楚。止遣統制官王德鄴瓊。將輕兵趣承州。時淮西乏食。諸將多猶豫不進。獨海州鎮撫使李彥先。以兵至淮岸。金人攻其衆。彥焉。真揚鎮撫使郭仲威。兵屯天長。掠往來之人。以自給。德等至承州。有兩校不應命。斬之。通泰鎮撫使岳飛。亦屯三墩。爲援。至是金急攻楚州。鎮撫使趙立中。礮死。城遂陷。而朝廷尙未知也。時金留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特吾有以待之可也。乃乞詔州縣。各爲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敵至。卽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爲敵不來。而爲陛下拔人材。脩政事。密院常爲敵見侵。而爲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卽兩得之上。曰。卿等能如此。朕復何憂。忽有諜報謂敵衆引舟自漕渠而南。行在震擾。鼎謂宗尹曰。不速動。恐復有維揚之變。宗尹曰。今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會稽則可。鼎曰。相公定道著。李回曰。丞相之言。差強人意。此據范宗尹趙鼎事實參纂被召人朝散大夫毛隨言。案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房心。宋亳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柳建。留於張。其分實河洛之墟。故武王定鼎。而周公迄營成周。今年冬。歲星當躔於斗牛吳越之會。蓋與商周之事略同。天其或者將厭亂而興宋乎。金不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自治。今宜保天險。

脩戰備。權宜定都。不爲輕動。以係四方之觀聽。則士氣日壯。隨江山人也。冬十月。初建州軍賊作過。時將官曹維纒到任。而浙西提刑趙哲。招撫賊衆。劾維之罪。又衢之開化縣最僻。叛將苗劉所不到。縣令范璜。乃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有勞。政京秩。至是言者論之。庚午朔。並寃實改正。先是兩浙漕臣李承造言。嚴秀二州守倅及漕司官吏。催科預辦。乞行推賞。詔二州守倅各轉一官。癸酉。言者謂恐此例一開。則州縣之吏。以亟辦相勉。若嚴秀成命。既行。不欲追寢。卽漕司官吏。更不推賞。詔從之。是日。諫官論監司體量滅裂等事。上喜謂宰執曰。近來臺諫官。日有章疏。未嘗放過一事。范宗尹曰。陛下開廣言路。是以人得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責授中奉大夫余深。昨因渡江。赦復還鄉里。至是遇郊禮。乞奏薦在法。應責降而官品高者取裁。丙子。宰執奏深乃蔡京死黨。乞勿令奏薦。詔從之。上因曰。如蔡卞真所謂姦邪。比閱王球家所收御製鵝鴿賦。京卞皆賦於其後。卞賦盛言繼述哲宗之志。屏斥元祐黨人。因致斯瑞。且後苑叢茂。珍禽翔集。乃其常事。太平時不無緣飾。而其言若此。豈非姦邪也耶。范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良。皆卞之力。謝克家曰。卞之險險。過於京也。言者論防海利害。有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大略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徑至。勢難枝梧。又出沒示疑。牽制王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所可慮者此也。冒涉洪濤。敵衆方病。乘其未定。易以進擊。又或爲風阻。咫尺不前。海道回曲。加以泥濘。其隙易乘。不足畏者此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弗畏。今莫若委之沿海巡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甲申。詔從之。是日。宰執奏諫官有疏。乞詔劉光世渡江。解楚州之圍。上



曰趙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過之。遂以手札賜光世。趣令渡江。辛卯。詔故中書侍郎張慤忠實剛毅。乃心王室。其子瑜久已服除。宜與差遣。是月。贈故執政耿南仲爲觀文殿學士。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開軍潰自郿州。退保秦州。而金侵軼未已。浚復退保興州。斬敗將趙哲以徇。陝右兵各散歸本路。諸帥皆寓治它所。知鳳翔府吳玠收秦鳳餘兵。閉大散關以斷敵騎來路。統制官關師古收熙河餘兵以保岷鞏。知秦州孫渥收涇原餘兵於階成鳳三州。以捍蜀口。旣而大散關又不守。浚惟有親兵千餘人實從。或建策徙治夔州。參議官劉子羽曰。若東走夔州。則與關中血脈不相通矣。今當且留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浚乃止。遂令子羽以單騎至秦亭。分遣腹心召諸亡將。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忽聞子羽至。諸將悉來。浚檄玠與提刑郭浩收拾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方據險列柵守之。而賊已抵原下矣。浚於是又退保利州。或謂吳玠漢中扼蜀口。宜屯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敵知我有備。乃引去。王之望四事記曰。張浚之戰於崑平也。金人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敵知我有備。乃引去。亦畏之。然浚喜功名。銳於進取。而幕下多川南官不練兵。事欲決勝負於一舉。以至於。是遂走興州。又退走關中。陝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皆爲漢兵所破矣。前宰相杜充降金。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尼雅滿。不之禮。久乃令知相州。時巨寇李成據江湖十餘州。衆號百萬。與羣盜合。謀造文書符檄以動州縣。江東大帥呂頤浩欲之池州治所。而成遣其黨馬進圍江州。於是頤浩駐兵饒州。會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浩乃請惟忠同解江州之圍。合一萬五千人。自饒乘舟趣南康軍。十一月庚子朔。遂復南康。師浩遣統制官巨師古引兵往江州。幾至城下。遇伏。爲賊所敗。賊衆三萬。乘勝至南康。與官軍

慶戰。誦浩惟忠以衆渡江避之。陣於北溪洲。癸卯。詔元祐故臣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而遭權貶斥。未獲昭雪。可各贈太師。追封魯宣許三國公。其餘黨籍。令有司具名。取旨褒贈。上欲除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爲節度使。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趙鼎格詔。遂再乞罷。甲辰。鼎以本職提舉洞霄宮。鼎既去。上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若必行前命。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議論於天下後世也。上感悟。乃止。前御史中丞秦檜自敵中歸。時朝士多疑之。惟右僕射范宗尹及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力薦其忠。丙午。檜入對。仍進其所與金將達蘭書。有直祕閣李允文者。盧陽人。初受辟於宣撫處置司。時諸路潰兵。彙集於湖北之境。復辟允文知鄂州。兼節制兵馬。如張用、曹成、馬友、李宏皆劇盜。亦頗爲之用。又李成方擾江西。故允文得以自恣。一切便宜從事。邀留上供網運。且遣其屬孫濟、耿棧。用軍法脅取州縣物以千萬計。知鄂州袁植條其姦狀。復置以聞。爲允文所得。亟遣兵執植至鄂。丁未。沈於江而殺之。戊申。上謂宰執曰。秦檜忠樸可用。朕昨爲之喜而不寐。蓋聞二聖諸后起居。而又得一佳士也。范宗尹曰。檜在沙漠四年。昨至都堂議事。氣不少衰。李回曰。檜舊會除資政殿學士。可以經筵留之。上曰。未須如此。遂除禮部尚書。以春官事簡也。張守曰。陛下獎檜如此。可以風厲多士。上又以檜初歸用乏。賜之銀絹各二百。朱勝非開居錄曰。秦檜自京城去。已殺金人達蘭。郎君任用。濟南金爲取千緡。贈其行。檜之初歸。自言殺金人之監已者。楚州金遣舟送歸。檜王仲山瑋也。別業在舟來歸。然全家同舟。饑亦無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以御史中丞富直柔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建賊范汝爲、衆益盛。官軍多失利。庚戌。詔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將兵一萬討之。企宗入

闕不敢進。而駐於邵武軍。尋以金宗爲福建制置使。初漕臣魯詹謂漕於統制本不相屬。公事移牒。遂失其意。及金宗陞制置。督軍需甚急。且促詹至其軍。人危之。詹見金宗言邵武見糧未乏。乃責漕臣輓他州以取贏。某不敢愛死。恐終非制置利耳。金宗不能屈。知湖口縣孫咸以賊罪抵死。壬子詔貸命。諱之上謂宰執曰。祖宗時賊吏有杖朝堂者。諱之尙爲寬典。又曰。自今賊吏須與痛懲。庶幾可革久弊。謝克家曰。聖訓及此。吏知所畏矣。乙卯詔改樞密院幹辦官爲計議官。初右正言吳表臣以趙鼎薦爲臺官。至是乞補外。戊午上謂宰執曰。羣臣之進雖多。因大臣薦引。若臺諫朕豈不能辨其賢否。而表臣用意黨私。朕何賴焉。范宗尹曰。呂頤浩罷相。所薦人多被彈擊。臣力懇陛下保全之。正欲革此也。乃除表臣直祕閣典郡。江東大帥呂頤浩奏李成兵衆。此所以敗。請益兵以討之。甲子上謂宰執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不能及。但失於輕進。今兵旣少。須令持重。乃詔神武前軍都統制王夔引全軍萬人助之。范宗尹曰。頤浩欲更得韓世忠兵爲助。上曰。敵騎尙在江北。世忠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衆跨江。正以敵方南寇朝廷。不遽遣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則成破膽矣。上曰。朕決須親往。但敵騎稍北。遣世忠先行。朕總兵臨之。仍以賞招攜其衆。則成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衆。富直柔曰。聖斷如此。天下大幸。乃詔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令寄儲信上。起居郎丹陽洪擬曰。審如是。則遷蹕之議決矣。舍四通五達之郡。而趨偏方下邑。道理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道壅隔。非漕輓之便。輕棄二浙。失煮海之利。非策也。因極論之。議由是寢。先是趙哲旣誅死。陝西漕臣權慶帥孫恂。又斬敗軍統領官喬

澤、張忠等時統制官慕容洵北風會編繫年守慶陽懼將及已洵乃本路熟戶其族甚大遂首以城叛進  
 攻環州宣撫處置使張浚檄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劉錡以兵解圍錡至環州與洵相拒金以輕兵破渭  
 州次潘原縣錡留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捍洵親率精銳赴渭州而城已陷錡退屯瓦亭中孚與其弟統  
 領官中彥送款降賊彥琪以餘兵遁歸古原州中孚等又引金人劫降之中孚彥琪皆自羈管中起以為  
 將而叛錡至花石峽統制官趙彬又劫其軍與金帛降金彬乃書生嘗為曲端館客其人尤桀黠金進犯  
 秦州秦無帥又犯熙河總管劉惟輔死之統制官俱重亦降於金金由秦鳳還趙彬引之圍慶州守將楊  
 可弁以城降於是五路相繼悉陷張浚以中孚彥琪皆恭州流入曲端心腹其降也端必知其情而參謀  
 官王庶譖端不已時人多上書為端訴冤浚亦畏其得衆心乃送於恭州獄逼而殺之然議者以為無辜  
 其後追復賓州觀察使諡壯愍制略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悉還舊秩申責美名制辭李誼作  
 王之望四事記曰張浚之敗於富平也人皆歸咎於曲端也既不能御之不若殺之天下無一曲端未  
 以病死關西人以此益非一日得志遂其廢辱之德一檢是川陝非朝廷有也然則雖殺之可也議者與浚未  
 必憾才端而不死於非人主而不能有尺寸功蜀之士人貽書詞詆者不可勝數浚皆優容之或有金帛  
 操天下富強之地權倚人主而不能有尺寸功蜀之士人貽書詞詆者不可勝數浚皆優容之或有金帛  
 之賜其去陝西而至於房陵也亦有詔六言詩於傳舍者又有從而就之者皆執罵難堪之詞湖寇楊華  
 浚見之命籠以碧紗且書於其後謂中其病此其所以獨當一面而累年雖敗而不亡者耶

等一日乘舡至鼎州城下聲言乞招安鎮撫使程禹募孔目官劉醇持檄以往醇登舟而賊斷其首鼓  
 棹東去十二月先是金西元帥府密遣人馳諭諸路令同一日大索西河之民辛未金境州縣皆閉門  
 及拘行旅於道至癸酉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面為官字鎮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

或驅於韃靼諸國以易馬。蓋既立僞齊，以舊河爲界，恐陷敵者逃歸豫地故耳。是時父母夫婦皆星散，號哭之聲滿路，死於非命者無數。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雅滿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民罹此患，甚於兵毒矣。又中原之民，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於途。尼雅滿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城外。建康大帥呂頤浩奏討李成軍。乙亥，上謂宰執曰：金退，當使諸將併力擊成，成敗則諸寇自歸矣。范宗尹曰：誠如聖訓。樞密院都承旨闕，上令宰執具人數。甲申，乃擬那煥、辛道宗、蓋公佐。上曰：煥係戚里，朕不欲令任朝廷差遣。次乃道宗，但不甚知兵。道宗時爲後軍都統制，遂除副都承旨。於是給事中陳戩言：道宗不當除，不報。浙西大帥劉光世探報敵不渡江。辛卯，上謂宰執曰：敵不渡江，天意可見。朕嘗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李成將馬進圍江州，未解。右僕射范宗尹請命大將致討，上從之。乙未，以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江南招討使，仍詔在宣撫使之下，制置使之上。乃令前軍統制王玘、後軍統制陳思恭、與通泰鎮撫使岳飛皆隸於俊。以會要及范宗尹事實參纂舊制川陝買馬及三千匹，卽轉一官。故有一任轉數官者。主管茶馬趙開，以爲濫，乃奏用馬到京實數，若斃於道則有罰，立爲定格。是冬買馬踰二萬匹，而茶引收錢一百七十餘萬緡。初，福建制置使辛企宗駐兵邵武，距賊洞二百餘里。時遣兵攻賊，率爲所敗。邵武有選人施達者，嘗爲穎上教官，以策干企宗，辟充募勇，而達反爲賊游說，欲得招安。時監司亦以招安爲便，朝廷乃遣承議郎鄧弼、迪功郎陸棠同往招之。弼、棠皆建安人，賊黨葉鐵者恃其勇，未卽聽命，惟汝爲募得官，亦懼大軍繼至，雖

受招安而不肯散其徒。於是授汝爲關門祗候。民兵統領。以鐵副之。鐵改名徹。乃就命。嚮棠爲措置民兵寨柵官。



# 中興小紀卷十

紹興元年辛亥春正月己亥朔詔改元。癸卯上謂宰執曰張浚短於知人所用多浮薄妄作李回曰浚行倉猝故不暇詳擇上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用人豈可不審也尙書省言鄂岳道遠合撥還湖北其江南仍舊分爲東西路東路以池州西路以江州爲帥府戊申詔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充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主管開門宋錢孫早事潘邸爲內知客至是親筆轉橫行一官上曰錢孫稍習朝儀而法非橫行不使知開門故與進一官朕藩邸人人皆與外任蓋恐其請託或紊朝政惟錢孫姑留之甲子上曰天下事非一二書可勝又曰治亂安危固有天命亦必修人事以應之若人事不至而專聽天命固無是理二月辛未詔和州鎮撫使趙霖以屯田法養兵已卯宰執奏乞候就緒日優與推恩上曰此不須行凡以賞行法則吏必慕賞而不恤擾民俟其成功朝廷自賞之可也范宗尹曰此非臣等愚慮所及當如聖訓初皇祐明堂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眞考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園丘從祀至是上取法仁宗欲舉行之癸未詔將來明堂一遵元祐之制建炎初權罷祕書省丙戌復置監少監承郎著作郎佐郎各一員校書正字各二員以直祕閣程俱爲少監俱開化人也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燾軍至饒州江東大帥呂頤浩乃趣左蠡下柴其地在饒池之境會淮南水軍統制官崔增有衆八千頤浩以書招置麾下



令瓚同增與賊戰於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勝至江州城下，而守臣以糧盡已棄城去矣。賊魁李成據城而處，又遣其黨馬進南犯筠袁，而招討使張俊大軍五萬由江西路已至南昌。辛卯，詔頤浩與俊協力攻賊，毋失機會。於是頤浩言權湖北總管孔彥舟，昨勦滅鍾相，師律甚嚴。因又詔彥舟統兵，亦至筠袁掩捕。癸巳，詔侍從臺諫官條上弭盜之術、遏金之策，與夫豐財強兵之要。朕當虛己而力行之。於是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承詔言，略曰：臣昨扈蹕永嘉，陛下賜以條對，臣謂所急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時亦頗蒙採納。臣區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陳之。今之諸將，爵祿極而家貲盈，習成驕而無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視，誰復奮然請行？或迫之不得已而行，則必過有邀求，朝廷爲之詘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能爲國立功者哉？臣有三說：一曰示之以法，夫君之於將帥，刑賞未嘗偏廢，豈有獨恩無威，覆然不治如今日之甚者？謂國難未已，方藉此曹以爲腹心，若不孜孜拊循，誰肯前死？此言是也。臣所謂以法治之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必有人爲任其責。唐李祐縛吳元濟，其功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自言膽落於溫御史，臣竊聞今諸將雖驕，亦尙畏法，使知朝廷有人，小過不貸，則惡意不復萌於胸中矣。二曰運之以權，君之於將，必有得其要領，而後使之心畏而心服。唐杜黃裳令高崇文將兵討蜀，然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乃使人謂之曰：君不奮命者，當以漼代崇文，盡力縛賊以獻。陛下於平居時亦嘗察其好惡，如以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三曰別之以分，唐太宗所與謀者，房杜而已，英衛之徒則不得而與也。上然之。時有司方以財賈爲憂，而大鑿明堂，已下詔矣。江南招討使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今大敵在前，國勢

不立請停大禮。悉以其費佐軍。仍督諸將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靈。繼志述事。孰大於此。至桐廬人也。初桑仲據襄陽。纔兩月。有盜張莽蕩者。引衆來攻。仲遣其將李橫拒之。橫高密人。本黃河歸兵。以勇自負。莽蕩爲橫所敗而去。是後羣盜皆畏仲。不敢犯其境。仲跨有鄧隨郢等數州。益無所憚。旣兵四出。久之野無所掠。其軍絕食。乃以人爲糧。每遇打請。則全隊撥男女給之。至自食其愛妾。於是襄民殲焉。然仲性頗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即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以故能服其下。至是有衆號二十萬。而無食。仲自知不可以久。長驅西上。有吞蜀之志。先遣橫攻金州。金房鎮撫使王彥與參謀官續。盡策以數千乘拒險。拒之。橫敗走。彥追至竹山縣。橫據房州。彥合諸統兵官。韋知幾等軍二萬以備之。旣而復與戰於房。橫連敗。乃還襄陽。止之。然西事。記曰。張浚之東下。而復西也。或謂非桑仲之長。有詔不能入蜀者。亦其時。右僕射范宗尹念其鄉國被禍之酷。請赦仲罪。遂以仲爲鄧隨郢州鎮撫使。非開居錄曰。范宗尹以其兄宗禮在桑仲軍中。故授仲襄陽鄧隨郢州均房等郡鎮撫使。地大。人衆。稍爲患。又王錄亦言。仲授襄陽鎮撫使。今據汪藻外制。乃鄧隨郢三州。而襄陽不在其數。合依汪藻制辭。仲分橫屯鄧州。又令別將霍明屯郢州。明嘗爲中都親事官。性尤嗜殺。初仲結義兄弟九人。橫明皆其一也。三月辛丑。宰執奏事。李回曰。江上渡軍有獲舟者。上顧秦檜曰。卿在軍中。備知此亦常事。軍行無不損者。如出軍一萬元。未見敵而回校未出之數。已減數百。要是兵真不得已之事。稍得已。不如戡兵之愈也。辛亥詔。諸路閒田甚多。百姓慮將來租役。且乏牛種。遂不敢耕。彌望荒蕪。今遣官則慮成搔擾。若立法又土俗不同。宜俾守令各以所宜措畫。或官耕或予民。或假貸以取贏。或召募以共利。凡百施設。朝廷並

不牽制。唯在簡而可行。公私兼濟。候秋成覆實。其有效者。當擢以不次。如古循吏。入爲公卿。次猶增秩。賜金。或怠惰因循。視爲文具。亦必按其罪以懲不恪。饒路安撫司奏。昨有楊文貴者。作過。募土人捕殺。依乞元許推賞。戊午。上謂宰執曰。朝廷事急時。多許人賞典。事平則不能如所許與之。甚不可也。范宗尹曰。當以此爲戒。己未。張俊捷報至。上謂宰執曰。李成雖號數萬。其實皆吾民被擄。若設賞募人擒成。餘皆不問。所活多矣。秦檜曰。只此心便可以破賊。張守曰。若降赦書體尤正。非若遣使之比。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豈可削弱。祖宗基業宏固。偶遭戎寇。故劉豫李成輩跋扈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離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須一統乃已。宗尹曰。君臣脩德。以次圖之。甲子。乃詔除李成不赦外。餘並許出首。先是。上聞捷曰。兵旣精。又治器械。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粗足。上曰。可令軍器所足之。財固當惜。但合用處亦難吝也。是日。詔樞密副都承旨辛道宗。與外任上謂宰執曰。近者從官條對。以爲辛氏兄弟擅權市恩。朕未深信。至爲福建提刑柳斌乞章服。始信人言之不謬。朕鑒往者羣小。侵紊朝政。求章服雖小事。漸不可長。范宗尹以下共奏。外議稱慝。服上之英斷。是月。召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爲翰林學士。時有司議明堂配祀。疑於嚴父之文。不克時定。禮部郎官江都王居正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嚙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並及於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爲誦祖進父。而神宗亦

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配考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爲宗廟。獨躋則患無明文。並配則同輪饗。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宜奉太祖太宗配。上是其議。是春金左監軍遼蘭引衆攻秦州。水寨張敵萬。爲敵萬所敗。擒其糧萬戶布拉。原名不剌。今改正。殺五千餘衆。初契丹之亡也。其族有大石林牙。佛頂林牙者。竄於漢北。據曷董城以自立。至是金右副元帥尼雅滿在雲中欲圖之。雲中距曷董三千里。而右都監余都乃本土人。知其巢穴。於是尼雅滿遣余都將女真及燕雲漢軍二萬往攻之。然不付以契丹兵。且留其妻子。蓋疑之也。又起燕雲及河東夫負糧隨去。蓋金自用兵以來。驅民征役。民不憚者。往時有擄掠。無戰鬪。計其從軍之費及回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則寇淮。西則寇川。有戰鬪。無擄掠。生還者少。而得不償費。民始爲患。故漢北之行。人不勝其苦矣。是春詔分鄂岳潭衡永道彬桂陽八郡爲湖東路。安撫置司於鄂。分鼎澧辰沅靖合邵金武岡九郡爲湖西路。安撫置司於鼎。初。湖南帥臣向子諲既罷去。以本路漕臣賈收權帥事。有節制兵馬。以寧者。開封人。因宣撫處置使司所辟。徑來潭州令駐軍。未幾鼎澧鎮撫使孔彥舟引兵擊以寧逐之。有詔起子諲復帥湖南。而羣盜馬友自江北趨潭。子諲欲得人。以利害說友。令受招安。前戶部郎官致仕賀允中適在郡境。乃爲子諲見友。說之曰。宋祚更興。足下正宜立功名。何自棄於此。自古有盜賊而壽終者乎。友心動。改容謝允中。卒不犯城而退。子諲乃撤友其擊彥舟敗之。又宜章土寇李冬至。方擾縣境。而益陽有吳錫者。提精兵數千屯本縣。告邵州守臣魏舜臣乞糧不得。錫以兵趨邵。舜臣懼而走。於是子諲遣人招錫。錫忻然歸附。遂遣錫討

冬至減之時分路詔下。子誣方欲之鄂。而劇寇曹成擁衆數萬。自江北掠湖南。屯於攸縣。時鼎之諸縣大半爲賊所據。賦入絕少。米貴。升直二千。而養蔡兵。頗衆。軍糧屢竭。有五日纔給糯米一斛。軍人鬻妻子以自活。至是。鼎守程昌禹兼湖西帥。卽調兵糧於屬郡。事急。上聞得報。不及爲諸司所劾。又水陸道阻。民力頗爲之困。夏四月庚辰。隆祐太后崩。詔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於是討論冊禮。上諭宰執曰。太后失位於紹聖。其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雖事出大臣。恐天下不能戶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在人心。自陛下推崇四海。忻悅前後之廢。實由章惇蔡京。非二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爲不可。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決。則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宗尹因論宰相非其人。則人主不難骨肉不能相倚。如明皇相李林甫。以刑措受賞。上曰。明皇相姚宋而治。相林甫而亂。明皇在天寶。比開元時。如兩人所爲。宗尹曰。誠如此。富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爲當亦不尤。哲廟與上皇。願陛下無復疑之。旣而禮部郎官王居正。以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及尊稱。恭惟太后蚤備宸極。蒙垢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已復爲元祐皇后。則上皇受命欽聖。獻肅皇后。復冢婦之意甚明。崇寧初。權臣悖禮。顧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于靖康變放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格沮之意。告於天地宗廟可也。遂不果冊。金左監軍達蘭。自爲張敵萬所敗。其氣挫折。又馬災多死。是月遂歸河北。休兵於宿遷縣。時渤海萬戶托下嘉。亦北歸。過淮揚。與知軍張煥。飲於舟中。因語及劉豫僭立事。托下嘉歎曰。某契丹之大臣。渤海之大姓。初金人見招許開。

國遼東。累載從軍。披堅執銳。今雖一郡之守。亦不可得。豫山東郡守。勢孤而降。乃當是任。豈不負我哉。漢孝純猶子也。五月丙子。真揚鎮撫使郭仲威。擅補官。謀與劉豫連和。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渡江。誘而擒之。癸丑。詔斬仲威於平江府。將佐本非同謀。皆釋其罪。自建炎初。罷大府寺。至是復置。丞一員。既而加三員。後又復置長貳。復置長貳在四年五月李成既敗。江西大帥朱勝非。以是月入江州城。而賊猶據江北不退。勝非與之對壘。又虔州有寇。而吉州李亨仁者。與虔寇相交。通勝非。遣辯士彭世範。誘亨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民稍還業。先是九江被禍最酷。異於他處。勝非奏。臣被詔赴任。來自桂嶺。至衡州境。有屋無人。至潭州境。有屋無壁。至袁州境。則人屋俱無。良民可憫。陛下幸降寬詔。獨其奇擾。招降首領。量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則江西之亂。庶可指日平也。不然。爲盜者益衆。勢必南軼湖廣。皆不得全矣。以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爲翰林學士。江東大元帥呂頤浩。自左蠡班師。回饒州時。帳下兵不滿萬。而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渡江寇諸縣。進犯僑境。郡人大恐。統制官閻皋者。頤浩之愛將也。方捕鞫盜胡江於臨川。走檄呼之。皋已招到江等在路。星馳以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皆令聽皋節制。端軍爲左。邦弼軍爲右。皋將中軍。頤浩自畫戰圖授之。繼出城五里。而賊先鋒已至。前軍將張守忠失利。琪恃其衆。直犯中軍。皋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橫尸滿路。賊又遣精銳爲水軍。分道而進。頤浩自將水軍禦之。賊敗走。溺死者不可勝計。金有皇姪摩哩郎君。原名沒立。即君。今改正。下同。與其別將鄂拉札哈。原名烏魯折合。今改正。下同。數萬衆。分兩道入寇。摩哩自鳳翔。鄂拉札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皆

會時知鳳翔府吳玠與弟統領官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和尚原之上。朝間隔絕。軍備匱乏。將士家屬往往陷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官陳遠猷入白。玠與璘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爲備益力。已而鄂拉札哈先期而至。陣於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鄂拉札哈大敗。由它道遁去。摩哩力攻箭箐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兩軍卒不相合。初水賊邵清擾通秦。有大小戰船三千餘。至是抵太平州城下。詔浙西大帥劉光世討之。賊又犯江陰軍。及崇明鎮。遂爲光世兵所圍。勢蹙。乃降。宣州駐劄韓世清者。故嘗爲盜。有衆五千。朝廷旣招安之。令屯宣州。而世清復招亡命至萬五千人。月費錢十萬緡。米五千石。頗凌州縣。時江東大帥呂頤浩言世清可疑。上曰。頤浩之言亦不爲無理。防其可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倬奏邵清解圍而劉光世乃謂因其招安。清之去恐或因光世。然倬之守城亦自當賞。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矣。范宗尹等曰。謹遵聖訓。韓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恐其去。至畫象祠之時。呂頤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擊琪破之。頤浩以世清壞其事。故不樂徽人。羅汝楫在言路。嘗欲爲世清辯白而未果。今敷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徽人。知其事。嘗親與克言之。初詔諸路轉運司類試進士。專委提刑司差官。至是言者慮有私。請望於帥臣漕憲中。擇文學之臣總其事。甲戌。乃詔江東差帥臣呂頤浩。江西差帥臣朱勝非。兩浙差憲臣施炯。福建差帥臣程迺。荆湖差漕臣孫綬。廣東差帥臣趙存誠。廣西差漕臣王次翁。川陝令張浚。於逐路選之。荆晉陵人。綬。須城人。存誠。高密人。次翁。歷城人也。時將葬隆祐太后。已得地於越州之寶山。證慈禪院。議者欲稱園陵。以直寶文閣曾紆爲修奉官。紆言。上不日恢復。

中原奉隆祐歸。此但攢宮耳。當先正名。朝論是之。乃以同知樞密院李回爲總護使。而有司復援異時園陵之制。給事中陳戩上疏。以謂陛下念太后保祐之勞。社稷之勳。務急追崇。而有司觀望。禮或失當。中外切疑。他日歸祔泰陵。復用何禮耶。且外總護使。司以大臣爲之。而頓遞修奉之類。各設其所。內有大都監。以闕寺爲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異其名。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資。且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爲姦。騷動州縣。又泥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銀錫。而有司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之本意乎。於是一切鑄省。壬午。昭慈獻烈皇后掩攢宮。初。舊相吳敏方謫居涪州。范宗尹薦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殿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敏既受新命。暫駐司桂州。以便宜起永州流人馬擴爲本司都統制兼諮議軍事。旣而擴與參謀官范直方不協。辭去。初。鄂州李允文殺袁植。江東大帥呂頤浩。即奏其事。植有愛將袁袞。詣行在。擊登聞鼓訟冤。而臺臣繼亦論列。參知政事張守素與植厚。乃啓上密諭。招討使張俊令收允文。俊旣破李成。即與統制官陳思恭謀。思恭言。允文兵亦衆。須以計取。有前三省樞密院屬官汪若海者。歛縣人。被罪責英州。行至臨川。允文以書招之。至是。招討司參議官湯東野引若海謁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若海曰。說與俱來。而招討誅之。則若海爲賣友。俊曰。某以百口保之。若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旣破李成。欲移戈指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制非朝命而殺袁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



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衆。揄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使張樞密。既相辟。必爲君白於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爲強。彼見事成。既破。皆已喪魂。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軍東下。因檄若海。併招張用。亦以衆俱來。於是俊執允文。歸行在詔付大理寺。旣而遂正典刑。贈植直龍圖閣。復若海承務郎。時俊得允文與用之衆。軍勢益盛矣。時以張用爲舒蘄鎮撫使。江西大帥朱勝非極言其不可。并論處置乖方之狀。又乞歸帥司於洪州。且言陛下志在撥亂。事須務實。乃可圖功。不當徇虛名。又謂安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實。不及一小邑。其辭切直。皆類此。時資政殿學士王綸。刑部尙書胡直孺。並兼侍讀。中書舍人胡交脩。兼侍講。一日。上賜經筵官扇。皆取杜甫詩句。親書與之。於綸則曰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直孺則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交脩則曰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蓋上之光寵儒臣如此。

## 中興小紀卷十一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是歲當祀明堂。文武有合轉官者。右僕射范宗尹。以爲多所僥倖。乃建言論崇親政。宜以來濫賞。而參知政事秦檜力贊之。壬寅。上謂宰執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每以此事議。及上皇聖德。時吏部侍郎高衛主右選。上疏詆之。乃詔先罷武臣討論。既而同知樞密院李回自言。宜和問。任詞臣以校正御前文籍轉官。恐是濫賞。乞削秩罷政。上曰。人君留意文籍。命臣下校正。有勞轉官。豈與濫賞同科。顧謂宗尹曰。且如卿等以功轉官。若與小人同一劄目。亦自難處。宗尹力奏。此事如回者無幾。其它亦不足惜。遂詔侍從及館職兼領校正者罷。既而上批大臣討論亦罷。大意以爲不欲歸過君父。敏恕士夫而宗尹堅謂可行。卽日求出。於是秦檜復以此事擠宗尹。而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罪狀二十。宗尹力請解政。癸亥。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謂執政曰。宗尹既去。惟王侯萬格。以刻薄附會討論事。招致人言。當罷。此外宜置勿論。恐分朋植黨。非國家之福。皆曰。此陛下盛德也。侯華陽人格。鄱陽人。時並爲都司。未幾。宗尹落職。初詔敕令所以嘉祐。敕與政和。敕對脩。命工部侍郎韓胄等詳定。至是脩成。敕令格式。八月戊辰。提舉官參知政事張守上之。胄。忠彥孫也。先是諫官韓璜論堂吏俞宗适。滑浩二人預討論事。浩已罷職。璜言執政不當。比宗适而不問。是日執政奏事。富直柔曰。臣聞宗适誠不預。言者誤聽。秦檜曰。吏承行文書。不必罪之。李回曰。如罪兩都司。彼自無詞。上曰。爾都司殊刻薄。爲朝廷建議。須有

忠厚之風。張守等仰贊聖訓。於是不罪。適再以浩送吏部。初靖康京城圍急。胡唐老時爲殿中侍御史。言萬一不守。則本支俱覆。聞康邸至。破相聞。爲民所留。此天意也。請建爲大元帥。領兵入援。至是其弟吏部郎官世將。繳唐老劄子。且爲之請諡。壬申。上謂執政曰。當時事亦偶然。何功之有。於是張守等退。而嘆曰。大哉王言。內侍楊公恕自斂。嘗在潛邸。欲求差遣。執政擬與兵馬都監。上曰。以潛邸恩。與一都監。亦不爲僥倖。但其人難使之近民。富直柔曰。近有任鈞者。至密院。干差遣。陛下知其爲人否。上曰。鈞乃珪之子。尤狠愎。豈可任使。此輩稍不循理。朕不欲使之在左右。於是執政退而悚服。參知政事張守薦舊相。清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之才可用。詔復官。提舉洞霄宮。癸酉。伯彥復觀文殿學士。除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旣而左司諫韓璜論伯彥不可用。詔罷之。依舊提舉洞霄宮。上曰。治天下爲公。朕安得而私也。於是參知政事秦檜退。而仰服聖訓。時沈與求再歸。言路中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材。視宰相出處爲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中書省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公道置帥之意。庚辰。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爲帥府。癸未。執政奏劉光世繳到劉豫僞詔。詔尾乃其子僞左相銜也。上曰。可見豫褊陋。李回曰。藝祖卽位。用范質。王溥。皆數年而後代。以趙普。秦檜。因曰。帝王自有受命之符。陛下靖康初。爲生靈請行。此卽受命之符。正所謂保民而王者也。時揆席久虛。秦檜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己亥。中書門下省言。文臣舊法。曾分有無出身。帶左右守。若賊罪則悉去。

左右庶有所別。今欲復舊。詔從之。仁宗嘗親篆明堂及飛白門榜。壬寅。上謂宰執曰。行宮殿小。難以模說。已別書六字。第以嗣天子臣名恭書。代孝子嗣皇帝親禮。蓋以祀天爲主也。秦檜等曰。以祀天爲主。深合禮意。有條令所小使臣楊球者。被旨召試。待御史沈與求言。陛下復祖宗故事。間詔四方豪俊。令中書策試。而用之於臺省館閣。皆極一時之選。今球乃預其列。不知薦者爲誰。望罷球。使歸右選。詔從之。甲寅。上曰。朕以眇躬。獲主大器。位居九祀。而王室益微。念茲永懷。慘若焚灼。比因崇祀明堂。投誠上帝。冀獲悔禍。以雪神人之恥。而赦文夸大。殊拂朕心。又除呂頤浩制首爲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言。徒使四方諂於有識。可與外任。於是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以顯謨閣待制。與郡而去。江南招討使張俊言。承務郎汪若海。說李允文有功。乞充本司幹辦官。丙辰。上以問宰執。呂頤浩曰。若海頃與何大圭。以語言交鬪。滕康。劉珪。致二人和。遂有兵火之變。皆編置嶺外。尙未放還。上曰。若容在軍中。恐後爲累。後有罪者。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以諛俊也。於是頤浩等疎服聖訓。戶部侍郎孟庚。進尙書。時江湖上供錢糧久虧。而羣盜尙聚。己未。詔庚爲宣諭制置使。詔近降赦恩。慮州縣奉行不虔。委逐路提刑親行體訪。務令實惠及民。若所載寬恤事。或有未盡。亦令監司條上。初。李成之黨李粵。爲成計謀。至是張俊獲粵。而成勢盛。將殘黨遁居順昌。詔淮蔡二鎮掩殺。成遂奔僞齊。餘衆趙瑞等降。言者謂洛爲國西宅。而翟興於僅存之地。萬死一生。率師謹寢陵。戰屢獲捷。粗自立基。望錫軍名。使知國家倦倦不忘之意。壬午。詔名忠護軍。吏部郎官廖剛言。因江南探報事宜。頗致懷慮。羣臣每以維揚之事爲戒。無敢任其責者。

臣謂動靜之間。在審其緩急而已。料今歲敵勢分。必無南渡之事。望姑寬聖念。以慰天下。臣所陳下策。正如李孝子操瞑眩之藥。厥疾已瘳。則無所用矣。初翰林學士汪藻言。自元符以來。至建炎。並無日曆。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至是除藻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詔領日曆如故。金左監軍達蘭大憾之。案繫年要錄左監軍昌自宿遷北歸過東平劉豫不出迎昌怒責之此文敘述未明盡卻所獻之物而去。豫遣僞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數日乃回。達蘭至郟州。遷其民而出。仍許只攜行李。其錢穀之類皆留。遂以郟城爲元帥府。先是建炎末。敵方南牧。有朝奉郎趙俊者。宋城人居城北。或勸其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耳。死生命也。逃將安之。時劉豫以俊爲虞部郎官。俊經疾不受。豫不能強。凡文字不肯用豫僭號。但書甲子。未幾卒。時有武功大夫蘇易。緣守奉化縣界。轉一官。於是中書舍人程俱言。武功大夫轉入橫行。則官益以輕。其害尤大。祖宗之法。武臣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係磨勘。卽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皆時旨而受。故元豐官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祿官。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政和間。改武官稱爲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案原鈔本此句脫誤今據宋史程俱傳改此當時有司不習典故。率意而改。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且文臣庶官。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爲大夫以來。常調官轉爲橫行者。不可勝數。其弊已極。而他人莫能言也。冬十月乙丑。以新除給事中兼侍講洪擬爲吏部尚書。言者謂擬未嘗歷州縣。擬請外。遂除龍圖閣待制。知温州。言者以爲近差甲頭催稅。其害又甚於保長。戊辰。戶部奏甲頭於三十戶輸差。初無高下。而大保長乃有力。可以倚仗。

詔從之。初，金右監軍烏珠駐兵於熙河秦雍。至是，乃移寨，欲窺蜀。宣撫處置使張浚，令陝西都統制吳玠、於鳳翔府之和尙原先處戰地，誘致其來。烏珠乃引衆十餘萬，造浮橋於寶雞縣，渡渭來攻。玠遣統制官吳玠、雷仲，率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繁密如雨。金稍卻，則以奇兵旁擊，斷其糧道。又劫破金寨。乙亥，與金戰。凡三十餘陣，烏珠中箭而遁，俘其將英格貝勒。原名羊哥，今改正。及隊領三百，甲兵八百，殺敵衆橫屍滿野，是役也。烏珠往返萬里，始末三年，其衆之損者，險半。皆呻吟扶攜以歸。烏珠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道由平陽府，守臣蕭慶以三馬奉之。於是北歸燕山。王之驛四事，記曰：張一平據和尙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敵軍，殺其將帥，人多經不翼，夫吳玠之敗，賴吳玠獨全。可知然敵若不敗，則今日無四川矣。故陝西之敗，皆浚爲之，然而金人不能取蜀，亦其用玠之力也。乙酉，宰執言郭仲荀初除管軍，例得閑職。上曰：祖宗待三衛之厚如此，當直柔曰：祖宗時三衛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人，蓋有深意。上曰：參用戚里，固祖宗法。然礙處亦多，恐不可用。於是宰執退而歎曰：此言可以爲後世法。丁亥，宰執奏有司勘到偽造告身事，連知開門事潘永思。上曰：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於是令罷閑職就逮。秦檜退而嘆聖德曰：卓哉此舉。初，工部侍郎韓肖胄在都司時，嘗言國以兵強，兵以食爲本。宜理淮南以修農事，則轉輸可省。遂命屯田郎官置局建康，行屯田之法於兩淮。上又親書趙充國傳，刻石摹本，賜諸將以厲之。於是荆南鎮撫使解潛，於部內五郡屯田。且辟直祕閣宗綱爲措置官。而公安知縣孫倚，率先辦集。詔加兩秩。旣而言者復請江之南岸亦與屯田。戊子，江西大帥李回又言：江州赤地千里，望依浙浙委監司與營田，並從之。初，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及諸縣良家子。

弟號曰義士。以縣令爲軍正。而武勇知邊事者副之。尺籍伍符。皆如舊制。軍聲甚振。至是宣撫司上其狀。  
甲申。庶自待制爲徽猷閣直學士。呂大麟見開禧日王庶立義士其法甚妙紹興初嘗平大猷丁後兵甲三丁取二丁與免月下物力錢二百千每五十人爲一隊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十萬每遇州校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賊則令尉使與政秩今川口義士尙衆皆庶倡 己丑。吏部郎官廖剛言。臣前所獻幸閩之說。姑備一時之急耳。國家艱難。極則必反。今乃圖新之時。故經營建康。殆不可緩。歲晚固所未暇。俟有機會可乘。當親擁六師。往爲固守之計。彼敵雖黠。詎能妄意吾之虛實而輒窺也哉。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臣聞劉豫在齊。魏閩省徭薄賦。專務姑息。招徠人士。誘以僞官。安知其不圖吾根本地乎。要當出其不意而徙居焉。亦先事制人之道也。尋除剛起居舍人。剛又言。伏見陛下詳延儒臣。探撫故實。爲說以進。而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好學矣。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汲汲皇皇。是其用心亦必有在矣。且援孟子所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與大學之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陛下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福羣生也。初。建寇范汝爲未平。而本路制置使辛企宗。握兵玩寇。一路騷然。詔以大理少卿朱宗爲本路漕臣。宗。仙游人。絳子也。宗入對言。民困無聊。弄兵以延一旦之命。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以此事付臣。可毋戰而平也。上詔宗行。而企宗方議募兵。檄取錢糧數多。宗遣書責之曰。公擁兵彌年。州縣餽餉費百萬。而責取未已。民在溝壑矣。公爲則自爲之。初。詔企宗放散汝爲之黨。企宗乃奏汝爲乞於福州就糧。不遵聖旨。遂詔企宗措畫。而企宗怯懦不能制賊。反屯其衆於建之城外。上乃擢吏部郎官胡世將爲監察御史。往福建撫諭。世將既至。言

汝爲懷反側，猶肆剽掠，而招撫官謝嚮、陸棠、顧與賊通，亟捕嚮、棠，與制置司屬官施達付獄。又樞密院計議官沙縣張致遠，請歸鄉，因白宰執，乞遣兵討之，而知福州程邁亦請改命將臣，又是時曹成、馬友有衆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山東賊白晝笠劉忠者，嘗與烏珠戰，頡頏而南，自歸其額，號花面賊。據潭之白綿山，號爲最強。左僕射呂頤浩建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十一月戊戌，乃詔參知政事孟庚爲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太尉武城感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台溫路先往福建，次赴餘路，仍罷企宗，以其軍隸韓世忠。庚遂辟致遠充隨軍機幕，既而世將奏謝嚮、陸棠及施達皆械送行在，嚮、棠死於路，達得以歸罪二人，止從輕典，送遠郡羈管，中途逸去，後改名宜生，竄入僞境。詔紹興府餽運顏艱，難以久駐，可移輝臨安府。初，景靈宮萬壽觀會昌宮、章武殿神御並在溫州，甲辰，詔差內侍岑望充提點官，凡有時又迎奉太廟神主，亦令內侍省選官主管，仍罷提點官鄭士彥，別命郎官一員赴溫州充提點官。凡有事移隸州縣，並申提點官，其主管官毋得輒行。初，萬壽觀有章獻皇后用黃金所鑄真宗像及后像，既而上曰：置金像外，方人所側目，若不取入，是誨爲盜也。因愀然謂宰執曰：朕播遷至此，不能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聖語在明年閏四月今聯書之先是淮南賊張琪，旣爲統制官閻泉等所敗，其黨姚興、王悅引所部詣統制官巨師古降，琪西走，追擒之，送行在。己巳，戮於市。初，常州府臣周杞坐殘虐敗官，是夏大旱，上御邇英閣，問所以致旱之由，給事中胡交修爲中書舍人，對曰：此殆杞佚罰，遂以杞屬吏至是獄具。甲寅，上曰：當官者小過未有害，惟濫刑爲當懲，聞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朕自聽



斷若任情殺人豈不可乎。願非理耳。於是宰執將順望德退而記之以垂訓萬世。時杞謂交修讒已乃上書告其罪。詔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州按驗。反覆窮究。交修無所挂。然羣從亦多抵罪。蒙歷城人也。初詔左僕射呂頤浩復相。而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與司諫韓璜及神武中軍統制官辛永宗兄弟見上多言呂頤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求言直柔與璜等結爲朋黨。丙辰罷直柔爲提舉洞霄宮而璜等亦皆黜去。初復江淮等路發運使以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爲之。邦彥開而傲。士論不與。至是呂頤浩又薦邦彥爲兵部尙書。初選人永嘉婁寅亮嘗陳宗社大計深契上意。已與改官。至是以爲監察御史。制略曰爾上書論事慮國則深。既遷一官朕意未足。中書舍人程俱辭也。宣撫使孟庚總大軍道由温州守臣龍圖閣待制洪擬趣庚赴援。庚怒於饋餉外命擬亟輜師。輜已卽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謂且不可測。擬卽借封樁錢用之事已自劾。詔書獎其知變加秩一等。金人僉軍之法以家業高下定之者曰家戶軍。以人數多寡定之者曰人丁軍。謂家戶者不以人數。稱人丁者不以家業。時雲中有陳氏姑婦持其產簿訴於右副元帥尼雅滿。謂父子俱已陣亡。願盡納產。乞免充軍。左監軍烏克紳怒其沮法。贊尼雅滿誅之。於是國人皆怨。而尼雅滿又禁諸路之民不得擅去鄉里。凡出必先告官。給番漢守公牘。然後可行。左監軍達蘭請尼雅滿謂西路之軍有解鹽可贖。而東路無之。乞割齊境滄州鹽場以贖其用。蓋達蘭怒劉豫不拜。欲奪其利。而尼雅滿乃專權。茫豫故不之許。然達蘭自此憾豫深矣。初呂頤浩帥江東置司池州。既召入。令知池州劉洪道攝帥事。是月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爲安撫大使。始還帥府。

於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他郡，夢得至，乃奏移宣州駐劄。韓世忠一軍屯建康，追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巨師古、閻皋分守要害，而世清尚未至也。於是夢得召集流民，稍稍復業，商販亦通。時羣盜蜂起，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一日謂其門人楊訓者曰：昔寇起燕山，則關中河北可避，及入關河，則淮南漢南可避，今至湖外，惟二廣耳。又焉保二廣之無寇也。至此可謂窮矣，只得存心以聽命。訓問曰：存心如何？安國曰：行善而莫爲惡耳。十二月丙寅，詔依祖宗故事，置樞密都承旨一員，以兩制爲之。建寇范汝爲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州城，監司守宰以下皆遁去。賊將葉徹往犯南劍州，先是制置司撥統制官任士安一軍駐城西，賊至未肯力戰。守臣張覺獨率州兵出拒，射徹死而退賊。覺侯官人也，覺知士安方懼無功，卽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覺曰：早晚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曰文臣、武果，引衆聲復父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偕戰，賊大敗，汝爲自此益挫。庚午，詔略曰：聞汝爲嘯聚日久，今再遣師，剪除其從，有能執汝爲請命者，當受重賞，其餘咸赦除之。上因諭宰執曰：若不許其自新，何以示好生之德。秦檜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唯仁則能好生而配天地，以守其位也。旣退，呂頤浩請記以爲訓，時宣撫使司軍已次福州，於是孟瑛留福，而韓世忠總兵趣建。知福州程邁謂世忠曰：賊銳宜少休，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時賊於正南路植巨木爲鹿角，及設陷馬坑，以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由小路徑至鳳凰山，繞出賊背，范汝爲震怖，以謂從天而下，於是列寨以環其城，賊夜遣衆劫寨，戰敗而走。

丁丑。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悉爲剽掠。有甚於賊。願賜丁寧。乃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無擾。樞密院察大將統制。統領官以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初。宣撫處置使張浚。移軍閩州。令參議軍事劉子羽於關外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戊子。宰執奏浚居閩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言。臣初至行朝。見論浚者紛紛可駭。願陛下保全。使得安迹。萬一有功。實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也。上因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利多害少。皆可爲。如前年航海。一板之外。便爲不測。使感於浮言。遂巡不決。豈不敗事。於是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尙原捷報已至。乃相與歎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此。願恐人臣不才。無以稱任使耳。旣而浚以功除定國軍節度使。職仍舊。壬辰。吏部尙書胡直孺卒。鄧隨鄧鎮撫使桑仲。雖已受朝命。而猶恃兵衆。再圍取金州。是冬。復引衆攻房州。金均房鎮撫使王彥。與戰於青林間。又大敗之。建炎初。詔西外宗司居高郵軍。南外宗司居鎮江府。及渡江以來。遷徙不常。是年。西外宗居福州。南外宗居泉州。其後兩宗學各置教官。如諸州例云。時金左監軍達蘭居祈州。而其衆尙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攜貳之。乃以金銀銅爲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金人則燕饑而遺之。未幾。踵至。得衆數萬。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初。五路旣陷。金人悉割以屬僞齊。金以陝西重地。自右監軍烏珠敗走。都統羅索病死。而忠護軍翟興屯伊陽山。又知鳳翔府吳玠見保和尙原。右副元帥尼雅滿欲囚人。心。遂以女真萬戶薩里罕爲經略。駐兵鳳翔府以守之。

## 中興小紀卷十二

紹興二年。壬子。歲在壬子。春正月甲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待制以下各舉一人。但學業優長。不拘已仕未仕。詔略曰。祖宗以來。百餘年間。嘗以是科。獲致豪俊。朕方求才以濟艱難之運。尙期得人。遠追前烈。庶無愧於斯焉。劇寇曹成。擁潭帥向子諲。見在道州。而荆湖宣撫使吳敏。尙未率師度嶺。於是右文殿修撰胡安國。貽書於敏。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追前軍。進由昭賀。以通春陵。北檄韓京。自衡移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度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使司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追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濟於溝壑矣。未幾。成送子諲歸。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城。辛丑夜。賊稍怠。官軍梯而上城。遂破殺賊衆一萬餘人。賊將葉諒。以一軍徑走邵武。范汝爲竄入回源洞。自縊死。世忠遣兵追捕。并賊驍將張雄等。皆擒戮之。初。世忠意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觀文殿學士李綱。綱因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師還。父老送之。請爲建生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壬寅。上幸浙西。壬子。以侍御史沈與求爲中丞。與求以軍儲窘乏。首陳屯田利害。爲集議二卷。上之。又以禁衛單寡。乃言陛下將圖大舉。則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曠騎之法壞。猶內有禁兵。外有鎮兵。故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

樞密院及兵房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命大臣講求利害。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以助成中興之業。時邵青李捧軍德忠。三盜皆就招。已至臨安。乙卯。上詔宰執往汰其衆。萬人中留銳卒三千。可備出戰者。庶國無虛費。時三盜有衆二萬三千。於是呂頤浩。秦檜。與大將張俊。同閱。其間可留者僅七千。一如上所料。先是節制兵馬王以寧。擅興外境。徑造漳州。戮命官。移守將。爲言者所論。纔降官充監當。又利州觀察使孔彥舟。羣衆起。除迷不悔罪。愈肆猖獗。大掠湘中。下趨鄂渚。及得舒蘄二州鎮撫。而宣撫處置司機宜傅粵。入彥舟軍。遂爲之用。所至文檄。皆以宣司爲名。誅求州縣。右文殿修撰胡國安憤之。因貽書右僕射秦檜。以政刑失當。莫甚於此。宜正國法。又言。馬友。據岳陽。犯長沙。買馬招軍。大集亡命。而鼎帥程昌禹。乃與關通。公行文牒。謂已奏爲湖東總管。曹成擁衆西侵。而反畏成。分有其城。遂致害誘。令取全道。以入廣西。成遂南掠。令諸寇連衡。民不奠居。已迫東作之期。若更遲之。失其農業。無食無衣。同歸於盜。朝廷雖除前宰臣吳公敏宣撫三路。而廣西兵寡。宜就遣大將韓世忠。以爲之副。早令殲殄羣寇。收拾遺民。又子諲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時已召安國爲中書舍人。尙未受命也。二月甲子。詔御府圖籍。遷徙散亡。比聞平江府賀鑄家。見嚮所藏書。令守臣悉買之。以付祕書省。鼎寇楊華自去冬出降。而楊廣爲其徒所殺。惟楊女在。有衆數千。女與黃誠俱爲賊首。又曹成自道州南寇賀州。乙丑。宰執奏事。呂頤浩等因陳天下大勢。謂當用二廣財力。事荆湖南兩路。遂通京西。以接陝右。此天下左臂。而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并力圖之。

似未爲晚。秦檜因謂自湖外當一面效羊祜鎮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運羣材。不可授人以柄。於是  
頤浩等奉詔感歎而退。時湖廣三路宣撫使吳敏不能制賊。爲言者所論而罷。降爲資政殿學士。提舉  
洞霄宮。又知道州向子恣亦爲監司劾罷。於是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寓書於左僕射呂頤浩。略曰。昔韓  
忠獻公秉政十年。勳蓋一時。權震天下。然議者亦或排之。則孫公沔。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  
是也。衆人常情。睚眦必報。而忠獻公於是數人皆引用之。各盡所長。不以爲怨。而近世諸人。借國威福。行  
其私意。取快一時。欲救往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之論。今者公袞言歸。進退賢否。賞罰功  
罪。固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然比於忠獻。猶有不足。未免天下之疑。豈甲兵之間。日至廟堂。機  
務叢委。偶未察也。以貴者言之。如舊相吳觀文起帥長沙。繼除三路宣撫。吳雖辭免。而軍書羽檄。輻輳門  
巷。又以劇盜方集。境中恐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爲失。一旦賜罷。自觀文降資政。自  
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動觀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恣之守道。鋤治姦猾。雖犯衆怨。識者是  
之。申乞移接他部。不爲過也。巨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臺乘此交劾罷之。所可疑二也。相公平  
心爲相。施於貴者。將存其事體。施於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違公議。釋疑於天下矣。夫宰  
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人才亦各自負。不可蓋以爲己長。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  
賜大矣。丁卯。詔選人七階。悉分左右字。吏部侍郎李光。李彌大。並遷尙書光。吏部彌大。戶部彌大。吳縣  
人也。庚午。詔觀文殿學士李綱爲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樞密院。就福建差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

從之。時人多賀綱。其客有臨川陳沖用者。獨不賀。或問其故。沖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尙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初福建等路安撫副使韓世忠。統兵自江西入湖南。至是曹成已入賀州。世忠遣提舉官董曼馳往招之。又馬友爲其下所殺。衆皆出降。惟白髭笠劉忠。據潭之白綿山。阻湖水以自固。世忠曰。此宜急擊。宣撫使孟庚曰。功幸已成。而師久勞。若趨白綿不捷。則前功盡廢。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庚不能奪。世忠所部與賊對壘。按兵不動。一夕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白綿山上。戒之曰。俟賊空壘出戰。汝疾馳入壘中。軍望樓植麾張蓋。旣而世忠引兵進攻。賊悉衆拒戰。勝負未分。而所遣銳卒已立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遂大敗。乘小舟逃去。欲投劉豫。徒衆斬其首。持詣世忠以降。時宣州駐劄韓世忠。怙衆跋扈。又李成、劉忠餘黨尙在淮西。丁丑。復置中書省。門下檢正官一員。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金人首領有不能免者。己卯。上謂宰執曰。此知天意所在。朕當加畏。以祈天弭禍。國庶幾其有瘳乎。秦檜曰。近陛下屈己從諫。中外臣民莫不感悅。召前尙書郎南昌徐俯爲右諫議大夫。於是中書舍人程俱密奏俯。禮之子。而黃庭堅之甥。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尙淺。今以前任省郎又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考之古今。斐然傑出。如陽城。种放。亦未嘗不循資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真不忝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

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爲疑。仰累聖德。如臣言可采。乞收還前命。乙酉。上諭宰執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不能。於是呂頤浩等嘆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脩身。正家平天下。有餘裕矣。退而以爲當記。先是。知明州吳懋。進錢五萬緡。戊子。殿中侍御史開化江躋言。朝廷受此無名。恐小人觀望。效尤。殘民以爲己利。望斥還之。仍加黜罰。詔委憲臣勸實。如係科民。卽仰給還。旣又降懋兩官。懋乃晉陵人。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列將陳思恭統步軍二萬。張公裕統水軍一萬。皆留戍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酤之贏。以供稍廩。民不知兵。朝廷嘗以直祕聞。詭之。至是。貶秩而去。尋察其枉。除湖外轉運判官。右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引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攻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脩飾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刃槍弓箭皆具。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小至衆。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中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有十六七萬。何憚不爲。且向者邵青擾通。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汝爲據建劍。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爲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金之南牧。莫敢嬰其鋒者。近歲張浚。縱捷於四明。韓世忠。扼於鎮江。陳思恭。擊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金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金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



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金人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則天意固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審斷早定。命世忠、張浚及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阜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餽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守之。金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兵。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初。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至。前後所言略同。知壽春府陳辨始貳於豫。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又知濠州寇宏。本羣盜。與僞宿州守胡斌通。至是建康大帥兼淮西宣撫使葉夢得遣使撫之。辨、宏皆聽命。因與以錦袍銀鎗之屬。旣而豫遣其將王彥充攻壽春。爲辨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夢得乃令二州布本朝德意。務以懷來。辨遂復固始縣。宏招納吳青等二千餘人。會豫衆復犯二州。夢得令統制官王冠等援之。豫衆遁去。遂復光州。三月。言者以爲中原未復。而米多出二浙。今虛存發運一司。以催綱爲名。歲費十六七萬緡。以養無用之官吏。彼自知無所職。乃請於朝。糴米以塞責而已。戍戍詔罷之。先是江東招撫副使李光、王玘、總兵至宣州。言者謂去冬管降御劄。略曰。張浚行軍。秋毫無犯。頗慰朕懷。玘言一布天下。孰不傳誦。今玘副光出使江東。恐未能仰副德意。望下臣章付光。申飭玘等。遵稟聖訓。詔劄付光。玘旣與光擒世清。誅之。仍揀其衆。玘部之赴行在。左僕射呂頤浩因奏其事。上曰。去歲累諭范宗尹。此乃腹心之疾。而宗尹遲疑未決。不知毫芒不除。將尋斧柯也。時知建康府葉夢得請

祠已亥。以光爲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兼壽春。滁和宣撫使。上曰。江東一路。遂帖然矣。癸丑。詔諸縣造簿之歲。姦賊狼藉。民被其害。自今產去稅存之戶。晝時催割。庶民不被橫斂。如遠官吏並竄海島。知通監司不舉者。同罪。許民越訴。詔。昨誘淮東民佃田免稅二年。異時止。據當年已種畝數令輸。其續懇到田亦據實數添焉。庶人戶曉。然易以安業。如州縣踰數罪以違制。諸路省試合格進士並集行在。甲寅。上御集英殿策試。上曰。試舉人以鯁直爲上。諛佞者降之。冀士知朝廷所向。習成風俗。崇尊以來。宰相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旣遂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九成餘杭人也。上曰。凡士人須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九成對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迴避。擢爲首選。其誰曰不然。時有犯廟諱者。依格降等。至有犯御名者。上曰。朕豈以己名妨人進取耶。命本等收之。時隴州移治方山原。軍儲芻穀多聚其中。是月。吾叛將張忠彥慕清秦鞏年要錄等引金將來攻。城將陷。陝西都統制吳玠自和尚原遣同統制官楊政引兵救之。圍旣解。連戰又捷。於是宣撫處置使奏擢政知鳳州政。臨涇人也。夏四月庚午。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玘奏起復。單知微爲准備使。言者以謂知微乃省吏。單知彰之兄。異日有言。變用知微。刺取省中事機者。何以自解。昔郭子儀在汾州。嘗奏除一州縣官不報。子儀謂僚佐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百所求。朝廷尙委曲從之。此無他。反疑之也。渾瑊在蒲。有所奏不從。亦私喜曰。上不疑我。今陛下待二三大將。豈可不如唐之待子儀與瑊乎。乃寢前命。左右僕射呂頤浩。秦檜。同秉國政。檜多引傾險浮躁之士。列於要塗。以爲黨助。且謀出頤浩而專朝權。乃令其黨建言。周

宣王內脩其政，外用其威，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頤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癸未，詔略曰：朕登庸二相，禮貌惟均，凡一時所薦之士，隨才任使，尙慮浸分朋黨，互相傾搖，自今或阿附以害吾治，令臺諫糾之，嚴實諸法。於是頤浩言：近聞金同劉豫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陝之急。萬一王師遂劉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徑至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戊子，乃詔頤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於鎮江。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石至荆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是日上謂宰執曰：兩日前言者猶請遣人副浚，朕謂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曰：誠如聖訓。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大略，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龍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爲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可以強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脅，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爲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居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荆渚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有更張考二人之精規，宜因任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仍復潛憲二司，以理財治盜。若襄陽雖以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時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時朝廷已除主管明道宮呂祉爲湖東提刑，呂祉因言荆湖分東西，地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爲湖

南北從之。時軍中所上功狀。動以萬計。其中亦多冒賞。先是詔吳世昌、孫舜卿、王懷寶、田師孟、燕珣、周濟等轉官有差。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軍賞濫則無以勸其功。比言者嘗謂秦有繫名之弊。陛下令御史臺覺察。今遠者臣未能悉。姑以目前言之。如世昌等有轉至五官者。皆貪競無恥。而非有勞。望行追寢。癸丑從之。時劉豫欲遷居東京。而忠護軍翟與屯伊陽山以阻其路。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於金。由懷衛太行取蒲津濟河以達。豫患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書誘與以王爵。與戮頤而焚其書。於是豫力請於左副元帥尼雅滿。期必破與。會與將楊偉降金。具陳破與之計。乃命女真萬戶察罕瑪勒波河攻與。與盡發兵應之。而偉潛引賊兵由間道以襲與營。與力戰而死。豫遣人至元帥府議。遂乘勢以是月遷居東京。至之日。大風拔木。都人震恐。豫曲赦以安之。因與民約曰。今後更不肆赦。及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且奉其祖父爲帝。從祀郊社。徙弟益爲京兆留守。禮部侍郎鄭億年爲開封尹。時僞相張孝純致仕。豫更以李鄴、范恭爲左右丞相。其後上密詔孝純、鄴及李儔。令束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等不奉詔。僞太常博士直史館祝簡獻遷都及國馬賦。其吠堯之言。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杭。豈惟觀長淮飲大江而止哉。豫批云。文賦非治天下者所尚。此賦極陳馬之爲用。有補馬政。與滅磨勘。以示無言不酬。西京奉先營卒賈玉梳疑非民間物。鞠之。知得於山陵。遂以僞臣劉從善爲河南淘沙官。求金人所收不盡之物。有前尙書郎李互者。乾封人。建炎末。避地不及。遂爲豫用。豫使留守北京。旣而互謀歸本朝。豫族誅之。閏四月甲午。上諭左僕射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方以大

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昔諸葛孔明罰二十直以上皆親之。司馬宣王以爲必不能久。唐太宗諭房杜。聞公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卿自今凡事繫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闕略可也。乙未。都督呂頤浩。辟戶部尙書李彌大。祕書少監傅崧卿。爲參謀官。明州觀察使馬擴。爲參議官。彌大求對。言東晉王導。謝安。以師傅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乘塞視師。臣僚等當任之。且請諸將悉置軍正。如漢朝廷故事。以察官郎官爲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始。丙申。上諭宰執曰。朕用頤浩都督諸軍。彌大乃云。已爲天子從官。非頤浩可辟。陛下必欲遣臣與崧卿。別爲一司。專伺頤浩之失。密啓以聞。如此語。乃問朕君臣檢人也。令速與一郡。乃以彌大爲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未幾爲言者所論。落職奉祠。丁酉。罷後苑工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鏹以爲武備。戊戌。詔紹興府榷貨務都茶場。移於建康府置局。時金人欲入攻。辛丑。上謂宰執曰。金人用兵十八年矣。子女玉帛。劫擄已盡。猶犯順不已。必有不戢自焚之禍。朕相時待變可也。乙巳。宰執擬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大理人命所繫。獄官多慘刻少恩。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可使民不冤。勿令外補。都督呂頤浩屢言。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兵冗不練。必敗事。欲移其一軍。丁未。上謂頤浩曰。聞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先犒諸使。恩信洽。然後料簡。雖光世唯卿所用。不必移也。朕之愚見如此。案原鈔本無此句。則下文稱愚。云云。不明。今據繫年要錄增入。參知政事翟汝文。退書聖語。以爲上對。臣下稱愚。此盛德之事。不可不書。壬子。劉光世之父檢校太傅延慶。陷敵中。後與本朝同陷敵者。結約逃歸。爲敵所覺。遂遇害。至是保捷卒王進。自敵寨走還。光世始知父死。乞解官。戊午。詔起復。

初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討曹成賊黨。至是成衆猶三萬。飛追至賀州。大破之。殺萬餘人。乃詔飛乘勝掩捕。及錄上有功將士。初金薩里罕與僞齊合兵。屯於鳳翔。長安以窺蜀。久不得志。遂欲出奇取之。至是無故拔營悉去。又刷五路軍盡從以行。時陝西都統制吳玠以秦鳳經略使戍鳳州之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以金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飢。而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知興元府。乃過爲守備。閉石門。仙人二關。塞褒斜路。商販不通。二鎮病之。因有違言。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閬州趣興元。檄召諸將會議。初欲調護庶與彥玠結好。玠言與庶相遇無善狀。浚至益昌。庶亦覺有閒。已乃以素隊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遂徙庶知成都。而以便宜命參謀官劉子羽知興元府。子羽至。卽弛禁。通商輸粟。以濟二鎮。初李光爲吏部侍郎。因上疏言。前知臨安府孔覲受諸縣獻錢四萬貫。及盜取激賞庫金銀。并糴官米。受百姓財萬計。於是以光疏作言章行。出送大理寺。至是獄具。用衆證。覲坐受錢一千八百貫。詔貸死。羈管象州。旣而覲上書訴枉。久之得放還。兵部尙書權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五月辛酉。以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之謬。不聽。瑀。鄱陽人也。上以宗室子。僖之子。生有聖質。生有聖質鞠於宮中。賜名璣。蓋默契於崔府君之名也。丙子。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州兵。與敵衆合犯山東之忠義軍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船。以張威。又送旗勝僞赦。欲間衆心。統制官范溫收繫其使。至是以聞。且乞賜糧船。自誘商人販米。從之。詔以溫爲遙郡團練使。壬午。詔中原士夫流寓東南。往往之媒寡。授可令內外侍從及監司郡守各薦三兩人。以備器使。初呂頤浩之

長天官也。嘗請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餘悉付吏部。然有合堂除及專法奏舉者。至是吏部以爲言。丁亥。責授中奉大夫余深。原任觀文殿大學士。該赦復原官。給事中程瑀言。深實蔡京心腹。使深官可復。則京倘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恩。而災眚之救。難例書於巨蠹。乃詔寢前命。戊子。詔太祖嘗令百官轉對。自今行在百官。日輪一人面對。各宜展盡底蘊。以救時弊。朕虛佇而聽。將有非常之選。時有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進所造戰車。上謂宰執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旣廢。不復聞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翟汝文曰。強弩可制敵人。上曰。朕謂不在此。制敵在脩文德。古人用兵。以師直爲壯。曲爲老。曲直之間。遣使往來。使可休兵。金人豈能以此論耶。上又曰。宣和間謀國之誤。嘗時契丹可救。不可伐。若契丹尙爲鄰。豈使金人侵軼中國。蓋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進士有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來者。詔樞密籍之以充効。士月給錢十緡。米一石。六月甲午。曹成之衆。自賀州至郴州。湖廣宣撫使李綱。遣使臣齋勝諭之。成與其徒赴司參。於是綱奏成已就招。乃詔成自榮州團練。陞防禦使。僉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初知東平府時。令舒蘄鎮撫使孔彥舟。在其麾下。因事叛去。至是聞邦彥居本兵之地。心不自安。又宣州韓世清比伏誅。而福建等路宣撫使韓世忠。已破諸盜。順流東下。疑其圖己。遂有異志。詢於幕官王玠。玠。長洲人。烈士也。正色責之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任優祿厚。豈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見嘗之。癸卯。詔川陝合赴省試。人令宣撫司於置司處試。仍差職司充監試官。川陝類試自此始。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爲姦。參知政事翟汝文。語右僕射秦檜。宣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後。

因對乞治堂吏受賄者。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臣見劾。豈可無恥居位。即求去。於是諫官方孟卿論汝文與檜不和。且不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宰執聚議。則曰。視雲漢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見防秋將近。緣故而去。乃詔與郡言者再論。遂令致仕。先是詔知建康府李光。修行營以備巡幸。乙巳。宰執奏裁減事。上曰。可令只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之費。雖用數萬緡。亦豈爲過。但廊廡又須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都督呂頤浩奏。鎮江一軍。月費二十二萬餘貫。朝廷給一十一萬二千餘貫。猶少一十萬餘貫。緣臣在外。即無應副。劉光世錢糧案牘。可照望差。臺省官各一員來此。乙卯。上謂宰執曰。卿近設修政局。令百官各條利害。甚善。所謂修車馬備器械。內修外攘之事。宜更講求。上又曰。金人恃強。擊兵十五年不休。自古豈有外國常強。中國嘗弱。又劉豫僭立。不明逆順。秦檜權邦彥曰。陛下聖慮周遠。其論極至。上曰。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檜曰。陛下宵旰不忘。天下幸甚。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初議者以爲嶺外於西南夷接壤。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又工部侍郎韓肖胄亦言。戰以騎兵爲勝。今川陝馬綱不通。兩廣右鄰諸蕃可用錦帛向博易。宜卽置州置市。馬專責成功。乃詔帥臣收市。至是安撫司上大觀所定橫山寨買馬格。凡八等。詔可。夫取馬嶺表以資兵用。自古未有。今乃得之。是夏。金試舉人於白水泊。左副元帥尼雅滿密諭試官。令勿取中原人。金知制誥韓昉。燕人也。有磁人胡礪者。被擄。借防鄉貫。應副。時止用詞賦。不用經義。蓋承尼雅滿之意。欲中原人例皆黜之。而獨礪作燕人。遂爲第一。或爲賦以譏之。有草地就試。



南人不預之語。金自此失中原之士心矣。初起居郎王居正准詔言事。於省費尤切。其略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所行蓋彌文也。今天下幅裂。陛下所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一二日駐劄之間。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廢。臣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非所謂知時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乎。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禦侮備邊與恤民之事。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矣。初右僕射秦檜之參大政也。與王居正善。聞而論天下事。意銳甚。至是所言皆不酬。居正一日言於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有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慙而怒。未幾居正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婺州。居正出守時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盛行。胡安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多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矣。

## 中興小紀卷十三

紹興二年秋七月辛酉。上諭宰執以福建昨緣盜作。連兵蕩平。其被焚劫之家。並與免稅。秦檜等曰。謹奉德音。既又謀帥。時資政殿學士張守。以內祠侍讀召。而守力辭宰執。遂擬除守。乃以知福州。癸酉。上謂宰執曰。內侍諸司可省。卽令修政局條上。如修內司與牛羊司已見冗費。秦檜曰。陛下及此。盛德事也。大觀政宣間。屢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滯衷。誰敢不應。上曰。只要凡事當人心。權邦彥曰。人心合則天意得。萬事無不成矣。檜曰。聖德既著。遠人自服。陛下近命有司碎銷金屏風。遠邇咸知。莫不欣戴。上曰。凡事至誠力行。善惡人自知。不可掩也。上又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則如夢中語耳。何以發朕意。欲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不必作解義。朕將諮詢。昔英宗時。司馬光請乞詰問。若知則進其說。不知則退而討論。此於帝學最爲有補。於是檜等仰贊聖學之知要焉。安國時以給事中兼侍講。又給事中侍講廖剛。嘗從容奏言。凡經筵講罷。因留進對。惟許論說治體。汲引賢材。不得私有所請。及排斥人物。上深然之。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搖秦檜。而左司郎中平陽林待聘。檜密也。方兼本局檢討官。乃上言。聞之蘇軾曰。治道之病。其始不立。則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今日是也。陛下卽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續用弗著。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陛下願今廷論。猶前日爾。委弊極矣。宜更張之。則樂於循故。冗濫極矣。當裁抑之。則惡於害己。臣恐修改之舉。廢則亦翫歲。惕日而已。臣願陛下奮剛明之斷。嚴動搖之憲。以

成復古之勳。天下幸甚。乙亥。上謂宰執曰。朕每務至公。泛觀萬事。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秦檜曰。公乃王。王乃天。惟公與天合。如文王受命。乃在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上曰。此豈文王無欲所致耶。檜曰。惟無欲則先登於岸。觀世人之擾擾。如在水中耳。初。都督呂頤浩北征。領統制官巨師古。趙延壽。崔增等軍。行未至丹陽縣。後軍叛去。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追至建平縣。滅之。於是頤浩不能進。引疾求罷。遂詔頤浩赴闕。己卯。頤浩入奏。都督府事。因言常潤蘇秀大稔。米價極賤。上曰。若此何事不成。頤浩曰。米斛二百。正如陛下初幸淮南時也。上曰。太賤亦恐傷農。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集英殿修撰仇愈爲之。建司於浙西。甲申。左僕射呂頤浩言。近創此司。最爲得策。然敵舟從海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仇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丙戌。以御史中丞沈與求爲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黃叔敖遷尙書。自渡江以來。玉牒等文散失。至是宗正少卿李易。乞旋行編次。丁亥。詔從之。監察御史劉一止嘗言。人材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爲州縣官。皆僥倖之門不塞。而至公之路不開耳。又請遷近臣驍財利者。做唐劉晏法。於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水旱。及增重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以曾任侍從官爲之。是月擢一止爲起居郎。一止奏事。上曰。卿朕親擢也。自六察遷二史。祖宗朝有幾。一止曰。臣不知舊典。尙記宣和間。張徽。李栻。與臣實同。願臣何以當此。八月庚寅。上謂宰執曰。朕見凡詢衆集議。二三其說。事愈不決。呂頤浩曰。誠然。魏相

言漢家自有制度。諸儒皆是古非今。如漢三傑。唐房杜。豈須多耶。上曰。朕卽位六年。備嘗艱險。非天相之。何由脫艱。今盜平穀稔。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如何。頤浩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便能渡。但先定計以定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頤浩曰。聖意如此。諸將誰敢不前耶。起居舍人鄧陽張燾言。自古用師。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敵。撫養家屬。以係其心。資之財本。使或爲商賈。或爲伎藝。以混其跡。庶盡死力。凡敵人動息。皆得知之。是日詔諭。沿江諸將及都督府。壬辰。詔參知政事孟庾。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時庾同太尉韓世忠討賊湖外。就用之也。癸巳。給事中胡安國言。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綱可用。至問安國所知。綱如何。曰。綱作小官。敢言水災。上曰。綱以此得時望。然嘗爲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卒無成功。綱多掠世譽虛美。以此協比成朋。變白爲黑。相附者爭稱之。朕今畀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甲午。上以語宰執。呂頤浩曰。陛下之言誠是。靖康伏闕。亦綱之黨鼓唱。乃至殺近侍。莫能止。此風不可再也。是日詔韓世忠蕩平諸寇。進奏大捷。已優加擢。其告內外諸軍。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時言者以爲今日理財治兵。最爲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督諸路。措置規模。亦漸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詔侍從官願行者聽。於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振舉之稱。必有事權。乃可。今長江表裏。悉命宰臣都督執政。權領次則有宣撫劉光世。在鎮江。劉世忠在建康。侍從官往詣軍前。若只遵約束。卽爲虛。

行。若別授事權，又非特命執政專制闕外之意。況人生近臣，入則陪侍，出則扈從，今遽去觀闕，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時起居郎胡世將應詔言事，請以神武五軍，並隸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爲萬乘扈衛，以備非常。人以爲中於時病。己亥，左僕射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右僕射秦檜而未得其方。過平江，守臣席益知頤浩意，謂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乃引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爲助。至是以勝非爲同都督江、淮、荆、襄諸軍事。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汪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南渡之初，又下詔尊奉張昌結好金人，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及爲相，苗劉肆逆，不能死之，何足倚仗？於是勝非乞守越，不許。」上曰：「勝非作相三日，值苗劉之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言者再論之。勝非惶懼，復辭會稽，遂以勝非爲醴泉觀使兼侍讀，日赴都堂議事。時命中書舍人檢正黃龜年書行，仍趣其來。」上曰：「勝非近罷同都督，士人多上書論其功，惟龜年喜諫，不與。旣而勝非至，雖在經筵，而實預國論，位知樞密院之上。安國求去，頤浩言：「時方艱難，安國欲以徵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戊申，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於是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龜年，永福人也。大理少卿張宗臣言：「諸郡戒器，糜削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文。漕計方闕，不給以料，工匠散充他役，雖有舊管，或大兵經塗，或帥臣捕盜，盡取而去。今防秋在邇，素手臨敵，可乎？」宜下諸路監司，察其滅裂，或若帥司及大軍所索，先足州司，方給其餘。庚戌，詔從之。時南雄州境有賊鄧慶、吳忠，聚黨千餘，州兵不能敵。守臣奏江西帥司有統兵官傅樞，見駐南安軍，雖在別路，去本州纔九十里，願得其兵擊賊。辛亥，詔

傅樞總兵。累年糜費錢糧。未嘗立功。仰躬率所部兵捕賊。如敢逗遛。重賞典憲。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以爲主和。則遂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將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卽上章辭位。甲寅。授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管制學士秦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原奏云。以河北河東人還金。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故崇禮載之制詞。略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發。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旣而言者論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專務滅刻。人心大搖。且引給事中程瑀等。布之要路。何俟不譴。乃詔落職。於是瑀與侍御史江濟。起居舍人張彙。相繼罷去。丙辰。上與宰執言。癸丑夜。星變。昨夕出次東北。朕懼欲避正朝。又止。一已減常膳。食素。用謹天戒。卿等深思政闕。益務脩舉。皆惶懼請罪。曰。臣等失職。致虧於理。陛下克自抑畏。宜卽消伏。然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所次。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譴。朕敢不畏天之威耶。提舉仙都觀胡安國。道過衢州。遇教官羅清。黃祖舜。師承安國者也。時秦檜已罷相。於是祖舜言檜不曉事。安國未以爲然。初。朝廷所遣通問使。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借官使敵。如王倫。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輩。並爲所留。先是。倫在雲中。副元帥尼雅滿。嘗遣都提點烏凌阿思謀。原名烏凌阿思謀。今改正。下同。卽馳見倫。與講和事。旣而尼雅滿亦到。至是。乃以事授倫歸報。而朱弁。洪皓。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倫入見。具奏敵中事。上優獎之。以爲右文殿修撰。左僕射呂頤浩。謂當遣使以驗敵意。九月。壬戌。乃詔承義郎潘致堯。假吏部侍郎。爲大金奉使。武經郎高公繪。假忠州刺史。副之。仍兼軍前通問。令倫作書與耶律紹文。并附茶藥。納兩宮道君金三百兩。銀三千兩。

淵聖金二百兩。銀三千兩。寧德宣和二后金各一百兩。銀一千兩。又以金銀賜宇文虛中及其下。以路由東京。乃令宰執作書與劉豫。而金相國亦以金二百兩。銀二千兩與之。時道君在五國城。其後金人傳達道君見之。泣謂羣臣曰。荷天眷命。未亡趙氏。得中興之主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覩盛際。使我得歸一日。瞑目足矣。羣臣皆賀。除藥材留以備用。餘皆賜一行親屬官吏。時上已擢宣州觀察使楊沂中爲神武中軍統制。而言者多請增衛兵。癸亥。上謂宰執曰。此論與朕意不同。彼但見承平禁衛之盛。今亦不少。一衛士所給。可贖三四兵。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增修器械。乃爲先務。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然不滿三千。沂中歎曰。句陳天仗。單弱乃爾。於是招了壯營壯圍。未半歲。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既遂改中軍爲殿前司。命沂中主管本司公事。初置六部監門一員。比寺監丞。乙丑。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朱勝非爲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時左僕射呂頤浩。猶帶都督諸軍事。勝非奏此官宜罷。執政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奏。孟庚姑從之。頤浩所領。當罷也。時宣撫處置使張浚。自興元復回閬州。浚奏金人與夏國頗暎。夏國屢遣人至吳玠軍中。丙寅。廣東漕臣汪召嗣。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伯彥之官所。辛未。執政請除廣帥呂頤浩曰。汪伯彥長於治郡。上曰。伯彥爲郡。朕豈不知。恐外議以朕藩邸之舊。復云未協。朱勝非曰。漢用蕭曹故人。唐用房杜舊僚。今使伯彥任方面。未爲過舉。詔伯彥就知廣州。伯彥未拜命。盜數萬侵廣東圍城邑。郡人相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上領帥事。既而賊亦遁去。先是醫官樊彥端。湯藥有勞。御筆特轉遙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

爲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覆奏。所以絕羣小之求。天下幸甚。今奉御筆。臣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願下三省評議。乃詔寢前命丙子。上謂宰執曰。凡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樞密院。與以前不同。若或未由。當許卿等奏稟。給舍繳駁。朱勝非曰。不由鳳閣鸞臺。不謂之詔令也。初。鎮江府有織羅。歲貢御服花羅數千匹。兵與罷貢。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劾世將違旨。府寮皆懼。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憂。戊寅詔罷之。上曰。軍興匱乏。豈可以御服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辛巳。上謂宰執曰。湖南巨盜既平。殘黨復能作否。呂頤浩曰。有未滅者。令李綱收之。然開綱縱暴。其治潭恐無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朕蓋嘗任綱。不知其有何功可紀。若宣和論水災。以此得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只是掠虛美。頤浩曰。綱之爲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燾。余應求。程瑀。鼓唱爲之。至殺內侍。幾生大變。上曰。如伏闕事。儻再有當誅之。自兵興以來。急於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體。至是學士恭崇禮言。望舉行故事。是日詔從之。湖廣有統制官張忠彥者。駐軍廣州。頗擾一路。宣撫使李綱召之不來。綱察忠彥意樂爲郡。徽令權知岳陽。忠彥果至。卽械送所司。取旨誅之。乙酉。詔諸路帥臣帶宣撫使者並罷。於是李綱知潭州。止帶湖南安撫使。丙戌。詔龍圖閣待制知温州洪擬。爲禮部尙書。主管川陝茶馬趙開。做大觀東南北鹽法。置合同場鹽市。驗視稱量。封記發放。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約九錢四分。鹽所過每斤納錢七分。住賣納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六十。自此始推行之。金



諸將請其主晟如中京。以觀遼王及兩河之地。是秋。左右副元帥尼雅滿、鄂勒璉、監軍烏克紳、都監烏珠  
拳、兀朮自皆會於燕山以迓之。畱左監達喇守祁州。都監伊都守雲中。伊都久不遷。常快快有叛意。至是  
約燕京統制浩里。原名橋里。今改正。同反。蓋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伊都密諭燕兩河郡守之契丹漢兒。令盡誅女  
真。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妻來告。時烏克紳獵於居庸關。見二騎交馳甚遠。追獲之。於鞞中得其反狀。恬  
室回燕。統軍來謁。縛而戮之。伊都既覺。父子以游獵爲名。遁入夏國。不納。遂之。鞞先已受烏克紳  
之命。以兵圍之。伊都父子皆死焉。烏珠馳至雲中。凡預謀者悉誅之。並殺尼雅滿次室蕭氏。烏珠回燕。請  
罪於尼雅滿。曰：蕭氏乃天祚元妃。與兄實仇。然忍死以事兄者。蓋將有待。今事既不成。他日帷間不測。寸  
刃可以害兄矣。某愛兄故擅殺之。尼雅滿泣而謝。於是令諸路盡殺契丹。其得脫者皆西亡入夏。北奔沙  
漠矣。冬十月戊子朔。宰執奏言。者乞置監收馬事。上曰：若復孳生馬監。當就水草地。於是三省樞密院  
條上。欲以饒州爲牧地。郡守帶提領。仍遣使臣五員。專管其事。上曰：兵以馬政爲先。唐開元間。馬多至四  
十萬匹。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繡。其盛如此。起居舍人胸山王洋言。近  
百官進對。所奉訓誥。皆不關史氏。歲久失實。請自今有得聖訓事。關休戚弗具報者。聽史官論列。從之。  
時諸路盜賊稍息。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不虔。請分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三省選強明廉謹之人。臺  
察不足。則以郎官攝之。皆令引對。而給親劄。御寶。歷日。考其殿最。以著賞罰。乙丑。詔遣會統朱異、明蒙、  
胡蒙、劉大中、薛徽言等。分往諸路。並以宣諭爲名。異、桐廬人。蒙、長沙人。大中、揚州人。徽言、永嘉人也。詔各

賜內帑絹二百匹。統等辭免。上曰：朕欲出使無擾，不受一切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聞司馬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至今人多誦此語。時資政殿學士李回以老儒知洪州，雖仁厚有餘，而智略不足。故下多縱弛，帥司屯兵數萬，皆招收潰賊，既無所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爲。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大中至江西，以回爲不職，且言其縱子弟預政，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太多，再下大中審實。大中言十中之一二耳。事有大於此者，乃詔落職罷之。回歸饒州而卒。先是有富順民李勃者，因與媪阿王詐稱徐王到夔州，守臣鄧迪申宣撫司，遂津送赴行在。道由衢州，吏白守臣鄧人汪思溫親王至州，當避正堂。思溫曰：卽乘輿至，何以待之。治供帳如大賓客之儀。勃至行在，驗得其詐，送大理寺根問。獄具。庚寅，詔勃依軍法。阿王決杖編管。起居舍人王洋乞封竈氏之後。甲午，上謂宰執曰：洋面對舉不急之務，可降一官。且曰：朕虛己求言，如盜賊等事，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以望臣下之意。若獻言者有補治道，朕當旌賞。既而洋知吉州，猶得直徹獻聞而去。自罷江淮等路發運使以來，頗失上供錢物。至是新置江浙荆湖閩廣九路都轉運使。丙申，以大理卿張濟爲之。仍除集英殿修撰。置司湖州。言者謂今年閏四月壬辰，有詔戍兵於本州，知通依階級法。蓋朝廷灼見官軍在外恣橫之弊，然經由州縣，一切不卹，擅發倉廩，豪奪錢穀，甚至笞撻官吏，肆爲凶暴，豈可姑息不問。望今後統兵官經由州縣，如屯駐法從之。己亥，上謂宰執曰：銓曹若不爲人吏舞文，卽無留滯。長貳官肯閱文案，自然難欺。呂頤浩曰：臣昨任吏部尙書，頗見其弊。臣以爲四選人吏作過，大卽流配。次當勒停。上曰：赴部之官，往往

以細事難知。動涉旬月。不可不革也。初。金人陷南京。守臣休寧凌唐佐降之。復以爲南京守。至是唐佐密疏劉豫虛實。遣人持蠟書歸朝。爲人所告。豫執唐佐還汴都。庚子。殺之。囚其妻田氏於潁昌府。其後京西招撫使李橫下潁昌。田氏訟其事。橫以聞。詔贈唐佐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胡松年面對。論吳越楚漢。皆有謀臣。如吳不用申胥。楚不用范增。則爲越與漢所滅。乙巳。上以語宰執。於是朱勝非曰。唐肅宗用李泌。以白衣爲謀臣。上曰。德宗幸奉天。一時謀議。盡出學士陸贄。故號內相。庚戌。宰執奏禁私酒事。上曰。私醕亦害國計。呂頤浩曰。茶鹽權酷。今日仰以養兵。若唐府兵可復。無養兵之費。則可罷。不然。舍此何出。朱勝非曰。權酷自漢武時因用兵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亦見久利也。朱勝非上疏。陳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儻無變通。理必坐困。逆豫方行。什一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資邊圉。淮南旣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山寨已二十六項。彼得之。未必爲用。我失之。人心必去。且謂官軍不敢出。逆黨能驟來。以江南爲危地。北爲樂土。若承此時。擣其巢穴。則淮北振擾。而江南自安。三謂金使旣行。未有要約。而豫之惡。可以藉口。況彼姦詐。但計強弱。如尙強。和必不集。與其併力南向。曷若先破豫兵。以去其助。四謂大軍一出。當明諭將帥。凡官幣金幣。皆以賞軍。此藝祖伐蜀。惟取土疆之意也。五謂渡江之後。有助順土豪。可率衆者。擢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不三二年。中原可定。上從之。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大臣不可立威。當與諸將論事。上謂俯曰。昨杜充一向威嚴。將帥不敢議事。朕詔執政與諸將會食。共議。卿知未。十一月己未。宰執進呈俯章。呂

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亦不可偏廢。如司馬稷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此蓋難事。己巳。幸執奏新除太尉韓世忠。合依兩府恩制。上曰。朕昨命中使賜世忠帶笏。被座以寵之矣。昔周賞晉侯。賜之大輅。戎輅。彤弓。盧矢。桓鬯。今世忠有功。宜厚予之。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除龍圖閣學士。知潭州。與求乞祠。改以禮部尙書提舉太平觀。庚午。洪擬奏。有官必有吏。然先世之吏正。後世之吏邪。故有所謂猜猾吏。有所謂豪惡吏。有所謂輕黠吏。有所謂深刻吏。尹賞。張湯。王溫舒之徒。猶能制而用之。故能勝其任。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案之。則相與疑曰。豈寬縱致然耶。故任職者皆以不案吏爲得計。宜其所在姦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憤之。願詔有司立法。應官除名者。吏勸停。官衝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案吏。則許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浸衰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爲姦。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故吏得以欺也。權邦彥曰。昔有三不欺。不敢欺。在威。不能欺。在明。不忍欺。在德。上然之。辛未。上謂呂頤浩。朕嘗思創業中興事。殊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必願祖宗以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欲舉。然天不假易。朕敢不勉之。辛巳。上謂宰執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奏。朕戒以持法明恕。如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浩曰。惟明克允。乃用刑所先也。時袞奏。昨政和新書。曾未數歲。而論議紛紛。衝改幾半者。皆自縉紳之臆說也。願降睿旨。若於新書有所增損。乞更加參訂可否。勿使輕紊成憲。乃詔今後臣寮所請。若祖宗法意并

新書有所增損。令刑部參酌申省。江西宣諭薛徵言奏。漢薛宣守左馮翊。時頻陽縣當數郡。且多盜。令薛恭所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樸易治。令尹賞以茂材。遷乃奏。賞與恭。易未幾。兩縣皆治。蓋材有長短。邑有劇易。望許臣所到州縣。視吏無大過。止坐才窄而事不辦者。聽兩易其任。如薛宣故事。詔如合移官。申省取旨。初。詔知湖州汪藻。修元符以來日曆。至是。藻言東觀凡例。臣嘗預聞。今本州不經兵火。案牘具存。且多藏書之家。臣於郡政之餘。當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編年類進。以備採擇。壬午。詔從之。初。婦人阿易。詐稱帝姬。會下嫁曹成。致宗室趙士倫。申荆南鎮。撫使解潛。送赴行在。至是。驗知其詐。下大理寺。獄具。十二月丁亥朔。詔易杖死。士倫等皆編管。右諫議大夫徐俯。右司諫劉棻。言湖南安撫使李綱。慢君父。輕朝廷。及改制書等罪。甲午。詔綱提舉崇福宮。棻。宋城人也。宰執奏御筆批出。令舉舊制。禁民間絕銷金事。上曰。昨因闕韓琦家傳。論戚里多用銷金衣服。朕聞近來行在銷金頗多。若日銷不已。可惜廢於無用。朕又觀春秋正義。謂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蓋淫侈不可不革。先是通州歲支鹽二十萬袋。時淮南宣撫使劉光世。下統制官喬仲福。置私鹽徵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溲州。人不敢問。言者以爲今歲緣此支鹽。僅三萬袋。實損課額。於是尙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佐容縱侵紊。非獨妨客販。卽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追仲福。取問。仍誠所部將佐。不得販鹽。違者重竄。高麗國遣人入貢。己巳。司封郎官鄒士彥。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教法甚嚴。況今艱難。而諸州往往完占。大抵以將迎爲急務。以教習爲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

專主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辛亥，詔劄付諸路帥司。左司郎中金壇張綱奏：欲今後令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長吏結罪保明，申提刑司，歲終較其多少，多則黜責，少則褒賞。壬子，詔從之。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德安府獨存。鎮撫使陳規與羣盜屢戰皆勝，至是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爲農，因農爲兵，其策甚可行。諫官乞推賞官吏，遂降詔獎規。甲寅，言者又謂規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頒其法於諸鎮使，倣而行之。以參知政事權都督江、淮、荆、浙諸軍孟庾爲同都督。婺州歲貢羅建炎中已減定爲三萬匹，是歲計臣格前詔，乞復崇寧之舊。守臣王居正三上章，且遣其屬詣都堂白宰執，仍手一疏，五不可以開，乃詔依已減定之數。初，金人以伊都之叛，收平州守郭藥師，相州守杜充，平陽總管蕭慶，皆下元帥府獄，既而悉免之。惟雲中副留守李處能預謀族誅，左副元帥尼雅滿問充爾欲復南歸耶，充曰：他人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尼雅滿顧而笑之。時金主晟已至中京，欲遂之燕雲，以伊都亂復還本土，至是副元帥而下，知其主已回，亦各歸所部。時鼎寇楊玄、黃誠聚衆至數萬，玄主誅殺，誠主謀畫。據江湖以爲巢穴，其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衝，分布遠近，共有軍船。李龜年記楊玄本末曰：軍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皆可其名大德、山、小德、山、望三州及涇江龍之類，皆兩重或三重，載千餘人，又設柏竿，其制如大龍，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機，置其頭，遇官軍船，近即倒柏竿擊之。涇江龍則爲龍首，每水關楊玄多自乘此，原圖及海峽船多數百隻，海峽者，賊船也。蓋軍船如陸戰之陣，兵海峽船如陸戰之輕兵，而官軍船不能近，每戰輒敗。大率倫、欽雖各有寨，而專恃船以爲強，誠、衝雖各有船，而專恃寨以爲固。誠、寨南據芷江，東北阻湖，惟西有陸路，又設重城，漆及陷馬坑，衝、寨北據正江，東西南皆阻湖，誠、衝每詫曰：地險如此，除是飛來，是月，詔鼎遣

鎮撫使程昌禹與荆南鎮撫使解潛分遣兵討之。既而昌禹奏殺賊五千餘人。又李龜年記曰昌禹初到  
接戰其部下甚嚴不用命必誅之故將士戮力又為饑饉等利專以威賊每擒賊引其榮黜者問以  
賊中事辭不服則以此刑治之其徒旁視惶慄賊慄又陰經其若弱以歸故賊畏昌禹不敢犯州  
初諸州鑄錢監惟饒之永平最古蓋自唐乾元初已創本朝於至道中增池之永豐咸平增江之廣寧而  
虔之鑄錢院大觀末始建兵興以來鼓鑄殊損舊數而官吏猥衆往往虛糜廩給是年始令永豐監卒寓  
役於饒廣寧監卒寓役於虔蓋移少以就多也鄧隨鄧鎮撫使桑仲與其下謀再攻金房李橫曰不率  
三軍入西川卽殺敵以報國乃坐困於此霍明獨不從曰朝廷旣招安我輩無事且已竟無行意仲怒自  
馳至鄧州起軍明謂其黨曰大太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誓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爲之  
束髮坐定明卑辭謝曰擇日卽起兵豈敢違大司令事未須遽莫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旣得整卽擒而  
殺之遂以仲再反聞於朝仲之母奔告李橫橫自鄧州率兵爲仲報仇進圍郢城明有口辦登城呼曰仲  
心難保先殺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人分其乘輿地請命於朝橫不聽攻之愈急明開門與戰大敗而走  
旣而自歸行在授洪州兵官橫旣爲仲報仇義聲稍著詔授襄陽等州鎮撫使僞河南尹孟邦雄盜發  
永安陵河南鎮撫使翟瑛憤不能平思出奇以擒之又知虢州董震初嘗從僞至是復歸正乃將所部與  
瑛併力謀取西京瑛與子也

# 中興小紀卷十四

紹興三年<sup>癸丑</sup>春正月丁巳朔。霍臻引衆擣孟邦雄營。邦雄方醉臥。遂將其族以歸。甲子。詔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府。總領都督府錢糧。仍遣官屬充糧科院審計司。舜明。煉縣人也。初。金將薩里罕等衆十萬。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海陽界。斥振將部龍與敵遇。退走。金房鎮撫使王彥倉卒召兵。使別將二千人迎敵。初亦以小勝。旣而金諸軍萃焉。二將併沒。彥聞敗。乙丑。退保石泉縣。敵遂入金州。初。令廣西帥臣許中市戰馬。皆弱不堪用。至是降中兩官。壬午。詔置貫馮司於邕州。馬必高四尺二寸以上。每百匹爲一綱。先是言者論工部侍郎賈安宅。以爲張邦昌之僭立也。莫憐以書報安宅。安宅欲往從之。聞上登極。憐旣被罪。乃邊請致仕。又謂苗劉之變。呂頤浩等檄書至湖州。守貳及寄居葉夢得欲相率皆行。安宅斷然以爲不可。於是安宅被旨分析。旣上委臺臣驗其實。始知安宅致仕。在僞被罪已前。亦未嘗沮夢得等勤王之議。惟與王黼連親。是月。安宅以徽猷閣待制奉祠而去。言者不已。遂降爲集英殿修撰。兼吏部尚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在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盡拘以徵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季輔。遣擢爲監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尙或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益改。典選者一切不得



以意從事。振幽拔滯，無復闕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二月丁亥朔，詔從之。辛亥，廣西買馬置提舉官。既又撥本路上供錢七萬緡付之爲本，自是歲得千匹，雖極費力，斃於道者常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以右諫議大夫徐俯爲翰林學士，先是俯爲侍讀，進春秋解義。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引左氏傳及杜預釋，謂伯糾父在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名以譏之。上曰：桓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書名貶之也。因顧右僕射朱勝非曰：卿更爲朕討論，而俯亦乞以聖諭編之記注。既而勝非又奉親筆，以爲天王之失，而孔子名宰，所謂指行事示褒貶者，於是勝非奏陛下天縱之能，日新之學，臣曷足以副隆旨。然嘗陪經幄，不敢固辭，謹參攷經傳衆說，庶幾推廣聖言。臣聞荆威者主之大柄，分守者臣之大節。桓公聽羽父姦謀，篡而立，擅易許田，貪取部鼎。如是四年，天王不問，乃使其宰往行聘禮，所謂主柄臣節，今盡廢矣。故經學宰名，所以譏周王也。望依俯所奏，以宸翰付經筵，且編之注記，永爲大訓。癸巳，詔從之。乙未，上覽權邦彥遺表，謂宰執曰：邦彥盡瘁國事，遽爾淪謝，深可傷惻。卿等可往弔之，問其家所須。呂頤浩言：邦彥歸，舉家皆陷，今惟一女嫁韓穰，乃詔以所得恩數分給其女。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失守，卽遣統制田晟率兵守饒風嶺，且報陝西都統制吳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邀於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遂自河池縣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之。官軍萬七千人，益以洋川義士爲三萬。玠以黃柑遺金薩里罕，得之，始知玠東來，敵衆仰攻，我師連勝。薩里罕怒，斬其千戶貝勒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丁酉，犯祖溪關，繞出玠後，玠

邊還仙人關。己亥。金人陷興元府。壬寅。子羽退保三泉縣。從兵纔三百。子羽遣玠書與之訣。玠得書泣。統制官楊政勸玠往救子羽。玠乃引麾下兵。由間道趨三泉縣。子羽留數日。兵稍集。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入。於是軍聲復振。辛丑。宰執奏禁中神御薦饗禮料。上曰。朕皆自閱。有一事可議。神御二十五位。各用羊肚一。須殺二十五羊。恭惟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謹以別味代之。在天之靈亦必歆也。呂頤浩等言。陛下盡誠以奉先。而仁恩及於微物。天下幸甚。初。建康府守臣端明殿學士李光。以支軍衣絹不足。嘗借用上供絹。是月下。本府具當職官。時光已奉祠去。而端明殿學士趙鼎爲守。鼎以爲光爲守。臣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復敢議。安可併及他官。遂止。以光聞。因奏漕司不時應副。且迫於軍衣。光不得不爾。擇禍莫若輕。非其罪也。光之罪行及臣矣。始朝廷頗怒。得鼎奏。乃薄光罪。時參知政事同都督諸軍孟庠。江東宣撫使韓世忠。各駐軍於建康。軍中多是招安強寇。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庠世忠皆加禮。兩軍亦肅然。知懼民旣安堵。商賈通行。未幾移鼎帥江西。劉豫之母僞太后死。諡曰慈憲。是月葬於東平縣。三月戊午。宰執奏池州敢勇軍作過。上曰。此事雖由小人喜亂。亦守臣馭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抽作過敢勇。且分汰其餘衆。乃議守臣之罪。上可之。丁卯。宰執奏揀刺親從親事官。上曰。凡招軍之費。動輒萬緡。人但見萬緡耳。不知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誠不得已也。浙東沿海制置使呂源。因賜對。輒奏私事。爲言者所劾。是日詔今後上殿。不得出論私事。初。襄陽府鎮撫使李橫。旣得帥權。思立奇功。以自固。又軍中乏食。往往以人爲糧。朝廷所給皆州縣虛楮之數。橫乃與信陽軍鎮撫使牛皋相約。同

領兵北去。襲潁昌府。遇金人戰屢捷。皋魯山人也。金人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橫等卒至。悉潰而去。遂復潁昌及汝州葉縣等處。至是橫等傳檄諸軍將復東京。略曰。僞齊僭號。自速誅夷。國運中興。王師已進。西壓淮泗。東過海沂。又曰。金商之師出其先。荆湖之帥繼其後。倘能納款。則悉仍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時橫已除京西招撫使。吳玠會劉子羽於三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且儲粟守之。初諸叛以利誑金。謂四川唾手可得。金所忌者獨玠。故道險從金商。不意玠之越境而戰也。破金商無所得。已失望。而洋州公私之積皆實他所。至是野無所掠。殺馬而食。馬且盡。遂殺西河僉軍食之。又春獮方作。至金牛鎮。距我師數十里而退。且遣人齎書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而縱其一。問孰遣汝來。曰國相。國相謂劉益也。壬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於武林關。而金棄輜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先是宣撫司官屬有勸張浚移治瀘州府者。軍士聞之皆怒。子羽馳書請勿徙。浚從其言。乃定。以太尉江東宣撫使韓世忠爲淮東宣撫使。於泗州置司。兵部郎官劉景真論淮南守臣當久任。癸未。上曰。守臣固當久任。至於遷任則不同。股肱近郡。止於承流宣化。惠養百姓而已。淮甸密邇寇讐。須曉軍事。知撫兵御將之宜。然後能扞一方。不可不擇也。夏四月。先是河南鎮撫使翟瑄。擒孟邦雄。奏至上大稅。超授瑄利州觀察使。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爲劉豫守。襲瑄於伊陽。瑄設伏擊之。盡殲。京西招撫使李橫以聞。丁亥。以橫兼商虢鎮撫使。詔瑄押邦雄赴行在。戊子。上謂宰執曰。沈與求。席益。前爲吏部長。武甚有能聲。今乃不如方員多闕少。士大夫失職者衆。倘非痛戡姦吏。安得注擬無壅。可召洪擬等論之。

己丑。幸執奏刑部郎中韓膺請誤入人死罪者。乞依祖宗法終身廢之。經赦不原。上曰。此仁宗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上又謂吏部曰。亂後文書不存。吏緣爲姦。長吏尤當痛懲其弊。使差注無滯。權尙書洪擬。雖累歷亦恐失於濡緩。席益曰。擬甚用心。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侮文也。呂頤浩曰。唯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也。庚寅。以浙西大帥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於池州置司。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成。世忠已至鎮江。而姦細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擒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世忠與光世交訴於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而世忠又欲以兵襲其後。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寇恂賈復事戒之。登仕郎鄒況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且乞雪昭慈獻烈皇后之謗。辛卯。上謂宰執曰。此是哲宗朝事。言之無傷乎。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謗已息矣。上曰。昭慈勳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正后生九子。繼萬世之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以多近嬪嬙。承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也。壬辰。詔都督府移於建康。浙東宣諭朱異。薦鎮東軍劄張九成等五人政績。是日。詔各轉一官。上曰。增秩賜金。古所以賞守令。故郡縣之政克舉。呂頤浩曰。內姜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恐外議以臣爲私。上曰。不可。有功必賞。乃所爲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也。癸巳。上曰。鄒況乞雪昭慈之謗。今當大祥。因此時下詔。如況言可也。上遂問昭慈得罪泰陵之因。俯對以昭懷上僭及左道之說。席益曰。此皆章惇蔡卞之罪也。遂詔昭慈諡號。別加討論。甲午。上曰。況浩之弟。欲擢之。乃令上殿。徐俯曰。鄒浩亦有子名柄。然嘗爲李綱客。今當以其父故用。

之。若終嫌其陷於綱黨。浩更有次子。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爲御史使言事。聳動四方。亦足爲國家之光也。尙書省言浙中去歲大稔。今韓世忠移軍屯泗上。非借民力。恐饋餉不集。乃命戶部尙書黃叔敖。與江浙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以空名告身誘富民糶米五十萬石。芻五十萬束。乙未。叔敖等奏。今來博糶。與常時不同。乞不作納粟。仍與免試注官。汝嘉。麗水人也。時鼎寇揚。衆至數萬。僭號稱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乃詔湖南帥臣折彥質。令節制潭鄂荆湖諸軍。會於鼎州。討之。於是鼎澧制置使程昌禹。先遣統制官杜湛。引兵攻賊寨。以俟諸軍來會。旣而潭州統領官劉深。鄂州統制官顏孝恭。共二千人。荆南將官羅廣。三百人。並至屯鼎之城外。而軍食不繼。辛丑。鄂潭之兵南還。癸卯。荆南之兵北還。而湛亦歸矣。戊申。宰執奏。咸里高士曠。乞落階官及差遣。詔除權客省四方館公事。仍轉一官。上曰。士曠宣仁近親。又最長。故優異之。然不可躐等。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呂頤浩曰。漢有恩澤侯。本朝固無也。上曰。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己酉。上諭宰執曰。人材當須長養成就之。今每除一監司。常患無人。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賊吏。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唯謹。擇監司。不必遣使。遂詔諸緣宣諭所發置獄。除正犯人外。並放。時神武後軍都統制巨師古。駐軍楊州。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欲令聽其節制。師古不服。世忠劾罷之。詔主管殿前司郭仲荀。兼統神武後軍。初。詔李橫。牛皋等直趨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時朝廷方嘉橫勇敢向前。而江西帥臣趙鼎。獨奏襄陽居江。

淮上流。實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爲得策。今聞橫與牛皋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僞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也。近有來自襄陽。臣竊訪之。云橫止緣乏食兼無衣。則其出兵固非獲已。臣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糧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爲持久之計矣。上覽奏。頗憂之。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律。見金所遣子金玉帛。縱掠數日。置酒高會。金人聞而易之。僞齊將李成與金合衆二萬復來。橫等多無甲。戰敗而走。賊亦不敢深逐也。參議官穀城譚世則爲賊所執。令其臨江。讓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穎昌府復陷僞境。至是荆南鎮撫使解潛奏。橫已回襄陽。及金犯鄧州境。與本鎮甚近。緣四川總領財賦。趙開。邊羅。將士饑餓。望下湖南撥兵同保上流。仍下川路備糧。詔以付宣撫司。鼎寇楊么。拒官軍累年。賊徒亦多被殺。至是以諸處會兵來討。人心頗搖。乃僞肆赦。立鍾相之幼子子義爲太子。自么與黃誠以下。皆盡臣禮之。以固其黨之心。初賊有寨僅七十。中間爲官軍所破。或晝或廢。惟夏誠。劉衝。二寨險不可破。上每日朝退。卽閱羣臣章疏。及四方奏報。申時付外。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以爲常。未嘗少怠。五月乙卯朔。上因以語宰執。且曰。每日申時付外。章奏至卿等處。晷刻皆定。可見也。河南鎮撫使翟琮。奏去朝廷道遠。緩急乞緣宣撫處置使張浚。戊午。詔從之。己未。資政殿大學士吳敏卒。自渡江以來。大宗正權於虔廣二州置司。至是詔行在建睦親宅。辛酉。宰執奏當作屋百間。上曰。此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得其時則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許也。近時營造之令一下。郡邑卽科於民。故民輒

受弊。若物物和買。則民不與知。乃令有司條上。是年冬始成。南班宗室至而居焉。初。權貨務都茶場。概稱行在。至是詔鎮江府吉州置司者別爲名。時御筆增小官俸。下有司條具。壬戌。上曰。小官俸增。雖變舊法。亦所以權一時之宜。祖宗成憲。固當謹守。至於今昔事有不同。則法有所不得。亦須變而通之。自元豐增選人俸至千二百。當時物價甚賤。今飲食衣帛之價。比宣和間。猶不啻三倍。則選人何以自給。而責以廉節難矣。初。遣奉使潘致堯。高公繪等。往金國軍前通問。至是。回。乙丑。以致堯爲刑部郎中。公繪爲浙西都監。金願再遣重臣以取信。丁卯。遂以吏部侍郎韓肖胄。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辛未。命肖胄爲金國軍前通問使。仍擢給事中。胸山胡松年。爲工部尙書。副之。肖胄等辭。奏曰。緣大臣各徇己見。致戰和未有定論。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癸酉。宰執奏稟國書。上曰。有天下者。當持之以謙。易曰。謙尊而光。則知能謙者尊而光矣。時有上殿官李長民者。正民之弟也。戊寅。上問宰執曰。長民比正民如何。呂頤浩對曰。二人皆淹博。文辭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彙。以示從臣。而正民以光等爲皆不合時宜。士大夫笑之。徐俯曰。正民父景淵長者。持論平允。不以元祐爲非。臣嘗戒長民當繼父志。上曰。願長民力行如何。爾元祐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上又問鄒況何如人。頤浩等對曰。浩之弟。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論況之賢否。席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又問況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心至公。未嘗偏有好惡。況用人乎。旣而除長民監察御史。常與改秩。湖南宣諭薛徽言。薦通判

永州劉延年，祈陽縣令張登，欲就任增一秩。己卯，上問宰執曰：延年何如人？呂頤浩等皆曰：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固未易知，聖人猶難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上又謂宰執曰：監司守令，皆有勸農之名，未聞勸農之實。呂頤浩曰：漢力田與孝悌同科，以重農事也。上曰：觀文帝詔，足知當時重農事矣。席益曰：大觀政和間，亦嘗舉行勸農事，而吏不以實應，徒爲文具。至有追集農夫物，留累日以待守令之行阡陌者。今當令縣縣行勞來之實，上然之。初，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解元、杜琳等，將兵渡淮北去。至是，詔世忠、金人已約講和，所遣兩軍且駐盱眙，勿侵齊國之境。是月，劉豫僞戶部侍郎馮長寧與監察御史許伯通同十一稅法，與阜昌敕令格式皆成。二法並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說以謂宋之稅法爲民大蠹，權豪交通州縣而欺愚弱，入田宅不承其說，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爲推制，產已盡而稅猶在，監固拘囚，死而後已，嘗擲逃戶之稅，使邑里代輸，又方田高下土色不實，朝行寬恤之詔，暮下割剝之令，故民窮而起爲盜，大率皆吹堯之言也。資政殿學士許翰，自湖北遷居江西。六月，戊子，卒。金人之由襄斜谷而去也，宣撫處置使司遣軍追擊，俘女真二千口。至是，張浚奏捷。時副使王似繼至，而朝廷未之知也。上曰：賴敵自退，兩蜀無虞。左僕射呂頤浩曰：臣深以爲憂。今強敵自敗，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取旨，上曰：可速其來。仍督王似盧法原之任。庚寅，敕放川陝令吳玠速上將士功狀。既而法原亦至，仍置司於閬州。於是總領四川財賦趙開、白似等求罷，且言自改脩茶鹽酒已壞之法，歲有常息，起建炎己酉，至紹興癸丑，共收一千五百餘萬緡，兼陝西茶馱及陝西造銅



錢引紙計川錢又八百三十餘萬緡。惟是官吏營私，惡其不便於己，共與謗譟以爲擾。今老矣，恐誤國事。似等知軍食方急，不可以無聞，乃疏乞因任詔從之。自川陝屯兵一歲之用，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此其大略也。此據鄭剛中送人序上謂宰執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必可行也。鼎寇楊玄犯鄂之公安，石首，兩縣甲午，詔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瓌爲荆南潭鼎澧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并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擣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船五百隻與瓌。又詔統制巨師古以兵二千亦隨瓌去，併力討之。瓌又請金字牌，欲招安其衆，上曰：建炎以來，盜踵起而不息者，由黃潛善專事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故不逞之徒，胥動爲盜。楊玄罪惡貫盈，何以招爲？仍命將來破賊，誅止渠魁，貨其脅從，許以自新。庚子，給事中黃唐傳乞立武選格，以科舉人數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二部條上。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所花國子監量養士，仍置博士，然未果行焉。初，呂頤浩以養兵費廣，乃稍更鹽法，循法爲序，使商賈入納奔漕，又經理淮甸，以護通泰，專鹽利，而堂吏張純獻計，頤浩增定私鹽刑名，多配嶺南，犯者相屬，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法已極重，貧民所負至少，而受捕豪家，結羣持仗，則法不能及。幸臣循蔡京之舊，亦用張純，提領兩務，而戶部與胥吏通姦利，已有顯狀，上諭同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

害。第當擇利多害少者爲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至是亟命有司更定其法。下純大理寺治罪。取兩務復隸戶部。時選部案牘不存。吏得爲姦。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返輒經歲。於是考功郎官歷陽魏缸奏。請細節不圓者。悉先放行。人以爲便。自後踵行之。



## 中興小紀卷十五

紹興三年秋七月丙辰左僕射呂頤浩辭提舉國史不允上曰朕親歷代史後人皆不及前人遷固雖下於左氏辭猶奇偉范蔚宗以還不足觀也至唐史尤不及前人遠甚頤浩曰陳壽三國志亦佳上曰壽頗簡略事實多在注中又諸家互相矛盾席益曰歐陽脩五代史乃有褒貶義例過范蔚宗等遠矣工部侍郎歷城李擢奏乞參紹聖大觀法別立博學宏詞一科己未詔從之時行在百官以職之高卑而差其人數多寡月給雇募之直亦是擢請之也時大旱上曰和買未爲良法今支錢一千州縣吏更不奉行重困吾民可下監司覈實勿爲文具甲子手詔略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其和買紬絹錢已虧而多有不止民咨怨而傷和氣因以致旱可索逐路未支實數條上言者謂艱難以來中原隔絕祖宗開國功臣子孫凋喪幾盡乞訪其後量才錄用從之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不可用壬申詔罷之上曰器械之利古今異宜古所便者未必便於今然古人雖用亦或不利如驂絙而止之類蓋車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用車或勝而後人用之必敗蓋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呂頤浩曰房琯失利於陳濤正坐此也甲戌宰執奏置孳生監牧馬呂頤浩因論廣西買馬雖置提舉官須令帥司與之直庶無乏事上曰固也然嘗擇帥若不擇人而每事待朝廷處置則雖百執亦不能辦治天下者要在官得人而使之各任其事則天下治矣時置監於饒州以左朝請大夫

郝漸爲提舉孳生監牧事。然馬性利高寒。鄱陽地卑溼。旣而因暑。馬死者衆。漸坐此罷。先是講筵所祇應人。經進書推恩內門下。後省私名。莫允中拔進義副尉。左司諫唐煇論以爲不當。乞追改煇。吳縣人也。己卯。率執進呈。上曰。此講筵所奉御寶批也。旣有例。當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批。然副尉而煩諫官論列。乞陛下允所奏。上頷之。徐俯曰。旣有例。當如何。上曰。然。凡朝廷事。旣有例。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是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繫國體。呂頤浩固請從煇之說。上可之。先是久旱。中雖得雨。微潤而止。上極憂勞。省躬脩政。而圖嘉應。至於祈禱。皆蔬食。以致潔誠。自此月己巳之後。屢雨。至是始足。庚辰。上謂宰執曰。日者亢陽。朕甚慮之。以爲禱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三百四十年。書大有年者一。有者再而已矣。以此知難得也。呂頤浩等退而相謂曰。上至誠憫雨如此。宜豐年之來格也。初。劉豫將李成。統衆與金合兵二萬。攻廬氏縣。河南鎮撫使董先率兵五千禦之。衆寡不敵。遂棄元守州縣。將二千餘人退寓襄陽府。願聽李橫節制。許之。金僞兵復犯襄陽。橫以食盡不繼。遂引其兵棄城而遁。金僞兵南至隨郢。遠近震恐。橫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去疾。閻大鈞等。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部不見納。若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旣而鄂帥鈞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鼎已遣米船至。其衆遂安。董先與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先渡江至洪州。鼎復以銀數千兩贖橫之衆。且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於境。橫大喜。是月。詔橫駐洪州。旣而鼎發橫赴闕。將佐以下隨之。橫至闕。爲桑仲訟冤。乃追洪州都監雷明。送大理鞠之。亦竟薄其

罪。時召德安鎮撫使陳規至行在。規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云。詔復沿海制置使。乃以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知明州兼之。仲荀將兵三千之任。因陛辭乞解軍職。遂加檢校少保。仲荀至明。正當風汛賊舟南來之時。即遣小舟入海爲斥堠。屯兵港口。據要會以待之。八月己丑。宰執奏分屯軍馬遠近輕重。呂頤浩曰。第恐無糧。上曰。撫國家給餉餉。自古亦須運糧。豈有無糧之理。余塔初叛遼主。亦以諛言不給糧之故。往附女真也。時言者欲罷都轉運司。於是度支郎中侯懋等言。自發運司罷後。上供錢物頓失。遂改爲都漕。蓋緣以辦上供爲事。今罷此。亦可省吏之費。第諸路漕臣。又以上供移用。他時復置。卽非朝廷舉措。矧自置司。一歲間已增八十餘萬貫矣。第漕臣不得自便。故同忌嫉。以此見存廢利害甚明。庚子。詔從之。上以雨暘不時。又蘇湖地震。甲辰。詔中外之臣。令極言無隱。先是諸州有積年所欠禁軍關錢。已委逐路憲司起發。上復恐不便於民。遂諭宰執。令速蠲放。繼又手詔三省樞密院行之。大指慮有追呼禁繫。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至是上又曰。紹興元年以後。合替之數。亦未須起。欲與諸路招軍令填足舊數也。初。河南布衣王忠民。隱居不出。靖康中。因上書被召。又嘗以策干長安帥范致虛。致虛喜。欲致之不能。時諸鎮如翟輿。董先。李彥仙。皆禮重之。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遣人達金寨與故遼之境。以斷天下之疑。宣撫處置使張浚。補以官不受。復薦之。至是忠民詣行在。左僕射呂頤浩。僉書樞密院徐俯。謂之曰。上知君來甚喜。旣見上。所奏皆留中。授右宣義郎。忠民辭不獲命。則以告納於牘中。藏之七寶山下而去。後撰三國和議狀。遣使臣岳知常散於敵中。知常越豫

境被執。忠民於是編置福州。未幾得免。初同僉書樞密院事韓胄。工部尙書胡松年。使金道經淮甸。見田畝多廢。骼骸相屬。密附奏。乞展限起常賦。及立賞掩遺骸。以廣上恩。是月。胄等至雲中軍前。與金議和。金頗見信。而有悔禍之意。給事中黃唐傳言。都漕不可罷。力營救之。於是言者論唐傳會大臣。九月乙卯。以唐傳爲徽猷待制。提舉太平觀。未幾落職。丙辰。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言。比修紹興敕令格式。書務速成。論靡專決。州縣推行。已漸見抵牾。望詔監司守臣條上新書之闕。命官審訂。去其謬謬。著爲定法。從之。右僕射朱勝非等奏。近泉州水暴發。毀城郭廬舍。已行詰問。上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蠲貸之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聞。何也。乃詔諸路有水旱。監司郡守。卽時具奏。如敢隱則置之法。時天象多變。臺諫交章論左僕射呂頤浩之過。而殿中侍御史常同疏其十罪。戊午。罷頤浩爲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制下。言者又請鑄去將相崇資。於是改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謚昭慈獻烈皇后曰昭慈聖獻。己未。詔略曰。昨舉祖宗之制。欲杖賊吏於朝堂。亦以刑止刑之義。復思祖宗時。絹值不滿千錢。故以一貫三百計匹。後因論列。遂增至二貫足。今絹價不下四五貫。豈可尙守舊制。每匹宜更增一貫足。今後賊吏犯法。夫復何言。先是皇后父邢煥卒。妻福國夫人熊氏進狀。乞賜第及官子弟門客。皆踰常制。癸亥。上令補二子官。一子有官者。進二秩。餘悉不行。且顧宰執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踰。豈以后族故私之耶。後復以皇后受冊。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也。況待后家。又不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戚。已減於韋氏矣。乃詔追贈煥少師。

嘉國公許造進酒而已。甲子起居郎曾統言。本朝多以諫臣兼記注。且聽直前奏事。元豐更制。不復併任諫列。然有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寢廢。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爲嫌。甚非祖宗兼聽之意。乃詔依元豐舊制。丙寅。詔江西大帥趙鼎兼制置大使。既又詔江西制置使岳飛。駐軍江州。而舒蕲二州亦隸節制。初。飛與前帥李回不協。至是。鼎至。誠待之。飛亦心服。江陰軍進士李翰。蘇白。違詔不詣檢院。乃伏闕上書。是日。詔押赴本貫。上曰。所言者皆細務。如戢宗子之類。自可行。非有詆訐之語。願不當伏闕耳。此風皆李綱輩啓之。不可不懲也。上謂宰執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可復益兵。此爲不知時宜者。如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數十萬。未嘗以爲疑。故能有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纒各及五萬。張浚不滿三萬。而議者已患其多。非也。朱勝非曰。漢初諸將最爲用者。韓信。彭越。英布。三四人。兵最多。徐俯曰。光武常中分戡下之師。以與鄧禹。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既定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上然之。上自南渡以來。每兩月輒一賞衛士。勝非及其時。則命吏爲文書置袖中。俟命而後進。久而上覺之。問何不早進。勝非曰。此異恩也。當出自陛下。若舉之。非市恩而何。上嘉歎之。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廷設官。有常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近諸路屬官。寢增舊員。而寺監之官不除。臣謂當減屬官而復寺監丞。一則分掌郎曹之務。二則養人材以觀其能。三則資淺者不至躡遷。庚午。上謂宰執曰。郎官高選。前此歷寺監丞。乃得之。渡江以來。序進人材。則徑至郎官。其議復置如同言。朱勝非等言。今歲防秋事。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當更精擇。止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用之。可以復中原。威外敵矣。豈獨防捍險阻哉。



大理少卿張杓論淮南帥臣守令當加精擇壬申上曰縣令尤爲近民須一任有舉主及格乃得爲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爲令已釐正矣當謹守之昔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謂有美錦而使人學製蓋民之師帥非練習政經者不可爲也中書舍人晉陵孫近言艱難以來軍期機速之事先以白劄子行下然後乃經給舍循習浸久凡擬官斷獄之類亦徑下有司今欲由舊制乃詔非機速者仍命給舍書牘祕書省正字晉陵陳祖言乞修建炎以來日歷從之冬十月壬午朔詔昨者遣使出自朕意授以手歷澄清諸道逮胡蒙等還朝偶緣他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深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揣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未還二使不無疑慮三省可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自南渡以來官無籍吏隨事立文號爲省記出入自如先是言者乞令使將所省記類而成冊從之遂詔修七司敕令又得廣東轉運司錄到元豐元祐吏部法與七司所省記者參修命禮部尙書兼吏部洪擬總之而兵部侍郎章誼同定擬立朝最久諳練典故定著曲當至是吏部敕令格式書成而擬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以去癸未右僕射朱勝非上之上謂宰執曰武備在於軍器弓甲尤爲先務今戰士無慮三十萬皆披堅執銳加以弧矢之利雖強敵無足畏也然造弓必用良工兼須善價今御前所造弓其直八千可以爲式宜令軍器所及張俊軍中分造庶使盡其藝也戊子以工部侍郎李攢爲禮部尙書尋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時荆南制置使王夔總軍討楊幺至鄂州夔言湖水瀰漫未可進兵壬辰詔俟水落速去擒捕旣又詔西北無歸之人爲賊誘脅者別給旗榜付攷招收甲午廣西宣諭明蒙

言大理國欲進奉及賣馬事。上諭宰執曰：進奉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嘗奏大理入貢，言者指以爲妄，事可爲鑒。上曰：彼云進奉，實利於買販，但令帥臣償其馬直，則馬當繼至，可增諸將騎兵，不爲無益也。戊戌，詔略曰：朕以眇躬，親逢厄運，愧無德化，而士大夫趨向多歧，附益奔競之風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若不以時警懼，辨其邪正，尙且曰：內修外攘，得不負愧於天下，可令臺諫察其微而劾之。三省樞密差除，常加遴選，除有賴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見管兵四萬四千餘人，乞揀去老弱，詔世忠軍練已精，陝西南北山東兵，隨世忠累經出入，難以例汰，令存恤之。初，世忠之在建康也，以金兼善射，常以騎兵取勝，世忠乃選少年敢死士爲一軍，號曰背嵬，如古羽林，伏飛之類，皆以一當百，又自出新意，造克敵弓，斗力雄勁，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蓋二者皆足以制敵，至是愈精矣。初，福建鹽法以三分爲率，二分商販，一分官撥，比年商販殊少，鹽鈔不行，邵武軍判官趙不已上言，乞併令轉運司撥買，歲認鈔錢二十萬緡，漕司以鈔錢太重，請減爲十五萬緡，從之。時虔寇竊發，多緣羣入閩，廣販鹽以致作亂，至是知梅州陳杲乞散賣小鈔，謂非特可助國計，亦使細民得販，則潛消其爲盜之端，事下權貨務，已亥，本務言福建二分客鈔，已令轉運司歲輸二十五萬緡，而廣東亦係官撥，杲所言不惟有侵漕計，兼礙成法，遂格不行。杲，建陽人也。壬寅，以龍圖閣學士曾懋爲禮部尙書，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懋不當除，遂寢前命。丙午，宰執奏廣南捕盜事，上曰：凡擒盜多緣賊首未殄，遽以奏功，兵退又復聚衆爲寇，兼監司州縣不能恤民，散而爲盜，有盜又不時奏，致使滋長，可嚴戒之。先是，手詔吏部注擬姦孽事。

詔意以爲安得以皇甫鍾之流。鈐制姦吏。除其弊端。上始用鍾事。蓋獨取其初能制吏耳。鍾後作姦迎合。數貢羨餘。唐史所譏。上意深嫉。恐臣下不察。有疑御筆。改曰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潔自勵。丁未。上謂宰執曰。他時詔未嘗三省。可便奏陳。改定。徐俯曰。陛下始用鍾事。特取其爲郎時事。後惡其姦。改以毛玠頌之天下。益足以見盛德矣。己酉。宰執奏事。席益請諸軍所造馬黃弩。改令造弓。詔從之。上曰。弩但可守。戰則須弓。朱勝非曰。前者李橫。牛皋。與金人戰。旣勝之。金益兵來。橫等皆無甲。是以敗。上曰。無甲何以禦敵。今治兵所先者器甲。而弓尤急也。徐俯曰。臣見張俊云。近歲軍中。方知帶甲之利。今有甲士十萬。則無懼於強敵。上曰。俊隨朕久。士之帶甲者。俊練之也。荆南制置使王玟至岳州。水陸下流。進兵。先遣統制官右世達領二千人至鼎州。與程昌禹下統制官杜濬合兵。以當上流。令世達聽昌禹指縱。世達勇而和澁。方患兵少。遂與協力攻賊。至龍陽縣之沅洲。奪賊小德山船一。賊連敗。庚戌。官軍入黃誠寨。登僞太子樓。獲龍牀龍屏之類。是日。玟在下流。船小。與賊戰不利。乃留水軍統制官崔增。吳全。於喬口。而自持神武前軍。由鹽陽縣路次於下芷江口。金左都監烏珠。至鳳翔府。與萬戶薩里罕會。再謀攻蜀。又金衆東寇楚泗。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在建康。扼馬家渡。光世將兵直擣廬壽。金人乃引去。崔增。吳全。自喬口進兵。攻賊失利。二將皆渡。王玟與程昌禹議。方欲橫鼎江下流。植檣留船守之。以防賊衝。然後悉衆泝芷江。併力攻賊。將夏誠。劉銜等。衆會鄂州。告急。戊申。玟持兵趨鄂。留統制官王渥。趙興等軍。權聽昌禹節制。移駐上芷江口。十一月丙辰。宰執奏修運河事。上曰。有言當役不堪。出戰之卒。固

不可。又言調民而役滋不可。惟發旁郡府軍壯城捍江之屬爲宜。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非急務。而饋餉艱難。爲害甚大。故不得已。但時方甚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及富家以餼屋取資者。皆非所便。恐議者惑之。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哉。開封布衣李漢英上書。以爲國家之弊。在於用柔太過。故敵得逞。丁巳。上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聖人之德。時剛時柔而已。光武治天下。以柔道行之。復興漢業。願豈柔爲不可哉。漢英語雖強易。而朕不爲忤也。時劉豫調民修城運糧。又擇其壯者以備戰。戊午。諸路探至。上惻然曰。中原之民亦勞矣。吾民之不陷僞境者。雖兵興有年。朕未嘗敢以科調煩之。庶其休息。夫使民各安田業。治道之要也。朝廷當力行之。自建炎初。置司農寺。庚申。始復置丞二員。明年。又得置長貳。僉書樞密院韓胄。工部尙書胡松年。使金回。自上卽位。遣使入金十數輩。未嘗報聘。至是。劉豫兵敗。始遣其臣文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隨胄同來。詔前奉使潘致堯。高公繪。接伴之。朱勝非曰。秦檜自初相。奏以河北河東人選金。以中原人選劉。同乃知檜之議。兵部侍郎趙子晝爲館伴。時敵情反側。人以館客爲難。子晝彌縫應對。而永壽驕倨自肆。出於金人也。又命右文殿修撰王倫與之議事。倫爲翊道。雲中舊故。翊慢少損。倫卽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二人始拜就命。倫充送伴使。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上因從容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時御史六察所隸官司。有免隸臺察者。常同請依舊制。乙丑。詔閣門客。

省四方館並隸臺察。獨皇城司專掌禁廷。依祖宗法不可易耳。同又言六曹貳長拘執繩墨。顧少假以權。使隨事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可以奉法爲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三代。皆有所向。兩漢而下。亦各自有制度。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祕書省言。元豐官制。後國史別置院。所有日麻。歸本省國史。案今乞以修國史日麻所爲名從之。初。元祐司馬光爲政。請設十科以取人材。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曰。練習法令。能斷諸讞。歲令侍從以上各舉三人。紹聖以來。此科遂廢。至是三省樞密院請復舉行。乙亥。詔從之。宣和皇后弟韋淵。乞應勸遷秩。時淵官爲橫行。吏部言橫行於法無以年勞遷者。丙子。上曰。若宣和皇后來歸。勢必加恩外家。姑留此以需母后之歸可也。乃命留以俟之。吏部郎官劉大中言。鼓鑄爲國利源。虔饒兩司歲鑄一百五十萬緡。留四十五萬緡。循環爲本。合發五十九萬餘緡。而元二年前上鑄二十萬緡。截支外止發一十二萬緡。卻同本錢。給兵匹總三十五萬餘緡。除實鑄外。虛費一十九萬餘貫。豈止所得不償所費而已。事下工部。本路言。江州廣寧監合鑄二十四萬貫。池州永豐監合鑄三十四萬貫。比經殘破。以兩監工匠池併入饒。江併入虔外。其餘額合令認發。十二月癸未。詔從之。甲申。辛執奏。故侍御史洪炎葬事。朱勝非曰。此蓋近例。上曰。炎以文學稱。其死有恤典。今旣致言者嘗罷之。然聞其家貧。可依胡直孺例。支與銀絹。炎蓋黃廷堅之甥也。徐俯曰。庭堅自有親孫。見在臨安府爲筦庫。其家極貧也。先是

建炎中。將作軍器二監。皆併歸工部。己丑。始詔復置監。少監丞簿等員。將作乃總少府之事。時監司有闕。或以干堂。壬辰。言者請遴揀公正可任之人。書於籍。庶杜其求。且去待闕之弊。上曰。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致干乞。可明戒不得具闕。庶少脩士檢也。癸巳。廣西經略使劉彥適言。南丹州莫公晟。領賊兵三千犯觀州。右僕射朱勝非曰。此皆崇觀政和所開新邊。近來往往棄而不守。如觀州亦下本路相度。而帥臣監司以爲所據控扼。不宜棄之。上曰。前日用事之臣。貪功欺罔。其實傷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彥適又乞與公晟一職。詔從之。乙巳。宰執奏。正旦使人入見。故事百官俱入。上曰。全盛之時。神京會同朝。廷百官之富。所以夸示敵國。今整駐於此。事從簡便。舊日禮數。無庸俱入。兼元日亦未嘗受賀也。時朝廷館金使禮既簡。而所乞還俘囚。及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請畫江以益逆豫之疆。朝廷皆不從。於是李永壽等褫氣而去。時將遣參知政事。席益爲報使。而益以母老辭。上問誰可代行。乃薦樞密都承旨章誼。明日誼對。上諭以使金之說。誼徑承命。詔加誼龍圖閣學士以行。



# 中興小紀卷十六

紹興四年甲寅春正月丁巳。宰執論遣使事。上舉申包胥曰。秦伯初無伐吳存楚之志。感申包胥之誠。爲賦無衣。秦師乃出。然則合兩國之成。回難回之意。只在使人耳。鼎澧鎮撫使程昌禹。遣統制官杜洪。與制置司統制官王渥。趙興。同引兵攻楊玄。己未。破皮巽寨。俘賊黨陳欽等八十八人。奪船三十。於是湖中小寇。皆震恐不自安矣。時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制置使王玘。討賊久未有功。壬戌。上謂宰執曰。王玘使據上流。可令岳飛自下流進兵。賊無所逃矣。今賊恃險與水。嘯聚甚久。譬如人病。若淹歲月。必生他疾。宜速除之。戊辰。上諭執政。論北方事。朱勝非等退而相語曰。上神武撥亂。而以至仁御世。內外歸心。清蹕所駐。億兆畢從。自然成都。敵所以不能窺者。正恃人心以爲固耳。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四川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文付下。時浚已出蜀而奏纔至。癸酉。工部尙書胡松年。遷吏部。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韓胄。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罷。詔以本職知温州。既又辭不赴。改提舉洞霄宮。先是御史臺檢法官李元淪。論保正稅長之弊。上諭宰執曰。役法推行變久。失其本意。致富者益富。貧者至貧。民力重困。此宜講究。甲戌。上又曰。元淪所論。乃是民事。祖宗法固不可改。然民事急務也。孟子所謂民事不可緩。其令州縣條利害上之。初。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閬州。及分陝蜀之地。實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川。命經略使兼都統制吳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達。命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



州文龍至威茂命統制官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命統制官關師古主之屯武都。特遣師古率統制官李進、戴斌、王師古等引衆打糧於河州。因襲大潭縣叛將募精拔寨遁去。師古深入敵境忽遇金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太潭內懷盤糧遂隻身降敵。吳玠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叛。亟撫定之。玠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強。然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參知政事席益既辭使金。及金使對榻則又無一言之助。於是臺諫交論其失。三月壬午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論者不已。尋詔落職。癸未。土曰國家任用小人當退之也。案二語類不辭緊年要錄作易曰大君有命開朱勝非曰陛下於天下初無愛憎始謂其賢則用之既知其非則退之所以爲公也。上又曰人或以開河爲非急務朕語之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以爲無間然安可謂非急務要措置有方耳。先是議廢觀州下廣西帥司相度未上二月乙酉上謂宰執曰知其無益於國便可廢之然當時取之不足爲利今日廢之亦須慮患徐俯曰誠如聖諭元祐間棄渠陽匆匆城中人未出者爲蠻所殺紹聖中唐義問所以被讒蓋禍始於此也。鼎寇楊么既爲官軍所敗其黨雖出降而賊防之甚嚴鄰居失覺者其罪死。間有得達官地保甲利其隨身之物又殺而奪之。鎮撫使程昌禹乃募人能引隨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衆。遂申朝廷乞招安。時知樞密院張浚自蜀還。是月朔日留其屬官馮檝同湖南帥臣折彥質措置招安。丙戌。宰執奏其事。上曰。么等憑民嘯聚守令之罪苟欲自新令王玠折彥質招之以成除奸生惡殺之意。既而行下招安。而賊以不堪昌禹殺戮爲辭。尋有詔除昌禹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候招安畢日行。是月知樞密院事張浚還朝。浚

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東陝西之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復諸郡。乞鑄印。浚以去朝。廷遠。亦先鑄給。而後奏聞。又浚被命。取道東蜀夔峽。其至稍遲。於是侍御史辛炳言。浚被命宣撫。不能戒。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爲無辜。以至設秘閣。以崇儒。擬尙方。以鑄印。及被詔不肯出蜀。乞行黜責。炳。侯官人也。金左都監烏珠。與萬戶薩里罕。領衆十萬。復大入。犯仙人關。宣撫司都統制吳玠。乃預爲壘於關旁。號殺金坪。嚴兵待之。統制官楊政。言於玠曰。此地爲蜀阨塞。死不可失。當臨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且地名亦善。破之必矣。於是金人至。亦據高阜。且戰且攻。壘玠與烏珠約相見。烏珠誘玠以王爵。不從。三月辛亥朔。金兵攻壘益急。玠命統制官吳璘。領射士號駐隊者。更迭射之。矢下如雨。敵死者布地。而復踐以登。玠遣政。與統制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滿四山。大震鼓隨之。壬戌夜。壘中大兵出。敵不意。攻烏珠薩里罕兩大寨。破之。連戰皆捷。金萬戶韓常。爲官軍射損左目。金不能支。遂遁去。統制官王俊。追百餘里。至鳳州。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命攜孳而來。又選取豫腹心爲四川招撫使。期不徙還。既不得聘。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不敢復妄動矣。丙辰。端明殿學士江西大帥趙鼎。在洪三年。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至是召還。辛酉。詔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是日福建漕臣鄧士彥進讀。上曰。閩中地狹民貧。勿縱吏捶剝。以重困之。官吏姦賊者。當劾不可默也。癸未。以侍御史辛炳爲中丞。時宣州奏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不論罪。而給事中孫近。因疏駁大理寺之失。論宣州有觀望。乞併罪之。甲子。上謂宰執曰。宣州可貸。今若加罪。則諸郡後

有疑獄。不復奏矣。趙鼎曰：此正國家立法之意也。乙丑，罷浚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朱勝非開居錄曰：張浚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雜學士樞出，人主之右，竭蜀之財，悉陝之怨，怒供叛浚，浚以兵凡三十萬，乘與金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將帥，趙哲曲熾，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浚以身奔還，聞州關陝之陷自此始。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還謂罷居福州而已。癸酉，知湖州汪藻編元符崇寧大觀詔旨，先進二百卷，詔送國史日曆所。江西制置使岳飛奏虔州盜發，已遣兵討蕩。甲戌，上曰：盜發不免加兵，然皆理其末也，不若理其本。如守令得人，能奉行詔旨，無以擾之，卽民自安業，盜何自而作耶。時梁衛之地，悉淪僞境。河南鎮撫使翟璋以數城孤立，力不能敵，乃引部曲突圍而出，自歸於本朝。詔璋知壽春府，璋以母老力辭，改授江東鈐轄。其衆分隸諸軍。先是僞宿遷令張澤，率其邑二千餘人，自拔來歸。泗州守臣徐宗誠納之，宣撫使韓世忠奏至，僉書樞密院徐俯欲斬澤，送首劉豫，參知政事趙鼎力爭，遂令宣撫司婉詞約回澤等。仍械宗誠赴闕，鼎復奏若恐妨和議，令宰執以諭世忠密受之，卻報僞境，謂北界人來以朝廷約束不敢受，遂恃衆作過，已遣兵逐散，是亦兵家一術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金雖議和，而兩界人交歸，未嘗有禁，僞齊明置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旣遣李成侵襄鄧隨郢，又遣衆兵攻川口，今乃卻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而自養之，爲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阻士氣，非策也。乃詔釋宗誠罪，命澤以官，且給閒田處其衆於淮西。夏四月，庚辰朔，以鎮西軍節度陝西都統制吳玠爲川陝宣撫副使，免書本司事，專治戰守。言者謂軍興以來，陛下不吝推賞，以旌戰士，而所屬上功，類不覈實，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寇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如惠州及東莞縣，皆經殘破。

而守令以禦寇推賞。不知何所據而奏。州縣且然。況於軍伍。似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辛巳。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實之法。右諫議大夫唐輝等言。前宣撫司參贊軍事劉子羽。程唐。皆爲張浚主謀。而尚列從班。望行貶竄。癸未。詔貶子羽於勺州。案。右盟會編。勺州。在白州安置。唐落職奉祠。先是浚令前宣撫司隨軍副使直祕閣榮陽張澄。統本司兵萬人出蜀。詔赴至行在。及浚以次皆貶。而澄獨入對。未幾遷直徽猷閣。除漕江西。江西制置使岳飛奏。川陝宣撫司於仙人關。與金人戰獲捷。飛奏中頗有輕敵之意。乙酉。上語宰執曰。用兵當持重。飛宜深戒之。朱勝非等曰。誠如聖訓。丙戌。詔閣門各省四方館。依祖宗舊制。並屬中書省。不隸臺察。言者乞撥免役錢以充和買。下轉運常平兩司共議。兩浙轉運司言。於本司無妨。而浙東西常平司皆言。役錢限充和買。則役人無可以給。庚寅。乃詔轉運司多方那支。丁酉。衢州奏。直容思殿鄭弼。經由常山縣驛擾。是日詔降弼兩官。襄陽重地。旣爲僞將李成所據。湖湘之民。亦不奠枕。士大夫自蜀來者。茫然不知所向。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謂當先取之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時飛爲江西制置使。駐軍鄂岳。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徐俯獨以爲不然。鼎旣與俯異。卽請上令韓世忠以萬人臨泗上。爲疑兵。劉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兵。而大將遽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爲不可。時言者以鼎爲是。俯求去。丙午。以本職提舉洞霄宮。時上欲令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分兵巡邊。右僕射朱勝非請遣中使齎劄子付之。庶無滯滯。上慮內侍到軍中多擾。止於急遞發行。初。南昌潘興嗣高蹈不仕。自嘉祐以來。趙抃、韓琦、唐介。交薦於朝。起爲筠州推官。辭不就。元符中。

黃履引徐復孫侔李泰伯例乞官其孫淳授星子縣尉及蔡京用事追奪之淳既死趙鼎前知洪州奏乞加恩於興嗣之孫濤以爲廉退自守之勸丁未兩浙移文婺州市御爐炭非若胡桃紋鷄鶩色者不中程戊申上對宰執語及蹙然曰當艱難時豈宜以此擾人因詔罷買有似此類悉禁止之初上欲重修神宗舊宗兩朝實錄殿中侍御史常同亦奏二史議論不公所以當脩之意且言惟故范祖禹之子冲知其本末時已召冲未至五月壬子上諭宰執曰二史事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可趣冲來令兼史事朱勝非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目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是所當修今修之足以彰二帝之盛美矣言者以爲祖宗朝宰執每聚議都堂頃駐蹕會稽大臣會議日至三四自呂頤浩再相始不相關願復故事以踵前世都俞之風是日詔從之川陝宣撫使王似等奏吳玠仙人關之捷是日詔宣撫司速上功狀考功郎官孔端朝言唐德宗時陸贄建言盜滿天下宜痛自引咎以言謝之庶叛者格心故所下制書武夫悍卒無不感涕今陛下刻意恢復而播告之言或未有以發之謂宜因事見辭痛自引責以收人心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建康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屯鎮江以私隙未下殿中侍御史常同奏二臣蒙恩不思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示國威上以章示劉韓兩軍至是世忠乞差劉光弼充本軍統兵官辛酉上謂宰執曰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光世弟光烈與世忠弟世良皆帶御器械光烈近召世良世良峻拒之作世忠語及此朕諭之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卽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

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時世忠於平江府私第，建閣寶藏御書，乞賜名。有旨賜名懋功。學士蔡崇禮奏罷之。世忠請賜閣名見朱勝非附錄云。時日曆所乞閣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甲子，上謂宰執曰：禁中百事，皆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輕改，亦厭紛紛多事也。朱勝非曰：今日皆從簡約，自無輕改之理。自紹興初，修今上日曆，始置修日曆所。既又號國史日曆所。癸酉，復詔以史館爲名。時宰臣薦吏部尙書胡松年爲執政，徵猷閣待制趙思誠爲六曹貳。思誠高密人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松年乃王黼客，宜和問。劉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常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爲執政可乎？思誠挺之子崇寧初，挺之首陳紹述實致國禍。且與京黼同時執政，今公道旣開，豈可使其子尙營要路？是月，以同爲起居郎。六月己亥，曲赦虔州土賊。初，上命江西制置使岳飛復取襄陽，亦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貴等自鄂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飛迺事建節。且命司農少卿歸安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飭上流監司帥守餉飛軍毋闕庶幾必濟。飛等進軍。於是劉豫求救於金，金僞之兵俱來。我師與遇，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及鄧隨諸州。飛分遣統制官王貴、張顯進擊敵兵，及復鄧州時，軍聲大振。先是內降以使臣王評爲秀州澈浦巡檢，右諫議大夫唐輝上書引康定元年詔及嘉祐中陳升之劾鎮江軍留後李璋內降轉官，正其干請之罪，以爲祖宗至公如是。今一巡檢不足道，深恐此風滋長。壬寅，乃詔罷之。時川陝無執政爲大帥，言者數上章，以謂若無大帥，必失兩蜀。上因諭朱勝非曰：西師難其入，朕欲以趙鼎知樞密院，爲之如張

浚故事。勝非曰：聖謨如此，臣謹奉詔。先是荆南制置使王夔自鄂回鼎，奏已招到賊衆萬餘，然賊累殺招安使臣晁遇等，且乞割州縣如溪洞故事。是月，湖南帥折彥質報賊不可招，夔乃復遣兵蹂躪賊，乘大水攻鼎州社木寨，破之。官軍使死者不知其數，賊愈增氣，夔與鎮撫使程昌禹皆坐降官。戶部尚書黃叔敖除徽猷閣學士，奉祠而去。初，吏部法選人改京官而舉主有他故，則報罷之。至是，郎官王思溫始建請薦員溢格者，本部以收使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從之。秋七月，戊申，建昌多壘，而軍士素驕，邀取無度，守不能制。至是，守臣劉滂以法裁之，兵不勝其憤，是日衆集爲亂，滂及母妻皆死。滂，東陽人也。建昌叛卒嬰城自守，江西提刑司遣兵招捕，時又詔右軍統制官趙詳引兵討之。庚午，宰執奏討賊事，上曰：辛企宗自建昌使人來經營，乞委之討賊，頃嘗遣往福建平范汝爲，怯懦無謀，養成大寇。正如王夔在湖南，玩寇卒無成功，而企宗又在邊之下，惟務交結，本無寸長可用也。朱勝非曰：陛下洞察諸將才否如此，辛未，奏趙詳已平賊，上慮官軍入城未免玉石俱焚，趙鼎曰：未必敢殺人，恐劫財耳。上愀然曰：斯民遭此禍可憫，令有司優恤之。旣而言者以爲國家艱難以來，閩中殺漕臣建康杭秀之守臣，皆爲其下所囚，卒歸罪有司，以爲失於撫循，臣聞建昌兵悍，劉滂稍裁以法，茲守臣之職，乃併其家皆碎於賊，此而不懲，失刑甚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詔贈朝請大夫，官其子二人。初，樞密都承旨章誼同給事中孫近出使至金廷，與其左右副元帥尼雅滿、烏克紳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以亟還，誼等曰：萬里衝命，兼迎兩宮，必須得請，金遣金吾蕭愛受書，併以風聞歸過吾國，誼詰其所自，金以實對，乃已。還至南京。

爲劉豫所留。誼等以計得還。上嘉勞之。乙亥。擢誼爲刑部尚書。時內侍李虞。飲於大將韓世家。卽坐手刃傷弓匠。事下大理寺。殿中侍御史魏疇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杯酒。乃至如此。其於防微杜漸。豈得不過爲之慮。熒熒三年。嘗禁內侍不得關通主兵官。及預朝政。如違以軍法處之。乞申嚴其禁。以謹履霜之戒。是月。御史丞辛炳除顯謨閣直學士。與郡而去。爲吏部奏議禮爲內翰。辛炳爲中司。炳欲選數言胡素之失。招撫細故。審議必開。未幾。炳論月論奏。二公不已。疾小愈。未能造朝。乞先供。空職。有旨從之。議者紛然。謂從官治事。而不赴朝。參爲不恭。中司如此。何以掌朝儀。卽日出知漳州。快然而卒。魏疇遷侍御史。於是疇首論自治之策。且言。諸軍比日以來。或造言惑衆。或強行捉募。或劫掠財物。或殺傷農民。朝廷雖付之有司。而未能究治。自古善用將者。必宰輔因其事機。而御之有術。臺諫乘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今宜訓飭諸將。謹身率下。使士皆心悅誠服。安靜不擾。仍委宰輔以馭將之方。責臺諫以敢言之義。庶幾上下交儆。紀綱克振矣。資政殿學士謝克家卒於衢州。先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入覲。頗自激昂。奏云。錢糧不乏。器甲漸足。臣官職又超衆人。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紀中興名將。書臣功策。一上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八月。戊寅朔。上以語宰執。於是朱勝非等皆知上馭將得其道。因言而誨誘之也。庚辰。御劄以參知政事趙鼎爲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處置使朱勝非。聞居劄曰。勝非在告。執政諸勝非問。張鼎曰。今川陝兵禍皆因吳玠。大帥無他。能制玠足矣。玠見乃宣撫副使。若官與之同。豈可制乎。勝非曰。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宜。玠曰。須得一使名在宣撫上者。官可言也。時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等願從之。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近詔六漕細務。令長貳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夫以例決事。吏部最多。若旋檢例。吏得爲姦。欲七司各編。



爲例冊。令法司掌以備檢從之。先是侍御史魏征論兩淮屯田事。上謂宰相曰。招集流離。使各安田畝。最爲今日急務。因舉鴻雁美宣王詩。謂中興之業實在於此。胡松年曰。朝廷行屯田累年。惟荆南解濟路措置。其餘皆虛文無實效。上曰。然。松年復曰。漢宣之治。總核名實而已。天下事若因名以責實。無不治者。如屯田尤不可欺。一歲耕墾幾何。收穫幾何。便足以考。上曰。卿可條上。當力行之。癸未。朱勝非上屯田利害。言今日之兵。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勤勞。所得如故。有未可者。上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即兵也。兵農之制一分。恐不可復合。勝非所陳甚善。可即行之。孟庾等曰。自此兵日以衆。食日以廣。饋餉不更易。容臣等與勝非熟議。上謂宰相曰。素聞岳飛行軍有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律。所以能破敵也。乃降詔獎之。且促飛第賞將士。趙鼎曰。陛下激勵如此。其誰不勸。尋除飛清遠軍節度湖北制置使。既而飛奏辟盧宗訓者。知德安府。侍御史魏征言。飛新立功。朝廷當成就其美。不宜使輕儇之徒爲其屬郡。昔郭子儀以奏請不行。謂爲人主所厚。願以臣章示諸將。因此事機以善其後。宗訓之命遂寢。魏征請遷選羣才。隨宜器使。乙酉。上謂宰相曰。朝廷當爲官擇人。不可爲人擇官。征論隨宜器使。正得用人之道。孟庾曰。誠如聖諭。胡松年指疏中語曰。朝廷用人。誠能無分朋類。毋徇愛憎。則至公之道行矣。天下幸甚。戊子。執政奏事。趙鼎曰。臣今西行。與吳玠爲同事。或當節制之耶。上悟。孟庾等言。趙鼎除使。名與王似等同。乞自容。旨易之。乃除鼎都督川陝諸軍事。既而鼎又奏荆襄乃四川後門。遂并領荆襄諸軍。趙鼎事實曰。是時當國者不可否事。事多不決。吏緣爲姦。每鼎受狀之日。人皆誦集由是見。忌劫上卽軍位。以御使專總軍政。其後并歸樞密院。宰相德銀領至是言者論其失。乞命參知政事。遂知其事。上

以爲然者又謂當國者不知兵意專以閱鼎也於是是者益切至除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使皆忠者  
之說也鼎者其辭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幸相苟非其人自有憂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  
之以付卿卿除便宜黜陟專事鼎又奏曰荆襄四川後門勢須兼顧領臣以爲然遂兼都督同陳荆襄諸制  
命下之日識者相謂曰只上曰朕於大臣未嘗不進之以禮退之以道遂舉清人刺文公詩以爲危國  
此一著已自過人遠甚也

亡師之本在所深戒也胡松年曰陛下於鼎可謂任之專責之重矣朱勝非問居維曰時勝非起復居任  
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非參告道呈指此一項奏言臣嘗聞  
玉音超鼎出使如張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非參告道呈指此一項奏言臣嘗聞  
所部諸路漕司應副上可之既退鼎語怒云今朕作乞兒入蜀耶於是鼎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  
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  
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  
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云是時蜀士至於釀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  
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  
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  
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鼎又言臣隨行兵除王進外取於密院及諸處纔二千人而強壯者曾無數百又錢帛各依張浚例初乞  
錢百萬止得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下又乞始足元數臣日待宸展所陳已艱如此況  
在萬里之外惟望睿斷不爲羣議所移臣實萬幸曰誠難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衆天下兵守平江

俟敵退徐爲之計。鼎曰：公言雖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可矣。鼎蓋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益已悟，又使後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以鼎久有此議，故也。鼎以後爲助者，乃寇榮、公約、高瓌之意。初，金左右副元帥尼雅滿、烏克紳居雲中。是夏，始入葦統兵，官不與之同謀，亦必參差則鼎之策還矣。

見金主晟，而烏珠自川口敗回燕山，亦約鄂勒琿同觀。至是，劉豫遣人乞兵，同入寇。晟議於諸帥，尼雅滿、烏克紳沮之。惟鄂勒琿請行。晟遂以鄂勒琿權左副元帥，達蘭權右副元帥，將兵應豫。又以烏珠先嘗過江，知地險易，使之爲前鋒。於是劉豫下書僞境，略云：朕受命數年，治頗有敘，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元議一統之地。重念生民久困，不忍用兵。故爲請於大金，欲割地封之，使永保趙氏之祀。豈圖蔑棄大德，乃敢僞遣使聘，密圖吞噬。先劫汝頰，次掠襄鄧。至有收復燕雲之謀，是用遣皇子諸路大總管左丞相麟領東南行臺尙書令，大金元帥大軍，直擣僭壘。務使六合混一，其吠堯之辭，悖逆如此。先是湖北制置使岳飛，令統制官王萬辛、太駐清水河，以掩敵。太不聽命，擅歸荆南，而鎮撫使解潛，不卽遣太反。妄申太先復襄陽，皆爲飛所劾。丙申，詔太特貸命，除名，令自効。戊戌，詔於臨安府餘杭縣置孳生牧馬監。是日，以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王似，知成都府。是日，以宗正少卿范冲，中書檢正官虞澤，並爲左右史。而侍御史魏玘言：二人乃執政趙鼎、胡松年親黨，皆罷之。先是侍御史魏玘、薦武臣崔謹習、王宏癸、卯樞密院擬二人差遣。上曰：臺臣爲朕耳目之官，職在彈擊官邪。若因而論薦人材，竊慮私有好惡。二人且令籍記他日量材選用。朱勝非曰：陛下英斷，非臣等所能仰窺萬一。荆南制置使王夔，下統制官常槃屯鼎州城外。

中興小紀卷十七

紹興四年九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以遣使議和非便欲進兵恢復乙卯上謂宰執曰世忠為國之心甚切可諭以二聖在遠當遣使通問丁卯合祀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庚午詔朱勝非聽持餘體候服闋以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癸酉以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趙鼎為右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趙鼎事實曰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還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時必命相公當草制幸密報彷彿以解我憂近入院諸人聚於沈與求甲戌劉豫遣其子麟姪猊引金右之案近密報取樞府紐位諸人喜而散明日拜鼎右相朝士相慶

副元帥鄂勒瑋等自淮陽分道入攻舟師由清河據楚州進攻承州騎兵渡淮據滁州探者未得其實以為敵勢甚少趙鼎曰金前侵我境乃入敵國即仇也故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豫境即官軍也故按隊徐行不作虛聲然亦不足深畏趙鼎事實曰劉世忠密遣周官告鼎云胡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坐江上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尙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慮於退而已自降詔親征士皆鼓舞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時在承州以援兵未至退保鎮江府冬十月丙子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軍在馬家渡淮西宣撫使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於建康而三大將事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協心上詔侍御史魏玘監察御史田如鼈分往如鼈大庾人也玘至光世軍中諭之曰敵衆我寡合力猶懼

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玘因勸之。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爲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於上。於是光世進軍屯太平州。己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復統兵過江。駐于揚州。上將親征。詔略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覲迎鑾輅之還。期盡庭闈之奉。卑辭厚幣。遣使請和。比得敵疆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罹禍及身。造爲事端。間諜和好。信逆難之。狂悖率羣。偷而陸梁。警奏既聞。神人共憤。誓挺身而效死。不與敵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殲彼逆黨。成此偉功。咨爾六軍。咸知朕意。自豫僭立。前此至以大齊名之。及是始正其逆罪。詔既下。人皆鼓勇。而朝士中尙有懷疑者。或見趙鼎曰。茲事甚大。公更審處。無貽後悔。鼎不答。既而侍從及臺諫同日請對。翌日。宰執奏事退。鼎復奏曰。今日侍從臺諫皆對。必及親征事。願勿爲羣議所移。上意益堅。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亦言。今敵人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必伐敵謀。上曰。正朕志也。初。知鎮江府沈晦。過闕。論藩帥之兵可用。以謂唐中年平安。史用朔方太原兩軍。末年平黃巢。用忠武大同兩軍。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處。各有兵一二萬。用本郡財賦。回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陸軍守隘。彼難自度。五郡合擊。金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而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下。則五郡尾襲。而邀擊金人。安敢遠去。頃歲金人敢越中山河間。正以兵少。若太原則不敢南躡一步。此制稍定。三年移軍江北。糧餉器械。悉皆自隨。所至便成金盛。晦又言。大將與帥臣各有所職。若全倚大將。恐不能辦。近年杜充總大兵在建。而帥臣陳邦光不與措置。及充

迎敵而邦光被。熟以至周望去而湯東野逃。郭仲荀去而李鄴降。皆坐此也。望撥零兵二千付臣。併令臣募敢戰之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之法。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況東晉常謂京口兵可用。故北府兵號爲最精。唐亦用宣潤弩手平淮甸。時方以韓世忠屯軍在府。其言不用。至是晦乞趣張俊統兵爲世忠之援。宰執皆稱晦論激昂。上曰。朕知其爲人。語甚壯。膽志頗怯。更看臨事能副所言否。沈與求曰。陛下用人如此。則無失矣。時趙鼎、孟庚、胡松年共薦前樞密院副都承旨馬擴有才。中因苗傅事得罪。乞復試用。擴亦請自將三千捍賊。上曰。齊小白猶能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擴。然既用之。止與三千人。非是。俟引見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能效死以報。鼎曰。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沈與求曰。陛下御將如此。何事不濟。旣而引擴見復。除樞密副都承旨。鼎又曰。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擴知兵有謀。不止於鬪智而已。與求曰。陛下起擴之廢。寵以美官。必能立功以報。陛下雖漢祖善將。不過如此。除擴在此月戊子今聯書之直史館范冲錄其父祖禹紹聖初報國史院問目以進。又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降付史館。更憑衆議修定。壬午。詔送史館。初。知建康府呂祉言。今置江北于度外。非朝廷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乞上親征。至是。江上探報。惟社最爲詳密。趙鼎言。社慷慨敢爲。此等人材實不易得。上曰。社真有方面之才。朕留意人物。欲其協濟多難。如知鄂州劉洪道。初緣呂頤浩薦。而所對多誕謾不實。雖有資材。何所用之。沈與求曰。洪道知明州。脫身先遁。一城之民盡殲於賊。至今人怨。癸未。詔鄂州乃上流。宜別擇守臣。詔簽書樞密院胡松年往鎮江。與諸將會議進兵。因以覘賊。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乞過江。

拒敵。戊子。上謂宰執曰。世忠忠勇。必能成功。可令戶部支銀絹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沈與求曰。自敵騎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罷。進而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可遙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機制變。甲午。戶部侍郎梁汝嘉言。每月經費一百餘萬緡。兼調發所用倍多。請權以江浙夏稅及和買十分折納五分。二分折四緡。三分折六緡。其紬則皆折納。二分折四緡。八分折六緡。令轉運司計綱輸送。從之。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探到劉豫事。丙申。積雨月餘。戊戌。上發臨安。陰雲頓開。軍容甚整。都人欣嘆。以謂靖康以來未有是舉。上登御舟。至臨平鎮。宰執奏事。趙鼎曰。臣等扈駕登舟。見道傍觀者皆流涕。以手加額。蓋陛下以萬乘之尊。親總師徒。履至險之地。苟心懷愛君。莫不憂此。臣特罪接路不寒而慄。非不欲披堅執銳。率衆推鋒。而書生不閉戰鬥。又府庫無儲。關津無備。隨宜經理。倉卒取辦。必有過差。願陛下收衆智。降哀痛之詔。捐內帑金以賞激士氣。庶可成功。此在睿斷勉之而已。韓世忠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與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徹鬘班師。良臣去。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金軍。金問我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對。大帥烏珠喜甚。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貝勒托下嘉。原名李董謹也。今改正下同。擁鐵騎過吾軍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弓力無所施。而我師伍伍迭進。背覓軍各持長竿。上搯人胸。下搯馬足。金全裝陷泥。

薄中人馬俱黠。遂擄貝勒托卜嘉。烏珠走還泗上。召良臣責其賣己。將殺之。良臣好辭得免。世忠提舉官董晏與金戰於天長軍。又統制官解元成閔與戰於承州。皆敗之。擒生女真百餘人。遣屬官建陽陳桷與晏等具舟載之。獻於行在。且言使人戰沒者三十餘人。壬寅。上至平江府。復下詔。略曰。朕急父兄之難。申子弟之情。師行有名。天其助順。將臨江浙。已次吳門。言念輻隕之間。共離戎馬之禍。使汝等邱墓隔絕。骨肉散亡。罪實在予一人。毒乃流于四海。咨爾將士。勿顧便安。宜各奮揚。共圖恢復。幸執奏。建炎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將布衣陳東。歐陽徹。真之極典。上曰。朕初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乃各贈祕閣修撰。官其兩子。賜田十頃。趙鼎曰。輔相非人。致陛下責躬自咎如此。誠爲盛德。潛善。伯彥誤國之罪。天下皆知。此安可誣也。是月。以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爲戶部尙書。十一月。丙午朔。上御平江府行宮。時松江旣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與賊決戰。趙鼎曰。退旣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爲主。三鼓卽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逆。雖決勝負哉。於是遣參知政事沈與求。接行江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衆。與求回言。松江居民。旋造屋爲肆。敵雖對岸。略不畏之。此諺趙鼎事。實修入。不得其時事。實言久之。時承楚秦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敵。庚戌。上謂宰執曰。淮民不能安業。今又遭敵騎。乃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祖宗涵養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撥錢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固。國祚益長矣。辛亥。上命申嚴密之事禁。仍詔漏



漚邊機處以軍法。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奏乞省罷營葺以繫軍民之心。壬子詔除軍兵營葺外令孫佑  
 不得應副佑北海人時知平江府上因謂宰執曰臺諫規戒朕所樂聞常恐言者無以補助昨致遠又奏  
 御船不計其數可速行機察朕隨行惟三十餘舟皆載書籍此外無一玩好趙鼎曰監司郡守之官猶巨  
 艦相銜數里陛下簡約如此實帝王盛德事也上曰朕初到平江孫佑所供進簞桌子極弊朕念往日艱  
 難雖居處險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邊境已清郡邑既定迎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鼎等曰  
 陛下規模宏遠如此太平基業指日可期天下幸甚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臣之功乃張浚劉子羽知  
 臣而薦用之今蒙異數望追還成命而於浚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斷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  
 況朕於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癸丑詔子羽自便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先是趙鼎薦提舉洞霄宮福  
 州居住張浚可當大事願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乃詔浚復資政殿學士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喻釋語錄曰釋先受趙鼎一辭也鼎曰亦有則善矣總曰張樞密在福今只召之恐遠未至若直  
若直前有如願重不可卻也要須有後門鼎曰有則善矣總曰張樞密在福今只召之恐遠未至若直  
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糧樞密來路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  
明且入美久之上曰未浚至復以為知樞密院事浚見鼎曰此行舉措甚當既又開鼎諒上渡江決戰  
白且在經筵亦可  
 之行亦深歎服宋勝非開居錄曰時敵使淮泗朝至驚恐宰相趙鼎嘗失身於蜀楚初無敢聽者而浚獨  
人鼎力為張浚可以當之上問浚方將如何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上即日除知樞密院  
鼎曰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蓋謀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上為觀書認刊石也  
 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李綱陳禦賊之策大略謂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宜擣頰昌出其不意

則必還以自救。此為上策。召上流之兵。沿江而下。以助軍勢。此為中策。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此下策也。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台綱之意乎。辛酉。降詔獎之。戊辰。趙鼎言。張孝純。李鄴。子弟復在近僚。可見陛下德意。乞降詔示從僞之臣。他日來歸。亦不加罪。上曰。中原陷沒。致士大夫不幸。汙於僭逆。皆朕之過。朕備嘗艱難。不忘恢復。蓋欲拯之塗炭。咸與惟新。要使人人知朕此意。僉書樞密院。胡松年曰。禹湯罪己。其與勃焉。臣知中興有期矣。右司諫趙鼎言。乞令有司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以節浮費。辛巳。上謂宰執曰。需此疏極。關治體。纔過防秋。便可行之。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皆如此。何患不能協濟。正恐敵騎既退。國家釐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此。可以為戒。知樞密院事張浚。往江上視師。趙鼎事。實曰。浚在江上時。敵在滁上。遣舟已有渡江之勢。鼎即陳今日。庶不倉猝。萬一敵渡江。即再降指揮方道復。歸職。安劉兵堅守吳江。金亦安。趙鼎謂。當先定事。至即照之。力戰未必不勝。或過不住。則駕由他道。復歸職。安劉兵堅守吳江。金亦安。趙鼎謂。當先定事。至即照之。或戰或尾。各據地利。時出。錫見鼎。不使報。如自。莫須臾。鼎曰。侯敵已渡江。方退。即請將各為。諸將併力。一戰以存亡。他無錫見鼎。不使報。如自。莫須臾。鼎曰。侯敵已渡江。方退。即請將各為。親兵也。緩急正類。為用。豈可先出此言。二人體而退。朝請鼎。勸上親征。同難而此。事不。尤為難也。

奉使魏良臣等。自金回。張浚遇之。問以金事。及大帥之語。良臣謂。金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創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仍約良臣等。再往浚密奏不可。十二月乙亥朔。良臣等至平江府。侍御史魏矜亦言。當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勵諸將。力圖外禦。遂不復遣。朱勝非。閣居錄。城頭金人。北去。為彼大帥。達閣任用。至是。遂關統兵。侵淮。甸。趙鼎。魏良臣。王。幸使至。其軍數。聞槍。且稱其賢。速再相。方。趙良臣。為部司。繼除。從官。欲。爾。其言耳。魏良臣。進奉使。語錄。

言金人比至天長縣。得親筆手詔墨本。謂良臣曰。恤民如此。民心安得不歸。丁丑。上謂宰執曰。向下詔丁寧。欲刑無冤爾。胡松年曰。臣伏觀詔書。載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其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使敵人讀至此。能無懼乎。張浚奏。以樞密副都承旨馬擴。爲沿江制置使。軍于鎮江府。且令湖南制置大使席益。撥統制官崔邦弼等軍。赴擴。益不從。詔落其職。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王德獲僞官朱從。已卯。上語宰執欲釋之。既而曰。先軫有言。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慙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忘亡無日矣。諸將方與敵人對壘。今獻俘輒釋之。恐其意怠。勿殺可也。趙鼎曰。此皆吾民。誠不必殺。乙酉。宰執薦進士王蘋。賜出身。除正字。上曰。蘋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官于朝。大抵儒者不能通世務。所謂腐儒。胡松年曰。治天下安用腐儒。上曰。然。蘋侯官人也。庚寅。上因論十二夜太陰犯昴宿。有司以爲敵滅之象。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趙鼎曰。正當修人事以應之。辛卯。上謂宰執曰。韓世忠近進鱗魚鮓。朕戒之曰。艱難之際。不厭非食。卿嘗立功報朕。而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卻之。沈與求曰。陛下示以好惡如此。諸將敢不用命。世忠能擒劉豫父子。羈致行闕誅之。而分隄於諸侯。此乃足以報陛下也。乙未。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不忘本朝之意。又府州折可求。族屬列狀申玠。見訓練士馬。俟玠出師渡河。當爲內援。以擊敵。戊戌。上謂宰執曰。此祖宗在天之靈。扶祐所致。亦見人心憤北敵也。知樞密院張浚。至鎮江府。召大帥韓世忠。劉光世。張浚。與議。且勞其軍。既部分諸將。乃留鎮江以節制之。於是世忠與金帥烏珠。謂張樞密已在此矣。浚因奏捍禦次第。且言相持既久。

恐有別生姦計。已與諸將議。凡可以克敵者。無不爲也。上曰。浚措置如此。金必不能違爲衝突。參知政事沈與求曰。晉元帝時。石勒寇壽春。相持三月。晉臣至有勸降勒者。王導拒之。金今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愧王導。先是太史言來歲正月朔。日當蝕。侍御史魏疇請下有司講求故事。上曰。春秋日蝕必書。謹天戒也。己亥。乃詔百職。各爲朕講求。所以消變弭災者。辛丑。金人之衆。屯於竹墩。會雨雪。乏糧。又聞上親征。而其主晟病篤。萬戶韓嘗勸烏珠曰。士無鬪志。苟強驅之過江。必多叛者。況吾君疾篤。內或有故。惟速歸爲善。烏珠聽之。聞於諸寨。一夕遁去。方遣人馳諭劉麟。劉猥倉皇棄輜重北走。麟旣歸。乃率僞官上言。略曰。以中原制江表。強弱之勢。何啻得百二之利。故自古王者興起。必於河北山東之地。然後爲真。若乃崛起及適居吳越之會。計其強者。能自保一隅。有不道。則中原之兵已進。而據其國者非一也。於是豫以其言。曉示僞境。初。親征詔未至。廬州衆譁然。棄淮保江。知府仇愈得詔。急錄以示人。皆思奮。且遣其子聞道告急。上命以官及敵進據壽春。愈率兵出奇直抵城下。敵戰敗。欲走渡淮。是月。金增兵復來。愈盡發戍軍千人拒之。無一還者。遂求救於京西制置使岳飛。飛遣統制官牛皋。及愛將徐慶。以二千餘騎造廬。旣見愈。坐未定。金驅甲騎五千。且破城矣。皋與慶以從騎出城。遙謂金人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爲見犯。乃展幟示之。金衆愕然。舉舞袖徑前。敵疑有伏。卽奔潰。皋率騎追之。金兵自相踐死。餘皆遁去。或問趙鼎。敵何以遽遁。鼎曰。敵衆雖盛。特因劉豫邀請而至。旣非本心。當擇利乃進。故不如前日之忘命也。是歲。道君在五國城。一日諫王若沖曰。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多矣。深欲著錄。未有

其人詢之蔡儻。以謂文學無如卿者。高居山東躬稼之餘。爲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爲後世之戒。道君謙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以大小未嘗名呼。每有使令則溫顏諭之。

## 中興小紀卷十八

紹興五年<sup>乙卯</sup>春正月乙巳朔日有蝕之。丙辰上謂宰執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事均一體或有官非其人所嘗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須待論列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得人則萬事皆治矣趙鼎曰臣等竊怯何足仰承聖訓然爲治之要在於用人陛下以此訓臣可謂得其要矣己未金兵之遁也留程師回張延壽爲殿後二將彼中之驍將也至是張俊命統制官張宗顏引兵追及之繼又遣統制官王進等邀其歸路薄之於淮敵衆悉潰墮淮而死師回延壽勢窘而降初以俊爲浚旣降始悟曰吾以爲張樞密今乃關西也行宮留守孟庚請上還臨安府從之金之薄淮也劉光世遣統制官鄭瓊統兵過淮由間道徑趨光州僞知州許約守城甚堅又劉麟遣統制官李知柔以衆三千助之瓊說約降不從卽進兵急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甲子奏至上謂宰執曰許約爲劉豫結連楊么及劫張昂山寨兇逆宜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沈與求曰陛下方圖復中原倘示大信安反側臣見壺漿載道以迎王師矣初金之故主旻與今主晟相約互傳位於其子孫旻在日以晟爲安班貝勒安班貝勒者儲嗣之位也卽晟代旻卽捨己之子宋王宗磐而以旻之長孫梁王亶小名哈爾滿者爲安班貝勒仍領都元帥之職是月晟卒宋王宗磐與旻之子涼王固倫及左副元帥尼雅滿皆爭立而亶爲嫡遂立之蓋尼雅滿自去歲爲鄂勒琿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鄂勒琿達蘭諸帥自江上

回至燕山。悉赴晟之喪。初晟已謚。晏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至是宣謚晟為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二月丁丑。上自平江府還臨安府。己卯。上次秀州。壬午。上至臨安府。丙戌。右僕射趙鼎。除左僕射。張浚

除右僕射。並平章事。浚兼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趙鼎事實曰二月回鑾先議定張浚右僕射出使湖外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為得體語錄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一人固知且並相樞獨以謂且作樞密使而政事及進退人材專付於鼎矣。噫樞密語錄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一人固知且並相樞獨以謂且作樞密使而政事及進亦何不可他日趨退則張繼之說一殺請行一般專用一般人如此則泰道長若同相庚子。宗正少卿

范冲。請以近詔羣臣條對。做治平故事。編類進入。乃以命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而殿中侍御史邵武謝祖信。又言。羣臣所條利害。既上御府。願親省覽。或俾大臣分閱。擇可用者奏行。從之。故事。左僕射

兼監修國史。辛丑。趙鼎奏直史館范冲。於臣為外姻。願改授張浚。上曰。安可以冲故廢祖宗故事。況史館非朝廷政事之地。可無辭。遂詔鼎兼之。於是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人。不當以鄉閭親屬為嫌。更宜

訪寒賤。癸卯。上謂宰執曰。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趙鼎曰。用人所以立國。臣豈敢久居相位。至今立國規模。則嘗為遠計也。鼎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

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為賢相。而深喜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託稱伊川門人者。卻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樛。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鼎始薦樛改官。除

正字。誥辭曰。頤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詞也。樛以此頗為衆所嫉。微猷開待制。胡安國亦師頤者也。聞之。以謂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況

樞耶。乃敢託於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部侍郎。於是有伊川三魂之目。鼎爲真魂。居正爲強魂。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爲遷魂。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旣而正字襄陽張嶠。遂以元佑中五鬼配之。劉豫罷什一之法。改行五等稅法。閏二月丁未。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請外。詔以舊職知宣州。川陝宣撫使盧法原請上供物帛。自去年以後。仍充贍軍。已酉。上謂宰執曰。祖宗內帑。本以備邊。宜從所請。趙鼎等曰。陛下捐內帑以贍軍。此帝王盛德事也。詔臨安府依舊帶浙西安撫。鎮江府帶松江安撫。旣而鎮江守臣劉寧止請撥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屬松江安撫司。從之。寧止歸安人也。庚午。宰執奏中書舍人劉大中繳大理評事李洪試大法改官事。趙鼎曰。法以弼教。宜崇獎之。上曰。不崇獎之。其學將絕。沈與求曰。法家雖別一科。人命所繫。亦宜重其選也。是月。都督張浚出江上。勞師至鎮江府。召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親諭上旨。使移屯楚州。以據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卽日舉軍渡江。於是浚至建康府。勞江東安撫使張浚軍。又至太平州。勞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而還。侍御史張致遠殿中侍御史張絢。右司諫趙霈。交章論新除主管馬軍王瓌討賊無功。乞正其罪。詔罷瓌管軍。仍降充團練使。絢。丹陽人也。瓌軍一萬五千。撥隸淮南宣撫使韓世忠。三月乙亥。趙鼎薦荆南鎮撫使解潛。召爲主管馬軍司公事。初。靖康中。潛副李綱宣撫河東。鼎在綱幕中。與潛有舊。至是引用之。先是。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以餒不濟師。不飽糧。及不給降錢幣。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銓量。獲功將士。上以手詔詰法原。法原辨數甚悉。上不以爲是。旣而法原卒于閩州。宣撫司事。令副使吳玠權主行之。淮東宣撫





營紛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爲轉員之法。始合祖宗舊制而軍政明矣。金主亶升所居曰會寧府，建爲上京，仍改官制。初奉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受金官，爲之參定其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尙書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下，仍爲兼職。元帥府仍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都監，樞密院置使副，僉書院事。太宗正府置判同判，同僉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僉書事，六部初置吏戶禮三部侍郎，後置三尙書，仍兼兵刑工，旣而六曹皆置尙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充資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司置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將軍，勸農司置使副，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卿少，祕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監官不設。外道置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預其選，人以爲榮。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則轉一官，此其大略也。初金之故主晟兄弟相約，互傳位於其子孫，時亶旣立，於義當復用晟之長子，宋國王宗磐爲安班貝勒，兼元帥之職，而亶不遵初約，及定官制，以三公居都元帥上，又左副元帥，右副元帥，烏克紳，皆亶所忌，至是以宗磐爲太師，領三省事，易其儲嗣之位，封尼雅滿爲晉國王，亦領三省事，又除烏克紳左丞相，皆以相位易其兵柄，而冀王鄂勒琿魯王達蘭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磐失望，其後以

至謀變。蓋兆於此也。未幾鄂勒渾死。以達蘭代之。而進左監軍烏珠爲右副元帥。夏四月甲辰朔。言者請徵景德會計錄。列紹興以來歲計。量入爲出。詔送戶部。戊申。本部先撥到去歲收支數餘。乞容續徵。從之。初。太廟神主寓於溫州。歲時薦饗。委之守臣。司封郎官林待聘。嘗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郡。今新邑未奠。宜攷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遣權太常少卿沙縣張銖。迎至行在。旣而奉安。上行款謁之禮。明年親征。遂奉木主以行。先是侍講范冲。乞依仁宗邇英閣故事。寫書無逸孝經。天子四章爲圖。設於講殿之壁。上從其請。親御宸翰。寫成二圖。庚戌。上以語宰執。於是趙鼎贊上從善汲汲之意。且曰。冲以世守官。入侍經幄。乞修故事宜也。沈與求曰。宋璟獻無逸圖以爲元龜。今宸翰昭回。非璟所獻之比。陛下方夙夜自警。則恢復可期。天下幸甚。乙卯。詔直寶文閣曾紆齋其父布所著正論赴闕。中道除紆知信州。戊午。上謂宰執曰。昨閱曾布正論。其言皆正當。趙鼎曰。臣嚮官陝西。嘗見此乃布親筆。近復得於紆處。蓋相去二十年矣。宛然如故。沈與求曰。韓璜言紆造正論。蓋不知其詳也。上顧鼎曰。布有奏稿。薦陳瓘等十餘人。卿跋尾具言曾見正論。鼎曰。臣誠有之。先有詔發常平倉米賑糶。已未。宰執奏欲每日糶一千石。上曰。陰霖不止。細民艱食。官爲發糶。則穀價自平。趙鼎等曰。陛下憂民如此。臣等期有以副聖意。官旣賑濟。則富家不至閉糶。上曰。富家惟務厚藏。而不知散。鼎曰。厚藏而不知散。所以致富。及子孫驕奢安用。則家道往往不振。上曰。立國亦然。子孫不知祖宗創業艱難。習成驕奢。馴致禍亂。亦可以爲戒也。沈與求曰。周公陳王業艱難以戒成王。七月之詩是也。

今陛下念祖宗創業艱難。日復一日。臣知戡定有期矣。甲子。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聖壽五十有四。後  
是此日。先是道君嘗命隨行王若冲。錄北遷事迹。未克成書。丙寅。淵聖申命若冲。以謂先王嘉言善行。  
不可無紀。乃許隨行官吏。各具見聞。送若冲編修。仍令蔡條提點。未幾書成。即所謂太上道君北狩行錄  
是也。徽徽閣待制程昌禹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是月。除昌禹都督府參議官。乃移知岳州。程千秋因  
之。千秋在岳時。賊已願出降。及至鼎。始覺賊無就招意。時統制官杜洪。亦改爲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  
留洪所領蔡兵以捍賊。是夏。金主亶以其國有親喪。慮本朝乘而伐之。令右副元帥烏珠屯於黎陽。而  
左副元帥達蘭歸祈州。初。金攻熙河。蕃漢官盡降。隴右郡王趙懷恩。乃攜老小入蜀。至是。乞依兄懷德  
例。別帶一職。五月己卯。詔除懷恩正任觀察使。辛巳。上殿官李椿年言。歲鬻度牒不下萬數。是失一萬  
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昔越王報吳。生男女有賞。嫁娶不時有罰。今則反是。上曰。越王養兵二十餘年。  
然後報吳。椿年曰。陛下知此道矣。願斷而行。上首肯之。椿年。浮梁人也。己丑。左司諫趙霈言。安不忘危。  
治不忘亂。安危治亂之機。相爲倚伏。昨丁陽九厄運。比者皇威始震。仇讐遠遁。已肇中興之業。天其或者  
殆將悔禍。所謂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一日忘也。漢光武初定天下。馮異來朝。詔曰。倉卒蕪蕪。享豆粥。虜沱  
河麥飯。異頓首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唐太宗既平高昌。魏徵舉小白無忘在  
莒之事以戒之。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臣亦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無忘扈從  
時。則恢復可期矣。辛卯。詔霈論奏得諫臣之體。令尙書省寫成圖。進入。時貴州防禦使瑗在宮中。上嘗

以語宰執曰。此子天資特異。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彊記。至是趙鼎得旨。遣書院于行宮門內。以爲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敢跋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于宮中。庶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孟廣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己亥。瑗爲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宗正少卿范冲起居。郎朱震並爲資善堂翊善。震邵武軍人也。趙鼎事實曰。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閣。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館。便選范冲朱震爲翊善。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台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如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爲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然是時建資善及命官與出閣之日。適張浚在外。故始見疾矣。都督張浚謂楊玄據洞庭湖。實占上流。不先去之。爲腹心害。將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寨。載老小於船中。而驅其衆四出爲暴。前此朝廷以夏多水潦。必冬乃出師。故寇得併力而我多不利。今乘其怠而討之。彼衆旣散。一旦復合。固已疲于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則有絕食之憂。黨與必攜可招來也。雖已命湖南制置使岳飛往討。而兵將必未喻此。或遣兵殺戮。則失下算。傷國體。遂奏請自行。上許焉。浚因辟樞密都承旨馬擴爲都督府都統制。初。湖南制置大使席益。獲楊玄探者數百人。皆傳致遠縣囚之。浚行至醴陵縣。召囚問之。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今旣不得保田畝禾稼。必乏食且餒死矣。不如早降不死。數百人歡呼而往。及潭州。而首領黃誠。周倫等先請受約束。然嘗殺招安使人。人猶不自安。浚令岳飛分屯鼎澧益陽。壓以兵。戊戌。飛至鼎之城外。置寨列。

繼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先出降人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爲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幺黨。殺幺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冬間。六月甲辰。言者謂康定初。陝西用兵。詔樞密院邊事與宰相同議。又因晏殊言。參知政事亦許同議。今二府同班奏事。與舊制別班。再上不同。而宰相已兼知右府。欲乞邊事之大者。三省同批旨。密院官押劄子。庚戌。詔從之。甲寅。以久旱詔禁屠以禱雨。右諫議大夫趙鼎言。自來斷屠。止禁豬羊。而不及鵝鴨。請併禁之。中書舍人胡寅見需疏曰。一疏無三百言。而用鵝鴨字以十數。況諫職乃及此乎。聞敵中統兵者號龍虎大王。脫或入攻。當以鵝鴨諫議拒之。時人以爲名對。戊午。詔贈故觀文殿學士鄧洵仁五官。中書舍人劉大中言。洵仁兄弟相繼執政。專以諂諛固寵。望賜追寢。戊寅。詔從之。自靖康初。追復元祐諸臣官職。後亦稍稍擢其子孫。然議論不一。是非混淆。趙鼎夙有此志。是以身任之。因大中繳洵仁辭頭。遂歷言熙豐祐聖崇觀政事人材善惡利害。首尾甚備。上嘉納。卽詔榜之朝堂。先是都督張浚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復欲還朝。爲防秋之計。會制置使岳飛來。以小圖白浚曰。此易擒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飛請浚少留八日擒之。浚乃遣飛往。初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俊。郝晟。領兵二萬餘。慢王夔。不稟其令。以此無功。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爲賊餌。先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飛伏大兵四合。賊敗走。悉乘舟入據水寨。賊將陳瓘內變。劫僞太子鍾子義船。獲金交牀與龍鳳輦等。詣飛降。楊幺赴水死。黃誠。周倫。遂挾子義奔潭州都督府降。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恃險固守。飛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

草木流下填滿。乃長驅入營。遂擒賊。誠果應飛來之讖。於是凌言除楊么就戮外。招到黃誠。周倫等衆二  
十餘萬。湖寇盡平。李德年記楊么本末曰。初賊自恃其險。官軍陸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賊中爲之語曰。飛命乎。土伐君山之木爲巨筏。無敵。賊意謂以木筏塞諸港。以賊敗。急趨舟欲出。初張浚與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合移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承楚之間。與初議小異。凌遂請洞上乃降詔諭世忠。且謂宰執曰。世忠移屯。既略如議。凌復何疑。趙鼎曰。臣等已作書報浚。而世忠將董敦亦自謂他日有警。老小必還鎮江。則積糧淮南非便。浚必勝此意。至是董改攜親筆詔至軍前。世忠拜詔感泣。軍情共戴聖恩。

## 中興小紀卷十九

紹興五年秋七月壬申朔上謂趙鼎曰內侍亦有動人者如軍器所初緣內侍李至道措置有法至今整齊至道左右手讎計不差毫釐是亦人妖爾鼎曰惟其精敏如此便非國家之福丙戌都督張浚以知徐州何洋所條屯田利害來上癸巳上謂宰執曰淮北之民黷負而至朕爲民父母豈可使其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以廣招徠之路趙鼎曰彼乍歸無所居當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爲朝夕計就耕之民若蠲租稅更助之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已闢亦爲無窮之利上曰然內軍器庫保明前行徐才良者出職乙未上謂宰執曰內諸司轉官出職文字祖宗法並用御寶朕守之甚嚴但令有司依法行之趙鼎曰陛下雖細事亦謹守祖宗之法中外幸甚自建炎兵興四方舉子不能至行在遂以省額分於諸路謂之類試所收多不當至是始復開省闈一如舊制八月乙巳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范宗尹卒於台州時宗室趙繼之趙不愚皆有職爲言者所論而趙鼎嘗薦此二人乃乞解機政丁未上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況頃臺臣論季處勵罪呂頤浩爲相嘗薦處勵亦自陳今案牘在中書可見也卿旣自劾復有何嫌宜體朕懷勿再有請己酉詔四川比歲軍興百姓供億不易恐吏緣爲姦令宣撫司按治詔故趙普佐太祖開基非他勳臣之比官其五世孫六房各二資戶部尙書章誼求去癸丑除龍圖閣學士知温州先是起居郎任申先乞追贈其父伯雨官且言伯雨因論章惇蔡



下誣謗宣仁后有廢立之意。遂被責。仍以伯雨手澤進之。乃詔贈伯雨諫議大夫。上曰。朕嘗親奉隆祐之訓。今果爾。三省可議。追貶惇節度副使。卞團練副使。子孫不得除在內職任。於是倉部郎官章傑。出知蔡州。太府寺丞章僅。出爲江東提舉官。給事中廖剛。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乃詔僅并與外祠。而新監進奏院章保亦罷。旣而保登進士第。只補外任。試中博學宏詞科。新勅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教授石延慶。並與堂除。璧。鄞縣人。延慶。山陰人也。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獲到僞官王供等十人。乞推恩將士壬戌。上曰。宿遷僞官。本是吾民。他時邊臣如此小利。不須賞。庶免生事。今世忠旣保明。姑量與推恩。知貢舉翰林學士孫近。上合格進士樊光遠等。癸亥。上御集英殿策試。上謂宰執曰。復詩賦累年。未有卓然可稱者。俟唱名。取高等陞甲。以勸多士。旣遂。賜汪洋以下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先是有官人黃中第一。上曰。故事如何。沈與求曰。皇祐初。有官人沈文通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賤。遂以馮京爲第一。文通爲第二。上曰。此故事也。乃擢洋第一。而省闈賦魁鄭厚。依第三名。光遠。錢塘人。洋。玉山人。中邵武人。厚。蒲田人。仍賜洋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闕校正。上將親書以賜。聞言儒行說詞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雜。上乃止。賜中庸闕。鄞縣人也。丙寅。曲赦潭榔鼎澧岳復諸州。初。詔常州布衣陳德一撰統元新曆。至是成。中書舍人朱震上之。詔震爲之序。己巳。右僕射張浚。以平楊玄功。自宣奉加左金紫。光祿大夫。詔祕書省以十八員爲額。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院尤爲叢冗。

至是左僕射趙鼎請委後省及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以中制立爲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吏不得以爲姦矣。是月劉豫之子麟出獵于陳留。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其徒首之悉斬于汴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九月壬申都督張浚奏江上諸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壬午宰執進呈。趙鼎曰。承平時陝西並邊兵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膏治之力。沈與求曰。去歲陛下英斷亦恃有此。可以卻敵也。上曰。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尙爲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湖北制置使岳飛以平楊么功除檢校少保。重修神宗實錄。書成。乙酉。監修國史趙鼎上之。史館奏乞以故東京留守宗澤行實與前宰臣汪伯彥等所進建炎中興日曆參照俱錄。斷自聖意。付之史館。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昨使事。今十年。歷歷可記。趙鼎曰。臣聞宗澤勸陛下勿爲河朔之行。信否。上曰。誠有之。澤云。肅王一去不回。況敵騎已逼。大王去無益。澤留朕雖有功。然朕不甚喜。蓋淵聖委朕以事。使朕不能成。有遺恨也。時破人亦不放朕去。然疑王雲爲姦而殺之。澤不爲無力。沈與求曰。澤留陛下。此乃天命。至不能救。雲豈得無過哉。案繫年要錄以此爲趙鼎之言而小有異。云使澤一言以留陛下。下此天意也。至於澤不能救雲之死。豈得無過。然亦有輕重。己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朝人才中外迭用。故無偏重之弊。邇來士大夫以內爲重。今身至侍從而不歷州縣者。宜少革之。初。元符來上書范柔中等三十人。皆以直言獲罪。定爲邪等。壬辰。上謂宰執曰。此乃蔡卞之罪。獻言者有可取則行。無可取則容之。如是則上無拒諫之名。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目爲邪等。其誤道君。皆此類也。唐馬周言貞觀初。米斗直一縑。而天下恬然。知陛下憂之也。今一縑易粟十餘斛。而百姓怨。以爲陛下不憂之也。其言可謂切。

矣。太宗亦優容之。復加擢用。先是國子監丞正平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願陛下容之。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爲鹽。每因闕用。卽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爲商賈所持。去年冬。鼎請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爲定制。除去積年之弊。是秋。加以出剝。立爲分數。計入納與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絕。始不爲巨猾所制矣。此據趙鼎事。賈修人。冬十月。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癸卯。趙鼎等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制仇敵。鼎等曰。臣等庸才。何足以副陛下此意。然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都督張浚。自湖湘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還。庚戌。入見。上曰。羣盜旣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趙鼎曰。湖湘旣平。則川陝血脈通。他日可漸爲恢復之圖矣。時有武略郎成希靖。以策干浚。言國家阻江據關。深得禦敵之道。彼之騎兵。蓋無所施。近年北軍。終不得志於吳蜀。必將遣我以破殘之地。使吾取之。則兵勢遂至分。而又約以和好。使吾信之。然後出吾不意。以此詭道而圖吳蜀。一落其計中。爲害不細。金將薩里罕。郎君。常與其腹心人黃職。方者。於陷蕃人質。仔處言之。以謂有金國王子。定計要入川。不難。第陝西棄下三四。年不顧。南兵必來作主。則一舉而四川可取。其後仔歸朝。授官爲秦鳳都監。時金已歸我河南陝川。西故地。仔始言之。壬戌。上謂宰執曰。比頻得二聖安報。朕當親筆諭四方。使知朕朝夕不忘二聖之意。還降手詔。略曰。二聖遠狩。九年于茲。迎請之使屢馳。侍膳之期尙遠。晨昏在念。怵惕靡容。問緣首敵之來歸。每喻兩宮之安報。惟孝悌之至。可通神明。而小大之臣。共堅忠義。庶戡多難。克成厥功。趙鼎等曰。陛下聖意。

如此。天必降之福。迎還兩宮有日矣。時溫州有唐顏真卿之後裔居焉。詔守臣推擇。遣到顏邵。顏卓。各齋真卿所有書告身。又顏彥輝。乃真卿直下第十一世孫。乙丑。上謂宰執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爲難耳。真卿死節。可謂得所處矣。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推恩以勸忠義。況仁祖時。會命顏似賢以官。自有故事。趙鼎曰。真卿死節一時。而名重萬世。人安可不勉於善。旣而邵。卓。彥輝。皆補初品官。先是都督府參議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自閬州移司綿州。凡戰守皆副使吳玠專行。溥槩不得與。玠急於軍食。與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謀不合。玠欲從陸運糧。開執言不可。玠自爲之。時調夫兩川。運米十五萬石至利州。費民間僱夫錢六百餘萬緡。丁卯。以端明殿學士席益爲資政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詔益乃前執政。令位川陝宣撫司之上。旣而益至成都。言蜀民已病。而軍尙乏食。圖以救弊。不一而足。欲以上流水澁之時。併運於閬利。俟春水生後。則運至軍前。如今夏頓闕。又於閬利就糴入中。庶免多支腳錢。又於瀘敘嘉黔官伐木造船。庶免拘船。致商人逃避。又於洋州就糴十萬石。庶免陸運。民多役死。上以益所陳曲盡利害。降詔從之。是月。館職高闕言。太祖欲平僭僞。嘗置神衛水軍。至真宗祥符中。以兵備不可廢。乃選水卒於金明池習戰陣。仍置營池側。號虎翼軍。嘗無事之日。尙爾。今添江雖有舟師。而繫於岸下。乞時令按習。以精其能。庶幾緩急可用。不至誤事也。十一月庚午朔。中書舍人胡寅言。縣令近民之官。尤在精擇。宜依漢制。嘗爲臺省寺監官者。分宰百里。有政績則擢以不次。以增重其權。軍屯本縣者。許之節制。詔付三省。初。宣撫副使兼營田大使吳玠。苦軍餉不繼。遂於洋川及

關外或鳳岷三州治屯田歲收十萬斛又調戍兵治襄城廢堰民知灌漑可恃皆願歸業至是就緒甲戌降詔獎之先是利路漕臣成都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爲耕則所得數什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粟多玠又將陸連大中曰利路幸小熟請以本司緡錢就糴徐賁兩路儻船之直以償玠從之丁夫得不死於路而餉亦不乏大中又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賈販省費十之五庚辰給事中呂祉言侍從官以論思獻納爲職豈可與庶官論對願勿拘時從之甲申以翰林學士孫近爲吏部尙書仍兼學士刑部侍郎兼權直院胡交修爲翰林學士乙酉以顯謨閣直學士李光弼部侍郎都督府參謀折彥質徽猷閣待制李彌大竝爲尙書光禮部彥質兵部彌大工部初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言總領之職於四路漕計或不相關必正其名俾知有所統至是乃以開爲四川都轉運使仍兼宣撫使參議領茶馬等如故癸巳有親從官趙勝自金國歸還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勝左僕射趙鼎曰願少寬聖慮強於自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也是月劉豫令僞境民有鬻子者依商稅法計民而收其算十二月乙亥朔詔以湖北制置使岳飛兼湖北京西招討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其子拱來奏邊事庚子上謂宰執曰玠比乞入覲今遣子來得事君之體矣玠握兵在外乃能如此良可嘉也是日詔神武乃北齊軍號久欲釐正宜改爲行營護軍仍分中軍江東前軍淮東後軍湖北左軍淮西右軍川陝並聽本路宣撫司節制後亦謂之右護軍其中軍權隸殿前司遂以都統制楊沂中權殿帥事旣而左僕射趙鼎又曰都督府軍馬合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衙者今釐正之

甚善。其名既正，則軍政漸可復舊。禮部尙書李光言：江浙爲根本之地，宜卹民而寬其力，今寬其力，漕司不任轉輸之職，而趨辦于州縣，乞檢舊例，應上供及軍糧錢帛，令漕司自備腳費，癸卯詔從之。辛亥，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是日上謂宰執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任最久，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儻能稱職，就加秩以寵之，不須數易。張浚曰：他官有稱職者亦兼上，又曰：孔門文學政事各是一科，朝廷用人，若取文學而疎於政事，亦非通才。至於侍從，論思獻納，尤須兼二者之長。趙鼎曰：誠如聖訓。殿中侍御史晉陵周葵言：監登聞檢院隸諫省，而敕令所刪定官爲書局，望皆俾輪對從之。初葵言，今天步尙艱，非臣子諷諫之時，臣願直言其失。大抵務虛文而無實效，因數近所行之事不當，凡二十許。上曰：趙鼎張浚爲朕任事，不可以小事形跡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尙望大臣納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指陳，便謂形跡，臣願因人言使大臣易意，不唯可救朝廷之闕，亦可保全之上。曰：此論甚奇。至是朝廷議大舉，而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不必更論。安危治亂，自古未有不自治其國而成大功者。或言葵沮國大計，遂遷司農少卿。初，御前軍器所，以內侍提舉，不隸工部。是年始罷提舉官，日輪工部郎官及軍器監赴本所視之。罷諸鎮撫使。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戰船樣獻於金人，乃與燕雲兩河夫四十萬人，蔚州交牙山，採木爲楫，由唐河運入虎州。金人於雄州北立城曰虎州，以雄爲龍，謂虎可以勝龍也。造戰船，將由海道以窺我也。自靖康以來，中原之民不從金者，於太行山相保聚。初，太原張橫者，有衆二萬。宋鑿年要錄作二千。往來嵐憲之境，嵐憲知州同知領兵一千五百人入

山捕之爲橫所敗。兩同知俱被執。又梁小哥者。有衆四千。破神山縣。神山距平陽帥府百里而近。本府遣兵三千。付總管判官鄧爽。案鄧爽將而討之。金軍遙見小哥旂幟不敢進。旣而有都統馬五者。領契丹鐵騎五百至。責爽逗留。併將其軍與小哥戰。亦敗而死。小哥名青。懷衛間人也。

# 中興小紀卷二十

紹興六年丙辰春正月，詔四川都轉運使趙開親董餉至宣撫使吳玠軍前。都督張浚亦奏詰開違慢。又詔四川安撫大使席益趣開行，且除開微猷開待制，復降指揮轉運使，不啻與四路漕臣同繫銜。凡此皆所以解間隙，趣應辦也。辛巳，陞玠宣撫使，仍罷綿州宣撫使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委開拘收。都督張浚請親行邊郡，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初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浚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趙鼎事實曰：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事，深慮諸將謀議不同，此行未能使事，其若兼領屯田而出他日，謂見上猶足以藉手浚大以爲然，曰：邊事未成，當大作屯田，而歸不爲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此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爲之，其後歲收十萬，遂今獲其利也。己丑，上謂宰執曰：前日三大帥屬官陳桷等引對，朕諭以朝廷養兵之久，國用旣竭，民力已困，須專意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況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趙鼎等曰：如此措置，社稷之幸，時軍需甚急，故有鬻爵及配賣度牒錢引數事。朝士多以爲不可，於是言者論之。初中書舍人任申先趙鼎客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搆臺諫章示館職張戒曰：此論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曰：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論耶？於是給事中呂祉謂人曰：申先姦邪，第知附右相，不悟人之嗤已。然或者以爲社之附浚，又甚於申先者也。時參知政事沈與求累章乞罷。癸亥，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以僉書樞密院折彥質權參知政事。與求未幾提舉洞霄宮。時趙鼎、張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於行在。浚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而鼎居



中總政事表裏相應。然浚所行之事，亦有關三省樞密院者。先是與求及知樞密院孟庚，皆不能平。常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府文書耶。庚已稱疾求罷，至是與求復去。趙鼎事實曰：時張浚在江上經營興舉，多故，遇人主特違之，知樞密院孟庚亦嘗有所疑忌，而行府文書耶，各稱疾罷去，鼎乃一切隱忍未嘗許，既無分彼此，幸國事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盱眙之計，案之計二字誤，北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賜浚以示至意。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時劉豫頗於僞境聚眾，世忠自楚州引兵渡淮，擊敗之。直至淮陽而還。上手書賜浚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枝梧之不暇也。二月庚寅，宰執奏四川制置使席益按夔路帥臣罪狀，上曰：蜀去朝廷遠，號令久不及，官吏無復知畏。前日周秘論蜀中銓選事，朕再三勉之，云蜀中利害，久無人論。及今日方見此章，秘歷城人，時為殿中侍御史。時前宰臣汪伯彥等進建炎中與日曆，詔付史館修元帥府事實。既而纂一十卷書成，鼎上之。鼎上元帥府事實，在四先是去歲旱傷，湖南尤甚，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入境，即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以充賑濟。又乞降助教敕度牒，誘上戶糴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稅亦俟秋成併輸，全活甚眾。先是榔街桂陽草盜紛起，頤浩遣統領官步諒、裘鐸、招捕悉平。鼎寇楊玄既滅，有雷進者，尚據慈利縣。是春，其黨伍俊斬進首，詣知鼎州張鷟降。蜀遣統制官覃敵、梁吉提兵悉撫。

定之。初，劉豫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月，以明堂基爲講武殿，改其門亦號講武。時豫再開貢舉，取進士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夏四月，庚子，戶部郎官兼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二十萬，用于淮江。旣又詔造百五十萬充緡本，而未椿到，見錢于是右諫大夫趙鼎等，謂恐失信于民，且言其弊有五。望詔大臣詳議而速罷之。丙午，送戶部。時翰林學士胡交修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爲寧崇大錢，覆轍可鑒。方大臣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十百紙，鬼神莫得窺焉。真贖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僞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燕錕之家，商賈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遂詔不行。時臨安府火災，或數刻燕千家，趙鼎建言，請峻其刑名，仍保五均坐庶火初作，衆頭撲滅，事下刑部立法。禮部尙書李光適兼權刑部，不奉詔，乃抗論天災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峻法。濫及無知之民，朝論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爲非而諫官之論宜略爲施行。中書舍人董弅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爲過，使兩易之，則各爲舉職矣。五月壬辰，正字喻傳言，祖宗制科，以待非常之才。猶許士人應選，近設宏辭科，望詔舉人有願兼應者，聽詔送禮部。其後不行。都督張浚奏，以戶部郎官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張澄，爲兩浙轉運副使。時駐蹕之所，計司已闕，而淮南漕職，亦命澄兼領。是月，左宣教郎平陽蕭振，召對稱旨，上欲除臺官，適無闕，趙鼎欲授以樞密院副承旨，上令與祕書郎越數日，鼎薦人爲監察御史，御批除振。六月丁未，宰執奏前日地震，上曰：上天

諷告。朕亟憂恐。趙鼎曰：嚮緣地震，呂頤浩罷職。上曰：頤浩之罪非為此。卿等但與朕協力修政事。以答天  
 譴爾。戊申，趙鼎乞下詔求言。上可之。禮部尚書李光以疾乞祠。是日，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上以  
 襄陽府上流重地，已令帶京西安撫經略使。壬子，又詔荆府亦依例帶湖北安撫經略使。時已召襄陽  
 帥保康軍承宣使王彥為行營前護軍都統制，以湖南漕臣權帥事薛弼代之。弼入境，彥遣親兵七千人  
 來迎。其將言王太尉未有去意，弼徑馳入。彥晨未起，已報新帥入府，遽出交政。仍起彥所部八字兵一萬  
 赴行在。人頗不樂，弼竭帑犒師。彥遂統之以行。秋七月，癸酉，以吏部侍郎劉大中為兵部尚書。初，內  
 侍馮益以潛藩舊恩，侍比頗恣。建炎間，駕幸浙東，因與大將張俊爭渡，以語侵俊。復訴于上。事下御史臺。  
 趙鼎時為殿中侍御史，嘗論益之橫，以為明州之變本於內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趙鼎事實曰：內侍官  
 而餘風未移，其後錄其稍出，如馮益者，尤為暴橫。始因諷張是日上因論及司馬光，字畫端勁，如其為  
 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八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自淮陽已還楚州。江東宣撫使張俊既  
 城盱眙，遂進屯泗洲。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亦遣兵自蔡州焚其積聚。至是，張浚承詔入覲，力請上進障  
 建康，以為不可緩。然朝論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初，浚在江上，謀渡淮北，嚮惟恃韓世忠為用。世忠  
 辭以兵少，猶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  
 于朝。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之命，不應尙稟  
 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虛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體。至是，浚歸奏，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

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令楊沂中武勇不減于密而所統御前兵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卻發密入衛俊尙政爲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某不能及趙鼎本其日向降指揮實張俊自當一聽行府之命乃朝廷也主強行府及楊沂中爲泗上之行破劉錫以成攻襄陽於此癸丑宰執以郭執中遺表進上歎息久之張浚曰執中當崇寧初以上書邪等禁錮二十年晚遭陛下而年已老不得收尺寸之效上問當時以何事入邪等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汴京以紹述爲說凡斥已者盡誣以誹謗先帝上愕然曰上皇內禪之初尙遣梁師成諭淵聖曰司馬光前朝名相今諸事當以光爲法則上皇之意可知矣朕今行事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上皇之意也甲寅上謂宰執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釋莫若精選監司郡守以爲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能否當留意宰相耳上殿官劉長源奏元符入臣子孫未必盡愚元祐人臣子孫未必皆賢且引用房遺愛事爲證乙未上謂宰執曰長源昨日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楚議論殊可怪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疏中引事皆非所致聞者況元符人臣子孫孰爲可用而不用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乃國家之深仇罪通于天幸逃誅族正使子孫真有可用猶不當用乃詔長源與遠小監嘗時四川都轉運使趙鼎復與制置使席益議不協開以舊宣撫司贍軍財賦不許他司移用又言益截都轉運司錢於閬利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宣撫使吳玠軍需紹興四年總爲錢二千九百五十餘萬緡五年又增四百二十萬有奇今蜀中公私俱困事急可憂又言軍務惟錢糧最大欲自都督府制其調發庶無妄動枉費以損威勢而將兵

所給皆宜覈實。朝廷知開難與益玠共事。是月趙開赴闕。既而益奏行轉般摺運之法。雖甚利。而玠與益相疑。上下觀望。終不果行焉。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孫近除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時百司並留臨安。常程事取決於留守司。所不能決者申行在。詔兵部尙書劉大中。翰林院學士朱震。侍讀學士范冲。中書舍人陳興義。董彝。戶部侍郎趙霈。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右司諫陳公輔。王縉。左右司郎官耿自求。徐林等。竝扈從。主管軍馬權殿前司解潛。提舉宿衛親兵劉錡。同總禁衛之職。而知臨安府梁汝嘉。充隨駕都轉運使。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丁卯。上至臨平鎮。戊辰。宰執閱楊沂中下統制官王存。吳進。將所部二千人還臨安。聽留守司用。進勇於戰。常對御騎射。上曰。一好漢。進聞之。刺好漢。吳制字作榜。心每閱兵。則披以示衆。聖駕經崇德縣。引對知縣趙渙之。而時有言渙之因緣搔擾者。己巳。上謂宰執曰。昨日渙之對議。論殊無可取。朕問民間疾苦。輒云朝廷每加寬恤。民間別無事。又問戶口多寡。亦慢不省。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正欲知民間爾。上曰。朕猶恨累日不能親乘馬往田間。勞問父老。鼎曰。陛下卹民如此。天下幸甚。庚午。上次平江府。初。劉豫因金大帥尼雅滿下高慶裔所推。尼雅滿請于故金主晟而立之。豫每歲於二人厚有所獻。而蔑視其他諸帥。故多憾焉。皆謂我等冒矢石拓土地。乃爲慶裔輩所賣。至是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爲援。且乞先寇江上。亶會諸帥議之。皇伯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曰。先主所以立豫者。欲豫開疆保境。我得息兵安民也。自立豫之後。旣不能自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時。今若從之勝。則豫獲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乞兵。常不利於江上矣。今何可再

從之。宣遂卻豫之請，許其自行。且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變焉。時金人已厭豫，然未廢之者，以尼雅滿猶在故也。豫以僞皇子左丞相麟領行臺尚書，正管殿前司許清臣權大總管府，右丞李勣，戶部侍郎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輩，悉在麾下。僉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入寇。西路趨合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以姪猗統之。謀報至，僕射張浚復往江上視師。趙鼎事實曰：浚至平江，未浚日已報賊至。右相張浚遂出時劉麟一項趨合，麟弟猗一項趨及徐和，淮甸大擾。是時張浚駐紮楊沂中屯泗上，韓世忠在楚岳飛在鄂擊勦了不相及。獨劉光世大兵在太平，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松江一帶更無軍馬，朝廷甚憂之。己卯，上諭宰執曰：「前此大臣誤國，困百姓以供不急之物，今正用兵，未能除蜀力役，真有愧也。時將臣趙密、巨師古軍中，多苦重腿之疾，上賜之藥，軍士服者一服而愈。庚辰，趙鼎奏其事，上曰：「朕常留意於藥，每退，卽令醫者診脈，纔有虧處，卽治之，正如治天下，不敢小害而不去也。」史館修撰范冲言：「重修神宗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刊定奉詔別爲考異一書，明著去取之意，以垂後世。今重修哲宗實錄，考其議論多誣，亦乞別爲一書，以辨誣爲名。壬午，詔從之。」初，詔吏部侍郎詳定一司敕令，晏敦復等修紹興祿秩敕令格式，至是書成。丁亥，右僕射張浚上之。時湖北岳飛軍初置總領錢糧，戊子，詔戶部郎官霍蠡爲之。於鄂州置司，初飛一軍每月費錢三十九萬緡，歲計四百六十萬緡餘，至是蠡申飛軍中每歲統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五十餘員多請過一十四萬餘緡，軍兵八十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總計一十四萬餘緡。於是左正言李誼言：「蠡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點檢苛細，若行改正，卽令支券錢六萬餘貫，纔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意。」蠡武進人，端友子，誼南昌人也。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今以戰馬爲急。而買於廣右。深慮夷人爲姦。伺我虛實。乞諭帥臣。凡買馬必擇謹密之士。庶消患於未然。異時西路通則漸滅廣馬之數。乃詔帥臣提舉買馬官。嘗譏察之不得。因以生邊患。時右司諫王縉。以大臣不和爲憂。乃言。今陛下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之萌。以協濟國事。至再三言之。冬十月。賊衆十萬。已次濠壽之間。張浚拒之。卽詔并以淮西軍屬浚。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爲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統兵至濠州。癸卯。上謂宰相曰。劉光世之意。欲退保采石。趙鼎曰。諸處探報。殊無金人。自當屢戰。若官軍不能勝。豫賊。則何以立國。但光世隨處分兵捍賊。已見失勢。今已渡淮。當遣張浚軍與光世合。乃爲得計。萬一賊得志於光世。則大事去矣。折彥質曰。賊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度金人行兵。不如此。必止是劉濠之衆。合軍擊之。無不勝者。時賊軍東路。既敗。引數騎挺身逃去。西路麟所統。麟聞既敗。亦望風而遁。光世乘勢追襲。亦捷。通兩路所得船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軍需之物。不可勝計。京東金人尋亦退走朔方。大恐。上以手書賜浚。略曰。賊雖犯順。侵壽及濠。卿獎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戰功者。諫官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奏。遂上稍寧。蓋廟社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至。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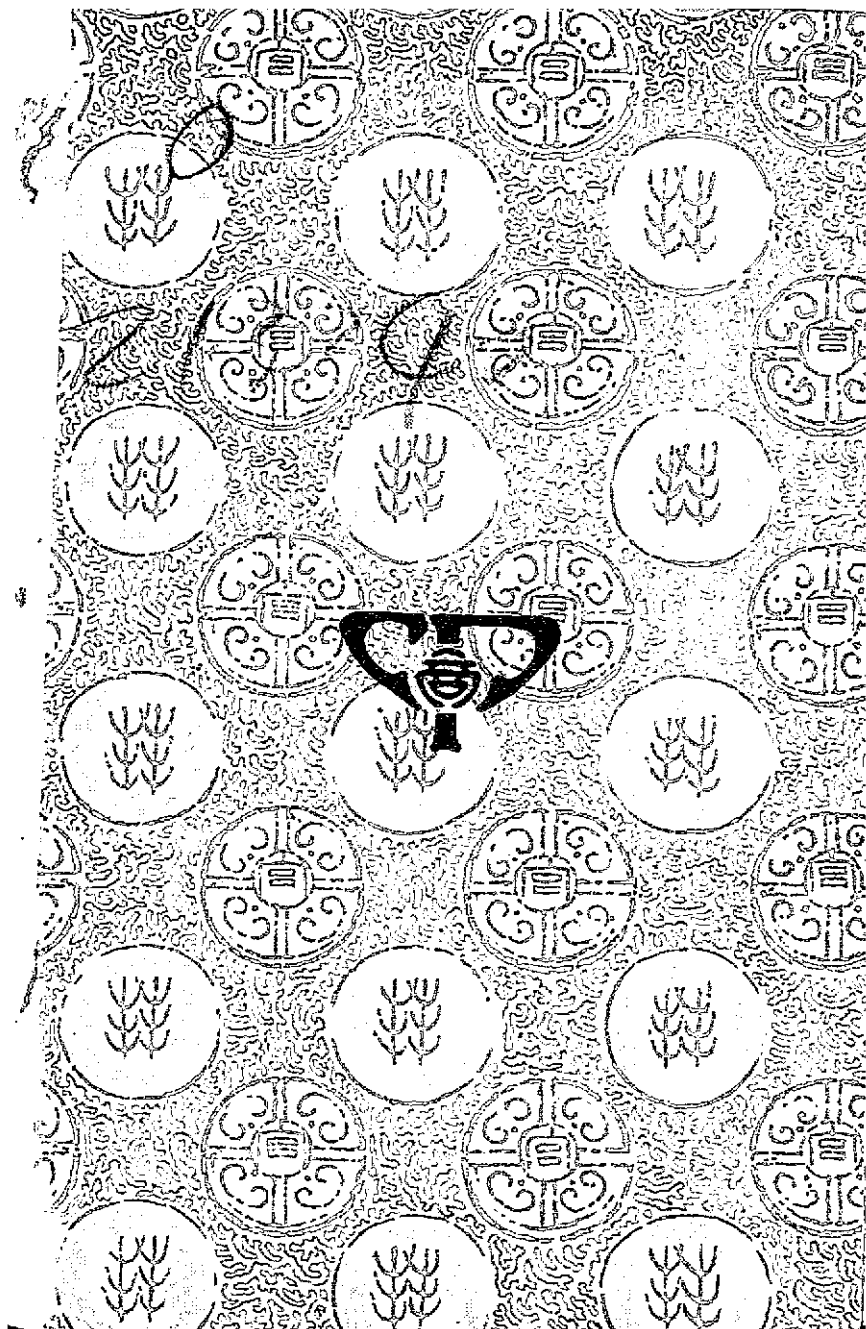
賞當不贖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張浚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楊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爲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爲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於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商虢，擾賊腹脅。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爲陛下建中興之業矣。旣而賞功，加浚少保三鎮節度使。沂中爲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除浚及沂中在十二日今，戊申，上語及張浚平李成，得敗卒八千人，而浚纔有萬衆。明日又戰，恐其爲亂，夜遣陳思恭聯書之盡燼之。事雖不得已，然朕今思之，尙寒心也。上又謂宰執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夜分方寢，奏報到，輒披衣而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時楊沂中奏捷，俘戮甚衆。辛亥，上愀然謂宰執曰：此皆朕赤子，賊迫之南來，旣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顧趙鼎曰：可更救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亡者，亟瘞之。癸丑，以巡幸隨軍轉運使梁汝嘉爲浙西、淮東、沿江制置使，仍兼隨軍轉運之職。先是詔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往駐江州。癸酉，飛奏已至，上曰：淮西旣無事，飛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司馬光作通鑑，首論魏斯、趙鞅、韓虔爲諸侯，以爲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綱紀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曰：貴以臨賤，賤以事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連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根本，其措意深矣。有國家者，當以此爲先務也。十一月丙辰，金人遣使問劉豫罪，豫惶懼，免狃爲庶人，以謝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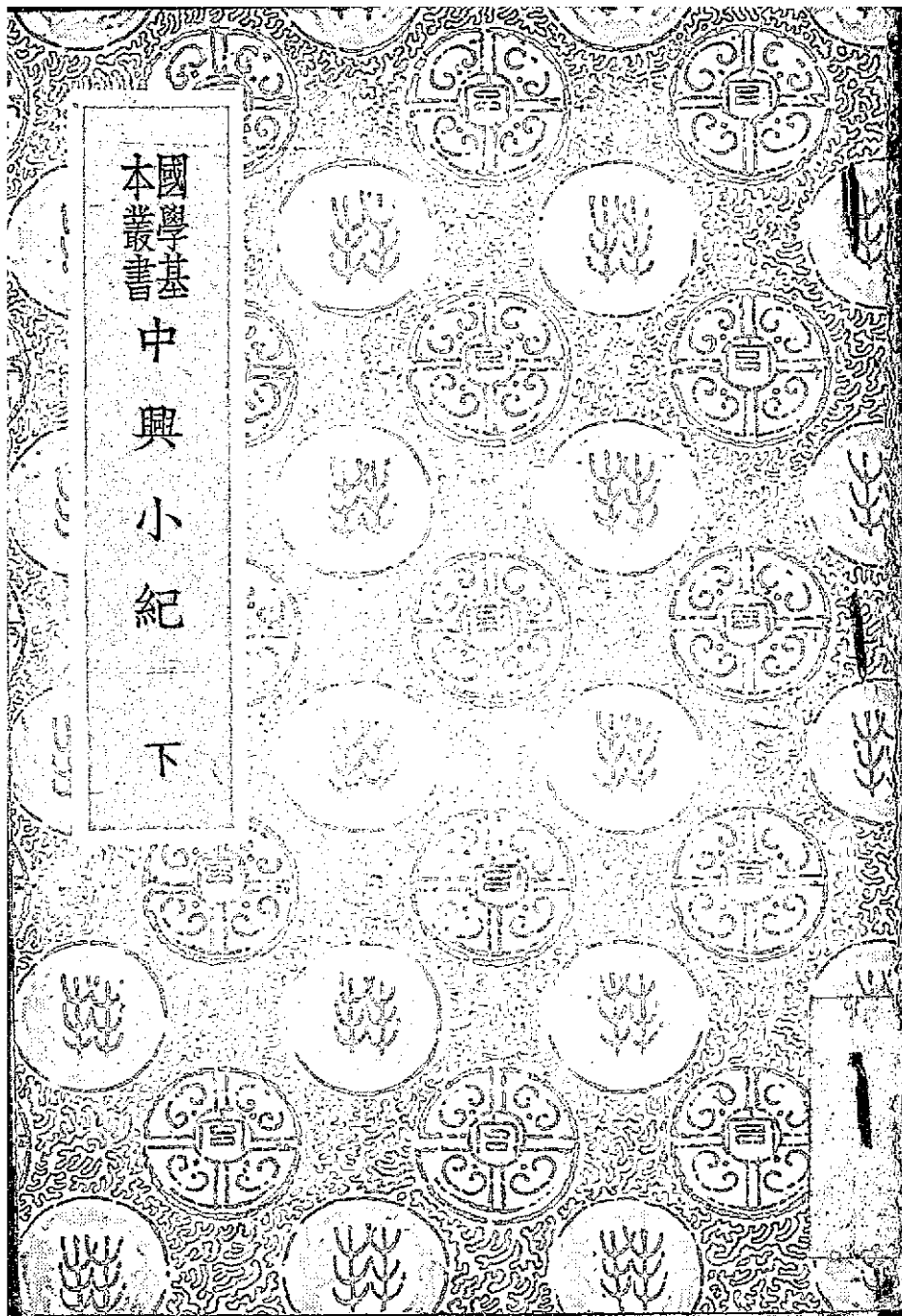
是金廢豫之意決矣。起居舍人呂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根本之地。不過江浙福建。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若根本之兵。則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令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行之。時本中權中書舍人。有益階州倉草場苗豆者。以贓獲罪。詔黜之。本中繳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贖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繇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以嚴刑上法。祖宗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者。然自仁宗而降。寬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則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爲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儉人盜柄。搢紳遭此。殆將無遺類矣。頗酌處恆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凡兩奏。從之。十二月甲午朔。曲赦淮西。召龍圖閣學士孫近爲吏部尚書。三省言。昨遣使諸道。惟川陝未曾選官。乃詔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兩路。及撫問吳玠一軍。右僕射張浚。還平江。隨班入見。具奏劉光世屯事。上曰。卻賊之功。盡出右相。時趙鼎等已議回蹕。臨安浚力請幸建康。且言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民心。孰不思王室。而金僞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緣展竭。比三歲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稍振。今當示以形勢。激忠興懦。則三四大帥。不敢儻安。蓋天下者。陛下之天下。陛下不自致力以爲之先。則人有解體之意。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詔巡幸。其誰信之。何者。彼知以此爲避地之計。無意於圖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於遠避。夫

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爲之，人皆習熟，難立圖矣。又不過曰：敵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陸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鼎言弱不敵強，且宜自守，未可以進。乙巳，鼎罷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開居錄曰：趙鼎強凌爭權，凌自謂有御敵之功，與復時張浚專任國政，浚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比年內重外輕，流落於外者，終身不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於朝者，多不歷民事，請以郡守監司有治狀者，除郎官，郎曹淺者，除監司，郡守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仍乞降詔，從之。乃下詔略曰：朝廷設官，本以爲民，比年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治効，內除郎官而未歷民事者，使復承流于外，庶幾民被實惠，以稱朕意。辛亥，召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張守爲參知政事。丙辰，湖南大帥少保荆湖南路安撫副置大使。呂頤浩爲浙西安撫制置大使，行宮留守。翰林學士朱震請編古循吏傳一書，以賜守，令之有治行者，上曰：不若有治行者，進擢無治行者，隨輕重責罰，自有勸懲，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己未，以兵部尙書劉大中爲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辛酉，言者請以寺監丞簿編修刪定檢鼓等院官未歷民事者，竝堂除大邑，下其書左右司。辛酉，都司言：寺監丞簿已准者，劄別措置外，其編修刪定檢鼓等院，欲堂除遇闕大邑，從之。遂以山陰及諸暨餘杭富陽江寧上元南昌分寧等四十處爲大邑。浙東帥觀文殿大學士趙鼎在越，惟以東吏卹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

高塘之上。謂射牟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竊猶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是冬。劉豫遣其僞皇子府參謀官馮長寧。請於金主亶。欲立子麟爲儲嗣。亶曰。先主立爾者。以謂有德於南。爾子亦有德耶。予當遣人諮訪之。時豫兵敗。故以此探金之意。不從。豫自知危矣。夏國馬多爲韃靼所盜。是歲夏國與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境徑之。韃靼取馬而歸。往來皆不假道於金國。初。大帥尼雅滿。烏克紳。皆鎮雲中。故夏人不敢動。二帥已罷兵柄。而左監軍薩里罕代守雲中。夏人知其無能爲。所以徑行不顧。金人亦不敢問也。



國學基  
本叢書  
中興小紀  
下



書叢本基學國

紀 小 興 中

(F)

撰 克 熊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興小紀卷二十一

紹興七年歲在丁巳春正月癸亥朔詔朕將親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時左司諫

方公輔又論今世尙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爲伊川之文高視闊步爲伊川之行人能習此則爲賢而舍

是皆非也上因詔學者令以孔孟爲師時錄黃下禮部吏欲鏤版中書舍人董弅權侍郎曰少俟之郎官

黃次山申彙謂弅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祕彈弅出之除集英殿脩撰知衢州趙鼎雜記曰其後給中

胡安國聞之與其子中書舍人寅書曰子發求去晚矣當輔公之說纔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

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

語遇緩急卽是爲僞生免死計豈能爲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爲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爲師不

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與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

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則鄙言怪語豈

其文哉頤之行則孝悌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

來頤與兄顯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

書載有正叢書惟顯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



哀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丙寅。上謂宰執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爲區別良否。皆不差。張浚曰。聞陛下聞馬足聲而知其良否。上曰。然。因論觀墨。惟李廷珪墨有骨有肉。昔道君令播谷。及蔡京令張滋造墨。皆用廷珪法。而谷止得其肉。滋止得其骨。雖暗中入亦可知也。浚曰。物有易知。惟知人爲難。上曰。人誠難知。張守曰。惟以爲難。則用捨必不苟。浚曰。孔子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此兩言爲要。上曰。是。孔子於人。其始未能無失也。浚曰。聖人待人以誠。故聞其言而信之。至爲小人所給。而後加察焉。故必觀其行。上以爲然。先是諸路贍大軍錢。令轉運司於經制權醯征商等數內。逐月椿辦。因號月椿錢。然所椿不能什之二三。餘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錙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戊辰。戶部郎官霍燾言。月椿錢病民最甚。乞詔守臣具所椿窺名幾何。與臨時措置者若爲而辦。朝廷召諸路漕臣。稟決其可否。而罷行之。又江西湖南認發岳飛軍月椿錢。亦令具申省。己卯。吏部尙書孫近。請詔三省樞密院。凡所以靖中原制敵國者。日夜講求。而常程之事。付之有司。上諭宰執曰。近所論甚當。常程事可付之六曹。張守言六曹有常法。故不敢專決。而朝廷則可取旨行之。上曰。六曹長貳不任責。則事巨細皆取決於朝廷。若任責。則朝廷事自然清簡。要當選擇長貳而已。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與僞境淮陽軍對壘。引兵攻之。未能下。世忠奏已回楚州。召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沈與求。爲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至。癸未。以翰林學士陳與義爲參知政事。與求爲同知樞密院事。乙酉。詔降有樞密二字。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而知同僉書。亦皆仍舊。



初以道君遠在沙漠。乃遣問安使何彝等往金國通問。至是還。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丁亥。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張浚等力請。方進少粥。是時禮儀皆正。字權禮部郎官眉山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絀默。獨著作佐郎王蘋以謂君子發建明。是已取名而歸過於上也。子發之意。或出於此。此據呂大臨見開志以觀文殿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爲樞密使。舊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歸第。是日以何彝等回。留檜議事。不許歸第。初。馬軍帥解潛與樞密院都統制王彥不協。兩軍之士嘗交鬪於通衢。中外譴訕。是月。平民居火。潛所部入入室。聲言救火而攘其貨。有旨兵士免推治。管轄使臣劉舜臣案繫年要錄作李舜臣降兩官。給事中胡世將駁奏曰。潛統軍無律。不黜無以明賞罰。乃詔罷潛及彥。以浙西淮東制置副使劉錡主管馬軍。併兩軍以屬之。初。河南布衣尹焞漸之孫也。師故程頤。得其師學。靖康初。召至京。授和靖處士。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聘之。不就。徙居長安。劉豫僭立。使僞帥趙彬招以厚禮。焞逃去。遂入蜀。止於涪。先是范冲在經筵。方薦。召之。不赴。遂用程頤故事。授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先是焞至九江。值左司諫陳公輔論學程氏者之弊。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於是右僕射張浚顯言其嘗拒劉豫之節。焞始就職。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詔者。原案此節詞意未足疑有原文二月。戊午。詔太尉湖北京西安撫副使岳飛爲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己下之。書數通。俱不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飛參議官薛弼。雖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

意。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庚申，上發平南府，幸建康府。三月，癸亥朔，上次丹陽縣，率執奏岳飛下將士功賞。上曰：諸將每奏乞功賞，朕未嘗許之。一切付之有司，所以抑其僥求也。功有大小，賞有厚薄，朕何敢私。亦戒諸將不可容私。若私則有功者解體，緩急何以使人。張浚曰：陛下誠得御將之道。三月，甲子，上次鎮江府。丁卯，以吏部侍郎呂祉為兵部尚書，仍兼都督府參議軍事。己巳，上次下蜀鎮，上謂宰執曰：道中閱韓世忠背嵬軍，極驍健武藝，比往日益精矣。張浚因言諸將之才不同，要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然之。初，隋安行宮留守呂頤浩至平江，欲勸上輟行而不得朝，乃隨上西來。至是始見，上撫諭遣之。及頤浩回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始奏浙江渡，以舟之大小定人數多寡。後遵用之。辛未，上至建康府駐蹕。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先是，上謂宰執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張浚等曰：聖孝如此，可以格天矣。己卯，詔宜尊為皇太后。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言劉豫自麟寃敗後，意沮氣喪，其黨皆攜貳。金人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都督張浚乃出行淮上，撫諭諸軍，且築廬州城。時議者謂淮西宜撫使劉光世昨退當塗，幾誤大事。後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嚴，士卒恣橫。浚歸亦言光世不卹國事，語以恢復，則意氣拂然。於是光世屢辭疾，乞解兵柄，乃從而罷之。甲申，除光世檢校少師萬壽觀使，以其兵屬都督府。趙鼎事實曰：初，駕至建康，管轄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呂是月，金石副元帥烏珠自黎陽北歸燕山。夏四月，丙申，權主管馬軍劉錡言：得旨撥行營前護副軍侍衛馬軍，今欲併為十二將，每二

將爲一軍。餘兩將爲遊奕軍。從之。丁酉，詔徵猷關待制王倫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以武經大夫高公繪副之。皇太后禮物，例支金一百兩，附倫等行。初，靖康執政孫傅、張叔夜，從二聖北狩，至是樞密使秦檜因言：「二人家屬在敵中，甚貧，宜有賑給。」上詔依宇文虛中例與之。上曰：「靖康中，耿南仲用事，每遣使憚行，則威以軍法，及既行，身分所請多不給。家屬至狼狽，比還，恩澤又復鑄減，如此何以使人？」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先是，上批內侍鄭謨、除帶御器械己亥復諭宰執未須行，朕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謨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黃庭堅集有徐郎徐甥，後胡直孺薦俯自代，質之汪藻，藻以爲然，遂召用之。今謨新命，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張浚等曰：「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癸卯，詔諸路天寧萬壽寺觀，並以報恩廣孝爲額。初，張浚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持服，及棄軍而去。居江州廬山，以本軍提舉事務官張憲、權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爲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藉藉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議官薛弼請憲強出臨軍，憲諭羣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未幾，汝輩壞軍法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勅使起復宣撫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上詔飛入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戰，讀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嘗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此據朱勝非開居錄及野語與薛弼母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之心又張戒默記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昌謂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賜入覲與賜遇於九江之舟中賜語曰：某此行將驟大

計弱請之云近。建康與弱同日對。飛第一班所營與也。弱曰臣雖在其害中然初不與。飛適美乞正。資宗之名。嚴謀沮矣。弱不敢。飛怒。飛自書其上曰。飛意似不悅。飛之耳。飛字鸞。舉故戎隊。其語但曰。飛云。丁未上與宰相言。飛求解帥事。上曰。飛頃入對。請由商虢取關。陝。

欲併統淮甸之兵而行。朕問何時可畢。對曰。期以三年。朕諭飛駐蹕於此。以淮甸為屏蔽。若轅淮甸之兵。便能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臥也。飛無以對。飛既復任。宗元

乃還。左司諫陳公輔言。昨今月初四親奉聖語。說及岳飛。臣前此探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不應近日便敢如此。恐別無他意。祇是所見有異。望陛下加察。然飛本愈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謂其

餘大將。或以兵為樂。坐延歲月。我必欲勝之。又以劉豫為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金境。使金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

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二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習以為常。此飛所以敢言與宰相議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如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坐享富

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懦怯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初建康府通判楊邦乂不肯降金。為金所害。已賜田二頃。及銀絹各一百。癸丑詔加賜

田三頃。仍贈待制。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官其子孫。邦乂為朕死節。可不厚褒。以為忠義之勸乎。度支郎官莊必強言。聞廬壽問微有邊警。蓋因將臣入覲。而逆難乘間渡淮。我師初不知之。則斥堠不明。甚

支郎官莊必強言。聞廬壽問微有邊警。蓋因將臣入覲。而逆難乘間渡淮。我師初不知之。則斥堠不明。甚

矣。往歲維揚之變，前監不遠，又開淮上之師，頗有離次而去者。此必有姦人陰間以誘我之師，願詔諸將悉以實聞，毋有所諱。甲寅，詔關都督府。知湖州汪藻再進大觀政和詔旨，凡六年事，且言已置史館，見修日曆。此後臣不嘗豫，詔藻仍續編進。都官郎中馮康國言：「今天付吳蜀於陛下，爲中興之基，然蜀地狹而民貧，昔諸葛亮苦食不足，運以木牛流馬，而兵遂久駐，自兵興，餽餉已八年矣，亮所苦者無歲無之。前年陸運始行，成都潼川利三路，調夫十萬，縣官部役，先至者賞，貪姦之吏，俸夜作晝，莫卹民苦，多斃於道，運糧一石，民間費錢數十千，夫養兵所以保蜀，而民苦如此，蜀可以保乎？」嘉陵江險，夏漲冬澁，終歲水道，誠莫能給，故時起陸運之役，兼將佐請米甚厚，米價高而銀絹平，既缺正米，不免折支，所以歲費浩大，錢糧兩不給也。臣謂宜遣官諭吳玠於三月以後九月以前，除防關外，且移兵於內郡就糧，則蜀民稍寬，可免後患。丁巳，詔關都督府上嘗問權左司郎官孫道夫曰：「卿蜀人，宜熟知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言：「水運遲而費省，陸運速而役煩，向宣撫司初由水運，每石取民錢五十餘千，利害可見。」上曰：「水運既便，自當行之。」兵國之武備不可不養，民乃邦本，不可不恤，恤民乃所以養兵也。初，都督府議合兵北討，命參議軍事劉子羽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子羽還，奏敵未可圖，宜治兵廣屯田以俟機會。至是，欲以子羽領光世兵，子羽復以爲不可，乃詔子羽知泉州。時金人以尼雅滿悟室爲相，左副元帥達蘭居祁州，右副元帥烏珠已歸燕山，左丞高慶裔者，尼雅滿之腹心也。皇伯領三事，省宗磐欲挫尼雅滿，伺慶裔以賊敗下之大理寺獄，具當斬。尼雅滿乞免官爲庶人以贖其罪，國主竄不從，遂斬於都市。臨刑，尼雅滿哭。

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至今日我死，公其善保之。蓋慶裔嘗教尼雅滿反也。尼雅滿於是絕食縱飲，未幾病而死。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久不雨，則水淺而漕舟艱。至是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取唐韋損、劉晏考覈狀，建言欲置斗門二石礮，一以復舊迹，度費萬緡，庶爲水利。詔從之。子諲又請於德勝橋置倉和糴，因以平價，且免脚乘，欠折每上江糧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開，占舟而坊坊摺運，糶兵亦復侵耗。乞置倉以轉般爲名，諸路網至，卽令卸納，從之。五月乙丑，上與宰執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爾。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爲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後數日，左司諫陳公輔因對以南兵不可用爲疑。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彊諸國，亦豈必北方士馬耶？戊寅，上謂宰執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朕未嘗以私怒降人一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撫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進便營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所以成功。秦檜曰：陛下英武如此，中興不難致也。初，淮西一軍皆故羣盜，平時驕悍自恣。劉光世罷後，雖隸都督府，仍駐廬州。都督張浚乃請回兵部尙書呂祉往廬州視師，及浚還，朝留祉以護諸將。至是，祉亦回，而尙未置帥。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沈與求以握兵爲督府之嫌，乞置武帥。時統制官王德、鄺瓊二人交惡，而德乃光世愛將，遂除德爲都統制。於是瓊等大噪，列狀都督府以訟其過。先是劉豫後苑有梟鳴，又鳥數十鳴於內庭，皆作休也之聲。豫惡之。

募能捕獲一梟者賞錢五千。是月無雲而雷。有龍起。城宣德門。滅宣德二字。豫亟命修之。初。神宗實錄已成書矣。至是乃用著作郎永康何楡刊正。譌謬六月甲午。詔前所修詳略失中。去取未當。不足垂世。令本省官簽貼進入。趙鼎事實曰初因巨條上言辭泰二史是非失實始命官重修鼎去國之後有言其非正欲正其事故令史官自簽貼若辭卻恐非便既而著作郎張燾對罷申左右史以所得聖詔云范仲淹申先正聖校勘官便以為是故黃絲多舛誤時神申先道為史館撰撰申左右史以所得聖詔云范仲淹曰此乃宰相擬定者俟一併降出病自可見鼎又曰近見起居注載著作郎張燾所如此外問不得無疑曰安得有此擬小人也乃敢爾耶上駭益謂鼎官除去之上曰甚善蓋此事本非上意特重選用事者耳丙申羣臣詣南郊請道君尊諡宜天錫之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知樞密院沈與求

卒。時王德亦訟鄺瓊等之過。乃召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復命兵部尙書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於是中書舍人張燾見張浚言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右司諫王縉乃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之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又直秘閣詹至前在都督府機幕時已去亦貽書於浚曰呂尙書之賢固一時選然如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及前人前此軍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鄺瓊輩故等夷耳恐其下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浚雖然其言未及行也戊戌以祉撫諭淮西諸軍。時建康有未起左藏庫錢帛奏乞免論。癸丑以侍御史周秘為中丞。上殿官趙子綉頗知蜀中事宜因言今四川財貨茶鹽權酷與夫常賦之外可以供公上者經度措置固已曲盡在今日無復理財之策惟有惜財之術爾願下明詔使主兵者念民力之易

殫。凡不急支用。當有以獨裁。典計者知戍兵之久勞。凡經費之須。務有以贍給。則兩司相通。恤民贍軍。同濟國事。丙辰。詔劉與宣撫副使吳玠。及都轉運使李迨。宰執奏上殿。官蜀人蒲贊。乞駐蹕江陵。事上曰。荆南形勢。自古吳蜀必爭之地。故杜甫江陵望幸詩云。地利通西蜀。天文照北秦。宜諭帥臣王庶。練兵積粟。及治城塹。招流移。爲悠久之計。又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如贊者極不易得也。時方盛暑。張浚一日坐東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嚮言某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必竟有患失之心。是將爲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爲然。



## 中興小紀卷二十二

紹興七年秋七月乙丑。宰執奏知慶州張燾所陳羣盜事。張浚曰：燾有材，必能辦。秦檜曰：燾向知南劍州，平賊有功，而言者以爲多殺平民，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爲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人察之。爾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上曰：士大夫少時爲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知改。朕爲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自今不忘，常自悔責。浚等曰：陛下德過堯舜，而猶記往時一言一行之失，以自悔，此聖德所以日躋也。丁卯，湖北宣撫使岳飛遣其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委曲感恩，戊辰，上語宰執曰：飛臨行時，朕明諭之云：前日陳奏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謹。太祖所謂若犯吾法，惟有劍爾，所以復令卿典軍，而任以恢復之事，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朕語，胸中無疑，故耳。張浚曰：陛下御將之道，可謂有餘矣。初，上因論館閣人材，以祕書郎張戒好資質而未更事，可令作一任後召用之。至是戒請外補，遂除提舉福建市舶。參知政事陳與義曰：陛下惜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卻召用。又曰：士大夫須令更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其材之用。卻復召歸也。壬申，宰執奏都督府幹辦公事官邵溥進其父祕閣修撰伯溫所著辨誣書。上曰：事之紛紛，止緣一邢恕爾。數十年來，士大夫攻詆，幾分爲國，幾分爲民。皆緣私意，託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紛紛之議可止矣。上平日惡士大夫之用私意，思所以厚風俗如此。

癸未以旱，詔求直言。時臺臣有謂右司諫王縉曰：「上任我輩言路，而外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哉？」先是起居郎永康樓炤言：「唐重理財之職，故宰相兼鹽鐵轉運使。今若使宰相兼有司之職，則不可。若參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蓋內則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制諸路之盈虛。以時巡行，如劉晏自案租庸，則事皆親覩，何者可行，何者可能，斷然無復疑矣。上從之。戊子，乃詔戶部長貳時輸一員出案，以攷州縣財賦。右僕射張浚之兄滉，奉其母自蜀至。上以浚有功，將言慰其母心，乃命滉入對，賜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張燾曰：「政宣以來，姦臣挾子弟，往往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復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而滉首蒙賜第，則何以塞公議？」改送著作郎何掄行下。掄奏曰：「滉賢良之子，丞相之兄，賜以出身，不爲過也。」此論張浚理何掄章修人於是言者論燾，除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然滉之命亦寢。右正言李誼言：「古者天子爭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以次六員，祖宗朝諫員並置，當其盛際，以言相高。今臣獨員供職，綿力寡助，深恐不逮，望增置一二，庶有補於聖聰之萬一也。」是月，校書郎高闕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盡歸都督府。若曰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當以宰相主之。是朝廷之上，兵柄自分爲三。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列，儻給舍以爲然，臺諫以爲不然，則不容於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爲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於臺諫。且祖

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靖康中嘗舉行之。今則名為臺官而實無言責。凡此皆名之未正者也。兵部尚書呂祉至淮西軍統制官鄧瓊復訟王德於祉。祉密聞於朝。瓊等遂謀叛。八月戊戌。擁兵衆數百謁社外階。取中軍統制官張景併行營左護軍番仲福殺之。遂執祉及廬之新舊二帥趙康直趙不羣皆北去。祉謂瓊曰。爾等如此負朝廷。壬寅。到淮岸。祉曰。瓊逆臣爾。乃降之。遂爲瓊所害。統領官尙世元持其首去。於是瓊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瓊遣使召呂祉。爲授兵部尙書復用韓琦爲淮南。故力建議。光世軍遂以祉代爲宣撫使。官祉爲人剛復自任。味於應變。既代光世。謂執政可陸步而得。瓊亦狠傲。志在復仇。李著王默光世所厚也。悉以罪去。王德者光世之腹心也。瓊者光世舊招來之盜。也。光世以瓊屢立功。符之與德等。祉處其部。曲難制。故專任德。以恬軍情。瓊不自安。光世舊招來之盜。罷瓊及斬其軍機。奇功符之與德等。祉處其部。曲難制。故專任德。以恬軍情。瓊不自安。光世舊招來之盜。除張浚。楊沂中。劉錡。三人遣韓琦。宣撫使副判官軍中已傳聞。而八月七日。金字牌指揮令易置。分屯。次。士之情不達。遂致叛。今鄭克所謂。悉非其實。吳國長公主奏。妾選尙潘正夫三十年矣。切見祖宗以來。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成信。柴宗慶。皆除使相。見今戚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於靖康圍城中。首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於杭州召對。嘗言陛下倉卒渡江。禁衛未集。豫宜防變。今望特除開府。仍於檢校少保。落檢校字。己亥。詔付本位都監。此後不得輒有陳請。壬寅。淮西奏至。右僕射張浚等。惶懼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之安危。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盡心職事。以爲後圖。浚曰。軍將時有叛亡。亦所不免。要是臣等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趙鼎事實曰。劉光世既罷。其下已不安。當勸者。俾不厭衆心。既又除劉錡。副使王德都統。張俊宣撫使。光世將歸。瓊懼併其衆。遂擁全軍五萬之衆。歸於豫。報到中外。皇駭莫知。所指。遂。張俊。張俊。爲倒戈之計。當輔者。謂參知政事。陳與義。張守曰。萬一。僥。犯。

使上往何地避之與義始議移駐建康城勢不同矣案繫年要錄注引趙鼎事實無王德都統句云楊沂中副置使攷北盟會編是時王德已來朝遣張俊湯沂中往分其兵後為淮西宣撫使沂中為淮西副使此

初劉豫遣使乞兵於金欲併力南下金懲兩淮之敗不肯輕動豫又遣偽戶部郎官韓元英再往以我師進臨長淮為辭元英未回而鄜璉降豫又遣偽皇子府參謀李師雄將兵納之甲辰起居

郎樓紹請奉祠上謂宰執曰朕固深知紹但言者不已須釐令去除職與郡三數月間召用未晚朕於人材惟恐傷人張浚等奉詔退而歎曰上愛惜士類如此中書舍人傅崧卿言今歲明堂祖宗並配外請增

設徽宗以配上帝詔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吏部尚書孫近等議以為於經及兩漢故事皆不合兼梓宮未還宜俟恢復然後定郊明堂之議庶不失禮經之正禮部侍郎陳公輔獨言今日祇當前期一日奏告

先帝暫假吉服行事事畢喪服如初期合禮意從之右僕射張浚求去上不留之因問可代者浚辭不對上曰秦檜如何浚曰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時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乃召鼎為萬

壽觀使兼侍讀張浚行述曰時上命浚議批召鼎既出樞密使秦檜謂浚必已就閣子與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後反謂鼎曰上召公而張丞相疑留上使人趣始進入

檜之交既而鼎奏蒙恩還經幄方再辭而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興又奉宸翰趣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材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

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所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干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

下擇之九月十日丁未宰執奏事張浚因論淮西地險可守陳與義曰見王德淮西圖路幾不可方軌上

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并陘之道。車不可方軌。騎不得成列。而韓信卒由并陘以破趙軍。要是險不足恃也。酈瓊之叛也。有將官張遇。不從逆黨。率其麾下。自拔而歸。辛亥。至建康。詔遇轉一官。又統領官劉永。史衡。皆不從叛。爲瓊所殺。乃詔贈喬仲福。承宣使張景。永。衡。並觀察使。上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至廬州招叛卒。始聞呂祉守節而死。癸丑。詔贈資政殿大學士。時上於宮中行三年之喪。禮部侍郎陳公輔。以謂若臨講筵。恐妨退朝悲慕之情。乞只令講讀官供口義。以進。而講讀官孫近等。援引古今。請依舊開講。詔侍從官詳議。於是右正言李誼。奏臣備位言責。不嫌出位言之。切見真宗嗣位。首命崔頤正講。尙書於廣福殿。英宗嗣位。司馬光首請開講筵。以謂陛下初臨大寶。宜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道。是祖宗於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又曰。喪復常。讀樂章。是未復常之時。樂章外皆可讀也。又曰。居喪不言樂。是居喪時。自樂以外皆可言也。況天子之孝與衆人異。儻自同於會閔之行。豈神人所望之意乎。望聖志依舊。間日一開經筵。燕見羣臣。講求至道。以增聖德。天下幸甚。九月丁卯。陳興義奏。倭載老少船未足。欲捐萬緡與倭。自僱。上曰。萬緡可惜。不若令楊沂中以所有借之。上之愛民惜費如此。辛未。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安撫大使李綱。奏淮西兵叛。因勸上以五事。其一兼聽。上深以爲然。謂朕讀鄒陽傳。常記其兩句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最當。以一人之聰明智慮。豈能周天下之變。誠不當偏聽獨任也。詔龍圖閣直學士章誼。爲戶部尙書。兼提領權貨務。異時國用稍匱。則更鹽法。誼以對帶之法。信於民。故不復改。給事中胡世將。不爲趙鼎所知。時鼎猶未至。改世

將爲兵部侍郎。壬申，鄺瓊至汴京。劉豫僞授靜難軍節度知洪州，以靳養等爲統制官，次爲諸州副鈐轄，餘授準備使喚之類。正軍所請，皆不及在朝廷之日，人人悔恨，獨瓊以爲得策。中丞周祕言：右僕射張浚，輕而寡謀，惑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復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主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鄺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若不逐浚，綱紀何由而張，如尙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尙居宰府，何以率百寮。右正言李誼亦謂浚頃以樞臣，妄作威福，致全陝傾覆，健將奔亡，其罪合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爲相，而尙循故轍，措置乖方，致鄺瓊以數萬衆叛去，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散。而右司諫王縉獨言：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怠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躡光世之後，鄺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旣爲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爲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都督府與樞密院，於是參知政事張守方開陳上前，未減浚罪。壬申，罷浚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都官郎中趙令衿獨上疏，乞留浚，而令衿亦罷。旣而祕等再論，乞投遠方，以爲誤國之戒，遂詔落職。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見都統制王德在建康，每以厚幣結之，故德以兵八千歸於俊。右正言李誼言：張浚在陝，得專黜陟，自紹興三年至

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員。便宜推恩。有自選人爲員郎。自借官爲遙刺。自副甲頭而至橫行。蓋僅踰三年。而遷補如是之衆。朝廷加厚遠人。隨其所授。與換給異本。可謂寬矣。然不可不審。今累勞營遷者。吏部必寸量尺度。而後與其他折馘執俘。上功幕府一級。或差文吏必繩以法。何獨於此闊略之甚。臣請除軍士外。文武官更放其濫冒者。量折減之。癸酉。詔三省權以參知政事當筆。俟除相仍舊。多湖北宣撫使岳飛。以鄧瓊軍叛。乞提全軍進屯淮甸。降詔獎之。大理少卿薛仁輔奏。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乞委提刑親問。一年未決者。具事因申省。乙亥。執政張守等言。累降聖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淹滯。如仁輔所奏。則許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爲然。且曰。獄重事也。朝廷須當留意。舜之戒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死者不可復生。朕未嘗送一人入獄。秦檜等曰。陛下好生。實與天地同德。此舜之用心也。先是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諸事稍沮。見謀改圖。不知今日當何如耶。謂帥不應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馭。將姑息之耶。謂大臣無謀。將別用之耶。謂進臨建康爲失。將回蹕耶。此皆徒爲紛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上以爲然。至是公輔又言。臣嚮者妄奏。偶合聖心。則今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召。所移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臣所言。上感聖聰。無一可取。當退俟覲。然尙有餘說。若遂不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光世之召。非出聖心。乃因大將之言。如此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老小不欲。遂養之於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住此。緩急恐難遣行。若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浚之罷。亦緣稍振紀綱。衆皆不喜。遂激

怒陛下言者乘此擊而去之。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於回蹕。則臣愚深以為不可。臣向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立。臨安又豈能保。聖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可望。臣蒙起置諫垣。今又列在侍從。乞骸以去。故卒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公輔未幾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中營寨未辦。執政乞增支錢。上因言財皆出民力。若此之費。實不得已。苟可已者。須極惜之。張俊嘗奏軍中費陛下無限錢。朕即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皆百姓膏血也。卿須知百姓膏血不可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趙鼎至行在。曰。方力辭。曰。上意如此。豈容辭也。以樞密見。莫若挽住。為上第。恐上意不許。朝論不然耳。其次莫若以宣撫使處之。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忘補過。緩急必有以報。況失賊之家。方知防賊。兼駐蹕建康。全是張相之謀。相公今日豈應獨任其責也。自來宰相之出門人。鮮有不遭逐相公決無此事。但恐言事官觀望在相公包容之罪。鼎以為然。鼎即對於內殿首論及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遠不得效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謂因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肆驕。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為人所窺。上以為然。丙子。以鼎為左僕射兼樞密使。吏部尚書孫近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缺。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國威少挫。須勉強自振。上以為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惶懼失措。反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靜。使之閭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劑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



爲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啓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趙鼎事實曰：自鼎被召，張浚每以回鑾獨曰：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謂朝廷但務退縮，無與鼎爭之。其後上臨回鑾，安請固不可異議。唯是他日淮上有警，御須前進，鼓作諸軍，庶幾退合宜。上嘉納。於是降旨先發百餘人，使民間諒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宮留守，示往復兩都，居無常之意。蓋自十一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罷罷江左，期既不以下貼。乙酉，交趾郡王李陽煥卒，以印付其長子天祚。既而上遣表及貢方物，詔追封陽煥爲南平王。然在明年三月，上親書晉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檜力請刻之石，以頒宰執大將從官，從之。戊子，以淮西制置副使劉錡知廬州，遂召提舉太平觀解潛爲主管步軍司公事。自金主晟既卒，高慶裔伏誅，而尼雅滿繼亡，劉豫已失助矣。至是因酈瓊投彼，豫復遣僞皇太后府參謀馮長寧乞兵於金主亶，且言瓊欲過江自效，請用爲鄉導，乘勢併力南下。時亶已議廢豫，慮其有兵之多，陽許豫行，因遣使馳至東京，以瓊詐降爲名，立散其衆。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等奉使至睢陽，劉豫授館鴻慶宮，遲之不遣，移文取國書，及問所傳何命，倫報豫國書非金主面受不授。若所銜命，卽祈請梓宮是已。彌旬而金使至，是月倫渡河，見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於涿州，達蘭問倫入境久，願來暹何也。倫具言豫邀索國書，因曰：齊豫營私，民皆嗟怨，且其心忍負本朝厚恩，使得志能保其不背上國乎。達蘭曰：我委劉齊於宋，度能制其死命乎。倫曰：吾君神武，劉齊犯天下不義，以順討逆，掃除何難也。



中興小紀卷二十三

紹興七年多十月中丞周祿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誼論張浚不已丙申夜御批浚謫散官安置  
嶺表趙鼎惟曰浚已落職十月七日浚誤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上曰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  
行出至是功過不相掩行出至是功過不相掩  
亦外間諸將之意上曰若宰相不入由於前日趙令幹之言外臣等不敢言今日安置言然鼎雖留未行將之  
不答鼎自陳上獨策未解上意前二未回也又言浚有母老今日必不敢言今日安置言然鼎雖留未行將之  
曰浚之死罪乎過上獨策未解上意前二未回也又言浚有母老今日必不敢言今日安置言然鼎雖留未行將之  
專利如謝康國及馮麟至堂上意欲令張浚居一州見趙鼎退曰鼎一奇謀妙算禮又德部郎官  
目龍三不德謝康國及馮麟至堂上意欲令張浚居一州見趙鼎退曰鼎一奇謀妙算禮又德部郎官  
歸求外補除望職知溫州於石公揆言願上直禁宮自有日課早朝退即闕章疏食後學  
書未後讀春秋史記晚食閱內外奏牘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是日因前給事中胡安國乞宮祠左僕射  
趙鼎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鼎  
曰陛下聖學如此今雖寒士亦鮮能之非異代帝王所及戊戌張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  
住都官郎中馮康國求去庚子趙鼎言自張浚之罷蜀士多不自安今留者十數人皆一時選臣恐臺

中興小紀 卷二十三

二六三

諫或以浚里黨論之。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正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之。如罷一相。則凡所薦不問才否。一時俱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惜人才厚風俗也。鼎曰。陛下聖慮如此。羣臣敢不自竭。御史中丞周祕累乞外任。辛丑。除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先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圖上淮東形勢。云賊於彼築堡。欲遣偏師平之。使其屬官溫濟諗於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旣稟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當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旣以狀來上。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人不以爲當。濟悚然。懼。奉詔而退。癸卯。左僕射趙鼎奏。濟已行。上曰。昨呼來。略戒之矣。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弓弩手。揀刺上四軍。辛亥。趙鼎因論及南兵可教。參知政事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馬也。馬之能行不在大。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苻堅。皆南兵也。趙鼎言。士人有不可爲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宮祠。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退而歎曰。大哉帝王之言也。時有進士劉瑜。上書。乙卯。上謂宰執曰。瑜論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而行之。趙鼎曰。所論皆善。然法已具。但當申嚴。上曰。申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爲善。如向來浙右困於水腳錢。後造成網船。遂免此患。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寮不多。止令輪對一次。今已輪徧數月矣。望準建隆故事。日輪二員。俟百官俱集。則依舊例。丁巳。詔遇六參。日日輪一員。時趙鼎再相。已逾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

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速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爲戒矣。詔徵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常同爲禮部侍郎。時趙鼎所薦者。皆以次用之。閏十月庚申。資政殿學士王綸卒於平江府。先是詔知廣州連南夫。條市舶之弊。辛酉。南夫言市舶司惟藉蕃商往來貿易。大商蒲亞里者。昨至廣州。有武臣曹訥利其財。以女適之。亞里遂留不歸。上因令南夫勸其歸國。運蕃貨往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癸亥。上曰。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上數令江東宣撫使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左僕射趙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爲然。趙鼎事實自初劉豫軍西一帶。無軍馬。朝論紛紛。蓋諒交章。以爲淮西無備。可憂。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直臨江岸。無所懼。唯是安靜不動。使人聞。鼎未嘗必。願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任其責。後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聞月居處。種未定。乃遣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鼎欲使俊出不怠。徑趨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食金人懸。乃已。淮上卒不。兵竟以無事。上御諸將。凡事皆留意。而聖意無彼此輕重。時殿前楊沂中乞三綱馬。丙寅。上謂宰執曰。川廣馬到。朕未嘗留。悉均給諸將。若小不均。卽謂朕有偏矣。沂中馬少。而張俊近以老馬數百匹納樞密院。遂以兩綱付沂中。一綱付浚。己卯。龍圖閣學士知處州劉大中爲禮部尙書。庚辰。趙鼎奏淮東安撫使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事。上曰。世安勇雖不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居平議論。多有補於世忠。時通亦隸世忠軍。

上駕馭諸將。至於偏禨。亦知其材之所長。蓋照臨無遺如此。戶部尚書章誼言。自權貨務。復置提舉官。見係臣獨領。緣無同官商議。竊恐誤事。望仍隸戶部。壬午。詔從之。時權貨務。賈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幸執欲付之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苛於民矣。趙鼎等曰。不限以數。則無此弊。上曰。宜嚴爲約束。毋使民受患。初。江西大旱。而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李綱。乃課民修城。一方頗怨。至是。侍御史石公揆言。綱妄自尊大。恣爲苛擾。初。張浚。謫居於福。綱與之交驩。意其復用。以爲己援。近乃遺書痛詆。傳至行在。欲以取譽。復冀相位。繼知已用。趙鼎。其意大沮。又稱感時憂憤成疾。聞者笑之。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右正言辛次膺。李誼。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再詔綱。提舉洞霄宮。旣而公揆等再論。乞鑄職。上曰。前宰執。朕所禮貌。已罷帥足矣。趙鼎等曰。陛下遇臣如此。誰敢不竭心圖報。安節。歙縣人。次膺。掖縣人也。是日。宰執奏復置川陝茶馬官。舊有主管。有同提舉。有都大提舉。凡三等。上曰。此轉運副使判官之比。當擇人。考其資歷。而命之。茶本以博馬。而近乃易珠玉紅髮之類。須禁止之。趙鼎奏。來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恤也。趙鼎因奏事。論及修神宗實錄。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上曰。乃宰相議定者。鼎曰。起居注載著作郎張曠。所得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卽詔曠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掄本與祕閣修撰曾統所進本小異。掄乃蜀本有朱字處。統本卻無之。自合重修。其李彌正。胡聖。不應引嫌避史職。令依舊彙之。上曰。未勾去者。大宄。鼎曰。此乃美事。蔡下輩不

學。故不知去取。如吳圭傳載有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主。不願爲唐德宗。卞乃刪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宗之聖也。使魏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宗納諫也。上曰。然。鼎又曰。臣自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莫有正論否。上曰。無之。自卿去。惟朱震不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聽。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爲不可太分。嘗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爲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爲愈也。蓋分善惡。惟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姦。便君子於小人常怨。小人於君子不怨也。上復以爲然。是月。工部尙書李彌大出爲廣西安撫使。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爲酈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於上曰。此曹去僞歸正。嘗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悽悽有不足之歎。上卽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忻然。來者相繼。劉豫不得而防之也。江東宣撫使張俊引兵還建康府。十一月丙午。俊入對。因言劉光世解軍政。閑居自適。有登仙之歎。上不樂。因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言曰。脩武郎。是時貨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盜。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旣知此。宜思自效。而有羨於光世何耶。俊惶懼頓首。至於流涕。誓死以報。乙未。宰執奏事。上以此語之。趙鼎等曰。陛下御將之道。可謂盡矣。丁酉。宰執奏臨安府火禁。放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亦如之。上曰。放火遺火。豈可同罪。大凡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延燒者。取旨可也。上曰。止於徒足矣。庶可以必行。兼刑罰太重。非朝廷美事。先是川陝宣撫使吳玠遣使臣呂政來求軍中犒賞。上諭政曰。

歸語吳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緣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人以進朕已撥一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他所關可具奏朕一一應副又諭以川茶自來博馬今聞盡易珠玉紅髮無用之物政曰吳玠則不敢諸將恐或有之上令博馬外不可別易一物是日上語宰執以此趙鼎等曰玠聞聖訓不惟感激眷遇亦仰服聖德矣壬寅上謂宰執曰張浚臨事不易得獨好營土木朕數鑄論莫能改也比因入對面諭以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寢殿之後雖庖瀾皆無朕不免費數間為居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雘俊曰略加雅飾不過三二千緡朕諭以財方艱窘不忍三二千緡以崇土木之飾俊感歎而去有使臣李贊者齎到奉使朱弁書報金國尼雅滿等相繼而死樞密使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上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秦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上曰此固有時亦須有所施為然後可以得志金主亶欲廢劉豫久矣至是金尙書省劾豫治國無狀亶詔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提兵以寇江為名徑之東京廢豫而豫方請兵入寇金示以難色而豫請愈堅金若不得已而應者乃令先調發山東兵會於淮上約其子麟以二百騎至濬滑間即為金所擒二帥徑引從騎入東華門逼豫入見達蘭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囚於金明池廢為蜀王時豫弟益守陝西又別遣左監軍薩里罕提兵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其廢豫之詔略曰建爾一邦遠今八稔尙勤吾成何以爲國豫既廢達蘭逼其北行至上京給舊夫子廟以居之

張浚行述曰浚嘗遣人齎手榜入偽地誘劉豫略曰知能誘至金人使之榜以羅縵八月豫聞王師北向遣韓元英告金乞兵同舉金謂豫終欲因已益疑之會鄭復叛去浚復多遣問持羅縵入偽地故遣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復等降而豫再乞兵於金十月金副元帥烏珠復多



領兵來慶豫情其有此機會而浚已去位矣

豫初僭立作楮幣。自一貫至百貫。皆識其末。曰：過八年不在行用。蓋其數已兆矣。金遂於汴京建行臺尙書省。以張孝純、蕭三寶、原作蕭三寶爲左右丞相。張通古爲左丞。又恐汴人不安。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於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十萬石。而方物不在此數。初。達蘭久居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爲己有。其立豫也。深有悔割山東之意。故達蘭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於故主晟。曰：齊腴之地。鹽鐵桑麻所出。盡在舊河以南。我初與議。以河爲界耳。今新河且非我決。彼自決之。以與我。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爲界。晟不從。及達蘭專權。遂議取山東。諸將曰：獨取山東。恐驚豫之心。不若廢豫以取之。豫之廢也。不惟結怨於諸帥。亦以山東爲累耳。初。薩里罕在雲中。嘗因軍事。召知府州折可求至。密諭以將廢豫而立可求之意。至是達蘭之意。欲割河南以歸本朝。薩里罕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歸於己。一日。燕可求而奠壽。可求食之。既去。卒於路。初。宣和間。進士王問進書萬卷。補承務郎。上卽位。有越州布衣諸葛行仁。亦因進書得迪功郎。至是吏部以爲不倫。追問兩官訴之。詔與改正。中書舍人李彌遜以爲不當改正。丙午。上謂宰執曰：求遺書自美事。朕方多難之時。故行仁之賞薄。宣和承平。留意墳典。授京秩不爲過。然既有論駁。可躡一官。十二月己巳。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仍留兵守楚州。樞密使秦檜曰：老小旣得所。萬一有警。諸帥當盡力捍寇。上曰：朕竭民膏血以養之。緩急豈容不盡力。正使無內顧之憂也。於是世忠奏乞留全軍於楚。以蔽江淮。從之。先是紹興初。劉大中宣諭。

江南薦臨川布衣鄧名世召對。賜出身。除刪定官。是月。以名世爲校書郎。禮部侍郎常同。請令大臣屏去細務。專意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及法令。悉令裁定。以趣簡便。乙亥。上謂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爲尙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爲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事。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詭冤。乃求差遣耳。政由臣等不才。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實罰而已。若有罪不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爲不便。劉豫既廢。金國左副大帥達蘭。送王倫等回。謂曰。好報江南。旣遣途無梗。和議自此平達。至是倫還。丙子。泗州奏至上。懇盛謂趙鼎等曰。朕以皇太后未還。夙夜憂懼。未嘗去心。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較也。鼎等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振之日。癸未。倫等還。上錫予特異。丁亥。以倫爲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充迎奉梓宮使。借拱衛大夫高公繪副之。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爲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爲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是月。以禮部侍郎常同爲御史中丞。劉豫之將有宋超者。帶兵千餘。詣知廬州劉錡。降詔。錡帶兵入奏事處。超等旣定。錡復還合肥。趙鼎事既廢樞密遣諜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蕭索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四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朝士相謂曰。前日大作檣。未進一步。潰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盛可謂過人矣。時徽宗小祥近。且逾七月之期。而迎請梓宮使者未有來耗。禮官謂不可久停常祀。於是綿

絕其儀。返虞祔廟。以左僕射趙鼎爲禮儀使。金主亶以皇伯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盤乃先主晟之長子。豪猾難馭。而東京留守堯王宗偉案繫年要錄作宗樞卽亶親叔。且素有才望。乃除太保領三省事以制之。初。金有國。自旻晟以來。雖名爲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其主所獨享者。惟一殿曰乾元。四隅栽柳。作禁園。邊壁皆設大坑。時與諸臣雜坐於坑。后妃躬持飲食。自亶初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能賦詩染翰。旣卽位。左右儒士日進諂諛。導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視舊功大臣如草芥。非時且莫得見。盡失女眞之故態。至是宗偉入相。願與宗盤等合謀而亂作矣。



# 中興小紀卷二十四

紹興八年歲在戊午春正月。言者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衝見任人壬辰。宰執奏事。趙鼎曰。祖宗以來。侍從官如此。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遇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陳與義曰。人臣何有重輕。但堂陛之勢。不得不存。秦檜曰。嚴堂陛。乃所以尊朝廷也。奉使王倫之還也。言金人廢劉豫之謀。自己使人發之。癸巳。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倫遊梓宮。問諱。日使指也。梓宮未還。諱日猶祕。而一言之合。遂使廢豫。此其可信哉。上曰。不然。倫奉使時。朕嘗以此意諭之。渠果能游說。亦未可知。如淵曰。此固臣之所不知。如淵導江人也。參知政事張守。乃張浚所引。浚罷相。人知守必去。時已議還都。臨安守力請且留建康。以爲遠圖。議不合。戊戌。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趙鼎亦留身言之。退至嚴。慮起。身至鼎坐榻前。審見。願問。謂鼎曰。檢今日。皆上求解機務。上曰。趙某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檢尚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二參在坐。聞之。極不覺。二人既銜。總而去。其後。秦檜獨相。鼎亦不致。辛丑。詔復幸浙西。初。龍圖閣直學士汪藻罷。知撫州。奉祠而去。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集未成而中止。恐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今藻就閒。願詔令勿輟。俾三朝文物。著在方策。非小補也。詔許藻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錢力辭不受。至是。藻又進政和三年以後詔旨未成者。乞從史館論譌。癸丑。藻仍就纂集。先是以歸朝官馬欽。人馬隸張俊軍。旣而親筆欽差江南鈐轄。俊堅欲留之。不遣。乙卯。樞密院奏趣欽赴任。上曰。昨俊入見。朕嘗諭之。聞馬欽於卿素懷不足。卿必欲留之。軍中萬一欽病死。人必謂卿殺於

卿亦便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不敢復留欵矣。」上平日訓諭將帥，皆切於理，使其利害曉然於胸中，可謂盡駕馭之道也。是月，四川謀師上問刑部侍郎胡交修，廷臣孰可將者。交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時世將爲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遂除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剋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微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尙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上乃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宣撫使吳玠行之。旣而世將至蜀，玠以軍無見糧，奏請躡至，世將被旨，約玠於利州會議，異時制置使以文臣多事邊幅，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爲宣撫，故莫肯相下，誠意不通。初，水運泝江千餘里，半年始達，率以七十五斛而致一斛，至是，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乃復前大帥席益轉般摺運之法，軍儲少充，公私爲便。金主亶肆赦，改元天眷，時左右副元帥遼蘭烏珠、左都監托卜嘉，並在汴京，左監軍薩里罕居長安，右都監巴克實原作拔東，居原改正，鳳翔旣而遼蘭歸祈州，薩里罕歸雲中，而烏珠、托卜嘉、巴克實皆留如舊。先是，左僕射趙鼎以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爲知兵，召歸除兵部侍郎。二月丁巳朔，遷庶爲尙書。癸亥，上發建康府，至東陽鎮行宮，幸執奏事。上曰：「昨日六宮旣發，張俊來奏事，朕召至宮中，與論邊事，因戒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無與土木之功。』」俊悚懼承命，見地無輒面，再三嘆息。朕諭之曰：「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

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爾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朕爲何如主也。先是上將回鑾。詔知建康府張澄陞職。改知臨安府。澄受命星馳而至。不數日。前所缺者率皆辦焉。中丞常同奏吳玠頃行屯田。常得寢詔。願問玠近來積穀幾何。減餉幾何。趙開。李迨。相繼爲都漕。先後運至幾何。各令條上。然後奏實講究。以紓民力。從之。戊寅。上至臨安府駐蹕。三月庚寅。台州有匿名書。稱長平主管官李椿年刻薄。欲率衆作過。言頗不遜。壬辰。上謂宰執曰。兵興以來。官物皆陷失。旣差官檢察。若稍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爲。萬一作過。當遣官勸殺。於是趙鼎以下。退而服上之英明。以樞密使秦檜爲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朝士皆相慶。惟吏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或謂敦復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悅何耶。敦復曰。姦人相矣。時刪定官鄱陽方疇。聞是語。其後以告給事中張致遠。吏部侍郎魏玘。而二人亦以敦復之言爲過也。趙鼎事實曰。一日。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自有闕。是日。遂鎖院。檜再相。上旣與議。久在樞府。莫懷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耳。況迺然後相。檢是以鼎未敢遽爲去就。參知政事陳與義乃張浚所引。以久病乞退。甲午。爲資政殿學士。知湖州。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壁劃財賦之地。宜置一使。以總諸路漕臣。蓋諸路權輕勢分。但見一路利害。若一使總之。則可通有無。審虛實。爲朝廷久長之計。又言。此事當以戶部長貳判諸道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爲名。如蘇如洪。可以置司。若以外官爲之。則事必掣肘。不能久矣。上然之。壬寅。工部侍郎趙鼎。不爲趙鼎所知。是月。以徽猷閣直學士出知袁州。以兩浙都轉運使徽猷閣待制向子諲爲戶部侍郎。子諲言。安邊固圉。必資儲蓄。江西宜於洪州置糴。於江州置轉般倉。以給淮西。湖南於潭州置

繕於鄂州置轉般倉以給襄陽湖北於鼎州淮西於廬州淮東於真州仍多造船則遣戍出兵往無不利又言今天下急務在考兵籍究戶版汰老弱升勇健創簿正言使諸州上帳於兵部諸將上帳於樞密府著鄉貫書事藝季申歲考所以除詐冒也凡詭名挾戶典買推收進丁退老分烟析產田畝升降貨殖盈虛必以時覈實所以革欺弊也此其大略耳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金人又於燕京建行臺尙書省改燕山樞密院爲之以三司使杜充尙書省事先是金人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京中曰度中在上京曰鹽鐵在東京曰戶部時充在燕京就用之也是泰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皆在祈州奉使王倫行至祈見二帥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蠶彈旗勝出以詰倫曰議和之使來而暗遣諜如此君相給且不測進兵也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誠意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爲己勞則不可保主上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二帥相視無語夏人乘金人有折可求之喪攻府州奪之可求子彥文據其家走河東其後金令彥文知代州夏四月上旋躡臨安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有荒田縱民耕勿收租數年之後粒米狼戾百姓足而國用足矣又言江浙民困於月椿幾不聊生上撫然遂減月椿數千緡至是詔遣樞密副使王庶視師淮上調諸路兵預爲防秋計且以同奏付庶行之自鄧瓊叛諸將稍肆庶條上請臨發犒軍於都教場庶便服坐壇自三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也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



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丙寅庶辭上因論王霸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定矣祕書少監尹焞於經筵留身乞致仕甚力上許除內洞癸酉上語宰執曰焞云士大夫不知進退安用所學劉大中曰焞學有淵源且老成若得之亦是朝廷氣象趙鼎退至閩子誦杜甫詩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之句秦檜曰老成人重於典刑劉大中曰蔡京惟用少年所以誤國可爲戒也戶部侍郎李彌遜言祖宗之法有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大概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糶之故然今比昔少異當師其意損益行之臣謂宜復此司別給糴本數百萬緡俾廣儲以待恢復之用數年必見其效丁丑詔從之王庶奏辟屬官戊寅上謂宰執曰昨王庶辭朕諭之云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祉以傲肆取敗皆可爲戒劉大中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佩聖訓初胡寅自中書舍人出知嚴州其父徽猷閣待制安國以書諭之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營郡經年未遷卽有意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親也旣而移守永州未上至是詔寅除禮部侍郎尋丁憂去朱勝非開居錄曰胡寅者兗縣縣進之事乖謬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病遠在湖湘乞歸貧於是差知永州寅攜妻居委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齊亦寅妻賂書賞之寅以安就尋爲辭伯齊復曰妾直與父病執重誓於鼎改如嚴州鄉旋罷果月復相欲召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復除永守星夜南奔未及到家召命已下比見其父疾困不能言寅聞數日將行告之安國披衣垂涕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又兼經筵又直學士院尚未踰月安國果凶以時事尙艱遣之使行欲盡而彰聞者歎其死時實尙猶在路耳五月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



有平定之期矣。詔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就爲館伴使。倫辭。乃以命太常少卿吳表臣。而令倫往來就館議事。倫奏金使烏陵阿思謀元在海。上結約。與馬擴相熟。乞召擴赴行在。擴時知鼎州。乃趣召之。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錢觀復。除郎不當。案繫年要錄六月己卯。御史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李上曰。郎官輕以予人。雖蔡京。王黼。不至是也。趙鼎因造膝具言。觀復無過。且求去。上曰。卿不須爾。言官易得。宰相難求。時同之眷已衰矣。六月乙卯。試博學宏詞科。選人玉山詹叔義。金華陳岩肖。麗水王大。方。中選。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岩肖。賜出身。先是。故知閣門事潘永思家。以財與訟。御史臺牒送大理寺。既而有旨放出。於是中丞常同言。事干內侍梁珂。乞仍付寺結案。上卽依同奏。趙鼎曰。臨安府自不相妨。參知政事劉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繫無辜。今因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朕亦何心。丁巳。臨安府勘到永思幹人郭壽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一二千緡。上曰。既無文約。必是壽之妄攬。可除壽之外。餘並免。於是鼎以下退。而讚上之明。上曰。此一事。朕疎決多矣。蓋時盛暑。方涓日疎決。故鼎有是言也。重修哲宗實錄書成。癸亥。監修國史趙鼎上之。既而鼎因辭免轉官。奏曰。昨日伏讀詔語。載修書本末。甚明。上曰。乃朕批諭開。令具述宣仁保祐之功。蓋欲士大夫知朕修書之意也。先是。故相曾布之孫惇。上布所著三朝正論。有旨惇增秩賜金。言者謂布爲王安石腹心。朝廷頗其書。號曰正論。巨竊惑焉。願明諭史官筆削之際。無惑其說。乙丑。詔付史館。知舉翰林學士朱震。上合格進士黃公度等。上以亮陰。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壬申。乃御射殿引見。參以四川類試人。遂賜公度以下二百九十五人及第出。

身震出院而病。同知舉給事中張致遠，起居舍人勾龍如淵入對。上問考試事。如淵曰：大抵所取皆嘗。惟  
 第二人陳俊卿，賦自落卷中得之。上曰：何故如此相遠？如淵以其詞工而晦，細閱方見工處。上然之。公度  
 俊卿皆莆田人也。癸酉，樞密院編諸班直諸軍及親從親事官轉員格成。接伴官范同、申金使已到  
 常州。上謂宰執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陵阿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與上皇通好事。庶得  
 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雅滿不肯交燕雲，皆用欲兵。惟武元帝以謂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  
 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積慮，必有過人者。丁丑，思謀等見執禮甚恭，且欲  
 以客禮到都堂。見宰執趙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時上因事撫循，莫不中節。遠人歸心焉。於是留月餘乃  
 去。戊寅，上愀然謂宰執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三二年尙庶幾。惟是太后春秋已高，朕曉夜思念，  
 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己講和。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己講和。案原鈔本無秦檜以下十一此人君之孝也。  
 羣臣見人主卑屈，懷憤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  
 亦不可弛兵備。趙鼎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地，亦須嚴備江南。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  
 而忘戰守，則墜敵計中矣。趙鼎事實曰：初行朝，烏陵阿思謀之來，物議大譁。軍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不  
 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但好爾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而為之。臨  
 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為深信。但得梓宮及母兄今日還國，請上明日渝盟，再所得。翰林學士朱震卒。戊寅  
 者不遇以金人不測不可深信。但得梓宮及母兄今日還國，請上明日渝盟，再所得。翰林學士朱震卒。戊寅  
 多矣。此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諒。上以為然。羣議遂息。

上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可繼震。上曰：震亦嘗薦

煒代資善之職。但煒微賸。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朱勝非開居錄曰：先是戶部尚書章榘執政。宰相趙鼎知新除建康留守。呂頤皓必不赴。乃請以頤皓守建康。消頤皓改命。遂即真。惟復疾。兩月卒。會當省試。鼎引故事。以董以貢舉。殿院大中。遂作參政。震聞之。即病告出。院不復供。內職累章。與震同。兼資善堂。詔鼎與大中。初。章亦去。震求復。及其復。相震自以爲。先是。鼎初相。不復供。內職累章。失望。慈聖刻骨。月餘。疾危。編作詩。詆譏。震亦去。震求復。及其復。相震自以爲。先是。鼎初相。不復供。內職累章。人傳。遂不起。一執政死。二從臣。可欺也。案。樞侍二字。疑有脫誤。癸未。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稍久。而吏部侍郎晏敦復待對未得。中書舍人潘良貴權侍立殿上。要錄作攝起。居耶立殿上。因奏子諲無益之言。久勤聖聽。揖退之。

甲申。子諲乞致仕。良貴且得罪。中丞常同奏。良貴嫉子諲曼辭。衆以爲直。不可罪之。願許子諲補外。上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乃除子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良貴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朱勝非開居錄曰：向子諲。不以道交。結弗司。頗亦實。猷。是日對甚久。語訛。無益之言。不宜久。勳聖。騰。固。厲。聲。此。子。諲。退。不。已。軒。陛。侍。衛。皆。聞。之。潘。良。貴。不。能。平。徑。至。榻。前。奏。言。子。諲。同。論。奏。以。謂。良。貴。忠。直。不。虛。出。前。此。同。嘗。於。上。前。聽。子。諲。蓋。觀。望。弗。司。也。至。是。上。貴。其。反。覆。噫。從。官。方。奏。對。柱。史。遠。造。前。叱。下。古。未。聞。也。叱。初。四川制置使席益奏。以湖南等處諸軍屯於成都。至是。校書郎孫道。夫白於宰執。謂漢唐以來。亂蜀如公孫述與孟知祥輩。皆非蜀人。成都無警。益乃移軍屯之。昨幾有竊發之變。願還之舊處。以減糧餉。又比年使蜀。冠蓋相望。如劉子羽方出。而范祖禹又行。往來之費。公私騷然。未聞有能宣德意者。願止之以息浮費。又四川元無都漕。自宣撫司以隨軍漕兼總領四川財賦。俾措置茶鹽酒息。通融贍軍。今之都轉運司。但四分歲數。以付四路。越辦而已。願罷之以寬民力。或以其言爲中時病。是夏。金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爲奴婢以償之。



# 中興小紀卷二十五

紹興八年秋七月己丑。以御史中丞常同爲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先是左僕射趙鼎嘗奏向子諲無罪當留。同與潘良貴誠有罪。不宜囚子諲之故。顯出之。俟少定。令外補。不惟爲同良貴。亦所以爲子諲。蓋外議猶以子諲久對爲非。而良貴實出於愛君也。二人旣出。給事中張致遠駁詔。謂不應以一向子諲出。二佳士。上怒作色。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凡再言之。鼎曰。陛下何由知之。上曰。致遠與諸人善。曰。趙鼎事實先入之言。上聞鼎奏。由是不樂。後數日。右丞相給留身奏。事甚久。旣退。鼎扣之曰。上毋以前日之言有語否。檢曰。上無他。但慮相公不樂耳。鼎乃信而不疑。辛亥。宰執奏淮西張宗顏。乞遣統制官吳錫。軍馬回別請濟師。上曰。吳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發一軍。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蓋上知人能駕馭。皆出於談笑之間。所謂善將將也。於是樞密院令殿前司追回錫。仍依其數別撥一軍往廬州。權隸於宗顏。俟防秋過取旨。舊制三衛管軍。未嘗內宿。上駐蹕揚州。始日輪一員。內宿彈壓。至是殿帥楊沂中已免宿直。又缺馬帥。惟權步帥解潛一員。與兩司使臣互輪。潛奏。乞依東京舊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使臣。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案魏置中衛將軍。晉武分爲左右。衛。宋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暮一人宿直。又唐右衛大將李太亮。自兼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嘗假寐。太宗勞曰。公在。我得酣寢。則三衛宿直尙矣。太平無事。不以三衛宿直可也。今萬騎時巡。宮闕則非曩之壯大。禁衛則非曩之衆多。內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於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爲宗社慮。則未也。望

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仍權差馬帥通作三衙以次鴛直上嚴宸極從之既遂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韓世良權馬帥時有御批宗子防禦使璩建節封國公入資善聽讀右時山語錄曰時左相趙鼎

之後議論鼎者專以資善堂藉口鼎今日當避嫌公可面納此御筆如何將劉子至惟檢無之鼎遂參酌只

納之檢常同數奏也鼎約檢與劉大中各作一劉子明日鼎與大中將劉子至惟檢無之鼎遂參酌只

傳萬世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量也但宗子某已封建國只是小國今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難之遂留

御筆曰待三五箇月別商置既下殿樞密王庶西人行鼎執奏再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難之遂留

檢與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之說與卿一耳不知八月戊午詔疆場之臣無弛邊備庚申以利州觀察

使馬擴為沿海制置副使鎮江府置司先是朝請大夫吳說嘗與苗傅款密言者屢劾之十年不調辛

酉上因語宰執曰說累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諭言官負聲之人已行者勿再論於是趙鼎等仰

服主上洪度兼容所謂國君舍垢此甚至也甲子宰執奏馬擴將到本使錄記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

事上以為敵國之與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偏廢若可勦除漢唐之君行之久矣趙鼎等三復上語謂此

豈特中國之幸亦敵國之幸也辛巳著作佐郎李彌正高開皆除郎官而著作郎何掄張曠尙未遷樞

密副使王庶疑之以問趙鼎鼎曰少需處之要職至是以掄為祕書少監殿中侍御史張戒言昔張浚入

蜀掄為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以黃潛善乃王黼之黨每持邪說以司馬光為非王安石為是至再修神

宗實錄掄攘臂其間略無忌憚浚敗乃焚毀簽帖國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臣之私意詔以掄知邛州

案繫年要錄作邛州掄不自安亦求去遂除福建轉運判官徽宗既祔廟禮畢是月始詔修徽宗實錄以左僕射



趙鼎兼提舉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者皆出於羣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墜於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宣和初知如皋縣有旨卽隱者徐神公所居建爲觀觀基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東裝待罪泊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卽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羣臣之罪而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願陛下深察之時臨安府任同京邑而守臣集英殿修撰張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是月除徽猷閣待制九月丁亥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常使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卽時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旣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轉輸東南之粟以實中郡又制茶鹽香礬百貨之利今皆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糴買然復興一司豈專爲此哉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懋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限無所拘賦斂之橫無所考監司廢格詔條漫無有稽察臣願俾總六路而調其盈虛內與戶部相爲表裏則劉安之策可展而不爲虛文不然則糴買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望下臣之說於三省講而行之蕭振一日奏事上因語臣下之姦者且曰朕所不欲以語卿恐人謂朕令卿言也振曰臣與陛下所共者理耳理之所在臣安敢自默時新除沿邊守臣王默等辛丑上謂宰執曰今日邊壘內則撫綏外則斥堠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之乙巳金遣左監軍陸里罕自雲中馳之陝右見左都監拔束議割地事路由同州先是青澗李世

輔陷僞境時為同州守世輔怒薩里罕無禮因殺其從者百人將擒以歸本朝會敵騎追逼世輔折箭為誓縱之去於是世輔不克南歸亡入夏國初召秦檜之來道出婺州時左朝散郎王次翁致仕居婺與檜遇既而中書舍人樓焯為檜言次翁甚貧因曰呂頤浩次翁郡人也頤浩再相次翁困一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遂落次翁致仕以兵部郎官召之是月移為吏部郎官是秋金人括京畿及陝西錢穀皆轉移北去蓋有割地以歸本朝之意也冬十月重修祿秩敕令書成丙辰右僕射秦檜上之待御史蕭振論參知政事劉大中與父不睦何以事君望正典刑以厚風俗大中亦累章乞罷丁巳以為資政殿學士知處州振復論遂改提舉洞霄宮趙鼎事實曰初監察御史蕭振方求外補且託其鄉人吳表臣辭職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詞為辭除南臺是必有疑為鷹犬者也未論月論劉大中三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方曉稽山語錄曰時召蕭振入臺振奏檜死黨也首攻劉大中大中既去趙鼎亦巧去正人端土掃地盡矣論者云檜竊竊十蕭振言經制司糴米而發運使程邁一例拋與諸州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之百姓即非創司寬民之本意宜令官自置糴場丁卯詔從之辛未趙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嚮與向來稍異臣今再辭而後人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命為相不欲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上曰朕深會此矣趙鼎之去也樞密副使王庶送鼎登舟曰公欲去盍早

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豫庶西人氣直即日庶會此矣  
 召龍圖閣直學士孫近及端明殿學士李光乙亥以近爲翰林學士承旨光爲吏部尚書既而給事中張致遠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廣州中書舍人呂本中奉祠而去二人皆趙鼎所厚者二人今去皆在十一月甲申以學士承旨孫近爲參知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則和不可和則否可督諸將爲之備也  
 政事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復進宣和以後詔旨已丑除藻顯謨閣學士有旨少師劉光世賜第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繳奏上曰今財力困匱營繕實難但以光世罷兵柄奉朝請恩禮稍加於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效力矣於是宰執秦檜等退而稱上馭將帥深得漢光武遇功臣之意前宰執趙鼎之求去也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乞留鼎於經筵詔戒爲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朱勝非開居餘曰趙鼎復相植黨急凡凶險刻薄之士無不取用使造虛譽而排幾選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乞留鼎於經筵詔戒爲耳目之官  
 其言狂躁愚弄鼎既罷職知泉州蓋其黨與維持之力也龍圖閣直學士孫近及端明殿學士李光乙亥以近爲翰林學士承旨光爲吏部尚書既而給事中張致遠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廣州中書舍人呂本中奉祠而去二人皆趙鼎所厚者  
 百姓免於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龍圖閣直學士孫近及端明殿學士李光乙亥以近爲翰林學士承旨光爲吏部尚書既而給事中張致遠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廣州中書舍人呂本中奉祠而去二人皆趙鼎所厚者  
 號其書曰詔書指香兩日江南見吾館使必欲坐堂中而後退朝歸於我者惟是使人攜書來苦中意  
 迎其書曰詔書指香兩日江南見吾館使必欲坐堂中而後退朝歸於我者惟是使人攜書來苦中意  
 付館伴范同途中人稍生事當嚴心朝夕不遠議處遂決王倫如瀾因奏今日和議金既遣宗顯廟皇若  
 梓宮與母兄之重在一日與師風已如管見必遣王倫如瀾因奏今日和議金既遣宗顯廟皇若  
 不則堂致歸曲於我一日與師風已如管見必遣王倫如瀾因奏今日和議金既遣宗顯廟皇若  
 行而事自定矣上曰果如此樞密院編修官廬陵胡銓上書言王倫無故誘置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  
 卽無以加俟試以此付之

是欲臣妾我也。偷論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嗚呼！自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囑陛下。然卒無一驗。則敵情亦可知矣。向者陛下問關海道，危如累卵，尙不忍北面臣敵。今無故而反臣之，百官軍民，皆欲食倫之肉，倫不足道。而秦檜亦爲之。近者曾開引古誼以折檜，檜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檜畏天下議已，又令侍從臺諫僉議以分謗。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執政。臣謂倫可斬，近亦可斬也。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使者，而興師問罪。則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不然，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耳。辛亥，詔銓狂妄上書，意在鼓衆，除名勒停。昭州編管。時銓有孕妾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府已差使臣挾錮身來矣。館職范如圭與刪定官方疇同見吏部侍郎晏敦復，爲銓求緩。敦復曰：某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爲。敦復即往見知府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譴，開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回矣。方疇稽山語

見趙鼎於稽山語晏敦復有趙元鎮無狀之語鼎曰景初亦出此語乎疇曰某親聞之疇又曰敦復久在銓館有人望當還尙書而鼎謂敦復嘗抗呂頤浩致送吏部照執政召爲都司除吏部侍郎但曰敦復久在館不通故

於是秦檜、孫近、上章待罪，詔無罪可待。檜等又奏：若銓重竄，則臣等有所不安。遂寢前命，送吏部與廣南監當。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於今一紀，所用相凡十八，執政三十三人，然皆不允而去。規模數易，士夫知其不久，則肆爲同異而無忌憚。吏知其不久，則專爲苟簡以幸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闕員，乃擇賢之時，望考以聖心，參以公論，倘選而得天下之材，則責之專任之久，可革數易之弊。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避形迹，惟陛下察焉。是月，資政殿學士陳興義卒。

於湖州。禮部侍郎張九成求去。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自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於是九成除祕閣修撰。提舉太平觀而去。十二月。右僕射秦檜乞差官前路與金使計議。使名未正。當以江南爲宋。以詔諭爲國信。至如不受封冊。不泛遣使。皆先事豫約。戊午。上謂宰執曰：朕承祖宗二百年基業。爲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有受其封冊。兼畫疆之後。惟正且生辰。遣使非時。不訂往來。於是檜等皆仰嘆。上沈幾遠慮。非羣臣所及。己未。秦檜言：趙鼎修哲宗史。成。加特進。直學士院。呂本中行詞云：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爲首相。於議和未嘗不僉同。今命詞如此。皆鼎風旨。欲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上因諭己酉年。金人南驚。鼎時爲臺臣。尙欲與金人畫江爲界。豈以和議爲非。此事張守備見檜曰：更可錄此聖語付史館。於是檜等退而竊嘆。上明知照臨。洞見臣下反覆之態。豈可欺哉。中丞勾龍如淵言：資政殿學士王庶嘗營救趙鼎。乞罷潭州之命。丙寅。詔庶落職。與宮祠。金國左副元帥達蘭遣其使張通古來朝。己巳。入見。通古言：先盡還河南地。徐議餘事。殿中侍御史金華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秦滌。濠江鄂。以至荆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行矣。庚午。詔從之。參知政事李光請罷常平主管官。辛未。上謂宰執曰：常平法本漢耿壽昌。今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其提舉官自可復置。庶幾不陷失一司錢穀。秦檜因奏：光言諸路月椿錢。漕司不以上供及移用等錢椿辦。又一路諸郡輕重不均。致不免敷之百姓。

上曰。朕屢諭趙鼎。更不肯行。若悉將上供等錢。椿辦。自不必科歛。兼江東既闕。劉光世一軍。其錢糧亦通用。蓋上哀憫元元之意。其切如此。甲戌。以端明殿學士韓肖胄爲僉書樞密院事。乙亥。詔肖胄充金國報謝使。以樞密都承旨錢榘副之。是月。以起居郎劉一止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爲起居郎。一止亟言將丞九列。驟繼從班。人以爲將上書助和議而得之。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爲地而不忠。乞併臣罷之。不報。將歸安人也。先是左僕射秦檜嘗因語國事云。此事大係安危。禮部侍郎曾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檜矍然驚其言而罷。是月開以寶文閣待制出知婺州。此據呂大初吏部郎官黃祖舜以父憂去位。至是免喪。自度與時論不合。卽乞奉祠。浮湛里中以著書自娛。家貧屢空。而處之常晏如也。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伏兵於洪澤。詐令爲寇。俟金國使回。則劫之以壞和議。而世忠將郝卞密以告漕臣胡紡。紡白之奉使。僉書樞密院韓肖胄。故金國使。由淮西以去。世忠不得而劫焉。金人旣割河南之地以歸本朝。遂移行臺尙書省於大名府。仍遣行臺左丞相張孝純還。上詔孝純赴闕。孝純自慚。乃白右副元帥烏珠。願歸徐州。致仕而卒。時金人以舊嘗巨劉豫者李鄴爲翰林丞旨。馮行寧爲戶部使。戶部在平陽府。二人受命。皆便服以赴焉。初北使之來也。校書郎范如圭。上書於右僕射秦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爲此。若不早改。必且遺臭萬世矣。檜怒。至是如圭輪對。言兩京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悽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檜以其不先自己。益怒。久

之如主季副而去。

中興小紀 卷二十五

二九一





## 中興小紀卷二十六

紹興九年歲在己未春正月甲申上諭宰執曰朕每有意候邊事平與民休息如月椿錢之類宜悉蠲之祕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上言今敵中有故上下分離故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將來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臣罪戾之餘深不欲論事顧利害至重不敢自默惟陛下留意乙酉宰執奏赦條事上曰凡臣僚抵罪大則竄黜小則停降雖其才可用而資實小人亦不可輕赦而復進蓋世無用小人<sub>之</sub>理或偶因微罪既霽濡澤豈可不瀟洗收錄若以前事論列不已乃使人材終廢亦可惜也上甄別賢否愛惜人材如此丙戌詔監察御史莆田方庭實宣諭三京癸巳上謂宰執曰今當創宮殿以俟太后之還秦檜等曰漢有長樂宮所以奉母后也臣聞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自輿地將歸陛下出令皆以祖宗母兄爲先有以見聖孝通於神明宜乎上天悔禍而強敵之革心也時經制發運司繼糶米四十萬斛言者以謂舊發運使總六路財賦而餉中都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但以糶事委之自朝廷給本錢無慮五六百萬緡又諸路常平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有司莫知適從今欲將發運使並常平主管官罷之丁酉詔去發運二字命戶部長貳一員兼領仍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其常平官並改充經制某路幹辦官尋以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淮荆浙閩廣經制使司農卿霍彞爲判官先是鹽法屢變其課凌虧自汝嘉貳版曹課乃復登戊戌名徽宗陵曰永固

以同僉書樞密院王倫為東京留守昭化軍節度使郭仲荀副之。以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為陝西宣撫使。移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副之。仍加世將寶文閣學士。會光世弟光遠疏光世之短於言路。於是中丞勾龍如淵言：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置如淵因奏曰：如數故相論其相業，固有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虞於建康方言及願培上曰：願培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張浚如淵曰：浚素有成望，下亦豈能終忘之上曰：亦須付之一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明日率執對遂以此意宣諭而朝廷大不悅。後旬日有旨除劉光世陝西宣撫使。朝廷似欲以此選呂頤浩之行。而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乃罷之。

川陝宣撫使吳玠改為四川宣撫使。初玠軍中所用激賞錢，每歲下四川都轉運司應副一百八十萬緡。至是玠言：今不廢兵，乞省其半。詔獎之。詔李 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拊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於是秦檜等竊嘆上規模素定，皆萬世之計。非臣下所能及。既而東京副留守郭仲荀請兵及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守司豈用多兵，但三二千人，彈壓內寇足矣。錢糧亦祇據所入贍之，豈可虛內以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庫已竭。此可為戒矣。仲荀乞兵糧在二 初起居舍人薛徽言為節宰臣趙鼎所厚。一日因右僕射秦檜於上前論和議事，徽言自殿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遂中寒疾。是月卒。

初，宗正少卿范冲、寺丞孫緯等奉詔在紹興五年修祖宗仙源圖，宗藩慶系錄，宗支屬籍。凡三書。以太祖太宗及秦王各為一綱，號曰總要。又以母氏、姓生、宗婦、宗女、宮院、官爵、壽考、賜諡各為一條。分類成書。復被旨俟二三年續修。去冬本寺已請得旨。至是宗正少卿鄭剛中言：見與寺丞陳確同修緣三京宗司所

報與舊書有抵牾處。乞許新舊俱存。庶他日可考。仰稱陛下厚本之意。剛中金華人也。二月壬子朔。史館進祖宗實錄。上曰。朕要見景德中興。契丹議和後故事。今日可遵行者。每於靜中留意機務。頗覺有得。於是宰執秦檜等退。而贊上心虛靜。萬幾之暇。留意典籍。每行一事。必以祖宗爲法。規模宏遠矣。以給事權直學士院樓炤爲翰林學士。上欲用太常少卿邵武。謝祖信爲臺官。癸丑。諭宰執曰。朕恐祖信不知今日事幾。可召赴都堂。與之議論。秦檜等奏。臺臣乃天子耳目。恐召至朝堂。然後授。外間不知陛下之意。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若使臺諫譏察大臣。豈朕之意。時檜等雖荷上眷。迄不敢召祖信。退而相勉曰。上開懷待遇如此。其忍負之哉。監察御史方庭實奉使回。奏邊事不合。己未。改祕書少監。秦檜曰。凡進擬差除。未嘗敢分朋黨。因陳辛亥歲。庶益行赦文。不工。爲諫官所論。錄此快快。後守平江。適呂頤浩爲都督。過郡。遂離間同列。卒成黨與之禍。上曰。士大夫豈有不由宰相進擬。卿等能平心用人。甚善。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與起居郎施庭臣。因私忿交爭。奏其惡。如淵謂庭臣指斥。壬戌。上謂宰執曰。如淵身任臺綱。自合早論。至一月後。因忿方奏。此告許也。告許之風。出於末世。三代所未聞也。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乃命秦檜先召庭臣詰問。癸亥。檜奏。陛下若欲存國體。先黜庭臣。仍改除如淵。俟其乞出。然後補外。上欲正其事。乃詔庭臣語言狂妄。責嶺南監當。如淵失風憲之體。罷與外任。命下。人皆服上之英斷。如此。其後檜擬除如淵。知遂寧府。上曰。此人用心不正。遂已。罷除如淵在明年三月今附齊之 初諸路月椿各有寔名。其後多爲漕司占留。遂不免敷民。甲子。宰執請均於諸路。不得偏重。上曰。若所發寔名。

錢不足。自合從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業。則流爲盜矣。上知月椿之害。每每宣諭。憂形於色。此臣下所當奉承也。丁卯。上諭宰執曰。太后歸。略備從物。務從質朴。如器皿塗金可也。朕自卽位。飲食器用。未嘗妄費。卿等所知。秦檜等退。相謂曰。上天資儉德。雖奉太后。猶不欲過。漢文履革烏衣。弋綈不能過也。時內侍黃冕辭免製太后禕衣事。上曰。太后聖性恭儉。服用簡素。今回鑾有期。朕得盡東朝之養。時上喜見辭色。檜等退而贊上之聖孝。出於天性。其屈意求和。實緣太母。宜乎上天悔過。強敵革心。誠非常之慶也。癸酉。詔史館見修徽宗實錄。今以實錄院爲名。右僕射秦檜兼提舉。其修撰檢討官。令檜辟差。於是以吏部侍郎范同爲修撰。禮部員外郎劉昉爲檢討。防潮陽人也。上嘗謂宰執曰。徽宗內禪之事。誠意素定。非因人言。初築北宮夾城甬道。嘗諭梁師成曰。吾他日釋下重負。欲與嗣聖往來其間。抱孫自娛。宣和末。遂踐此言。而小人乘時多事。貪天之功。以爲身謀。秉筆之士。不可不知也。檜等曰。當時玉音如此。臣等疏遠。若非聖諭。實所未知。戊寅。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今天意助順。輿地自歸。而朝廷乃在江吳。道路遼遠。所以宜至意。收人心。惟在號令。宜推誠引咎。使叛者革心。詔劄付詞臣。時已遣內侍陳成之往陝西撫諭。仍先至吳玠軍。次之逐路。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聞知金州郭浩父成。舊爲邊將。張中孚。中彥。皆出其門。慕<sub>案要錄</sub>容洎之父。亦成部曲。而趙彬貧時。又嘗依浩。實於諸將有契。望詔成之。與浩同去。所冀衆心早得以定。上欲得元臣調護陝西諸將。是月。召少傅醴泉觀使呂頤浩赴行在。頤浩以年垂七十。力辭不至。具附奏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

意。臣記五路元是張中孚中彥幕洧之徒爲帥。今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慮亦難令當諭。以德意許之久。任庶不致疑。既而再趣頤浩至闕。竟聽其辭。及將東歸。復言。秦爲天下脊。今宜於長安。興元。襄陽。各置宣撫司。而重兵屯襄陽。且建行臺。卽五路。選精騎三萬。赴行在。請上親提萬騎。不時勞軍。使金人罔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自爾不敢復窺江淮。而中興之業。由茲起矣。詔提舉洞霄宮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召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既至。三月丙戌。除御史中丞。戊子。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豫買爲民之病。有司變爲折錢帛。又甚患者也。祖宗時。官俵錢於春。而民輸縑於夏。故公私兩利。其後官無本可俵。則名爲豫買。其實白著。是歲於常賦之外。又輸倍軍興。久而財益絀。遂行一切之政。數歲前。縑價高而折錢。或至十千八千。今價減而有司猶執前直。一例折錢。使民鬻縑而求銀。此又甚病也。二病固未能去。求以少紓民力。惟在均而已。欲下諸路。各具所敷之宜。或以稅錢。或以畝頭。使戶無高下。依夏稅法。則姦民猾吏。詭名折產。無所容其倖。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甲午。士謂宰執曰。士卒暴露。累年菴廬下。寒暑燥溼之苦。豈人情所堪。俟疆事稍定。當爲蓋營屋。使各安居。於是秦檜等退而竊嘆。上恤士卒如此。人豈得不樂爲之死也。中書門下言。京城已差留守外。其南京。西京。兩處留守。臣充從之。丁未。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州縣官當擇豈弟慈惠之人。庶爲朕撫養凋瘵。使不失職。秦檜等曰。陛下仁意惻怛如此。臣等敢不承也。夏四月庚戌朔。上以陝西新復。不宜置宣撫使。當遣大臣諭以德意。辛亥。乃詔食書樞密院樓炤往焉。以祕書少監鄧剛中爲參謀官。初。環慶將官慕洧叛。至是安撫。

使趙彬奏已殺洧餘衆多降癸丑秦檜奏曰陝西已無事皆陛下聖德所致上曰朕何以致此乃祖宗在天之靈默佑然朕自來惟持不殺之說於是秦檜等贊曰此乃陛下爲天人所歸也孟子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堅守和議不煩干戈坐得中原豈非不殺之功乎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位宰司專權植黨在靖康未嘗受張邦昌僞命近上章納節敢以富弼自列臣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詔落節吏部尙書晏敦復力請奉祠詔除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戊午步帥解潛爲趙鼎所厚至是請奉祠出爲福建路副總管初二聖北狩上每遇朔望率羣臣遙拜自徽宗升遐之後遙拜淵聖如故至是中丞廖剛言兄弟同列方兄爲君則君事之及己爲君則兄事之而已今淵聖之歸有期望罷遙拜唯淵聖節百官仍舊祝壽下禮部太常寺卽而討論欲遇朔望上用家人禮遙拜於禁中郡臣於宮門外遙拜從之東京留守王倫奏金國元帥謂所降赦文載朔河南地不歸德於金國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真卻要國書意與符同甲子上曰待外國當以誠因舉實訓故事契丹使耶律元在館嘗詢左右館中日聞鼓聲豈非習戰耶或對以優人戲場眞宗聞之謂宰臣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習武藝耳宰執秦檜等退相謂曰上每推誠待物動法祖宗庶永保和好使敵人無隙之可乘也庚午殿前司募鈞容樂工上慮其擾令但留舊人不得增募上曰朕未嘗好世俗之樂少頗善彈琴自居亮陰久亦忘之蓋上清心寡慾無聲色之娛免喪後不許募樂工蓋防微杜漸規模闊遠如此知殺德軍劉議自言嘗污僞命乞放歸田里壬申宰執擬依赦仍舊任上曰

新復州軍他時悉用文臣卿等爲朕擇循良之吏武臣不曉法直不可與郡上久勞於外深達治體更用文武之意同符藝祖矣。是日宰執又奏京城親從宦王琪以三朝御容來上曰近有司自京城來獻真宗御容有司辨其非真復獻筆百官雖微物朕不欲受恐來者不已也。是月資政殿學士席益卒原本缺

庚辰右諫議大夫曾統言自去冬以來凡七遣使初命韓肖胄報聘又命王倫交地又遣方庭實宣諭三京郭仲荀留守東都周聿宣諭陝西士優張蕪恭謁陵寢樓炤又至永興布宣德意所攜官吏軍兵甚多借請不知其數竊聞熙寧初宰臣韓絳宣撫陝西纔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咎今一使之費已數倍於昔蓋自崇寧權臣用事務爲華侈以悅人情至今未革將來兩宮南還其費不少謂宜擇忠實通練之臣以舊制裁定庶無妄費從之。時新復州皆免賦役三年而亳州民自願輸以助國用上曰中原遺民久困暴斂今喜於來歸誠意樂輸然乍出塗炭尤當加恤兼信豈可渝乃令依赦蠲免仍降詔獎諭新復諸州進天申節銀絹癸巳上謂宰執曰新復州無餘財此寧免於擾民可悉退回秦檜曰陛下誕節人臣皆致享上之誠而聖意加恤新民卻而不受可謂盛德之事也丙申上謂宰執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今宮中雖無敢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爲之可重立告賞務在必行秦檜等曰陛下以儉德理天下而風俗尙習故態官吏格詔宜痛加繩治戊戌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卒於成都府癸卯上謂宰執曰太祖時強藩悍鎮輿方面之臣既歸朝皆貸之今中原官吏復還朕方以天下爲度凡舊染之污一切兼容秦檜曰陛下天覆之德如此四海孰不歸心上曰今羣臣正當叶心共成治道然在

外者輒辭難避事。在內者議論多徇私立異。風俗如此。何以求治。卿等當分別之。明示賞罰。楨曰。陛下聖明。灼知治道。臣等敢不奉詔。乙卯。上諭宰執曰。近除邢孝揚。圖練使。朕思顯肅皇后家。尚未推恩。乃先及孝揚。恐失先後之序。秦檜等退。檢會顯肅聞訃曰。其家已推恩。上曰。今與鄭藻落階官足矣。上每行一事。反覆精思。務協公議。雖戚里間。未嘗以私意行之也。時以觀文殿學士汪伯彥。知宣州。仍越朝行在。伯彥將至國門。丁巳。上謂宰執曰。伯彥相見。便會之官。庶免紛紜。且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十年。漢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秦檜退而竊嘆曰。伯彥遭遇聖主。乘風雲之會。致位宰輔。雖勳烈無聞。然上終始眷之。可謂至矣。初。伯彥未第。有祁門縣令王本者。築館曰。英材。延之授經。檜與其兄弟皆從。伯彥游。至是。伯彥蒙異寵。亦檜之力。詔伯彥元帥府舊臣。特依見任。執政給俸。於是給事中劉一止曰。節度使俸。借減尚不薄。況那有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乃詔罷之。詔徽猷閣直學士仇愈。爲陝西都轉運使。愈以病固辭。言者論其避事。詔褫職。尋責居全州。殿中侍御史周葵。論國用軍政士風三事。已未。上謂宰執曰。國用當藏之於民。但百姓足。國用非所患也。上於百姓涵養休息。雖兵興未嘗橫斂。宜中興之民。戴之愈久而不忘也。時有被召入鮮于參到闕。丙寅。秦檜奏參乃王庶所薦。人材似可取。乞令上殿。臣備位宰司。人材苟有可用。不敢輒分黨與。上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材。但付之宰相。宰相賢則賢人皆聚於朝矣。檜退而竊嘆曰。上任相之意。可謂得其要矣。開府儀同三司士儂。兵部侍郎張燾。歸自西京。已巳。入朝。士儂等曰。諸陵下石澗水。自兵



與以來久。酒二使到日。水卽大至。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祥。於是上以語宰相。執秦檜等謂燕必不妄言。檜等退朝相謂曰。石澗水至之祥。可謂異矣。燕之言能使人主信重。雖甚異事。不以爲妄。其立身行己無愧矣。張燾奏徵宗山陵。乞不用金玉。辛未。上曰。前此厚葬之意。如循一軌。金玉之物。朕意不用。或謂朕以天下之富而薄於親。如後世譏議何。朕旣灼知薄葬之益。使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雖以朕爲不孝。不敢辭。蓋上通經博古。見利害之實。非流俗之言所能奪也。初。僉書樞密院事韓侂胄。充報謝使。旣入北境。其接待者謂當稱謝恩使。侂胄以使名敕授。不敢輒易。論難三四。卒不能奪。辛未。侂胄還至東京。壬申。僉書樞密院事樓炤。至永興軍。留十餘日。初。僞齊將李世輔亡入夏國。其家悉爲鄜延帥宗雋所害。世輔欲從夏國借兵復讎。夏國主曰。爾能爲吾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會家號青面夜叉者。恃衆擾邊。乃屬世輔圖之。世輔請精騎三十。晝夜疾馳。奄至其穴。擒之以歸。國主大悅。卽出兵授之。世輔至延安府。殺宗雋等二人。因剖心以祭。會金國已還三京。世輔說夏人南歸。而夏人多懷疑懼。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夏國招撫使王樞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攜樞同來。纔入境。卽望闕遙拜。言本國主喜甚。再三感聖恩。將遣使入貢。奏至。上謂宰執曰。夏人旣有此意。其待遇之禮。令有司舉故例行之。上諭在三月丙申。今聯書之。至是。樓炤與宣諭使周聿皆招納世輔歸朝。甲戌。上諭新除京畿都轉運使李迨令速行。不然須重貶。蓋迨於公議。雖與朕有潛藩之舊。不得而私也。迨惶懼上道。蓋上之威斷足以警儆惰愆。傲慢也。時同僉書樞密院王倫尙留守東京。先是金國右副元帥烏珠歸其國。徑之祁州。元帥府密奏於國主。璽云。河南地本達蘭宗磐

主謀割於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宋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隸烏珠帳下。嘗來謁倫。言烏珠謀誅達蘭。倫即馳奏。乞早為之備。上以示宰執。而秦檜但趣倫過界。乙亥。倫始解留鎗。將使指北行。是月。川陝宣撫使吳玠卒於仙人關。後諡曰武安。玠馭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嘗問玠所以勝者。於其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璘。璘曰。金令醜而下必死。先兄每與之戰。非累日不決。大抵舉中國所長而用之耳。蓋中國弓矢勁利。金士卒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選據便利。出銳卒以更撓之。使不得休。彼雖堅耐。亦不能無弛。此待之之要也。吏部侍郎謝祖信。除徽猷閣待制。知潭州。趙鼎事實曰。先是謝祖信言官方論鼎落節。於是卓氏諸孫成集閣下。再謀理。訴併出朕意。趙鼎聞有從官為之去議者。執政奏謝祖信。又有欲陳訴以趙鼎去使謂事有改變。此事乃借聞之大駭。歸家。詭其妻凡數日。由爾家累我。以至繼繼而死。識者評之曰。使鼎在朝。日收拾祖信而親為意。雖父子之間有所不顧。況妻孥乎。是夏。金國左副元帥達蘭之蔚州避暑。達蘭下令諸藏避我而逃者。家長罪死。籍其產及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共追賞錢三百緡。仍發番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為盜。以拒番軍。遂復止之。達蘭在諸帥中最號寬恕。今願為此。蓋陰與皇伯宗磐同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王倫於館。且會諸路僉事以復取河南為名。皆所以應宗磐也。初。南安李乾德有庶子智之。奔大理國。改姓趙。號為平王。至是。知李陽煥卒。其子天祚襲封大理。國遣兵三千送智之歸。要代天祚。天祚不肯領兵與戰。又敗之。智之欲進奉朝廷。仍乞借兵廣西。經略司以聞。詔令諭以婉辭。勿引之生事。

中興小紀卷二十七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卯朔金國有郎君仲和什案原抄本作烏克紳注云原名吳矢今改正語當有誤下與之同名致繁年要錄作仲和什今據改者反擒獲之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磐兗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宗英歲國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軍都今改正時金主亶與右丞相陳王烏克紳室謀誅諸父因朔旦伏兵於內宗磐等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為非翰林韓昉作也時左副元帥魯國王達蘭方握兵在外難遽誅之乃除達蘭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以僉書杜充為右丞相仍擢右副元帥烏珠為都元帥命下達蘭語使者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為伍耶不受命而叛初欲歸本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烏珠遣右都監托卜嘉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達蘭臨刑謂烏珠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烏珠俛首無言遂囚達蘭于秦伊原名太塊今改久之因赦得出東京父老百餘人詣闕稱賀乙酉上臨軒以見皆補官遣之甲午上謂宰執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秦檜等退而竊歎聖謨切見立政用人為帝王之先務蓋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何以出此吏部侍郎張燾遷尙書時久旱土齋居蔬食以祈雨澤已未秦檜奏曰致之典禮陛下惟當損太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檜曰陛下雅不忍之心如此何患天意不格既而甘雨應禱霑足先是奉使王倫至中山府留十四日倫以九日丁亥至中山傳云魯

王達蘭見在草地。後月半方來。庚子。始聞其國內變。倫以下皆憂。俄傳四太子烏珠作都元帥。昨夜抵城外。已回祁州矣。少頃。引接者至。令倫等悉赴元帥府。卽趨之行。是晚達祁州。初。右護軍凡七萬三千人。馬九千匹。時宣撫副使胡世將。置司於鳳州之河池縣。熙河帥吳璘。總二萬人。秦鳳帥楊政。總三萬人。戊申。世將奏二人皆故吳玠大將。威名素著。乞命璘於鳳翔及寶雞以來。命政於鞏州及白石以來。駐軍則應接川陝。其勢兩便。仍乞璘充右護軍都統制。政充宣撫司都統制。旣又請命永興帥郭浩。以所統九千人於邠耀二州捍禦。皆奏以俟朝命。僉書樞密院事樓炤。會諸帥議移軍事。秦鳳經略使吳玠言。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虛。金或逾盟。自南山擣蜀。邀我陝右。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以控要害。俟敵情見力疲。則漸可進。璘遂止。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文等寨以備之。至是。世將使事畢。已酉。離秦鳳。翔府以歸。陝西雖號新復。然自金僞變易之後。軍民尙懷本朝。時諸路禁軍得三萬四千有奇。而涇原八千人尤勁。雖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猶在。又弓箭手亦得七萬。時御營右護軍自蜀出者。皆駐西秦兩路。而諸郡見管之衆。與和糴相當。足以支一歲之食。先是。轉運使張深。上言。乞裁減軍士廩賜。於是諸軍出關。歸怨於建議者。洵洵幾變。而閩州戍卒。欲殺其守臣孫渥。會謀泄。不果。宣撫副使胡世將。亟下令。悉如舊數。不減。卽條利害。上之。議者謂當待報。世將曰。朝廷置大將。事有待。報不及者。固許之。不然。某上章乞罪。以罪去。無憾也。先是。樓炤奏。差環州保安軍守臣乙卯。上諭宰執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爲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劄付炤。令議

諸帥秦檜等退而竊歎。上留意疆場，愛惜生靈，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矣。先是夏國將李世輔，與僞招撫使王樞同至長安。時環慶路又獲夏國一百九十餘人，於是僉書樞密院樓炤奏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爲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遂遣樞等歸夏國，既而世輔至闕，上獎其忠義，授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樞密院都統制，賜名顯忠。言者謂宣撫司便宜補官，歲約一千員，乃倍於三歲科舉補蔭之數。今旣罷便宜，而又陳換給，其來不已。乞限以年，庶息姦弊。詔限一年。言者謂蜀宿重兵，一歲供億無慮四千萬緡，民力殫矣。賴陛下念之，徙兵隴右，謂此可以寬民力，而官吏多擇善地，至新疆則固辭。今後避事之人，當重黜之。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內紛擾，淮陽所屯兵皆抽回。世忠意欲乘虛襲之。丙寅，上謂宰執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好，若因其無備襲之，是乘亂而幸災也。異時何以使鄰國守信義乎？戶部郎官孫邦奏，私酤條已免，拆屋茶鹽尚有沒法，亦乞除之。癸酉，上謂宰執曰：法果弊宜亟改，若行已久而無甚害，且循祖宗之舊也。先是金國欲得趙榮、王威二人，已詔遣還之。於是韓世忠以書與秦檜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屢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乙亥，檜奏外間頗有異論，上曰：榮威在僞朝，力捍官軍，金人已割還舊疆，宿壽乃腹心之地，榮威輩避罪奔逃，貪功生事，無故驅掠西州之民，罪不容誅，宜勝諭此意。初，提舉明道宮鄭億年爲敵執北去，遂巨劉豫爲吏部侍郎，戶部尚書，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河南初復，右僕射秦檜與億年爲親，乃召之還。除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奉朝請。至是檜又欲復其僞授職名，參知政事李光以爲不可，乃已。宋

居錄曰時等臣秦槍王仲山之增也鄭德年母仲山親妹槍子燁復數月光罷德年女至是頗佑之德年始至除雜學士繼欲復舊齊所授舍職名參政李光前而折逆願之節矣嗚呼德年事逆據為叛逆不原赦事與謀者欲滅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傾覆私黨而為山氏之亂既而京師之官以六等定罪最重藥市分自盡餘流竄故相張既二子均皆當死贖宗以在東宮時欲賞之明皇曰均均墳事購之遇張說德年之事劉豫親家李不可救贖宗復請於是在東宮無援助而均被殺宗之待居中厚於明天之靈

初右諫議大夫曾統言經制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乞罷之上曰經制一司須經久方見利害今纔半歲難遽責以近效若實無益雖亟罷可也至是言者又以經制司所創官吏種種橫費較其所入未必能補如創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況所總之事皆戶部本職有經制則戶部亦可廢矣詔付戶部具經制司察州縣所陷錢物并權未到綱運緣路分闊遠未見速效今若依舊分隸諸司則經制可罷其庫欲併歸贖軍庫丙子乃罷經制司其諸路幹辦官依舊為主管常平官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尹焯前為禮部侍郎已病至是疾甚不能朝遂奉祠而去後四年卒於會稽時金人法苛賦暴加之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及藏逃亡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宗磐達蘭之徒皆誅死二帥久握重兵嚮者植黨滋衆今則悉為亡命故所在鋒起平定威勝遼州道不通行一旦太行山義士人懷州萬善鎮州人大恐中原盛傳大駕親征民皆陰備軍器晝而罷市晚視震起則曰御營烈火光矣初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顯忠歸朝日常復其父母之讎至是待罪九月戊寅朔詔顯忠有功郎延特與放罪初召太尉東京副留守郭仲荀赴行在仲荀因領劉豫下兵八千以還至是駐

於鎮江已亥。上謂宰執曰：仲荀善人，但馭衆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秦檜曰：孰可當者？上曰：極難其人。嘗於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舉輩才具。上曰：此皆可用。上又曰：辛永宗與仲荀同來，且令歸前任。蓋所爲誕謾。向在軍中，每遇大閱，則借人馬器械以充數。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姦狀，乃謂眷之。蓋小人在外託聲以惑衆爾。上曰：如辛道宗不循理，亦不可用也。丁未，起居郎周葵請令後犯茶鹽人免根問來歷。上曰：犯權貨者不根問，經由此嘉祐著令。仁祖盛德也。舉而行之，則吏不至竄緣。獄不至滋蔓，可速付之省部。先是雷州有海商爲賊所劫，本州西獄禁勘，皆平民所死於獄者五人。大理寺丞朱斐奏之。上惻然，謂宰執曰：二廣地遠，有司如此，寃何所伸？令斐再具奏，其提點刑獄以下官皆黜責。上曰：古者刑人，則君爲之徹樂減膳。唐太宗三覆之刑，誠以死者不可復生。今後遠地監司，須爲朕遴選。秦檜等仰承欽恤之意。至是又詢雷州獄事。檜曰：已到，乃令刑部詳之。蓋上哀於庶獄，常記淵衷如此。金國主亶既誅達蘭，遂以右丞相王烏克紳爲左丞相，右丞蕭慶爲左丞。烏克紳嘗副尼雅滿行事，雖爲羣臣所忌，而常以智得免。故尼雅滿以下皆不能及。國人號曰珊變。珊變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變如神也。是豈亶之所能馭？故深忌之。初時客星守魯。事在五月烏克紳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無傷。未幾宋竟虞勝諸王同日誅死。既又守陳。事在七月太史以告奉使宇文虛中。虛中語之。烏克紳不以爲怪。是月果同蕭慶被誅。金應天道如此。其詔略曰：希尹心在無君，言宜不道。遽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希尹，卽烏克紳也。又曰：慶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於理，成伏厥辜。賴天之靈，誅於兩觀。時烏克紳之黨皆爲都元帥烏珠

所誅。奉使洪皓嘗與烏克紳持論幾死。烏珠知之故得免。時烏珠謀舉兵以復河南。已決意入侵。蓋金法罷兵則權在國主。用兵則權在元帥。自割地講和之後。不半截間。元臣宿將。誅夷殆盡。烏珠所以力沮和議者。亦達蘭臨死之言。有以動其心也。僉書樞密院事奉使王倫。至金國御子林。留館五日。辛亥。見國主。宣致命。宣悉無所答。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勸官。問倫遠知元帥達蘭等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卻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日者僉宣蕭哲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母。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爾。冬十月辛亥。詔侍從官各薦二人。曰。朕久在東南。中原隔絕。遺才必多。可令訪求。推薦。以見朕兼收並用。求賢無方之至意。成都闕帥癸丑。以吏部尙書張燾爲之。仍除寶文閣學士。時罷四川制置使。上謂宰執曰。燾雖安撫成都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蠲省。以寬民力。上語在己酉今聯書之及燾陞辭。言蜀自軍興。民力久弊。官吏不植。臣願宣陛下德意。俾一路被澤。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事。悉以委卿。以成都帥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也。戊午。宰執奏統制官雷仲管鎮江府軍馬。上曰。岳飛軍中偏裨。如董先。牛皋。頗驍勇可用。但先好貨。暴嗜酒。皆有所短。未可統衆。秦檜等退而竊歎。上知人善任。使雖軍中偏裨。性行才否。無不洞察。丁卯。宰執奏上皇太后宮殿名。上曰。行宮地隘。只依山修築。至於器用。供帳。衣衾之類。朕皆親臨視。仍許宰執入觀。秦檜曰。陛下純孝。篤於奉親之禮。無不周也。壬申。上諭宰執曰。吳玠久在蜀。備著勞績。已優加恤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進其弟軍職。令撫玠家屬。秦檜曰。陛下追念將帥。不忘其勞。凡



披堅執銳者。孰不感而自效也。金人近歲用兵多不利。始知憚中國。時有遼軍萬戶韓常。爲瀋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齒論南北兵戰之事。齒曰。北非南之所能敵。齒益都人。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怯彼勇。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爾。十一月己卯。奉使藍公佐回程。庚辰。纔至燕京。而彼國元帥烏珠亦至。公佐深懼不免。留四日始聽行。殿中侍御史何鑄言。初改官及初補官。並合赴部注授。乙酉。秦檜奏舊法初改官。歷親民一任。上曰。有祖宗成法。自當遵守。嗣濮王仲偁卒。戊子。司農卿莫將。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上曰。季迨乃朕舊寮。亦見朕於臣下無所偏也。秦檜曰。唐龐壽相任濮守。以污敗自陳。嘗在秦王府。太宗謂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焉得獨私故人。壽相流涕而去。陛下英果過太宗遠矣。右正言陳淵乞凡賜齋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共議。又言莫將未應遽除次對。案深年要錄時英將改充集英殿修撰須其績著。然後命之。雖往者尹焞。亦自卿聯命以此職。由焞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留。故以寵之。今將官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淵沙縣人。也。壬申。秦檜奏神宗實錄已進。今乞專修徽宗實錄。原按此處擬有脫文實錄當實其事。以信後世。豈容置私意於其間耶。開封少尹李景謨奏。陽武河埽事。癸酉。上曰。河事利害非輕。可速擇都水官。朕頃兩至河上。每見一埽所費不貲。如十八盤各有斗門。以殺水勢。一失枝梧。民被其害矣。金部郎官游損奏。州縣賊吏。監司郡守。不卽按治者。許民越訴。詔申嚴舊法。損建陽人。醉子也。辛酉。詔樞機之地。安可曠官。僉書院事樓炤。趣令還任供職。時侍從官論薦左朝奉大夫張甸等。皆令除郡。壬戌。上曰。士大夫固以

任中都官爲榮。朕謂百姓國家根本。當以親民官爲重。無內外之限。向嘉興人也。先是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乞河南一郡給事中。劉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御之。又有嘗事僞楚人徐偉達者。差知池州。一止言。邦昌僭位。凡仕僞之人。皆諱其官稱。惟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恥者。一郡既可惜。且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上皆爲罷之。中丞廖剛曰。是臺臣所當言者。皆爲劉君先矣。金主亶諭其政省。今後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夏冬拉必。原作刺。今改正下同。皆循契丹故事。拉必者。契丹語所在之意。然契丹先世雖然游獵。未嘗立四時定制。自中興講好之後。復併諸番。境內無事。始於每歲。春水獵鵝。秋山射鹿。夏則避暑於長嶺。冬則就暖於陽城。既畢然後歸廣平。靴甸受禮。卒至亡其國。亦緣四時無定。遠近騷動。時亶方親戚內叛。寇盜外擾。不知自警。乃循契丹覆敗之轍。其後果不令終。蓋已基於此矣。十二月甲辰。言者謂黨祖積累深厚。與我宋萬世之基。而保州睦宗。院既陷於敵。其南奔者十數人。而有官者僅四人。望權依西京宗室例。先次注官。丁巳。詔從之。宗正丞鄭鬲奏。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壬子。詔從之。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饑。取於民者。還以與民也。秦檜曰。陛下語簡而理盡。無不本於愛民。鬲。侯官人也。初。詔侍從各舉所知。而給事中劉一止。起居郎周葵。皆以宣教郎呂廣問。應詔。廣問。夷簡孫也。李光欲除廣問館職。至是殿中侍御史餘杭何鑄言。二人非知廣問者。因光之囑。迫於勢而舉之。相與以欺陛下也。今光已去。二人之罪。豈容不正。己巳。詔一止。葵。並以奉祠而去。金僉軍之法。自元帥府下諸路帥。帥下節鎮。鎮下支郡。郡下諸縣。縣

下籍民戶丁多募之數令備軍械軍裝以聽點集用兵以來皆尼雅滿之徒專之至是國主查哈令諸路不得從元帥府須見裏面使臣所持御畫牌剖方許僉發蓋疑其下也然元帥府距其國都甚遠苟有緩急豈能應機而用哉



## 中興小紀卷二十八

紹興十年<sup>歲在庚申</sup>春正月辛巳。右僕射秦檜等奏。前日外間有匿名書。非駁朝廷。當繳進。上曰。已見之。無足恤。又曰。度近日上封事言臣等。陛下掩蔽者多矣。上曰。無事。凡所上書。朕無不覽。若有言卿等過。豈可不合卿等知。卻致積成大過耶。時選工部侍郎李誼。爲尙書。欲借誼資政殿學士。奉使金國。誼辭行。乙酉。上謂宰執曰。朝廷遣人往新疆。多辭不行。奉使亦辭。若不黜。是爲姑息之政。卽詔罷之。丙戌。詔新除工部侍郎莫將。充迎梓宮使。以知閣門事韓恕。副之。壬辰。詔上殿官唐文若。改合入官。仍舊澶州府教授。秦檜奏。近制初改官人。須任親民。不許堂除。此可以養成人材。上曰。非特養成人材。亦足以抑奔競之風。文若。庾之子也。癸巳。上諭宰執曰。朕選任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材。然後用。非其人。至於失職。不過罷之。蓋將兵之官。所繫非輕。豈可不審也。初。太尉郭仲荀。旣兵交。與淮東宣撫使張俊。下統制官雷仲至。是乞祠。甲午。以爲醴泉觀使。旣而俊薦仲荀有才。遂令知鎮江府。詔陝西買馬。已及千匹。自此必益多。宜指畫牧養。庶幾蕃息。以備戰騎。癸亥。上諭宰執曰。舊徐州有鐵監。陝西諸路亦多坑冶。今當置作院。以造軍器。各有土俗所宜。倘非所宜。不惟枉費。亦非所用。豈除戎器之意哉。秦檜曰。臣仰體聖意。安不忘危。而留意於武備如此。二月。癸丑。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馬軍劉錡。爲東京副留守。錡帶騎司之軍以行。卽王彥所刺八字軍也。廖剛又請起舊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秦檜滋不樂。初。秦檜

請下有司討論史館之制。至是禮部言：依元豐制合併歸祕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曆。遷脩國史。卽置國史院。修實錄亦置實錄院。所有見今史館罷歸元處。旣而著作佐郎丹陽王揚英又言：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報。於是復以國史日曆所爲名。初淮南諸路已置教官。至是言者又謂四川士人衆多宜選分教。乞諸州並置立。丁未詔從之。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韓肖胄請去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冬壬申。上謂宰執曰：符祿本是厲世磨鈍之具。凡肯任事赴功者。朝廷當與進擢。至如崇虛譽飾空言。與避事保身者。豈可加獎。秦檜曰：臣等敢不仰遵聖訓。言者請復置勳官。癸酉詔付吏部。三月己卯詔陝西諸路前環慶帥顯謨閣直學士趙彬。前永興帥寧國軍節度使張中孚。前涇原帥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前鄜延帥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皆入覲。而彬已到闕。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朝夕且至。陛下有顯秩以寵其身。慶澤以暢其意。彼方戴德而感激震驚之不暇。陛下引見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氣而責以後效。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昔英布歸漢。高祖踞牀見之。布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赤眉之降。世祖陳兵臨洛。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強屈汝。旣服。然後陳其三善而釋之。又賜田宅。使居洛陽。今日朝廷所以待之。聖心自有恩威之度。臣蓋不能自己者也。至是入見。遂除彬爲兵部侍郎。中孚醴泉觀使。中彥提舉佑聖觀。師古馬軍都虞候。未幾師古卒。其後謚曰毅勇。先是上嘗諭秦檜曰：比聞州縣多創添稅務。因此商旅不行。所有貨少爲公私之害。又州縣違法。差夫騷擾。被差一夫須備十千。動止數十人。而借者

或止收錢而去。己未。檜具稟。乃詔所增稅務並罷。差夫嚴行禁止。上曰：「二事責在漕臣。違者重置之法。」先是遣禮部侍郎蘇符爲金國賀正使。知閣門事王公亮副之。丙申。符等回符軾孫也。初。陝西沿河諸郡。驟者言金欲以修大慶關。水岸爲名。將與兵渡河州。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遂言與金講和。今已臘年。梓宮天眷。未有還期。本朝使命。尙留彼國。竊慮敵情難信。萬一以精騎自河中府突來。不數日可至川口。近探報金果於河中廣積糧草。並獲到奸細王萬稱。金復要與兵。乞先事爲之。以防意外之警。兼永興。涇原。環慶三帥。皆已入覲。宜早擇帥。臣懼不可失。況本路統兵官多是降敵之人。亦乞更加選擇。及早去留。萬一有不測。應于軍事。或待報不及。許臣隨宜措畫。至是。世將又奏金帥薩里罕等復來蒲解。緣薩里罕等久在陝西。窺我四川。去而復來。其意安在。今分兵太遠。老少同行。緩急呼喚難集。又收復陝西。今已暮歲。人情苟簡。軍政廢壞。若自大慶關深入秦地。則沿河諸郡。決不能守。是雖得其地。與未得同。又陝西諸帥皆嘗從僞。不敢訓兵。兼器甲絕少。皆謂北軍若來。惟有投拜。是雖得其兵。與未得同。惟望早擇良將。兼選將佐。如不此圖。但謂已復陝西。其勁兵良馬。我悉得用。實爲誤國。丁酉。詔世將隨宜措畫。庚子。詔徽宗裁定笞杖之制。德意深矣。有司昨拘舊文。請從重比。殊拂於理。可依政和敕遞減。庶幾省刑。以彰先帝之美。時川口諸隘。如仙人關。和尚原。殺金坪。有稍壞之處。是月。胡世將令忠勇軍伐木十餘萬條。并興洋一帶。皆嘗治之。夏四月。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言。作史之道。法有取於簡。事不貴於繁。癸亥。上謂宰執曰。史欲垂信萬世。事關治亂。乃當載之。豈貴繁也。上又曰。陝西弓箭手。祖宗良法。其初置提舉官。務在廣招。

苟取充數以希賞而地不足以給之。削其頃畝法因以壞。乃詔樞密院行下帥司。見田招刺不必拘以舊額。五月甲申。詔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官。時殿前司有將領湯尚之者。詔與外任。乙酉。上謂宰執曰。屢戒楊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所養人必可充戰士。必可備戰騎。然後可收。不惟皆得實用。亦不枉費糧芻。蠶耗國計也。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於聽言之際。未嘗曲徇。惟視理之所在。苟當於理。雖小臣所陳。必聽。不當於理。雖大臣有所不從。秦檜竊欺上如天之無心。故聽言之際。任理而不任情如此。時吏部差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司不許其上。御史宗丞王次翁奏劾之。壬辰。上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小之不圖。積習寢久。將有大於此者。次翁所論。深明國體。乃令詰問宣撫司。時有詔令侍從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因薦新台州教官永嘉張闡。召對。張闡言。金歸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福。而議者過計。以爲金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實。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疏矣。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擇大帥爲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旣固。則中原之復可冀。於是闡試館職爲正字。除正字在閏六月初。金元帥烏珠將渝盟。乃舉其國中之兵。集於祁州。元帥府大閱。至是分四道入寇。一寇山東。曰蒲峙貝勒。原作森黎字革今改正者將之。一寇陝西。曰三郎君者將之。三郎君。卽薩里罕也。一寇河南。以吾叛將李成將之。而烏珠同三路都統。及號龍虎大王。與將軍韓常。擁精兵約十五萬。渡大河。丙戌。據張戒歌記乃正月十三日入東京。執留守孟庚。於是烏珠駐舊龍德宮。而三路都統以次長驅南下。破潁昌。淮寧三府。蔡州遂降於金。先是馬軍帥東京副留守劉錡。領兵之任。沂江淮至潁上。錡與屬官



杜亨、王羲賓及將佐捨舟陸行，抵順昌府。庚寅，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陳規得報，金騎已入東京。規以示  
錡，錡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幼輕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趣之，是夕纔抵岸。錡見規曰：「事急矣，城中有  
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害  
敵。』壬辰，乃召諸將議曰：『吾軍遠來，未及息，敵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有欲守者。』錡曰：『  
某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盡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即鑿  
舟沈之，示無去意。通判王若海緣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海行，即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  
千家，恐爲盜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案繫年要錄又云：寶輝守四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  
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軍人皆奮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衆設戰  
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敵之遊騎已渡河至城外矣。初，右護軍七萬二千人，馬六千一百匹，自復故  
疆，進屯陝右。其留保川口者，不過二萬，多是秦鳳帥兼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所部。時永興帥兼樞密院都  
統制郭浩八千衆，在邠耀二州，餘則分於利路帥兼樞密院都統制楊政及涇原帥田晟、環慶帥范綜、鄜  
延帥王彥、熙河帥孫渥布於諸路。至是，金大帥薩里罕自河中府渡入同州界，馳二百五十里，破永興軍。  
直趨鳳翔府據之，而我陝右諸軍皆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宣撫副使胡世將倉卒召諸帥，時吳玠、孫渥已  
隨世將往河池，而楊政、田晟亦繼至。惟范綜、王彥仍守其地。諸軍稍集，世將即遣玠、政、晟同率大軍會諸  
路統兵官涇原曲波、環慶屈元、鄜延趙維清等分據渭河南一帶，外捍六路，內保四川。先是張璪出帥成

都請由京洛關陝以達。因得觀形勢利便。且與胡世將議事。上許之。及肅至永興軍。報金已敗盟。遂見世將。言和尚原最爲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若失此原。原無蜀也。於是肅爲奏。乞速從右護軍之成。陝右者。還屯蜀口。丁酉。有旨令世將日下抽回。詔雖下而未達也。己亥。上謂宰執曰。金人自靖康以來。每措撫前事。歸曲中國。以爲兵端。自前年割地請和。朕待之之禮已盡。忽無故稱兵。曲直有在。朕今決意用兵。秦檜等曰。陛下本以可和則和。不可和則戰。此素定之計。今烏珠骨肉相屠。遺毒中國。首亂舉兵。陛下赫然震怒。當爲弔民之舉。臣等敢不效死承命。命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爲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於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以護軍承宣使李顯忠爲殿前都統制。從之。光世復請統制官王德。隸其軍。德堅不肯從。時秦檜素主和議。於是中丞王次翁言於上曰。陛下旣以和議爲主。而諸將守備益嚴。士卒勇銳。金雖敗盟。曲不在我。無能爲也。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蓋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黜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也。願陛下以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上深然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而都統制楊政與涇原帥田晟。鄜延帥王彥。並據渭河南一帶。與敵兵對壘。都統制郭浩。駐涇州。而熙河帥孫渥。權參謀官。渥勸世將退保。諸將亦曰。敵掩我無備。我分屯之師未集。宜少退清原野以避其鋒。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曰。敵所以輕犯我者。聞先兄之亡。謂我無備。今若退墮其計矣。璘請以身任責。世將壯之。乃分屯之兵。未集關中。且喜望官軍捷。而吾遠避。則大事去矣。吾誓死於此。勿多言也。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仍命璘統軍二萬於寶雞河南。捍

敵庚子詔璘節制陝西諸軍方下而未達也時金選精騎令折合孛堇作前鋒有受金號令者與賊通謀辛丑敵騎掩至石壁寨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折合孛堇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危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既而諸軍老小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時有監進奏院陳鼎上書言金於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使不即敗他日之禍有不可支特願乘此早爲自治之策秦檜怒送之吏部鼎松溪人檜子也初吏部功賞難於覈實吏得舞文爲姦司勳郎官張官因陞對力陳其弊以謂圖籍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所總括合括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姦弊日滋甚非盡一之政請自今以例爲據者悉令上之朝廷稽其合於三尺者著爲定制人以爲當官晉陵人守兄也至是遷祕書少監時官齒髮已衰每盥濯危坐而讀未見之書自視無愧於蕭德言云新西京留守仇愈未至而金背盟今復愈待制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六月甲辰朔右僕射秦檜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昨見金國達蘭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旣而烏珠戕其叔達蘭監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臣今請先至江上諭諸路將帥同力招討如臣言不可行即乞罷免上嘉納之初威州團練使李貴統官兵於江西虔吉筠三州及湖廣界招捕盜賊至是貴誘到首領一百餘人脅從六千餘人丙午以貴爲登州防禦使時金人圍順昌府城四日乃移寨於城東地號李村案繫年要錄作城東拐李村距城二十里劉錡遣驍騎將閻充案繫年要錄作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旣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將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日己酉以東京副留守劉

錡為沿淮制置使。錡未之知也。金將折合孛堇自武功縣整兵再來。是日己酉。都統制吳璘、楊政率大軍迎敵。至扶風。遇敵力戰。金先是於扶風築城。既敗。亟入城閉門拒守。官軍乘勝攻拔其城。殺敵衆幾盡。援兵繼至。亦敗而走。初言者論太常少卿劉昉、宗正少卿陳淵皆罷。至是言者又論二人之去。而工部尚書廖剛謂昉淵乃己所薦。獨以為賢。又金人敗盟。而剛幸時警復肆曉曉。以惑縉紳。庚戌。詔剛與外任。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遣行營護軍都統制王德。將所部統勝軍援錡。俊既不樂錡。而德復懼撥隸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願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相節度。皆即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爾上。今自奮報國。爾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復慮錡怒之。夢得曰。吾已上章以百口保爾矣。德遂行。未至順昌。乙卯。金拔寨遁去。順昌破敵錄曰。錡方被圍時。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來援。十三日。金兵既退之後。德方移文來問敵勢。勳息。二十三日。即時以數十騎到城下。鑄邀入。共飯。已憩於子城樓上。申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數日。傳聞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敵在城下。得遇劉軍。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賊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又聞德中宣撫司某以烏珠至淮寧府。自三路都統以下皆捷之。於是三路都統官守南京。將軍韓常守潁昌府。而自與龍虎大王者。擁其餘衆向東京。順昌破敵記曰。烏珠繼將韓常有怨言。情類烏珠。至東京。欲往河北。會軍。參知政事孫近奏。被旨奉迎兩宮。今道路未通。欲權結局。戊午。詔王山曰。河北有百姓無正兵可會也。使侍衛馬軍都虞候。時金別將又陷宿亳。淮西宣撫使張俊親統大軍出廬州。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從之。甲子。僉書樞密院事樓燦以父憂去位。庚午。以鼎州觀察使沿淮制置使劉錡為武泰軍節度使。

密引衆經蘇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敵遇。敗之。而統制官王德。率衆自壽春趨宿。夜半襲破敵營。降僞守馬秦。乘勝趨毫。又下之。密以孤軍駐壽春。累月敵不敢南嚮。俊既復宿毫二州。遂引軍還壽春府。時俊軍威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爲多。俊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闕於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司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時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劉錡皆不相能。次翁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俊之於錡。因措置而睚。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方乞斬通時。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并背嵬將成閔。率兵北伐。辛未。至淮陽軍城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兵入沂河死者甚衆。奪戰船二百餘隻。是月。資政殿學士馮澥卒。時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遣統制官張憲與金戰於潁昌府。敗之。遂復潁昌。憲又與戰於陳州境。敗之。飛別遣統領官楊成與金戰於鄭州境。敗之。復陳鄭二州。而飛自與烏珠戰於偃城縣。殺其將鄂爾多貝勒。原作阿李朶。今改正。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使張浚聞淮上有警。亟具邊計言。向使金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則德之爲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寢弱。幸今金自反。覆土氣尙可以作。臣願引權制機。用天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矣。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奏。統制官李顯忠。葬其父。乞官與之費。詔賜以萬緡。中書舍人林待聘言。陛下多顯忠自歸。

而憫其家禍。不待殊功著績。而置高位。曩邊亟開。誠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奪於聲。懼形於色。屈指命日以策州陝之陷。安在其謀且勇。兵纔二千。行迨宿泗。什亡其七。安在其得士心。縉篋十萬。與爲軍資。盡且復乞。又三倍所求無厭。必驕且望。願寢其賜。從之光世。又請以舒蘄等五州爲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爲藩籬之衛。右正言万俟卨言。光世欲以五州爲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李藩鎮之跡。不可許也。時方多故。武夫怙亂。卨又言。諸大將起於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盡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其知所懼焉。時東京留守孟庚。南京留守路允迪。悉已降金。閏六月甲戌。詔送其家屬居於滄州。癸未。上曰。順昌淮陽。戰士捐軀。死於國事。宜令逐處設奠。仍作淨屠水陸法事。以慰忠魂。使知朕不忘之意。甲申。時陝西奏捷。金旣不敢度隴。蜀道以安。分屯之軍。亦各全師而還。丙戌。以知秦州兼節制陝西諸軍右護軍都統制吳玠。及知興元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並爲節度使。璘。鎮西軍政。武當軍浩。奉國軍。而宣撫副使胡世將。亦自寶文閣學士陞端明殿學士。時有獻計。決淮水以灌敵壘者。辛卯。上謂宰執曰。決水所及。京東民田。有被其害者。秦檜曰。陛下聖度兼愛如此。宜無敵於天下也。特進趙鼎自泉州罷。來居紹興府中丞。王次翁言。鼎近聞邊報。喜見顏間。幸將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略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鼎在靖康末。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僞命。爲京畿憲。退而與人言。有親奉玉音之語。又向以元樞都督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皆有實跡。望顯寘於法。章三上。丁酉。鼎責祕書少監。分司。

南京興化軍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官潮州安置子之病以某藥溫陞失於醫理而死長子之病以某論潮陽猶於離別而死一程敬讓而併殺二子蓋其罪之深宜誅而貸故移禍戊戌賜諸師詔曰狂私門如此其酷然造物者方且困之未使其弊強顏苟活惟是資窮無地自容耳

敵不道凶殘王師所臨無往弗克捷奏繼至俘獲疆廷尙慮狂吾屢勝之威忽彼不虞之戒天下本吾一家豈貪尺寸之利金人亡在朝夕必滅爲期咨爾六軍威體朕意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時屢獲捷至是詔書不許深入飛遂班師而所取州縣旋復失之記野奉使洪皓時在燕密奏頤昌之役金人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惜也福建安撫使張浚復條海道利害仍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一秋七月癸丑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進都指揮使公事爲淮北宣撫副使又以馬軍都虞候沿淮制置使劉錡爲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時淮北無敵騎遂復還臨安亦詔錡班師次於鎮江府時方用兵嘗嚴斥堠已未宰執奏擺鋪事上曰遞鋪兵極可憫月糧雖案月支鋪屋亦須如法有虎狼處必用兩重籬落秦檜既退竊歎仁心周偏真堯舜之用心也招討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王權攻海舟破之擒僞守王山獲金人押至行在王山即隨敵至順昌城下者也順昌破敵記曰王山言金國見只有烏珠主兵權先時舉國內兵君敗於陝西亦來告急是時南宋若乙丑詔卻押回世忠軍隨宜區處秦檜請今後獲敵不必解來上曰更有一項兵乘此而來敵可擒也

呼延通通赴淮而死丁卯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銳兵千人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州順流

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金歸路。世將秦已差統領官閻興帶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潘道。及忠義軍統制官傅信忠。同措畫斷毀橋河。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距。且當盛夏。中傷者多。不容更遣兵。兼王俊在彼。可以乘間斷其歸路。其後閻興至永興之外邑。與王俊會。雖同傅師禹。結到河東忠義秦海等一千餘人。皆補以官。然亦不能成功。八月癸丑。上曰。御將用兵。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能自運。豈立國之道。秦檜曰。此漢高帝馭英雄之意也。己卯。宰執奏徽宗隨龍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事干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動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秦檜等退而竊歎。上於一命一令。存教化於其間。所謂明王以孝治天下。蓋如此也。己丑。宰執奏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見圍淮陽。期於必滅。上曰。攻城當開其生路。不可合圍。既得城。多殺何爲。秦檜曰。此成湯祝網去其三面之意也。言者以爲民間詞訴郡縣監司。不以時決。壬辰。上謂宰執曰。朕昔以元帥在河北。京東見縣民有訴縣於州者。復委之縣。郡民有訴郡於監司者。復委之郡。如此則民冤何緣得直。當申嚴約束。秦檜曰。陛下察見郡縣之弊。知吏治得失。雖漢之宣光。殆無以過也。詳定一司敕令。張宗元奏。刪定官序位。甲午。詔在樞密院編修官之下。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爲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義自奮者。優獎之以厲其餘。於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遏熙秦之衝。楊政。在寶雞。遏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



帥王俊亦在整屋作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犯陝西。諸會受僞命人。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遷轉。緣從僞既久。率望風降拜。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誘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安撫朱勇。將官梁炳。及統制統領。各給袍帶。移住老幼。居於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亦加勸獎。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爲用矣。時楊政在寶雞。金大帥薩里罕陰遣客刺政。詐爲降人。政覺而誅之。辛亥。合祀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先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金分兵欲侵川界。遣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陝西諸軍吳璘。總兵至秦州之北。丁巳。攻城拔之。守臣武誼。將官郡卜。成紀。知縣荔諫等皆降。戊午。宰執奏事。上謂秦檜曰。士大夫多樂在朝廷。不樂在州縣。蓋朝廷遷進多。州縣遷進少。卿等可擇州縣吏之有治狀者。當如漢增秩賜金。使內外之勢均也。庚申。吳璘進兵剡家灣。與敵將賀珍郎君原作胡謹郎君今改正戰。兵大潰。時行在遺火。壬戌。宰執奏請設救火諸兵事。上曰。累令去席屋作瓦屋。皆不奉行。朕已戒內侍。如敢不遵。比衆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內侍堂吏奉行。則衆不敢違戾。癸亥。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抑強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右稍不快意。必中傷之。自今州縣吏有能稱職。而或誣以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效。而民被其惠矣。甲子。上曰。近世禮器大不合古制。如聶崇義三禮圖。極可笑。俟兵事稍定。當講論改造。況亦無大費也。是秋。兩浙轉運司類試。凡解二百八人。而温州自計四十二人。宰執子姪。皆豫其選。揭榜之日。士論大駭。自置舉場以來。未嘗有也。宋勝非開居錄曰。東南諸道解額少。舉子多。求購試於轉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本貫。願易百倍。秦檜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爲黨。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名爲從官。

實漢國柄凡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塗更相汲汲其勢矣矣日遷月異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謂望所  
不然而溫士四十二名檢與參政王次翁子廷讓運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  
矣 河南府奏檢視諸陵除永定永昭永裕永泰並無損惟永安永昌永熙神盡壘裂冬十月乙亥詔

本府委官修之 敕令所修在京通用敕令格式書成戊寅右僕射秦檜表上之 右正言万俟卨論淮  
北宜撫司范直方怯懦沮師丁亥上曰陛黜必明當其功罪可鑄職與遠小監當初直方之行上寵以列  
卿賞賚優渥至是出於威斷勸沮若此臣下孰敢不奮勵而赴功也 臺臣論信州守臣劉岑歷守三郡

妄譽官幣以市私恩己丑上曰朕於軍興調度尙恐有傷百姓其可以無名之費重困吾民乃詔重貶之  
是月臨安府居民遺火延燒省部官舍杭又波幸執每錄曰初上用二千有奇僅備一食減至繼及減至餘  
元輒爲川陝荆襄都督須錢七百萬緡入三省激賞庫先是建炎初御營使置激賞庫銀百星錢千緡爲一料畫

相因進上用兵遂以三萬緡入三省激賞庫先是建炎初御營使置激賞庫銀百星錢千緡爲一料畫  
論罪支降內一專云盜官錢八十萬緡蓋此錢也秦檜相用術尤精九年金人歸首星錢千緡爲一料畫  
使禮凡常賦之入多歸此帑歲時所獻日月增厚不錫資便善權熈每兩二十餘緡將月計數兩  
至是庫金出入輕於州郡公庫矣用度既廣賦入不繼十年令雲舉兵擊敵須備儲三十餘萬計數兩

中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敏號激賞而實未嘗舉百姓尤以爲怨十一月火作首焚儲三十餘萬計數兩  
士翟汝文卒 十一月戊午時御書皇太后玉册癸亥右僕射秦檜言陛下字法逾勁絕類雲天之體上  
曰學書必以鍾王爲法然後出入變化自成一家檜曰陛下天縱多能無不造其至妙推而上之所以治

天下蓋必以堯舜爲法臣下自非堯舜之道安敢輒陳於前也 是月兵部尙書兼翰林學士胡安修外  
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 十二月戊寅上曰凡觀人者必觀其行事則可以察知其心之微漢高帝平時

好色喜貨。至於入關。秋毫無所犯。唯范增能察知其志在取天下。於是秦檜等仰歎聖學淵妙。商榷古今。非羣下所能及也。壬午。上皇太后册寶。上躬詣殿廷祇發。赴慈寧殿禮成。百官於宮門外遙賀。太后先是冬溫無雪。上以嚮春疾疫爲慮。是日。禮樂備物。百寮在列。凝雲閣雪不降。至夕大雪。人情懽悅。道途相慶。甲申。秦檜奏曰。陛下聖孝感通。天意昭格。明堂禮成。然後雨。尊册禮成。然後雪。若出符契。陛下再三謙抑不居。臣等仰見聖意。欽天之命。雖休勿休如此。丙戌。禮部侍郎蘇符遷尙書。初。建寧軍承宣使知代州王忠植。將兵至延安府。爲叛將所執。令拜金國詔書。忠植毀罵被害。至是。川陝帥司以聞。丁亥。詔贈忠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言者乞令諸大帥各薦偏裨之可任者。乙未。上曰。諸帥所隸統制。統領官智愚勇怯。朕皆孰知之。儻有所使。便可抽擢。何必更令薦舉。蓋上於人材大小。無不徧察。下至偏裨。已深簡於淵鑒矣。婺州東陽縣魔賊竊發。丁酉。詔遣殿前司裨將王滋往捕之。上令宰執諭滋。不以多殺爲功。未幾。賊平。



# 中興小紀卷二十九

紹興十一年歲在辛酉春正月辛亥時有進保蜀論者。上既覽之。甲寅謂宰執曰。彼但採三國志語。殊不切時事。又多引諸葛亮爲證。不知古今事異。亮方出蜀以圖進取。今欲守蜀以圖扞禦。豈可同日而語。於是秦檜等仰服聖學。洞察古今之理。初金元帥烏珠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許鄭之間。復僉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至是烏珠果入寇。乙卯犯壽春府境。己未命淮北宣撫判官劉錡統所部兵三萬渡江禦之。時淮西宣撫使張俊已至行在。亟令回建康拒敵。知壽春府孫暉與統制官雷仲皆棄城而去。遂陷壽春。殺守兵十餘人。繫橋淮岸以渡其衆。而廬州守臣樞密直學士陳規病卒。故守備皆缺。惟有宣撫兵二千餘人。亦相率南遁。乙丑劉錡至廬州。城下敵騎大集。錡少退以避其鋒。丙寅金入廬州。遣輕騎數千追錡。而不敢逼。相持至暮。各解去。言者以爲敵人盜邊。歲以爲常。在我有備。則外可制侵擾之患。內可安搖動之情。比者敵犯壽春。如雷仲孤軍兩捷。而劉錡全軍繼達。則士氣益張。當有以遏其勢。惟是民間妄傳以惑羣聽。宜下臨安府覺察。是日丙寅詔從之。二月丁丑上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爲。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錡善戰者。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爾。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爲可取也。蓋上之知人善任。使得堯舜則哲之難如此。江西帥臣梁揚祖擒捕諸盜殆盡。詔自雜學

士加顯謨閣學士。先是劉錡退至東關，見其地負山面水，乃引據之，以遏敵衝。軍勢復振。金元帥烏珠既踐淮西，遂據和州。時淮民渡江避寇者不知其數。張俊先遣其姪統制官子蓋與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王德各率所部兵先據采石。甲申，俊夜絕江，與錡聲勢相接。上命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爲宣撫副使。沂中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歷陽敵尋退，俊復和州。分遣王德與統制官趙密追之。密命所部將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敵疑不動。迨暮引去。密乃命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將斷其歸路。丙戌，劉錡至柘皋，適與敵會。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陳。丁亥，德與統制官田師中、磨兵渡橋，先薄其左隅。敵陣動。錡與諸軍合擊之，俊與大軍繼至，敵大敗。遂復廬州。庚寅，俊與沂中及錡皆至城外。初，建康留守葉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仍遣其子內機宜官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敵果使叛將酈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乃去。庚寅，上謂宰執曰：金人犯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一室中，精思所以應之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動，若隨物所轉，胸中不定，則何以應變。秦檜等曰：邊事遽興，若非陛下神武獨斷，聖志素定，不惑於浮言，臣等豈得少效萬一。乙未，詔劉光世、韓世忠、楊沂中、劉錡諸將以捷書繼至，軍聲大振。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三月，庚子朔，上曰：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遵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惟以安社稷爲事。至於才將，一意功名爵賞，專以戰勝攻取爲能，而未必識朝廷大體。及社稷久遠利害，要須駕馭用上。上又曰：文武之道雖同而事實異，世稱衛青不薦士爲賢，蓋禦侮折衝將帥職也。何與薦士。祖宗故事，樞密院不預進擬。蓋知文武之事異也。觀文殿大

學士知福州張浚以緡錢六十萬助軍癸卯詔獎之言者謂金人雖遁兩淮郡守嘗易以武臣使之深溝高壘常若敵至而選通判俾治民事從之。淮西宣撫使張俊與副使楊沂中爲腹心而與淮北宣撫判官劉錡有隙故柘臬之戰委賞諸軍錡獨不與三帥權均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昌順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自金人犯淮西濠州被圍守臣王進屢遣人至軍前求援而近有被擄民自淮上回者皆言敵去已遠甲辰諸將議班師俊令錡先自采石渡歸太平州而俊與沂中耀兵於濠梁以撫淮民然後俊取宣化渡歸建康府而沂中由瓜渡歸行在庶道路次舍不相妨乙巳啓行纔數里諜報金攻濠州甚急俊馳騎邀錡錡乃回軍繼進是日宰執奏柘臬戰地橫屍十餘里臭不堪行上愀然曰南北之民皆吾赤子驅冒鋒鏑使就死地朕不忍聞之乃詔戶部給錢使葬其屍仍作水陸道場以慰其魂魄秦檜等仰贊聖心仁惠如此堯舜不能過也丙午曲赦淮西戊申張俊至黃連距濠州六十里而城陷王進被殺敵已退去俊召沂中錡謀之沂中欲追敵錡曰彼得一州而遽去必有伏也俊乃令沂中將神勇一軍直趨濠州塗遇伏都統制王德敷之得免時朝廷未之知也庚戌宰執奏近報韓世忠距濠州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謀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擄覽旣死眞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是以沂中渡江遂歸行在癸丑俊渡江歸建康府而錡亦歸太平州時俊兵八萬皆強壯精銳爲諸軍之冠號鐵山軍庚申上謂宰執曰唐太宗建天策府其孤矢制倍於常其爲突厥所窘

也。用大箭卻之。突厥傳觀以爲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每郊壇必陳於儀物之首。以旌武功。朕常疑之。凡人手足身體長短。決不至相倍蓰。則大弓長矢如何用。朕疑是弩。史官誤書爲大弓耳。秦檜等仰歎聖學洞照精微。詳觀物理。非諸儒所及也。初。上詔湖北宣撫使岳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糧乏爲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援。故張俊與右僕射秦檜皆恨之。此據野史夏四月。壬申。言者謂御前軍器所。既屬工部。即合隸臺。又役匠四千五百餘。宜揀退老弱之不堪者。此據野史遂從之。金之寇淮西也。參知政事孫近。請召知福州張浚都督諸軍。秦檜素忌浚。聞近言。大惡之。至是中丞何鑄言近之過。近引疾乞罷。乙卯。以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後再論。遂落職。戊子。淮西宣撫使張俊於內殿奏事。已丑。上謂宰執曰。朕於人不專聽其言。必觀以事。如以張俊之言而參考其事。乃知俊之忠誠體國爲可喜也。庚寅。詔祖宗時樞密院無計議官。合罷之。初。結事中范同。力助和議。至是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檜用之。此據野史乃密奏上。以柘皋之捷。召太保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少師淮西宣撫使張俊。少保湖北宣撫使岳飛。並詣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行在。而飛獨後。秦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乃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山。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至。即鎖院。壬辰。以世忠。俊。爲樞密使。飛爲樞密副使。惟俊與檜意合。故力贊和議。且覺朝廷欲罷其權。即首言。臣旣備位樞府。不當復領宣撫司。乞納所統兵。不報。然俊忌飛與劉錡。每以飛赴援遲而錡不力戰爲言也。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檜曰。



前日天下所共憂者一旦變為安平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帥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以議政者亦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為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抵以緣邊倚兵為重今大帥去則人心懼昔三帥兵律不同今合而用之固有以更易為便亦有念舊而不敢忘者又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今惟統制官在外有如塵蕩使誰糾合又諸軍係宣司按月勸請今既罷令漸立法庶無冒請之弊傳曰平亂責武臣望以數事悉付右府俾經畫之而酌其可否他日攻守進退彼不得以為言矣未幾除剛中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詔三省樞密院依在京舊例分班前後奏事參知政事王次翁以樞密副使岳飛已官少保乞班其下詔從之王伯庠撰王次翁敘紀曰紹興辛酉金人有欲馬飛駐軍淮西三十里而止上親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歷校溫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南飛奉詔移軍乞避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將軍中親視朝廷置濟於湖南論功行賞上章乞避濟已到而飛獨未來藥檢為相先大將軍參知政事兵輕視朝廷置濟於湖南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飛語直省官入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二其人檢具如甚先捷有旨令大將入日飛既到以明日檢院皆除樞密使題令入軍更其職罷其兵制既出則其軍部凡其所統陸路從賞罰得示人上之此謀先與藥檢預之天下歎服非所憂所憂兵柄既出則其軍部凡其所統陸路從賞罰得有之

癸巳上謂宰執曰昔三宣撫之兵分為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為一則前日之弊革矣五月己亥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為翰林學士時御前軍屯駐處置總領錢糧辛丑乃命太府卿曾慥於湖北司農少卿胡紉於淮東太府少卿吳彥璋於淮西悉帶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使之

預聞軍政不獨職餉而已。慥布孫也。癸卯詔諸軍統制官王勝、劉寶、岳超、成閔等克殲大敵宜頒賞與勝、寶竝爲四廂都指揮使。超承宣使、閔防禦使。辛亥上謂宰執曰朕與諸將論兵未嘗論勝惟先論敗。漢高祖屢戰屢敗終成帝業。項羽屢勝終不能成事一敗而遂亡。故凡論兵者不必論勝惟先慮敗。冀終成也。上遣樞密使張俊與副使岳飛同往楚州總淮東一路全軍駐鎮江府壬子。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接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旣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衅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言者以謂綱紀正則朝廷尊。向者三宣撫司有軍期文字進奏院不以時達。故權宜置承受官。今韓世忠、張俊、岳飛旣除樞密文字自經通進司投進則承受官宜罷。丙辰詔從之。是日開府儀同三司汪伯彥卒於饒州。甲子御前都統制田師中、王德竝除節度使。師中定遠軍德清遠軍賞破敵之功也。六月辛未戶部具贖刑文字壬申上曰朕謂凡爲政之本必抑彊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旣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乙亥以右僕射秦檜爲左僕射仍兼樞密使封慶國公。初樞密使韓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尅敵弓取勝。至是獻其式。辛巳上謂宰執曰世忠以尅敵弓勝金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畧日乃小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秦檜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非諸將所及也。乃詔工部下軍器監選良工製之。光州探到金人內亂事宜。癸巳上謂宰執曰探報虛實未可盡信自治可也。在我者旣自治矣待彼自亂方可臣服。漢武帝乘

文景富庶之後。竭天下之力。不能致匈奴之服。其後五單于爭國。自相殘滅。而孝宣兵革事力不及武帝。十之三四。足以臣匈奴矣。今當自治。以待彼之畔。乃可致中興也。三京招撫使劉光世。以疾丐祠。上謂宰執曰。光世功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除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要賜勳。奮勞秦檜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書以戒武王。而陛下優爲之。實古帝王遠矣。詔以光世爲萬壽觀使。奉使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邵武布衣李徽齋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消息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徽以宣。初。有詔史館修徽宗實錄。至是書纔成六十卷。秋七月戊戌。左僕射秦檜等上之。尋加檜少保。庚子。以翰林學士范同爲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樞密副使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捍禦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秦不能固。敵來徑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除何賴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時有上殿官趙公煥。自言罪廢累年。老幼不給。王室孤弱。同姓凋零。宗子無在朝者。且侍從之臣。嘗參用皇族。陛下欲求其人。臣願備數。辛酉。上以語宰執。且言公煥持掉闔之說。自嚮求進。朕爲大元帥時。公煥嘗率宗子勸進。因是識之。亦屢與陞擢。今其言僭妄。不循分守。不顧廉恥。當議竄責。以爲小人之戒。秦檜曰。公煥非佳士。昨爲

湖南郡守陵蔑監司與之交訟。幸而善罷。陛下識於潛藩而用之。今知其小人而竄之。賞罰無私。真天地之心也。先是臨安境大旱。上自是月初不御葦。遣有司歷走羣望。又命執政宗室從臣。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禱祝無所不至。決滯獄。出繫校。詔令之下相踵。凡二十有四日。癸未。大雨。自午未達旦。遠邇霑足。甲子。宰執稱賀。上曰。朕日來臥不安席。夜分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省。殆徧。恐旱災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具其文耳。秦檜等曰。雲漢美周宣王能遇裁而懼。側身修行。陛下躬行之。實允符前王。天心安得不昭答乎。是月。端明殿學士徐俯卒。先是樞密使張俊奏事。乞催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今既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也。八月。庚午。宰執奏功賞事。上以此語之。辛未。宰執擬除吏部郎官姜師仲等爲卿監。上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官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謂。不可不謹。於是奏檜等仰承聖訓。願遵守之。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江府。而右諫議大夫方俟高。等論飛罪。以今春敵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趣飛來而飛固稽嚴詔。略至舒鄆而不進。比與俊接兵。淮上。又執樞見。欲棄山陽不守。致諍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紜遂定。於是飛上章。

乞罷甲戌以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充尚書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江爲備 癸巳陝西宣撫副使胡世將方乘機進討遣節制陝西諸軍吳璘出秦州本司都統制楊政出隴州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出商州而世將母康氏亡於晉陵 癸巳詔特起復世將仍治軍事後數日下秦隴二州及破岐下諸屯取華虢二州又入陝府時大理寺有未結公事甲午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兵斯民稅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認平刑清以副朕意 是月資政殿大學士顏岐卒 資政殿學士翟汝文卒 湖南漕臣汪叔詹以書白左僕射奏檜言岳飛頃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賞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統制官張憲主之庶杜欺弊九月辛丑檜奏其事以爲可行乃詔統制官王貴與憲同掌時有上殿官鮑瑀頗疏通上因命遣瑀往軍前根括錢物歲入幾何諸路月椿以贍本軍有名無實而斂於民者幾何當議省之 丁未宰執論進退人材及內外除授上曰朝廷用人初無內外之異士大夫唯以仕進爲心奔競苟得居內則爲遷在外則爲黜夫外任責以民事自朕觀之其勢實重於內而數十年間風俗墮壞趨嚮倒置要思所以革其弊也 初朝廷遣工部侍郎莫將知閣門事韓恕奉使金敵爲敵所留至是敵不因聘諭忽自遣將恕等歸戊申潤州奏至上諭宰執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朕料所以致此者有二夫今春烏珠提兵南來謂我可虜而淮西濠梁之敗有所懲創一也始謂我將帥各自爲家莫相統一今聞盡歸朝廷綱紀既立軍政必修望風畏懼二也朕每欲與講和非

憚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憫。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甲寅。將等遣至近郊。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敕諸軍嚴爲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姦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嘗與議及此。俊亦深曉。云兵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丙辰。詔利州觀察使劉光遠。充金國通問使。忠州防禦使曹勛。副之。著作佐郎鄧名世。臨川人也。初。劉大中宣諭江西。薦之。自布衣除。蒞定官。迨入館。久兼史職。左僕射秦檜過局。嘗書其史藁之後。爲得體。然媚嫉者衆。至是因擅寫日曆。爲言者所劾。罷去。久之。卒於家。冬十月丁卯。以樞密都承旨鄭剛中。爲川陝宣諭使。時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駐兵寶雞。金人萬戶通檢李董屯渭北。政欲拔其城。戊辰。黎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戰。政賈勇士。屢戰縣劾。至日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單騎突出陣後山上。執轍以招。陽爲麾軍。金人望見大呼曰。伏發矣。遂驚而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至城。開門而橋已絕。遂擒之。己卯。上曰。凡事必謹於微。若事已成。則難改。故嘗稱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所以保全之也。先是少保岳飛。嘗所部統制官節制鄂州兵馬張憲。陰謀冀朝廷退飛復掌兵。而已爲之副。未發。開爲御前都統制。王貴所告。時樞密使張俊在鎮江府。亦奏其事。右僕射秦檜乘此治飛。詔委俊收憲送大理寺。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戊子。宰執奏制勘院乞追人證。張憲公事。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搖人心。非用刑之本意。至於兵亦然。王者兵以仁義爲本。故惡夫人之害仁。敗義者。若兵出無名。反致害敗。亦

豈惡人之意哉。此據野史修入 太保樞密使韓世忠乞罷。癸巳。以爲太傅。體泉觀使。其兄主管步軍世良亦罷。爲提舉體泉觀使。仍加奉國軍承宣使。此據野史及燕志 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金大帥烏珠率衆復犯泗州。詔樞密使張俊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戰守。俊命其姪統制官孚蓋提兵於淮陽盱眙之間。何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旣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鎮江府劉子羽曰。北敵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迴。是必有他意也。初嘉州界外。虛限蠻人。歷塔等。領衆犯中鎮銅山寨。官兵力不能制。寨將茹大猷。遂爲掠去。本州連年防範所費不貲。是月。歷塔降。遣蠻將軍葉過帶蠻子送大猷等還本州。委知義眉縣梁端。修同權中鎮寨。曹謹修於界首與之折箭。重立盟誓。自後不敢犯邊。遂申川陝宣撫司。依便宜黜陟。補歷塔進義校尉。仍以錦袍銀帶給之。十一月丙申。宰執擬李迨知洪州。上曰。迨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此州寄居多。必有造謗者。不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爲賢否。常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齊宣王封卽墨。而烹阿。齊國大治。蓋知核實以爲政。而不徇毀譽之空言也。丁酉。參知政事范同。或自奏事。不稟奏檜。而衆方以建和議。及罷諸帥。皆同之謀。檜與同共政纔四月。至是疑而忌之。此據野史修 故言者論同。以謂自初執政。卽至建康。遷葬。所過多擾州縣。又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乃貪天之功。以爲己有。望罷其機務。己亥。以同爲提舉嵩山崇福宮。旣而再論。遂降分司。癸卯。宰執奏。言者乞詔六部守法。不得妄有申明事。上曰。祖宗法令嚴備。附在有司。吏舞文出入。而六部長貳不肯任責。事事申明。取決朝

廷此何理耶。朝廷選爲長貳，乃苟簡自便，甚失委任之意。當顯出一二以懲之。長貳盡心，則吏不敢舞文矣。時金遣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爲使副來審議。而我所遣通問使魏良臣、王公亮等與之同入界。乙巳，詔公亮先奏事。良臣權充接待。南撫諭子羽時守鎮江，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待使者見其有異，大懼以爲請，且以請魯子羽。子羽曰：某爲守臣，言者論資政殿學士李光朝諱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

因近日二使遽還，鼓唱萬端，致會稽之民騷然。原光之意，蓋幸有警以覲復用，乃詔光責授散官，藤州安置。上曰：司馬光言政之大本在於賞刑，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遠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譬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時金使在駟，見有目而殿陛之儀議猶未決。右僕射秦檜訪於知閣門事鄭藻，藻曰：單禁衛則非所以隆國體，嚴環列則適駭敵情。先聲一出，異端蠱起，或誤大事。惟臨期戒設伏，蔽以帘幕，班定徹帷，出不意，則無復措詞矣。自是卒爲定制，藻開封人也。壬子，金國審議使蕭毅等入見，於是宰執奏誓書，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爲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復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旣無及矣。太后年踰六十，朕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言金若歸我太后，則不憚屈己以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盟，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乙卯，以右諫議大夫万俟卨爲御史中丞。時張憲之獄未成，何鑄以除執政奉使，乃致命高推勦，而少保岳飛與其子忠州防禦使雲皆繫獄矣。初飛之在湖北也，新湖南提刑辛次膺舟行過鄂，飛燕待之，旣而延入小閣，盡出所被宸



翰具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飛方懼。不敢告人。而公適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公救之。次膺悚然。不知所對。至是。飛悟昨夢。乃新中丞也。此據洪邁夷堅志。然是月。戶部侍郎張澄遷尙書。十二月乙丑朔。上謂宰執曰。和議已成。軍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爲營田。則斂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爲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於是秦檜等仰服聖訓。知所先後。禹卑宮室。不足過也。壬申。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至禍亂。天下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上曰。惟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珊瑚株等助臣下以侈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子太叔謂禮。天之經地之義。自古明禮無如子太叔者也。癸酉。工部侍郎莫將遷尙書。左僕射秦檜言。攷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觀書寫字之外。竝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檜曰。詩稱學有緝熙于光。明。陛下光明之性。如日竝照。又力學以緝熙之。則羣臣進言。豈能妄說以惑聖聽乎。戊子。詔以新刊米芾字畫本分賜宰執。止曰。芾雖無事業。不見於世。至於字畫。古今一絕也。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勘岳飛等獄。成。飛坐金人南侵。受親札凡十五。逗遛不赴援。及指斥乘輿。又因罷兵權。令右朝散郎孫革。作書與憲。令措置壁畫。看畢焚之。又令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兵犯上流雲。又與憲咨目。稱可與得心腹。

兵官商議。憲爲收飛及雲書。遂謀反。僧澤一向憲言。宜先以兵兩隊守總領轉運司。癸巳。詔賜飛死。斬憲。雲於市。令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莅其刑。家屬竝遷廣南。且籍其家貲而配澤一初。秦檜之居永嘉也。今祕閣修撰主管王龍觀。薛弼嘗遊其門。又高爲湖北提刑。弼時經撫本路。除劇盜伍俊。歸功於高。至是治飛獄。弼雖嘗爲飛參謀官。無一辭累及。先是獄之成也。太傅韓世忠嘗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爭之。檜不聽。飛知書而得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間安堵。不知有軍。先計後戰。屢勝強敵。號爲良將。其死也。天下冤之。後諡曰武穆。此據野史時朝廷以淮東湖北諸屯不安。命樞密使張俊往撫循之。或謂俊盍爲備。俊曰。何自疑如此。於是宣布德意。遣人諭武昌皆帖然安堵。

# 中興小紀卷三十

紹興十二年。王戊歲在春正月癸卯。樞密使張俊措置江淮戰守回。參議官以下分三等推恩。行府結局。俊乞罷樞務不許。且薦其將定遠軍節度使田師中。掌故岳飛之兵。又薦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往金陵。於是竝詔爲御前都統制。師中於鄂州。德於建康駐劄。此據野史修入戊申。言者論敷文閣待制知徽州朱芾。祕閣修撰知宣州李若虛。皆嘗爲岳飛謀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望黜以示戒。詔竝落職。初。奉使何鑄曹勛等。至金國。見其主亶於春水開先殿。具陳上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鑄不能言。金主令起之。曰。先朝已如此行。豈有輒改。勛反覆懇請。語甚切至。金主首肯數四。大帥烏珠傳命。使之歸館。尋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等到館。又傳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有許還梓宮及太母語。至是勛等以書歸。羣臣猶疑。獨上兩操和戰之策。以兵威摧折敵勢。而厚禮至誠以感動之。敵雖驕暴。亦回心革面。以順上之志也。是月。太保萬壽觀使劉光世卒於行在。後諡曰武僖。光世遺奏。援例乞免其家差徭科敷。中書舍人張擴持之。以爲不可。時擴在後省。見事有不當人心者。皆爲上言之。二月辛未。詔建國公進封普安郡王。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晨省昏定。未嘗離膝下。上與皇后尤所鍾愛。至是出就外第。初。太祖受命北征。次於陳橋。軍中有知星者。齒訓引親吏楚昭輔仰視日色。其下復有一日。訓舉手加額曰。此天命也。及王旣受封。有日者尤若訥。私謂普

乃竝日二字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難。蓋不特同符藝祖而大人繼明照四方之象已兆於此矣。己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州縣之吏壬午。上謂宰執曰。汝明所論甚當。朝廷分道命使。正要發察州縣。可申嚴行。若州縣贓污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有臺諫章疏者。當併黜之。汝明。彰縣人也。己丑。詔吏部尙書吳表臣。禮部尙書蘇符。侍郎陳栢。郎官方雲翼。討論典禮。不詳其祖宗典故。專恃己意。懷姦附麗。可竝罷。雲翼。永嘉人也。三月。貢院上博學宏辭合格人京官洪遵。選人沈介。洪。詔賜遵出身。适同出身。介循一資。介。德清人。遵。皆徽猷閣待制。皓子也。皓奉使久在敵中。至是和議定。皓報太后歸耗。辛酉。宰執賀太后來有期。上曰。洪皓身陷敵國。乃心王室。誠可嘉也。二子並中詞科。亦忠孝之報。遂詔遵館職。适敕令局刪定官。自中興設詞科以來。卽入館。自遵始。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最勝。朕謂文貴適用。若不用。譬猶畫虎刻鵠。何益於事哉。知貢舉給事中鄱陽程克俊。上合格宗子善能。附正奏名。試以示勸獎。上謂宰執曰。天孫之貴。溺於晏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一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惇睦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惟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異。以風厲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乙卯。上御集英殿策試。遂賜陳誠之以下二百五十三人及第出身。初。秦熈第一。熈有官。左僕射檜子也。遂降第二。溥。永嘉人。此案句上宜有脫文。攷繫年要錄。乙卯。上御射殿。引武南省舉人何溥。已下。而賜陳誠之等及第。乃四月。上御射殿。此混合爲一。亦誤。誠之。侯官人也。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時在鳳州之河池。方結陝西河東忠義首領。俾爲內應。而朝廷與金敵講和。就差川陝宣諭使鄧剛中。照舊吳玠。劉豫。所管分畫地界。世將奏秦商二郡。元不係玠所管。合自二州以南爲界。惟和尙原係玠立寨。

元非劉豫地分宜依舊保守。且言探報敵人欲以鐵山爲界。果爾。鐵山在河池縣裏。則和尚原等關隘悉爲所占。其四川並無阻隔。雖金州殺金坪仙人原稍險。別是平路。得以入川。利害灼然。不可許也。時世將已病。丙辰卒。尋詔川陝津置其喪以歸。夏四月丁卯。上曰。孫近嘗言用人乃人主獨斷。不可委之臣下。朕以爲用人雖人主之權。然深宮之中。安能盡知賢否。惟在論一相耳。一相得人。遴簡乃僚而薦之。則人君當斷而用之。若人君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此善論人君之道者也。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而去年買發二千四百匹。至是詔經路使胡舜陟提點買馬官知邕州。僉備以下各進一秩。上以淮上用兵。成不戰卻敵之功。丙子。詔推恩宰執。於是秦檜等言。此皆睿算無遺。諸將戮力。臣等何功之有。上曰。漢高祖善馭羣臣。每諸將奏功。必賞蕭何張良。蓋以指從之功也。卿等同寅輔朕。以底成績。朕何敢忘。檜等再拜而退。相謂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何以仰稱隆遇之意哉。兩浙漕臣王喚等進銀以助迎奉兩宮之費。己丑。皇后邢氏已上仙。丁亥。訃音纔至。於是太常寺討論服制。上謂宰執曰。先王制禮無過不及。適於中而已。宜參古今之制。使等威有辨而合於禮。庶可垂法於後世也。金遣其臣烏陵贊謀至陝西。議分地界。川陝宣諭使鄭剛中。出白馬關外見之。贊謀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指鐵山以西爲界。剛中曰。此難卽割。須俟旨可也。贊謀曰。講和而不退和尚原之兵。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晚退矣。贊謀不能奪。剛中乃上奏曰。秦商二州并和尚原。皆陝蜀要害。不可許也。其後割秦商地之半。棄和尚原。仍於大散關內得興趙原以爲控扼之所。五月甲午。就除剛中端明殿學士。宣撫副使。先是宣撫司嘗

居閩中自移於河池縣饋餉不繼人以爲病剛中奏移司利州務從省費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某雖營生不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即日聽命丙申詔於盱眙軍置權場其後安撫軍光州皆置甲辰詔諸州無教官處令尙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考前世興衰治亂以爲龜鑑則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立法在是月乙卯今聯書之丙午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上不與第給錢五千緡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廢其像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庚戌工部尙書莫將等議上大行皇后諡曰懿節先是上以太后回鑾普天同慶可召和氣猶慮諸處州奉迎爲名緣此科率卻致嗟怨已降詔悉令戶部自支不侵諸州經費庶不擾民言者論夔路有殺人祭鬼之事乞嚴禁止之己未上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唱之但治巫則此自止西門豹投巫於河以救河伯娶婦蓋知此道也六月甲子大金國送觀文殿學士前東京留守孟庚徽猷閣待制前知淮寧府李正民還朝庚等奏昨兵渡河不能死節陷身辱國乞正典刑詔放罪任便居住詔放罪在是月癸未今聯書之乙亥宰執奏上殿官晏孝純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爲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於是秦檜等仰歎聖聰周知民情如此時川陝都統制吳玠入覲上問玠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玠曰先令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丁丑宰執奏玠功實事上因以玠所對語之且曰玠善用兵此正孫

贖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上又曰。賞須令適中。政有賞罰。如醫之用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又傷氣也。時有學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爲言者所論。癸未。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甲申。宰相奏言者所論監禁事。上曰。古今事異。今國用仰給。養海者十之八九。豈可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養海之利。雖欲爲亂得乎。初。興元府有六堰。引襄水溉民田至數千頃。故漢中地極膏腴。兵興以來。歲久弗治。堰壞而田多荒。至是。帥臣武當軍節度使兼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率衆修復。偶夏水堤決。政親往督役。其後堰成。歲省漕計二千餘萬石。又漢江水數至城下。政仍作長堰捍之。水遂趨南岸。城賴以安。是年。召宣州觀察使趙密於建康。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軍。秋七月。言者論福州僉書判官胡銓。文過飾非。用欺羣聽。士之無知者。往往從而宗之。望竄斥以爲感衆之戒。癸巳。詔銓除名。新州編管。皇太后回鑾。大金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甲午起發。癸卯。吳璘乞用初任團練承宣使恩例。爲其子授文資。上許之。中書舍人張擴以爲不可。乙卯。上謂宰相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材。後難得矣。張俊曰。須試而後換文可也。上曰。俊言甚是。宜降指揮以革其後。上因舉杜莆詩。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之句。謂莆意蓋指此也。於是秦檜等仰見聖心之不忘武備如此。戊申。宰相奏事。因論車服用玉者。上曰。將來郊廟玉器當先製。朕觀今所用祭器。皆別山樽。自有山樽之制。犧樽自有犧樽之制。如玉鬯玉爵之類。今皆未備。豈可不先制也。上尊事天地。率先思

孝。故凡服食器用。必以祀事爲先。秦檜等不勝嘆服。上自南巡儀物草創。至是諸王宮教授石延慶言。國朝郊廟大禮有三禘之制。恭聞皇太后變與還闕。陛下將迎於郊。而儀衛未講。望詔大臣集禮官蒐舉往憲。有詔車輅儀仗。委工部尙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同內侍邵謬製造。已酉。太常寺言五輅之制。惟玉輅以玉飾之。今當先玉輅。又按本朝黃麾仗共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其數最爲酌中。欲依此製造。從之。是日上又諭宰執曰。吳璘功賞事早與了。使之歸。秦檜曰。已與張俊議。呼璘到堂面定。庶幾允當。上可之。且曰。賞須令適中。今日邊面。正賴將士協力守之。賞須當乃慰其意。且免姦人動搖軍情也。大金國遣金吾衛大將軍完顏宗賢。祕書監劉禔等來。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閒頗有可採。又有欲衝見行法者。宜詳之。可行卽行。秦檜曰。如莊綽所上有可行者。何鑄曰。守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於是檜等仰見上厲精庶政。臣寮所上利害。躬覽不怠。如此中興豈難致乎。時因有宗子犯法。乙卯。上謂宰執曰。見宗學教官。今日率宗子講書作功課。庶使用心不爲惡事。於是秦檜等仰見上留意宗子。以教爲先。惇敍之實。莫大於此。上殿官宇文剛言。湖外米賤。乞行收糴。戊午。上諭宰執。令卽行之。且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移之患也。八月乙丑。宰執奏湖北帥臣劉鑄言。沅州衛人作過事。上曰。蠻夷但當綏撫。不可擾之。慮致生事。於是秦檜恭稟聖訓。以諭鑄焉。丙寅。皇太后渡淮。言者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何鑄。首董岳飛之獄。閱日滋久。初無一言敍陳。旣而以樞臣使金。乃謂以讞獄不合。遂致遠行。又言飛之獄。本其徒所告。反狀甚明。而鑄所遷延。乃在黨惡。遂罷鑄以本職。



提舉太平觀。尋詔落職。責徽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監察官歸安施鉅、長洲李溢、皆鑄所薦。詔悉與外任。先是迎護梓宮。營差大臣。而左僕射秦檜辭不行。乃詔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爲迎梓宮禮儀使。又以參知政事王次翁爲迎太母禮儀使。竝往楚州迎接。戊辰。上問宰執曰。界首猶未得皇太后報。秦檜曰。據王次翁奏。九日可到界首。以理揆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蕭毅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以此事卜和議。諸若還我太后。則是大金亦守和議也。皇太后回鑾已近。辛巳。上至臨平鎮奉迎。上入幄。朝見宰臣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極。淚溼龍綃。軍衛歡呼。聲震天地。父老童稚。搗持夾道擁看。以手加額。咸歎曰。不圖復見聖神子母之重歡如此也。太后以北方聞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名。召至簾前曰。此爲韓相公耶。慰問良久。乙酉。上以語秦檜等。且言太后既歸。宮中事一切不復顧矣。於是秦檜等仰戴聖德之至。宜其篤生上聖。以建中興。而變馭言旋爲天下之母也。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回。己丑。上至臨平。迎奉以歸。初太常少卿施珙。請於皇城迎處。權設龍德別宮。至是卽奉安焉。九月乙未。以少保護國軍節度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樞密使。戊戌。詔皇太后俸錢月一萬貫。多年寒食生辰各二萬貫。生辰加絹一萬匹。左僕射秦檜進所撰徽宗哀冊。辛丑。上諭檜曰。哀冊極佳。蓋語皆紀實故也。向昭慈挽詞。衆人所作。文雖可觀。皆不紀實。朕當時所撰。有俯隨遺詔曰。猶想御籬時。要紀實爾。檜曰。向陛下書屬賜經筵官。皆嘗其實。上曰。朕閱唐史。見太宗面諍羣臣才德短長。似有所感。朕所書皆杜甫詩。蓋因以見意。

也。有阿李者，本乾明寺尼，法名善靜，因被虜在此界，詐作柔福帝姬，逃歸後，朝廷差宣政使馮益，并宗婦吳心兒，往紹興府識認，遂收入內，加爲福國長公主，降駙馬都尉高世榮。至是因內侍李鄂等隨梓宮回，其言柔福帝姬在北界降徐遠，去年已死，遠近自北界以其骨歸，後因還父中立訴於朝，遂下法寺勘實，是日辛丑，詔阿李杖死，益心兒以識認不審，編管外州。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檜而辭新命，上曰：梓宮歸喪，慈寧就養，皆卿之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也。詔福建官買茶送權場，仍戒有司卽時支價錢。上曰：官中買物，往往不卽支還價錢，故人憚與官交易，蓋上通察民情如此。戊申，詔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慶軍節度錢愾副之，製玉輅畢工。大金國遣中書侍郎劉管、刑部尙書完顏宗表等來，庚戌引見，以給事中直學士院程克俊爲翰林學士。辛亥，詔差內侍蓋珪主管慈寧殿事務。上謂宰執曰：朕戒諸人凡有闕不得白太后，只來白朕，蓋太后年已六十，惟胸中無一事，動作如意，卽壽考康寧無窮矣。於是秦檜等仰服聖孝，以謂養志曾參之所難，而上優爲之，此舜之盛德也。初中書舍人張擴爲左僕射，秦檜所不數年，至侍從，屢繳詞頭，人多不樂，至是吏部引赦行詞，擴每秉燭草制，言者謂其太遽而文不工，擴乃罷去。丁巳，詔戶部侍郎沈昭遠爲大金賀生辰使，知閣門事王公亮副之。新除中書舍人楊愿爲大金賀正旦使，知閣門事何彥良副之。愿，山陽人也。冬十月壬戌，言者論錢塘駐蹕之地，而城壁摧剝，儻不加飾，何以肅遠近之瞻，況臨安府昨被旨置回易庫，收其贏以備此舉，幾年矣，今宜取而用之。詔臨安府措置。初，卜地爲永固陵，得於紹興府會稽山，昭穆慈聖獻后殯宮之

西北乃遣中丞万俟卨又詔資政殿學士鄭億年相繼接行皆以其地可用丙寅權殲徽宗聖文仁德顯  
孝皇帝及顯肅懿節二后戊寅詔隨從梓宮官吏扶護萬里勤瘁可嘉自內侍官李鄂以下四十四人  
推恩有差庚辰詔鎮江府依沿海措置使例罷帶沿江安撫使癸未詔車輅院復置官吏甲申皇太  
后生辰始燕於慈寧宮時朝廷欲以福建臘茶就行在置局給賣丁亥詔福建見任提舉市舶官更不  
兼茶政別差官提舉茶事置司於建州初參知政事万俟卨奉使大金國行次汴京奴隸輩有爲人致  
書訪其子者彼之伴使以爲言卨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候安否爾  
發書視之果然及次涿州又以南宮殿擔夫告者且曰一行裝齋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卨曰殿擔夫者  
請得其名治之不調夫則止於此以聽大國之命伴使詰塞遂已至是使還詔高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孫  
諱高之孫曰萬之復命也率相案槍假金人舉已數十言賜高給上萬退而嘆曰十一月庚寅上謂宰  
丞相諫我而譏吾戴天履地忍爲此乎卒不從他日與槍議怒無復同寅之意矣  
執曰人君惟虛心則事至自見秦檜曰虛心則臣下或有迎合亦無所逃上曰臣下迎合孟子所謂逢君  
之惡其罪大程克俊曰此不容誅也秦檜曰陛下虛心照臨百官士庶孰不精白以承休德哉左朝奉  
大夫黃遠如者前守南雄州爲提點坑冶鑄錢官韓球所按至是任滿奏事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爲  
盛事望宣付史館然後大明黜陟異論者正典刑主和者加旌賞庶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  
滯鬱之氣遂擢遠如爲監察御史辛卯禮部侍郎直學院王賞編付史館達如建陽人賞開封人球瑋弟  
也初太師左僕射秦檜與太傅樞密使張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

諸將已罷而侍御史江逸數言俊之過。於是俊求去位。癸巳罷爲醴泉觀使。復還三鎮舊節。封清河郡王。逸建德人公望猶子也。此據野史修入兩浙轉運副史李椿年言。臣聞仁政必自經界始。自兵火之後。文籍散亡。豪民猾吏。因緣爲姦。有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必有田。富者日益兼併。貧者日益困弱。皆由經界不正。且言其利害有十。臣比訪得平江府歲收七十萬石。著在石刻。今按籍雖有四十萬。而實入纔二十餘萬。皆以爲逃田。嘗聞朝廷有按圖覈實之情。其事始於吳江縣。而知縣石公轍盡復其數。蓋按圖而得之也。欲望陛下斷而行之。將吳江之驗。施之一郡。一路以及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陳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久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卽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椿年遂卽平江創經界司。於是守臣周葵見椿年曰。今欲均稅耶。增稅耶。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若不欲增。何言本州苗米七十萬石。椿年曰。倉記云爾。葵曰。倉記云穀七十萬石。謂倉中所容總數耳。五穀皆穀也。豈獨米乎。椿年曰。審爾則用圖經三十萬爲準。未幾葵罷去。己亥始詔立大學。養士。旣而權以三百人爲額。仍復置祭酒司業博士正錄等官。初永固陵殯宮。以戶部侍郎張澄爲橋道頓遞使。澄熟知會稽地理。自發引至復土反虞。皆先事而備。至是遷澄爲尙書。右諫議大夫欽縣羅汝楫言。陛下近因臣寮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之先務。然初定議和。而謗議紛然。往往出於慮而無知。不足深責。惟趙鼎王庶會開李彌遜四人者。同心併力。鼓率其黨。必欲沮害此事。賴皇明洞照。不惑浮言。今開與

彌遜尙以美職而食祠祿。失刑已甚。望賜貶黜。鼎庶見在譎籍。近赦恐合量移。乞令有司勿復舉行。亦足少懲。丙午。詔從之。於是開彌遜。竝落職。汝楨又言。前年殿中侍御史張戒。最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不暇。故助鼎以沮和議。鼎罷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旣被黜。則往依岳飛於江夏。其趨操可知。庚戌。詔停戒官。少保樞密使孟忠厚求去位。罷爲少傅。依舊信安郡王。判福建。旣而與知建康府觀文殿學士葉夢得兩易其任。時閩中之寇未平。詔夢得挾御前士便道之鎮。十二月。庚申。上謂宰執曰。梁汝嘉頃爲戶部尙書。號稱經制財用。徒耗官錢。公私交易。無補於國。爲汝嘉身謀則得矣。如國計何。初。命戶部尙書張澄等。詳重修六曹寺監庫務敕令格式。至是書成。壬申。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言者謂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於明堂。而冬至郊天。曠歲未舉。今旣治安。願於來歲用郊祀之儀。庶應祖宗故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甲申。上曰。祥瑞何用。朕所不取。唯年穀豐登。乃真大之瑞也。



# 中興小紀卷三十一

紹興十三年<sup>歲次癸亥</sup>春正月癸巳詔祖宗朝殿幄悉用純綵後來寔多文繡今當屏去止用緋黃二色既而知信州葉三省乞宣付史館上未允左僕射秦檜曰此陛下盛德事合付史館於是檜等仰歎真所謂示敦樸以先天下者也三省桐廬人也戊戌加上徽宗尊諡曰體神合道駿烈邁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先是陰雲欲雪己亥上親禱太廟日霽霧澄皆誠孝所格禮部侍郎王賞請宣付史館從之壬子上謂宰執曰近有士人進說以爲春秋無褒議論似偏恐非聖人本意程克俊曰觀春秋命名正寓褒貶罰賞之意上以爲然二月己巳上謂宰執曰古今琴制不同各有所寓朕近出意作盾樣示不忘武備之意於是秦檜等稱贊時殿中侍御史晉江李文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義之說曰陛下文德柔遠兼愛南北之民仁也昔金人猖獗陛下毅然請行既卽位猶念二聖遠狩宵旰圖治宗廟再安義也願陛下力行此道天下幸甚庚子上謂宰執曰文會力陳二義甚善朕今錄一本置之几案欲常觀鑒己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置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培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司謂盜魁林元仲必不可致既而夢得遂招致之又謂俞徹明必再叛萬少侓必大熾而夢得處之皆定異議遂息<sup>此據葉夢得行述</sup>三月禮部侍郎王賞奏將來郊禮宿齋處及祭等事乙未上謂宰執曰三年郊禮

止一宿毋枉費人力。只隨宜絞縛。務從簡省。秦檜等曰。茲誠陛下盛德之事。臣等敢不奉詔。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遊。卽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遊。猶寄永嘉。四孟薦饗。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做景靈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陪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丁酉。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既遂。建於新莊橋之西。其地乃故劉光世妻向氏所獻。庚戌。上曰。將來郊祀。詣景靈宮。可權宜乘輦。此去十里。若乘輦。則拆民居必多。蓋上愛民之誠如此。言者以謂吏部告身。在官告院。其監官但置籍授吏。而弗預告。告萬一姦弊。無所察知。乞亦命書告。甲寅。詔從之。兵部侍郎程瑀言。將來郊祀。用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餘人。除已有黃麾半仗。及玉輅。法物儀仗外。見闕金象木革四輅。望下所屬製造。詔以纈代。纈仍差兵部郎官錢時敏。軍器監劉才邵。主簿宋昉。同檢視之。昉。歙縣人也。辛酉。宰執奏。上殿官。范正國論廣南鹽事。上曰。法必有弊。而後改。若未見其弊。遂議更作。非特無利。必至爲害。凡法皆然。不止鹽也。癸酉。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楫爲御史中丞。前知潼州韓昂。請復孝悌力田科。丙子。上曰。漢有此科。固可以厚風俗。然祖宗時未嘗行。宜令講究。不可輕易創立。昂。侯官人也。兩浙漕臣張叔獻奏。相度秀州華亭縣。宜置閘。以捍鹹潮事。丁亥。宰執奏事。上曰。數日來。太后輒行册命。中宮之禮。朕乞太后降一指揮。太后不肯。云我但知家事。豈豫外庭。太后知國體。故慎重如此。秦檜等曰。太后有定命。陛下奉行可也。五月。癸亥。中書舍人楊愿請依唐乾元及國朝故事。詔天下置放生池。祝聖壽。乙亥。詔諸路監司措置申省。先是詔立聖節。紫宸殿。



上壽儀已成。丁丑。天申節。百官上壽如儀。知大宗正權主奉濮王祠事士銜奏言。自前嗣濮王仲湜。權奉神主。安於紹興府之光孝寺。今欲以法堂權充國廟。從之。臨安府並屬縣獄皆空。甲申。詔獎守臣敷文閣待制王喚。喚珪之孫也。六月。戊子。詔知興元府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令仍改爲四川宣撫司都統制。臨安府宗子學生師閔。師顏。訟教官鮑同不法事。己丑。上謂宰執曰。此乃論師長。恐起告訐之風。可送宗司拘管。教官須先正己。然後可以率人。若自爲不法。人豈服之。鮑同令本府體究。果有不法。亦當黜之。旣而體究。上所論多不實。上曰。朕不罪同。師閔。師顏。須與行遣。秦檜奏。乞送大宗正士套庭訓。同不可爲教官。欲罰銅。對移別職。從之。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江陰軍僉幕蔡棻不法事。壬辰。上諭宰執曰。不按發。監司須當行遣。天下事臺諫安能盡知。監司乃朝廷耳目之官。豈可容縱不舉。且與降官。自知所畏矣。鄂州御前都統制田師中。奏。諸軍統制等官。有老病者。已蒙朝廷與差遣離軍。今不可闕官。乃詔先鋒軍統制李道爲前軍統制。餘以次陞焉。初。詔權任鬻度牒。至是。壽星寺。乞每歲撥放。詔以故岳飛宅。舊爲太學。丁酉。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程克俊。求去位。壬寅。詔依前職。提舉洞霄宮。甲辰。宰執擬差太學官。上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得心術正者爲之。將以經旨諭後進。萬一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爲害非細。秦檜曰。謹遵聖訓。翰林學士秦梓。引疾乞退。辛亥。以爲龍圖閣學士。知宣州。先是。詔守臣到任半年。具上民間利害及邊防五事。癸丑。上謂宰執曰。近觀諸處所奏。固無法。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詳之。其便民者。卽與施行。無事虛文也。初。徽猷閣學士胡舜陟。知靜

江府因奉詔捕賊路科餘黨以饋餉不繼與廣西轉運副使呂源有隙舜陟勅源沮軍事時有府吏徐  
竿者因獲罪舜陟杖而逐之竿乃陰求舜陟之失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以告源源即誣告舜陟受金且  
以書抵奏檜言舜陟非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遂入其言差大理寺丞袁栢燕仰之於靜江府制勸竿亦對  
獄舜陟入獄二十日至是死人皆冤之竿歸纔及家而卒既而舜陟妻汪氏訴於朝上曰舜陟是從官兼  
罪未至死勸官不可不繩栢仰之並送吏部栢等送吏部在明年二月今聯書之是月資政殿學士張徵卒時虔寇擾  
江西及閩廣而州縣多無備又官兵有常屯不敢越他界以故賊得往來如志環數千里民被其害於是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言州縣事同一家願令三路帥臣監司共議合兵將以鑿要衝仍定期會共爲掩襲  
使賊出輒遇兵則竄無所逃庶易殄滅從之秋七月己未復置國子監書庫官一員禮部太常寺修  
定景靈宮四孟朝獻儀詔從之温州進士蔡大中上書論人主誠心等十事謂當有始有終其說頗有  
理詔與永免文解辛酉上謂宰執曰朕觀史書自古人君未見有始無終而能長久者也奏檜曰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有始有終乃聖人日新之德上曰然以唐太宗之明而魏鄭公有不克終之戒終始惟一古  
所難也帶御器械吳益以皇后受冊陳乞恩數丁卯上諭宰執令依例與之上曰皇后甚嚴無例事必  
不敢乞皇后意欲除內祠且令閉門讀書也壬申宰執奏池州都統制王俊申乞將官申任上令樞密  
院約束諸軍揀去老弱存其強壯日加訓練以備朝廷不測差官按試上曰此事今日所當爲者異時緩  
急調發誤事也時國學新成試補生員四方來者甚衆幾六千人丙子揭榜取徐驥等三百八驥浦城

人。時上出孟襲。有唐突者四人。其一乃宗子爲注籍事。八月乙酉朔。上謂宰執曰。旣來唐突。恐須有說。且令其近屬保明。若是宗室。不可使之失所。不然。須與行遣。旣到朕前。當別其是非也。乙未。詔有司檢太宗幸學。曾令學官講經。及各有恩例故事。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進金一萬兩。己亥。上謂秦檜曰。頃年張浚曾獻金三萬兩。是時錢物有餘。卿可諱與剛中。不須循舊。有餘則進。若率於民不可也。舊制三年科舉。川廣福建例先諸路一月引試。至是言者以謂駐蹕吳會。則福建爲甚近。恐試下舉人或冒名再試他州。請以八月五日鎖院。詔從之。初。奉使洪皓。張邵。朱弁。自金國歸。上眷皓厚。嘗曰。雖蘇武不能過也。是月。除皓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時金人取趙彬輩三十家。詔悉歸之。皓言。昔韓起買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旣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示強以管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人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至是皓見秦檜。又言張浚敵所憚。乃不得用。又言錢塘暫駐蹕。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工。示無中原意。耶檜不悅。兵部侍郎程瑀。遷尙書。九月丁巳。宰執奏江東提刑洪興祖。欲進石碑事。上曰。石碑安用。不善刻者皆失其真。學書惟視筆法精神。朕得王獻之洛神賦墨跡六行。寘之几閒。日閱十數過。覺於書有所得。近已寫尙書終篇。學字若便寫經。不惟字進而經亦熟。秦檜曰。平時諸生。未有能寫經一部。此仰見聖學之不倦也。御史李文會。論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以謂皓在朝必生事。亦因及宇文虛中事。甲子。上謂宰執曰。朕嘗觀書。見臣之事君。不可有二心。臣而有二心。春秋之所不恕。乃詔皓

以本職出知饒州。丁卯，以御史中丞羅汝楫爲吏部尚書。戊辰，上曰：諸處有癯老廢疾之人，依臨安府例，令官司養濟窮民無告。王政之所先也。以兵部尚書程瑀爲龍圖閣學士，知信州。太府寺丞張子儀言：乞三歲考守令，以戶口復業登耗爲隱黜之典。已巳，乃詔淮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戶口以聞。知司郎官梁弁以病乞祠。是月，司業高閔因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閔曰：近來場屋，無懷挾假授之弊，前日頓革，皆不敢犯。上曰：朕亦聞之，此美事也。閔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以謂黜下方僣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輒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言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蓋是時，上已有幸學之意，閔未之知也。先是，閔請修監學法，以元豐法爲主，詔敕令所監修。至是成，冬十月己丑，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祕書丞嚴抑言：國朝會要，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歷，神宗時自慶歷修至熙寧，而後來尙未編集，事無所考，望令儒臣續而爲書，抑又言：渾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闕然無有，乞下太史局重創，皆從之，抑歸安人也。時景靈宮成，祖宗帝后神御，初自温州海道迎來，上曰：此事至重，朕甚慮之，及聞出陸，朕心始安。秦檜曰：念祖宗如此，益見聖心之孝誠也。至是，遂行在，上乃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乙未，並奉安於景靈宮。侍御史李文會論新除國子監丞石延慶輕儇無行，丁酉，上曰：太學風化之本，使此人充監官，何以取重於士人。卽詔罷之。辛未，宰執奏差郡守，上曰：其中有老不任事者，又無顯過可論，第千里之民受其害爾。朕嘗與言官說此，秦檜曰：

有不奉行詔令。如朝廷免稅仍舊催科者。皆緣郡守非其人也。上曰。如此者。當黜一二。人自懼矣。祕閣修撰張九成。與徑山主僧宗杲。爲莫逆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皆百舍重趺。凡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剎。至無所容。宗杲更敝千僧閣以居之。而九成往來其間。左僕射秦檜恐其議已。於是言者論九成。宗杲謫朝政。詔九成落職。謫居南安軍。而宗杲編管衡州。先是九成寓鹽官縣僧刹。一夕夢水陸遠行。至一城郭。亦寓小刹。似悒悒不樂。及至南安。皆如所夢。十二月甲申。九成私議之。辛卯。宰執奏禁止江西私鑄錢事。上曰。卿等見錢樣否。此更不成錢。皆消錢而私自鑄者。當嚴禁止。公私皆不得用。不然。盜錢愈多。尤費力也。自建炎中。罷內鑄庫。是日始詔復置。新知永州熊彥詩上言。欲依嘉祐治平故事。補中監學生。命詞給綾紙從之。甲午。上詣景靈宮行恭謝禮。乙未。再詣。皇后遷葬父母。欲青石作墓。前羊虎。己亥。上謂宰執曰。此石出平江。朕不欲行下郡邑。恐科率於民。只支錢付守臣。王靈依市價置買。卿等可諭與之。鐵。南昌人也。大金國遣右宣徽使完顏日躄。祕書少監馬壽來賀正旦。己酉。見於紫宸殿。買金注梳。金盤各一。金盞四。雜色綾羅紗縠三百。良馬六。上謂宰執曰。今次使人來。事體皆正大體。既正。則小節不足較。觀金人之意。和議必須堅久。秦檜曰。此皆陛下御得其道。上曰。非卿學識過人。堅主和議。豈能至此。自是使命往復不絕。而歲貢物數亦無增損。初。北使之來也。命戶部尙書張澄。澄館伴。是禮久不講。澄頗知舊制。凡使人入見。及謝辭燕犒。賜予之儀。澄皆傳之。悉合朝度。遂爲定式。至是以澄兼權兵部尙書。先是虔州有統兵官程師回。本蕃將來降。時詔歸北境人。而師回有新兵數百人。憚不欲行。守臣薛弼諭

之曰。公從卒多不可芘。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芘不遺矣。師回卽承命。旣而省符趣師回就道。遂去。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毋作樂。恐龍怒。師回故命其徒奏善樂。少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間。目如金盤。師回射中其目。卽還入水。風亦息。安流而濟。人皆服其勇也。

紹興十四年端在甲子春正月戊午。衢州龍遊縣士民。舉知縣黃鉞有政績。乞令再任。下兩浙漕司究其實。至

是漕司奏鉞無治狀可稱。且有違法事爲人所訴。庚午。上謂宰執曰。此必計會來不可從也。朕嘗謂天下。惟在賞罰。若賞當賢。罰當罪。則人知勸沮。天下無不治。朕每留意民事。如縣令治狀顯著。不特再任。便當

拔擢。方可激勸也。癸酉。以待御史李文會爲中丞。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請刺本軍人以防諸處互

招。仍乞嚴賜約束。丙子。太師左僕射秦檜奏。舊有二法。一招別軍人並依軍法。此太重難行。一立賞許人。告以犯人所請計賊坐罪。將校取旨。此法可行。上曰。善。立法不貴太重。而貴必行。法必行則人莫敢犯矣。

二月庚辰。詔太學養士三百太少。宜更增二百人。秦檜與參知政事万俟卨。一日同奏事。退坐殿廡

中。批旨除某官吏。鈐紙尾進。卨曰。偶不聞聖語。檜怒。於是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皆論高

違詔。除職與郡。而給事中楊愿駁奏。丙午。乃以萬提舉太平觀。己酉。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邵。祠部郎

官王觀國。皆附高以進。亦詔與外任。大方。建德人也。以資政殿學士新知建康府樓船。爲僉書樞密院

事。時左僕射秦檜方專政。而軍監陳康伯於檜府舊。澹然無求。檜雖稱其靖重。然常越次用他人。是月

始遷康伯爲吏部侍郎。蓋欲遣之出疆。康伯。弋陽人也。三月甲午。宰執奏鎮江府御前都統制王勝軍

中減放兵數。上曰：昨嘗指揮諸軍，減放人數，令卽招填，可嚴切行下，招足不然，恐暗損軍額，緩急誤事，宜預備之也。時皇太后修宅，有遷徙居民處，詔臨安守臣張叔獻倍支船擊之費，及對撥官屋，毋令失所。丁卯，宰執奏故將官劉實死事，特給文歷以養其弟通事。上曰：實饒勇忠實，昨任淮西，遇敵力戰有功，朕聞其死，爲之不食者一日。秦檜曰：陛下記功恤孤如此，將士安得不盡死節以圖報乎？己巳，上幸太學，祇謁先聖先師，止輦於大成殿門外，步趨登降，執爵灌獻，注視貌像，翼翼欽慕，復覽太祖真宗徽宗所製贊文，又命有司悉取從祀諸贊，併錄以進，遂升堂，頒手詔，示樂育詳延之意，賜諸生坐，命國子司業高闕講易泰卦，學官內外舍生，推恩有差，復幸養正持志二齋，顧諸生肄業之所，徘徊久之。卽除閣禮部侍郎，言者以爲盛事，請宣付史館，從之。於是上親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闕奏曰：陛下頒示御製宣聖贊文，形容盛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嘗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闕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旣又御製七十二子贊，其序略曰：朕茲幸太學，延見諸生，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閒，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製贊，并刊石置於太學。夏四月己卯，宰執奏太史局製渾儀，乞依舊例差官秦檜曰：在廷之臣，罕能通曉，上曰：此事闕無已，卽宮中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爲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當以爲式，但廣其尺寸爾。檜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聖主有焉，於是命繪提舉修製。辛巳，上謂宰執曰：昨日蘇籀上殿，乞以近世儒臣所著經說纂而成編，以補唐

之正義。其言甚當。若取善者。願諸學官。使學生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者。不至紛紜矣。秦檜因乞禁野史。上曰。此尤爲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堯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爲事由蔡攸吳敏矣。上皇會論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樓炤曰。上皇聖諭。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者。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不敢自立議論。臣嘗委史局官撰神宗史志。有一日而成者。輕率如此。豈可用也。上曰。朕向嘗論范仲修徽宗實錄。惟當記政事之大。可爲法者。其細事自不必書。大抵史官須有經學。乃可用也。北境泗洲移文楊州。約發人數。丁亥。上謂宰執曰。但令楊州回報去。朝廷見依誓書津遣。蓋誓書所載。淮北人遣歸者。取其願也。卿等謂如何。檜曰。如此便成樓炤曰。早來檜所論。仰符聖訓。上曰。人情不相遠。理之所在。自然契合。福建羣盜未滅。而海賊朱明熾甚。是日。詔統制官張守忠往討之。上曰。民愚爲盜不足平。第憂被驅脅者。雖釋其罪。縱之歸業。生理已蕩析矣。時秘書省所校祖宗實錄。猶多舛誤。戊戌。詔令再校。後更有差。卽具名以聞。南蕃來貢。是日。詔廣西經略司依舊例於橫山寨管設遣之。回。五月。辛亥朔。宰執奏諸路已置放生池。上曰。此事固善。但恐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元有處復舊可也。李文會。詹大方。同論資政殿學士詹書樞密院事樓炤。不可以居政塗。甲子。炤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觀。乙丑。以御史中丞李文會爲端明殿學士。詹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先是經筵講畢。上謂禮部侍郎高開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云。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卽



容易知。乃常人言爾。閔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閔曰。陛下答語亦極是。旣而奏檜奏事。上問及九成。檜疑闕薦之。時給事中楊鳳亦在經筵。檜呼鳳詢其事。丙寅。言者論闕。遂罷去。時有宗室子攸獻文欲換文資。上曰。朕固欲宗室嚮學。然文資豈可僥倖。須令後省試策。乃可也。己卯。以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爲御史中丞。右正言何若。請進君子。退小人。丙午。上諭若曰。朕擢卿爲諫官。正要別君子小人。何時無小人。但時察而去之。乃不害治矣。若。江寧人也。是月。大金國主亶生子。詔其境內童行有籍於官者。悉度爲僧。道士亦如之。秋。七月。庚戌朔。新知濠州李觀民上殿。上戒令毋招集流亡。戊午。上復以語宰執。俾申諭之。初。端明殿學士王倫爲大金國所留。居河間府者六年。金欲用之。爲平灤三路轉運使。倫不從。是日被縊而死。未幾其子述使北人訪其骨。得之以歸。其後上嘗語宰執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死節。此爲難也。得骨而歸。是在是冬。上語在十月。先是。諸軍請衣賜。所差使臣多弊。易取良縑。而軍所得皆怯薄者。庚申。始詔戶部委官封記。仍令總領所差官。偕本軍使臣同領。以絕其弊。秘書省舊有提舉官。見麟臺故事。先是。少監游操言。肇建新省。望依故事。壬戌。乃詔以禮部侍郎秦熺兼之。操建陽人也。丙子。上幸秘書省。賜本省詔略曰。仰惟祖宗肇開冊府。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一代致治之原。自此而出。朕一新史館。親御榜題。聿從望幸之誠。以示右文之意。於是本省及實錄院官各進一秩。八月。癸巳。吏部尙書兼侍讀羅汝楫請外。丁酉。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旣而以刑部侍郎周三畏兼權吏部尙書。庚子。殿中侍御史汪勃言。國學初建。衆方拭目以觀。取舍。今突舉場。乞諭諸生。俾皆知正習。

甲辰。上謂宰執曰。勃所論極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抑之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勃。夥縣人也。戶部侍郎晁謙之言。議者謂自古理財之臣。皆無善終。所以近世習而成風。不復以理財爲言。臣以爲不然。聚斂而興利。固非所宜。如經常賦以足國裕民。又安可緩。今日官物多陷失。而州縣漫不加省。宜有以救其弊而革之。至於勸農欲墾無遺利。督撫欲輸無遺期。廣儲蓄之計。以備水旱。遵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凡若此者。宜悉令條上。謙之。任城人也。顯謨閣待制提舉明道宮葛勝仲。自紹興初。築室寶雞之上。奉祠畧任。至是十有四年。辛亥。卒。勝仲。江陰縣人。在宣和間。爲大司成。以文鳴於世。及卒。上悼惜之。其後諡曰文康。庚申。上因與宰執論治道。秦檜曰。數十年來。止是臣下互爭勝負。致治道紛紛。今當平其勝負之端。以復慶歷嘉祐之治。乃國家之福。上曰。正與朕意合。如是則宗社有無窮之慶矣。辛酉。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欲分利州爲兩路。西路以吳玠。東路以楊政。並充安撫使。其金房開達。安撫使郭浩。欲除落經略二字。文成階鳳等州。帶沿邊安撫。亦各除落。從之。上因曰。川陝地遠。爲將尤難。玠統兵有法。肯爲朝廷出力。諸將所不及也。時和議方堅。而玠獨嚴備。日爲敵至之虞。故西路之兵。爲天下最。初。玠與政共佐其兄玠守蜀。同心協力。義均手足。至是分鎮蜀門。政雖貴。亞於玠。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此據玠政傳壬戌。宰執奏大理寺詞訴事。上曰。此皆官吏弛慢所致。可委長吏觀察之。如非其人。卽與沙汰。又獄吏但以諸州吏充。逐時更身。漏泄獄情。非便宜。令吏久於其職。不可替也。先是趙鼎在潮州。有編管人王文獻與鼎相見。歷問行朝事宜。因及禮部侍郎高閑。鼎所厚也。鼎又嘗語守臣龔寬。稱文獻切直。令縱其自

使鼎復以錢米饋之初。閱患近世禮學不明。凶禮尤甚。嘗著厚終禮。鼎因以書寓文獻。遂閱求所作厚終禮。文獻至行朝。閱以罷去。文獻偶坐事。送臨安府鞠之。獄具。文獻與寬皆已行遣。於是中丞詹大方請竄鼎以御魍魎。使天下曉然知其終身不齒。壬申。上謂宰執曰。可遷之遠地。庶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於是移鼎吉陽軍安置。寬建陽人也。時鼎子汾力乞侍行。鼎不使之。以無事而俱死瘴地。手批付之曰。紹聖初。呂微仲丞相謫嶺南。惟一子曰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隨行去。不可卻。既至虔。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死何惜。汝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也。呂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字也。時秦檜用事久。職臺諫者多其耳目。每薦進。必先諭以己意。檜嘗謂祕書郎張闡曰。君久次。欲以臺中相處如何。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先是。席益爲潭師。嘗辟闡置之幕下。而檜初罷相。益蓋有力。故深憾之。至是。殿中侍御史汪勃論闡借助付益。冬十月。戊寅朔。宰執奏其事。有詔罷闡。檜因言近臣學者多說春秋。乃不知孔子作經本意。在尊王而已。蓋盛則周召佐之。衰則桓文扶之。使桓文不僭。與周召何異。上曰。春秋蓋爲諸侯之僭也。學者明其綱領。方達聖經之旨。若茫然無主。徒誦其文。何益哉。宣州守臣秦梓。遣官軍入魔寇巢穴。擒兪一等。殆盡。戊子。詔梓與通判趙公智各遷一秩。壬辰。上謂宰執曰。祖宗實錄。多有不必書者。謂之實錄。蓋紀其實。實可爲後世之法也。以工部尚書莫將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十一月。戊申朔。以御史中丞詹大方爲工部尚書。癸丑。以給事中楊愿爲御史中丞。壬戌。上諭宰執曰。冬至假內。朕欲閱戰士。稍精者優。

賞庶諸軍不至怠惰。秦檜曰：陛下不忘武備如此，將見人百其勇也。先是觀文殿大學士朱勝非自罷相居湖州，嘗就除知本州，既而得提舉洞霄宮，食祠祿八年。寓天聖僧舍，杜門卻掃，留心內典，與世事相忘。乙亥卒。時吏部闕官，王申宰執乞以軍器監趙子厚暨權侍郎。秦檜曰：今日宗室當崇獎之，令聚於朝。上曰：如會中第，不生是非之人。寺監祕書省皆可處之。祖宗不用作宰執，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曰：欲置宗學以教育之，乃令討論舊法。十二月，金國黃龍之北大雪，色如血，赤。至暮方消。

## 中興小紀卷三十二

紹興十五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大慶殿行大朝會之禮初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於階成二州開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石至是剛中言川路軍興以來人戶賦外對糴米惟成都最多臣今欲以營田所積對減三分之一并本司激賞犒錢一百八十萬貫外更減二十萬貫丁卯詔從之上曰累年民力已覺少寬此皆休兵之效也三月宰執奏步軍司乞換手射弓事上曰朕頃在京見內庫弓箭皆太宗眞宗所製經歷百年記識如新蓋其製造之精故也知舉右諫議大夫何若上合格進士林機等已已上御集英殿試所問略曰朕所賴以濟惟眞賢實能而德行或同於鄉原智略或專於謀身從政而苟趣辦摘文而徒華藻平居則肆貪得臨事則蔑首公上謂宰執曰策題蓋欲入仕者知趨向之正秦檜曰士人趨向不正久矣願陛下力變此風上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材皆自仁宗時涵養爲累朝之用以此知人材正須養育成就既遂賜劉章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機候官人章龍遊人也初主司擬章第三及進呈上親擢爲首夏四月彗出東方上諭宰執曰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可圖所以消弭之道秦檜因奏太宗眞宗朝嘗綠彗星疏決獄囚等事上曰可且降詔以四事爲主癸未詔略曰朕征科苛擾獄繫淹延致傷和氣上于垂象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之事務在必行以施實德丁亥大赦天下五月壬戌宰執奏湖北帥司放散迎神百姓事秦檜曰臣觀其意似欲以此邀功希賞上曰古人所以不賞

邊攻蓋有深意也。大理寺丞周彬請復置六部架閣官。是日詔從之。秋七月初皇后嘗臨蘭亭帖。逸在人間。太傅醴泉觀使咸寧郡王韓世忠以錢百萬得之。識者以爲真。修禊所書。世忠表而獻之。上除驗。璽文乃知爲中宮異時臨本。是月以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益刊之於石。時金國境內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稅。八月自南渡以來。六曹長貳廳皆未知壁記。至是戶部侍郎王鐵始攷建炎逮今一十九載。凡任常伯亞旅者三十餘人。列其姓名刊於石。九月戊午。本部郎官邊之白爲作序。略曰。六官之設。凡以爲民。而地官獨稱民部。蓋於民爲最親。故獻其數。則王拜而受。有負版則聖人式之。不已重哉。南昌人知白。吳縣人。是時他部亦未有繼爲之者。自建炎初。省諸路提舉常平官。併其職於提刑司。次年朝議復置。且討論其非。書成未頒。而上南渡。繼而言者謂常平之法不可行。遂寢。中間常平之職。常隸發運司。亦隸經制司。已而復隸提刑司。至是王鐵言。常平之司。錢穀斂散。宜專使領之。乞復置諸路提舉官。已亥。詔以諸路提舉茶鹽官爲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川廣以憲臣兼領。知和州劉將。乞展免夏稅一年。壬戌。上謂宰執曰。言事與行事不同。若此行事。便有實利及民。秦檜曰。儒者所陳王道。不過愛民而已。上曰。然。上御書一德格天之閣。賜太師左僕射秦檜。又以金鍍銀洗鑪唾盂照匣等物賜之。時虔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五黑龍。滿山紅之屬。其徒稍衆。攻劫縣鎮。鄉民多作山峯自保。先是福建帥臣莫將言。漳泉汀劍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緣遊手輩從賊。熟識山路。引其徒直衝縣鎮。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癘。艱於掩捕。乞委四州守臣募強壯遊手。每州一千人爲效用。時統制官張淵措置本

路盜賊。有旨委將同措置。淵請逐州先招五百人。既而將收帥廣東。以知虔州集英殿修撰薛弼爲福建帥。是月。弼入閩境。寇方盛。道上客勸弼改途避之。及逆兵至。弼趣隊伍揚金鼓。分道並進。聲言新帥以虔兵全將至矣。賊無敢近者。十月癸未。以翰林學士承旨秦熿爲知樞密院。熿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而罷。庚辰。以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恩數視執政。主管馬軍司事田晟。乞支軍器。上諭宰執曰。戎器不用則蠹。宜令善護之。又奏鎮江府御前統制王勝秋。教武藝出格人。上曰。自教習以來。軍人之武藝頗精。師固不可不素練也。侍御史汪勃。請置四川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爲名。案此條語有編鑄鑿年要錄作就四川宣撫司錢糧是月是月。領一司專。既而上謂秦檜曰。卿前日所論置四川總領甚當。如此方與諸軍一體。上諭檜在是月是月。以承奉郎劉章爲祕書省正字。章。今春廷試首擢。不待一任回便除館職。蓋用往歲陳誠之例也。十一月戊午。以右諫議大夫何若爲御史中丞。先是。司封郎中李淵言。端拱之初。固嘗親耕帝藉。以先天下。乞講求故事。既而禮官討論。元豐中。度地國南。以合先王之制。而政初新。書品式具載。今可行之。既而宰執奏。將來藉田降詔。上曰。先帝藉田。亦不每歲常講。惟務勸農。祇蓋蒨屋。事畢撤去。庶不至擾。秦檜曰。陛下紹述先朝勸農之意。戒諭如此。憂民深矣。己未。乃詔以來歲之春。親耕藉田。閏月。祕書省請下諸路訪遺書及先賢墨跡。戊寅。上謂宰執曰。所訪圖書。邇來所得甚多。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今欲訪臣寮藏書之家。從本所說。論關借。仍令所在州軍送祕書省鈔畢給還。十二月。太尉醴泉觀使郭仲荀卒於台州。初。建康府御前都統制王德。以清河郡王張俊之姪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願暉。並爲統制官。至是俊

解兵柄已久。德乃背俊。不禮子蓋等。而罷之。俊怒。每訴諸朝。左僕射秦檜亦忌其勇。詔罷德爲浙東總管。以統制官王權代之。時福建羣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貴失利。爲賊生得有統制官張淵。在本路措置盜賊。自爲一所。或語帥臣薛弼。事惡二三。合請以措置所隸帥司。弼不從。曰。惟和則可以濟事。先是舊帥莫將。嘗乞招遊手爲效用。及將移鎮。而轉運司以軍須浩瀚。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鬪。性於公戰。此等遊手。易聚難散。慮賊平之日。官軍旣還。或能作過。亦未爲便。遂下安撫司共議。弼以爲廣東總管韓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素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贛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忠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爲本路將官。敏爲汀漳巡檢。皆從所請。弼又撻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漕司合奏。選一千人。號奇兵。詔可。自此歲費錢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草寇遂平。虎臣開封人。敏石地人也。時監司郡守多獻羨餘以希進。袁州雖小。是年帑廩適充溢。或謂知州事王師心。盡獻諸朝。師心不欲。諸縣民有違租。乃悉爲代輸之。福建措置盜賊張淵。所部統領官邵宏淵。性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恨其嘗對衆相折杖之。百斥入卒伍。宏淵之客蜀士鍾鼎。走行在上。書爲辨曲直。左僕射秦檜怒。始創聽讀之名。羈鼎於福之郡學。鼎禱帥臣薛弼。求依所親於永福縣。弼聽之。鼎復詣闕上書。弼自劾降一秩。

紹興十六年。歲在丙寅。春正月戊寅。上諭宰執曰。將來藉田降詔。須語簡意足。使民曉然知勸農之意。如漢文帝每歲親耕。詔當時民知務農。遂致富庶也。壬辰。上親饗先農。行藉田之禮。三推畢。耕藉使秦檜請以



宋相授有司上不從遂推至九癸巳柏乞付史館從之甲午檜又奏曰陛下耕藉過三推之數少勞聖躬上曰朕本欲終畝以卿屢奏乃止僉書樞密院李若谷奏曰父老觀陛下躬耕極感悅上曰太宗朝每駕出城必宜集父老訪以民間利病況耕藉爲農之勸朕豈憚勞耶丁酉宰執奏除直龍圖閣高世定浙西提刑上因諭曰監司郡守若奉職宜加擢若不恤民奉法郡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彈劾如此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也二月辛亥初史館修日曆凡藩邸舊事與帥府建置本末人無能知者時慶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開封韓公裔悉省憶上送書成論者謂尙多放逸時楊愿爲史官左僕射奏檜請遣愿質之公裔所記皆實檜欲賞公裔檜使來請會有詔除公裔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公裔舍己而自求於上上月言者因論公裔罪謂與愿往來詔罷之初建炎間復置新科明法自紹興十一年禮部始定本科中選人將來廷試賜策次年遂得王子淳一人至是禮部復言崇寧初此科已併進士額今有官人自許試法其新科明法欲罷己已詔從之上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三月庚午朔詔興武學養士其以百人爲額置博士員新除資政殿學士秦梓卒癸酉詔依執政贈典仍令江東漕司爲辦葬事先是茶馬司設買馬兩務一在成都府市於文敘黎珍等州號川馬一在興元府市於西和之巖昌秦階之峽貼峽號秦馬凡馬五十疋爲一綱然涉數千里之遠故多斃於道至是眉州進士侯鳳獻馬綱利害于丑上諭宰執謂其言雖未足取然朕固知其弊未有一處無之每一綱到所損甚多皆緣部綱人作過卿等宜措置革之初詔展皇城及創修外闕臨安府守臣端明殿學士張澄以天府之力與漕臣分繕其半及

親耕藉田。所設靈壇御榻。殿次舍倉廩什器。澄悉先具。至是除澄慶遠軍節度使從官。得旄鉞。本朝絕少中外榮之。自建炎中。湖南。嶺南。楊再興父子占奪民田。且招叛亡。添寨柵。意欲作過。先是。委帥臣劉昉。審度措置。遣屬官諭以逆順禍福之理。許令改過自新。再興即散其徒。且還侵地。誓永不取。犯邊。失業之人。遂獲安處。下本管憲司保明。昉委有前績。夏四月壬寅。上謂宰執曰。嶺南久侵省地。今盡以歸。可見向化。大抵。嶺南人須加存撫。此既不擾。彼亦豈敢爲過。詔除昉直寶文閣。先是。宰執奏。修圓壇。詔付臨安府。上因曰。昨所進禮器。極精緻。制頗近古。三禮圖之謬。誠無足取。癸卯。上又曰。昨降祭服。令禮官考古。以製。庶將來不闕也。知道州李侂言。眞宗御製七條。仁宗慶曆中。常再舉行。乞下諸路。於守令廳。揭示。已酉。詔從之。庚戌。上謂宰執曰。近日全無事。秦檜曰。御前諸處。奏到可見。上曰。前此文字極多。朕有至夜分不寐。頓減如此。豈非和議之效。蓋上聽覽萬幾。夙夜留心如此。禮器局成。鑄鐘。甲寅。上曰。須聲和而應律。乃可用。更令禮官審之。初。再置諸路提舉學事官。通選本路監司之有出身者兼之。至是有獻言者。乞於憲漕二司。事專委其一。下禮部。既國子監。申請專司。轉運司。有出身者兼領。如俱有出身。即從上一員。五月壬申。詔從之。時臨安府北關外。河道壅塞。漕舟往往卸於門外。再搬入倉。極爲費力。而商販亦阻。是日。詔令開治。淮東鹽課增羨。丁未。宰執奏。推賞。上曰。法不足改。只循其常。若改而稍增。次年必虧。大抵民之食鹽。每歲只如此也。戊午。宰執奏。大理寺。臨安府。決獄事。上曰。隆暑之際。恐諸郡未能悉體。朕懷。速繫淹延。可令監司。徧諸所。部決遣。詔禮器局。鑄景鐘。故事。學士撰銘。宰臣書之。己未。上謂秦檜

曰卿一就撰銘以爲萬世不朽之傳於是檜撰銘以進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樂暢天地之化。以和神人。惟茲景鐘。首出衆樂。天子專用諸禮祀。有詔臣檜銘且書。臣竊惟文德武功。猶陰陽之時。而虞舜周文之用心。世莫之識。蓋較勝則績顯。兼懷則度宏。不可使後世無傳也。夫銘。天子令德。臣敢對揚休命。謹拜手稽首而獻銘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內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高世。既而上謂檜曰。卿所進銘。詞翰甚美。檜曰。天子銘德。諸侯記功。臣淺陋。豈能形容盛德。上詔在七月甲午。今詳書之。乙丑。監察御史石埭王鑑。請建高禩祠壇。庶獲聖嗣。詔付禮部。既而本部言。祖宗以來。未嘗親祠高禩。惟兩制攝事。詔用親祠禮。仍改大禮使爲親祠使。初春補就試者五千人。遂分數場。有改名冒試。至於再三。秋七月辛未。中丞何若言。今秋補試人數又多。乞於貢院引試。上曰。士人進取之弊。一至於此。所係甚大。不可不革。今日之所養。則他日之所爲。可見也。八月戊戌朔。司封郎中邊知白。除將作監吏部郎中。初。宣州有晉太守桓彝廟。封忠顯王。其子溫亦封宣威公。至是請加封。於是太常寺丞王濬。主簿陳積中。皆預討論。而中丞何若論奏。擬封不嘗。甲寅。上曰。桓溫逆迹。屢移晉祚。賴大臣扶持。不然。晉不血食久矣。昨推恩顏真卿子孫。今推封溫。事屬相戾。執中與濬。俱令外任。時臨安府河道已濬通。壬戌。詔居民不得填塞舟船。並令船城外。興化進士方子寶。獻所訪遺書。丙寅。上曰。昨較遺書。至今獻者尙少。蓋監司郡守視爲不急。可申殿制。先是以湖南都鈐轄戚方爲步軍司統制。九月己丑。宰執奏方已到供職。上曰。自兵興以來。諸將出入。若身之使臂。無不如意。茲爲可喜也。

初右朝請大夫無錫袁復一為廣南提舉市舶。至是三佛齊國王寓書市舶官言近年商販乳香頗虧直市舶遂以繳進壬辰上謂宰執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招徠遠人於是鑄復一官一等時禮器新成十月戊戌太師左僕射秦檜言制作甚精上曰所用皆是今次大饗太廟一新戊申上曰昨日三衛習射皆精宜加賞以激之秦檜曰今天下無事可見陛下之不忘武備也上又曰祕府求書進者未多宜加賞格以勸來者己酉上曰今天下無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得人則為縣者自不作過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在考察昏謬不任者別與差遣清強有才則宜擢用之知臨安府沈該乞展兩淮起稅之限庚戌上謂宰執曰財賦須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為取不知予之為取非久利也淮南民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也甲寅三省擬右朝奉大夫唐遵除淮南漕原按如下別無事只生事便了秦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又曰若無庸人擾之天下自治案此條繫年要錄作發并秦人擾之上曰淮南今已寧靜只不生事為養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十一月言者乞以科舉餘分人數取經義庚午詔從之甲戌朝獻景靈宮乙亥饗太廟丙子合祀天地於南郊大赦天下初上致齋而雪作及朝獻則杲日麗空至郊夕微陰登壇即霽三台星見時知南外宗正司士源將滿甲寅上諭宰執曰士源可與合得恩數別選人替之宗司得人則宗室皆循理不得人則紀綱廢至於擾州縣宜謹擇之也初明臺宣諭廣東廣洛陽遺民朱致儒召至闕賜進士出身除館職遷吏部郎中至是任浙東提刑而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其流謬辛卯上謂宰執曰爵祿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

至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不容輕授。乃詔罷之。初。選人皆京秩。用舉主五員數中之一。必得轉運副使。或提點刑獄。號爲職司。至是。吏部侍郎林又請待制以官師一路者。其薦牘視此。遂著爲令。故事。告身書吏不過一二人。時大禮後。秦補封贈填委。又請擇善書吏。窮日力繕寫。且識其姓名。以備稽考。又尤溪人與秦檜有舊。引至待從。其才雖未協衆望。然頗勤於所職。選人薦舉應格。未引驗。而舉主有故。或差之一日。則失之終身。又雖休日。亦引於其私第。以此人亦稱之。十二月乙亥。慧見。越七日乃伏。進士章公奎上言。今國家偃兵。而未免預借之稅。望即除之。上曰。此事有否。朕與鄰國通和。正爲百姓。若預借以擾民。失朕本意。乃詔戶部條上。丁巳。上謂宰執曰。諸寮屬令。主帥措畫給錢與之。自蓋不然。恐勞民也。庚申。秦檜奏。職前已見三白。上曰。二麥可望。又曰。上殿官論捕獲私販茶鹽。往往枝蔓。可令有司看詳。恐遺無辜。傷和氣也。時秦檜以爲時已太平。日興彌文。諱言兵事。深忌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初。浚居長沙。蓋屋六十楹。且爲堂。勝曰盡心。蓋以奉其母。而言者論浚卜宅逾侈。至擬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起居舍人吳秉信。以使命至湖南。有所案驗。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以檜意密告之。歸被黜。秉信鄞縣人也。至是。浚因星變言。今日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閒。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能一夕安也。於是中丞何若言。浚包藏禍心。惟冀天下多事。則僥倖再用。乃詔浚落節。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

宮連州居住。按之學尤深於易。自至貶所。精思大旨。述之於編。以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二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爲十。總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於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造化之機。皆在於我。而動靜不違焉。中其全矣。又嘗論剛柔之義。以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動則用柔。接下撫民。莫非柔也。故乾動爲坤。臣道主柔。而動則用剛。犯顏正色。莫非剛也。故坤動爲乾。故觀於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可以類推矣。先是奉使金國者。得自辟十人。以從。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遂爲故事。時禮部侍郎周執羔爲賀大金國生辰使。始拒絕之。集英殿修撰鄭望之上章告老。從之。時望之居上饒。築室名寓居。蓋取晉陶潛寓形宇宙之意。後嘗有詔落職。復召。上語近臣曰。鄭望之不特是君臣。乃是故人。望之時已八十一。不復出矣。

## 中興小紀卷三十三

紹興十七年<sup>歲在丁卯</sup>春正月。戶部侍郎李椿年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戶結申。慮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依舊畫圖造簿。本所差官覈實。若先了而民無爭訟之煩。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奏劾取旨。丁卯。詔從之。詔令後孟夔詣景靈宮。及皇太后皇后。或時出入。自支錢米。不須臨安應辦。恐擾及市民。癸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熿。加大學士。二月。乙未朔。以右諫議大夫汪勃爲御史中丞。臨安府奏減定房錢。辛丑。上諭宰執曰。官私須合均一。秦楫曰。臣有以知陛下無心應物而施政平也。丁未。上親祠高禩。少保殿帥楊存中奏。諸軍營昨用草蓋。歲深已壞。乞造瓦屋。辛亥。上曰。草屋經夏尤難處。第令改造。雖未卽成。可旋爲之。壬子。詔陣亡恩澤。自今不須裁定。可依祖宗法。言者論參知政事李若谷。辛酉。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再論遂奪職。令江西居住。二月。丁卯。以給事中段拂爲翰林學士。拂。江寧人也。己卯。宰執奏國信所乞裁減。接待北使官屬事。上因諭曰。奏使邊知白渡淮數日而尙未至。恐滯於中路。則從人不能無擾。可降指揮。今後計程赴行在。夏四月。辛亥。上謂秦楫曰。近來任滿轉官。減半添給。陳乞攀援者多。可禁止之。悉遵舊法。犯者論以違制。戊午。宰執奏殿前司申訓練官董彥起復事。上曰。須見在中軍。不免從權。若旋行竄名。規免執喪。有害風教。可禁止之。先是徽宗忌辰。皇太后親詣景靈宮。少師昭慶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樂郡王章淵。因

赴起居。安出辨語。詆毀太后。既而命殿中侍御史上饒。余堯弼就其家鞠治具伏。庚申。責散官袁州安置。六月。癸巳朔。上諭宰執曰。臨安居民。皆汲西湖。近來爲人撲買作田。種菱藕之類。沃以糞穢。豈得爲便。況諸庫引而造酒。用於祭祀。尤非所宜。可禁止之。又曰。沿江石岸。宜令速修。遲則衝損害民。費工必倍。乙未。宰執奏放臨安府房錢事。上曰。雨澤稍頻。細民不易。秦檜曰。昨蒙宣問常潤及江東闕雨。臣弟赴宣州新任。近報雨已霑足。上曰。秋成有望可喜也。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知上饒縣韓暉。非理貪求。上諭宰執曰。縣令非人。民受其弊。若銓擇則員多有所不暇。第責之監司。去其貪暴昏謬。庶幾百姓均被實惠。堯弼。上饒人也。秋七月初。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卽利州置監鑄小鐵錢。欲以救川引之敝。遂就除資政殿學士。剛中在蜀六年。秦檜忌之。而剛中服用亦或踰制。四川總管趙不棄。欲盡取剛中所儲。剛中不與。至是不棄自四川回。己巳。上曰。不棄深知四川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所賦並可蠲罷。朕所以休兵講好。蓋爲蘇民力爾。如其不然。殊失本意。時不棄頗文致。剛中事。尋以不棄爲工部侍郎。甲申。提舉太平觀張擴。投閑五載。居於德興之先廬。日從賓客。以觴詠自娛。至是疾革。請老。丙戌。上謂宰執曰。此吾中興辭命之臣。詔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八月。乙未。宰執奏除臨安府帥臣。上因諭曰。朝廷於臨安。不免時有所需。如御膳米。初日供。今則月一取之。庶幾不敢緣此擾民也。九月。乙丑。宰執奏殿前招到海賊。分隸諸軍事。上曰。海賊若竄。須立賞捕之。仍常加恤。毋使去爲民患。知大宗正主管濮洞士。奏赴行在供職。乞奏事。乙亥。上謂宰執曰。南班有分處紹興府者。比之行在。日奉朝謁。勞佚不均。祖宗待遇優恤。



間有朕湯藥假原按此句疑有脫誤除念宗子貧者乘時有以助其費秦檜曰嚮日郊賜加厚足見聖慈惇敘之意是月戶部具到諸路月椿錢以緡計者江東信州五萬四千徽州五萬八千宣州四萬九千江西吉州六千七百撫州二萬五千江州一萬一千筠州六千九百建昌軍二千三百臨江軍四千六百南安軍六千六百上曰科斂之煩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椿錢誠寬民力秦檜曰指揮之下百姓想皆歡欣鼓舞上曰朕備嘗艱難知細民闕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尋常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卽命椿留以待緩急庶幾臨時不至失措言者論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奢侈妄作丙子詔罷剛中仍於鄂渚候旨既而落職責桂陽軍居住其後又以在蜀日有盜過界偷馬詔剛中捕捉而奉行不均又擅自鬻度僧牒及興監鑄以所收到直便支費且欲併都轉運司入宣撫司又不喜朝廷置四川總領官卻說諭統兵官云今爲總領交出錢物無可送遣再爲言者所論制勸獄成剛中巽貶封川其子書寫機宜良嗣并官屬張漢之皆除名編管己卯宰執奏脩太醫局事上曰醫官如王繼先輩恐難有繼者宜立法試選醫生然須有自得處徒誦方書不能意解豈足爲良醫也入命所繫誠不可忽是月金國主亶出獵至陰山之北打圍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十一月辛酉朔日當蝕陰雲不見初命刑部尚書周三畏等詳定重脩常平免役赦令格式至是書成丙寅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十二月辛卯朔上謂宰執曰昨日閱試殿前馬步諸軍武藝皆精秦檜曰陛下以賞激之上曰引硬射新舊以二百人爲率自後當增至三百人庶使遞相教習緩急可用癸巳宰執擬差左奉議郎吳質知容

州。上曰：廣東西關官自來多是權攝，如海外州軍監司巡歷不到，朕每以爲慮。有愿就者，宜早與差遣。

自駐蹕以來，歲祀天神太一於惠昭僧刹，言者以爲未稱欽崇之意。癸卯，詔兩浙轉運司營太一宮。甲

辰，右正言巫伋請以前後詔書編次成冊，付州縣遵行。上曰：朕屢降寬恤指揮，如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

及百姓？當使監司按劾，以警慢吏。壬子，宰執奏四川命官因罪停降，遇恩該敘復者，元係宣撫司行令

與還之省部。上曰：四川人多，只官川中，今可量與注擬東南。庶使遠近人情無彼此之間。初，宣撫司得便

宜補官，皆豫給敕牒，至是會萃，令吏部換給。秦檜疑其未實，多格不行。吏部侍郎周執羔言於檜，以謂朝

廷本許以一切，不宜失信，乃從之。此據執羔行述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浙東提刑林師說敢爲異議，

甲寅，詔罷之。上曰：人心不同，豈能盡知，但當試用。若肯協濟國事，自須進擢。如意懷二三狙詐謀身者，不

免斥去，以示之好惡。庶革士風之儉薄也。建劍汀邵在閩中，號上四郡，每歲上供諸費，皆仰鹽以辦。時

建之鹽綱不集，且官鹽莫之售，私鹽莫之禁，故公家之用匱。守臣敷文閣待制林又熟其弊，蓋鹽綱非請

託不行，或綱未入手而本錢爲之一空，坐是放得而不行，行而不至，公私俱困。又乃選使臣皂隸之廉幹

者十餘人，以授之，且犒勞良厚，戒之毋藉鉢兩。至是損其直鬻之故，鹽貨流行，郡以不乏。是歲，金國主

賁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凡得四千餘人，皆令人宮。

紹興十八年戊辰在春正月，庚申朔，宰執奏淮南轉運副使錢端禮乞將本路應副國信使宿舍處併作一

十二頓。上曰：此亦免官吏乘時擾民，詔從之。甲子，言者謂先朝春秋二仲以太常少卿薦獻諸陵，季秋

則御史按視。今永祜陵在會稽。一水之隔。望舉行舊制。從之。戊子。上與宰執語及人材。因謂秦檜曰。士專謀身。國家何賴。厲世磨鈍。惟其進賢退不肖。檜曰。此乃致治之要。上曰。不須與較。但審其賢否而進退。則人自勸沮矣。二月。癸巳。上諭宰執曰。兩浙漕司舉人。聞有勢力之家。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喧士論。今鎮院在近。可令禮部立賞。許人告捕。甲子。詔假手者許就試。舉人告獲。取旨補官。仍賜出身。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右正言巫伋。論參知政事段拂。天資陰邪。不識廉恥。建炎間。金陵倖楊邦義。仗節以死。而拂遂攝倖。恬不知恥。何以躡居政府。乙未。詔除資政殿學士。與宮祠。再論。遂落職。壬申。監登聞鼓院徐璉言。自昔帝王。必有佐命之臣。功銘鼎彝。侑食清廟。以勸萬世國家。遠稽三代。肇建原廟。凡在佐命輔弼。皆繪像廟廷。以示報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興原廟。如祖宗之制。而累朝配饗輔弼。不過十餘人。今其家之子孫。必有繪像在焉。望詔有司訪求。摹於景靈宮庭之兩壁。壬申。詔禮部措置申省。三月。禮部侍郎沈該。奉使金國賀正回。詔該兼直學士院。該歸安人也。壬申。名行宮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時殿前司招軍。多誘致鄉民及負販者。上慮其失業。丁丑。乃諭宰執。可令川中二大將吳玠。楊政。招流民之失所者。發來填額。初。建太一宮。期以半年。至是告成。辛巳。詔許士民燒香三日。既而上謂宰執曰。太一宮亦不華靡。朕自謁款後。有一食牛肉人至宮。妄有毀謗。抵暮遽卒。自此鄙人莫不信向也。上懸在五月辛酉今聯畫壬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高壽觀兼侍讀。秦熈再除知樞密院事。一日。左僕射檜以問祠部郎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爲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於是檜怒。寧。崇安人。安國子也。夏。四

月。戊子朔。太陽當蝕。陰雲不見。貢院考到博學宏辭科合格選人周麟之、李南壽、並與堂除。麟之、海陵人。南壽、龍泉人也。知貢舉吏部侍郎邊知白、上合格進士徐履等。庚寅。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履、永嘉人。佐、山陰人也。知樞密院事秦熈。自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庚子。以熈爲觀文殿學士。提舉祕書省。立班左右僕射之次。殿帥楊存中乞於平江府添蓋牧馬屋。壬寅。詔所費並令官給見緡。不得科民。癸丑。辛執奏除監司。上因諭曰。時暑。旅中人不。易。凡到闕人。早與差遣令去。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晁詠之。輒與趙鼎通書。又嘗與王庶辟客。詔罷之。時京西謀帥。以慶遠軍節度使張澄爲之。是月。澄至襄陽府。襄陽地平。當江漢之衝。環以大隄。歲久爲水所圯。澄始相葺之。度民不可勞。而江夏諸將私田占籍境內者。倍於編戶。澄乃諭使出力脩隄。皆欣然聽命。既成。比舊增高週迴數十里。民蒙其利。禮部下諸路轉運司。於祖宗配饗功臣之家。訪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會。呂夷簡。曹寶臣。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凡一十六人。繪像。五月乙丑。詔並畫于景靈宮廷之壁。初。兩浙漕司運米所差使臣押綱。例皆參部有礙。志在盜糶官物。雖賞罰不能爲之勸沮。歲久欠多有至數千石者。至是。言者請付銓曹。選有心力使臣。無欠而願併押者。聽則官物不失。亦救弊之一端也。詔送吏戶部。其後逐部欲依所請。從之。甲戌。太常寺主簿林大鼎。莆田人。初爲舉子。答策言。今左僕射秦檜。靖康忠義之節。檜時間居永嘉。見其文。默識之。至是稍獲薦用。先是鄭剛中罷。利西路帥吳玠。利東路帥楊政等。元帶四川宣撫司都統制。並已改爲御前

諸軍都統制甲申。又詔罷四川宣撫司。就除知成都府徽猷閣直學士關封李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先是諸路每歲決獄。專委憲司。而但遣屬官代行。徒爲文具。六月癸巳。乃詔提刑須親到所部決獄。仍具申省。甲午。上諭宰執曰。郡守條上民事。可委官詳之。有可採者。卽行。庶不爲虛文也。時有布衣上書言縣令非理擾民。己亥。上謂宰執曰。朝廷自和議以來。未嘗有取於民。可令監司郡守察之。庚子。乃檢前後約束行下。上又曰。自今有作事或過及老而昏謬者。並與祠祿。庶不爲民害也。丁未。上諭宰執曰。近者有布衣上書。乞行三舍法。恐未暇及此。內有言民事宜送戶部可行者。卽行之。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餘人進表。乞上尊號。戊申。上謙抑不受。令有司毋得復收。乙卯。上諭宰執曰。祕府見求遺書古跡。四川不經兵亂。可委諸司尋訪。仍令提舉官每月趣之。兩浙漕司奏劾秀州添倅向子昌。不法事。秋。七月。辛酉。詔本司取勘具奏。上因諭宰執曰。親民之官。莫如縣令。縣令至衆。不能皆賢。但得監司郡守。縱有不法。亦自知畏。更須留意擇人。乙丑。宰執奏江西漕臣賈直。請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者。兼縣學教諭事。上曰。令禮部檢舊法申省。言者乞令諸州建關以蔽宸翰。上以勞民不許。戊寅。諭宰執曰。治道貴清淨。治民惟在於不擾。知臨安府湯鵬舉言。偃兵以來。皇華交贊。結轍於道。而淮浙沿流館無慮二十所。尙或未就。望案此下據繁年要錄密。令賓至如歸。詔從之。時久旱。庚辰。上曰。前此朕甚憂之。近來密足。秋成有望。殊爲可喜。八月。丙戌朔。上謂宰執曰。知揚州向子固。已下憂去。盱眙軍畢良史。又易守他郡。今采得人。頗以爲慮。於是就除淮南漕臣榮巖知揚州。而良史復還舊任。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汪

勃以親老乞歸養丙申詔仍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丁酉以工部尚書詹大方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尋權參知政事前知鄆州趙叔濟言陛下卽位以來用人多矣而競持異議故投觀弭亂略無寧歲自專任一相坐致太平望以今日得人之效宣付史館癸卯上可其奏因顧左僕射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敵中歸嘗對朕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和議朕心固已判然而梗於衆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曰和議之謀斷自宸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待御史余堯弼言刑部尚書周三畏由法吏以陞八座縉紳所鄙乃詔與外祠初左太中大夫范同以前執政太平州秩滿詔令再任而同治郡無政聲通判陳良弼貪汙恣橫同不能制是月同卒始復資政殿學士崇慶軍節度使葉夢得卒於湖州自紹興改元以後每歲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以助軍儲至是以兩國通和戶部財賦自足閏八月庚申宰執奏乞與蠲免上喜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爲苦朝廷所降本錢往往州縣移用不卽時給縱有給處又爲吏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時和歲豐軍儲粗足朕豈得而不已也甲子戶部言今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收糴軍儲省般運之費民無科派之患實爲久利浙西產米浩瀚欲令轉運司於臨安平江府處蓋倉以行在省倉場爲名歲各糴二十萬石又行在省倉三界亦立定歲額上界六萬石中界五萬石下界二十五萬石三總領所各糴十五萬石淮西加一萬五千石從之時江浙士人補中太學雖告假限而皆不除籍以此補試不行禮部侍郎陳誠之請入學五年不豫薦及公試不入等者來歲終檢校而除其籍戊辰詔從之甲申宰執

奏奉使大國禮物。上曰：朕觀金國和意甚堅，自講好以來，於今七年，禮物之外，未嘗他有一毫邀求。朕每遇遣使，必再三戒勸，毋得生事。蓋所以固兩國之歡，期於與民休息而已。御史臺主簿陳夔言：常平著令，歲給窮民，起十月止三月，送來所給之米，或移他用。請令監司察之。癸未，上謂宰執曰：義倉所以備水旱而救民之艱食，比年州縣奉法不虔，窮民不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恤之意。令戶部行下，變永嘉人也。初，福建自創奇兵，而虔梅草寇，不復敢入境。至是，悉平。帥司散遣將官周虎臣下衆兵，只留巡檢陳敏所部四百人，歲猶費錢一萬四千緡，米三千六百石。至是有旨，敏下奇兵及漳州駐劄周浩、盧真、汀州駐劄翟皋、溫立，下官兵，並改充殿前司左翼軍。就擢敏爲統制官，專令彈壓。先嘗遣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劉寶在本路，遂詔寶回司。詔寶回司在明年今聯詳之新知湖州趙汝潛言：守令皆帶勸農，而漫不加省。望詔有司考其戶口增耗，以陞黜之。九月己丑，上謂宰執曰：淮南流民未盡復業，建隆初，以戶口增耗爲守令歲課之法，所以明示勸戒。令吏部行下。甲辰，以侍御史余堯弼爲中丞。丙午，僉書樞密院事詹大方卒。是月，金國主亶遣廉訪使蕭裕，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官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時國嗣未立，亶以故宋王宗幹之子岐王亮爲左丞相。亮有包藏窺伺之意，祚王元者，乃故主太祖旻之孫，地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爲己計。因河南叛兵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欲結連，乃譖於亶。亶之重法，國人皆謂亶淫於用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其宗黨如此。此金國變亮冬十月丙辰，以御史中丞余堯弼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乙丑，上曰：前日內教武

藝極精。挽強中的者比去歲多百人。更一二年愈精。則中者益多。上又曰。招箭班始於何時。似亦無用。若箭發誤中。必致殞命。以朕所見。此宜罷卻。以一般班分處之。丁卯。詔紹興府守臣林待聘。誕謾宜亟罷去。其財賦令戶部經理。辛未。宰執奏知婺州錢端禮。劾知義烏縣徐時敏不法事。上曰。知縣乃銓注員。多難辨真否。但治行者優擢。罪惡者重責。則咸知勸懲。因此可以得人材矣。壬申。上謂宰執曰。諸州月椿錢。昨已例減。當盡罷。秦檜即諭戶部侍郎李椿年。宋說以經制錢贍軍。先是荆南府闕帥。宰執依旨具上諸路副總管姓名。秦檜曰。其地非輕。恐更有可選之人。上曰。徧詢三衛主帥。庶得其人也。此事在十月癸未。是月。以戶部侍郎宋說兼權吏部尙書。十一月。壬辰。上諭宰執曰。荆南重地。中興以來。多差武帥。今疆場安靜。宜依舊選文臣。庶能舉職。於是以祕閣脩撰知慶州曾慥移知荆南。初。已詔米免稅。州縣不得收力勝錢。至是猶未能盡禁。戶部再請乞許人越訴。監官黜。丁酉。詔從之。皇太后明年七十。戊戌。上諭宰執。令禮臣檢會國朝慶典。以正且行之。先是紹興府旱傷。詔本府依實檢放民稅。仍發義倉米賑之。他郡有被災處。亦令戶部多方措置。此事在十一月丁未。十二月。乙卯朔。上復諭宰執曰。紹興流民有過江者。命臨安府給費遣還。并令紹興依已得旨賑濟。無致失所。乙丑。又詔。昨命提舉常平官。躬詣旱傷賑濟。上慮閭遠稽遲。許委屬官分行。將來春耕。當借之種糧。俾得及時。則公私兩濟。



## 中興小紀卷三十四

紹興十九年歲在己巳春正月時春教使臣踏射克敵弓己酉宰執奏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敵弓最爲彊勁雖彼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二月丁巳上謂宰執曰春雨利農農務種糧爲急已詔被傷處令常平司給借更丁寧戶部應副上以王雲奉使忠義而死於絕塞甲子詔錄其子奉議郎柎爲六院官仍賜銀絹各五百乙丑上謂宰執曰昨令開河因以濟饑民朝廷所給錢米慮公吏邀沮減尅或於諸縣調夫反有擾擾可諭湯鵬舉曹泳令體此意躬身察之毋致或戾時鵬舉爲臨安守泳兩浙漕臣也未幾濬河工畢丁卯上謂宰執曰近有監司郡守上殿所奏第應文書自合並奏民事庚辰布衣劉勉之者建陽人少得易象之學於涪陵譙定又嘗游南京故諫議大夫劉安世一見器重悉告以平日所得之要及出處大致遂歸隱故山先是呂本中爲中書舍人率從臣張致遠等五人合薦之召赴行在旣至而本中等已去有司但令於後省試策勉之乃引疾而歸十餘年益昌所學是月卒勉之通經術職治體非拘儒曲士索隱之流也三月己酉宰執因奏四川州縣奉行經界賞罰上曰奉行如法其恩不限員數庶使人人知勸經界均稅極爲便民初行時有肆異譏沮壞者暨平江均稅畢紛紛之議始息秦檜曰當時獻議欲逐戶自陳若使自陳豈無失實上曰李椿年通曉次第中間憂去領以別官便有失處時四川措置經界官鄭克頤峻貴州縣通判漢嘉楊承曰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擾

民則仁政得矣。乃隨事區處。召諸縣令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吾儕其謹行之。皆曰。如奉使之檄。何承曰。忽上令而畏使。檄此非諸君之罪。風俗之罪也。但行其無愧於心者。雖罪何畏焉。遂成。獨漢嘉爲列郡最克。開封人承。臨邛人也。五月壬午朔。上謂宰執曰。諸州禁軍闕額。可令招填。卿等切宜留意。癸未。遂奏立招軍賞罰格。元法止及都監。至是守臣賞罰。欲與一體。詔從之。仍令月申樞密院。上又曰。頃者程師回捕虔賊。皆用本處兵。若招足而習武藝。緩急可用也。戶部郎中周莊仲言。今禮文舉。宜因臘之日。併行蜡祭。乙酉。詔從之。莊仲。浦城人。武仲弟也。六月辛亥朔。宰執奏前知南雄州朱同。乞以千金等方治瘴氣者。集爲一書。頌之。廣南。詔從之。新脩吏部續降七司通用法成書。戊午。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己未。詔賂曰。朕累下詔寬恤。而勞來安集之政。不聞於郡縣。是吏奉吾詔不虔也。比又詔監司守臣。奏對非民事勿陳。慮至意不同。俾吾赤子不被其澤。是用咨爾在位。各揚乃職。使主德宣而民罔不獲。則予汝嘉。其或誕謾不恭。亦不汝赦。賞信罰必欽哉。殿中侍御史曹筠言。溧陽知縣馮德。長洲知縣尹機。不法事。癸酉。上諭宰執。二人罪頗大。俟案重加責之。上因曰。知縣能否。朝廷亦難徧察。須責之監司守察之。如治狀可嘉。卽與轉官再任。或陞擢之。庶可勸也。筠。當塗人也。丙子。上謂宰執曰。福建盜已除。惟海道間有作過。只緣巡尉非人。可令帥司察其不可倚杖者罷之。前知舒州楊惇。乞脩水利。詔戶部脩治。秋七月甲申。詔時當大暑。趣令諸路提刑詣所部決獄。辛卯。鎮江府募借民苗米。爲右諫議大夫巫伋所論。癸卯。詔守臣曾惇罷之。初。廣東羣盜尙多。詔統兵官韓京。戍循梅以彈壓之。久而未代。秦檜意其難

制令新廣帥薛弼圖京。是月弼至南雄州。京來謁弼。卽席諭京巧罷。遣人送之出嶺。亟命別將馳入戍所。統其軍。初言者謂祖宗以來。定公私賊三等之罪。以糾天下之吏。原其意未嘗不在於保民。嚮緣州縣官。率多不虔。而民被其害。於是又立民事一罪。在公私賊三等之外。然有公罪雖輕。而麗民事則遂爲終身之累。甚於私罪之極重者。是以疑似之際。吏肆其姦。得以舞文而出入之。不可不察。望敕有司更加詳議。庶協於中。事下敕令所。旣而本所奏謂民事被罪。謂擅行科率。及應因害民之事。以被罪者。則不注知通及縣令差遣。緣民事被罪。難與犯公罪者同。欲乞依見條。八月辛亥。從之。華亭縣鹽戶訴請鹽本錢。戊辰。上曰。鹽戶宜恤。不則逃去。其害非細。乃詔戶部措置。先是景靈宮配饗功臣繪像。祖宗朝皆有副本。在天章閣及祕閣。兵亂不存。甲戌。詔各具副本。藏之二閣。九月。大理寺丞郭唐卿奏。本寺取會未圓情節。往往不以時報。庚子。上謂宰相曰。緣道遠故緩。乃詔申舊法令。今後速報。時劉章以廷魁任館職。左僕射秦檜意其不附己。而祠部郎官胡寧。乃故相趙鼎之客。是月言者謂鼎寓居衢州。章爲衢人。故與寧交通。俱罷之。冬十月己酉。幸執奏太常寺。申將來郊祀。躬謝禮畢。合詣太一宮行燒香之禮。上曰。此祖宗故事可行也。十一月庚寅。朝獻景靈宮。己亥。言者謂淮南湖北寧靖。民稍復業。而曠土尙多。惟縣令親民。此未有賞格。可以勸之。乃下戶部。遂併立守令懇田增減賞罰之格。初。詔於臨安府西溪蓋馬軍寨屋。令戶部侍郎宋觀親往觀之。無得侵民田。至是未畢。十二月壬子。上曰。天氣寒凜。可趣令畢工。庶免軍人暴露。著作佐郎林機言。邪謀害正。僞說汨真。乃古今之通患。然著迹於昭昭者。易以見。而匿

形於冥冥者難以察。陛下道德言行無愧於古之哲王。臣備員史館。豫聞記注。得以特書。屢書垂示無窮。然訪聞有異意之人。匿於近地。作爲私史。集其邪謀僞說。臣若不言。則異日害正汨真之患。臣實任其咎。望密加搜索。嚴爲禁絕。庶幾信史書而後世不爲售私者所誣。甲寅。上謂宰執曰。此事不應爲。乃詔許人告。令州縣覈察。及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己未。宰執奏瑞雪應時。詔給諸軍雪寒錢。金國主竄立十五年矣。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入寢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置罪殺之。詰旦未知所立。宗族大臣中惟左丞相岐王亮相知書。遂共立亮。大赦境內。除常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秩。放民租稅一年。降慶爲東昏侯。以謂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亮既立。改元天德。時四川部所招扈衛人到闕。己巳。宰執奏給賞賜。上曰。發來已滿千人。可令制置司今後歲招三百。庶幾不至闕人。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卒於明州。初。朝廷委廣西帥臣卽橫山寨市馬於羅殿自祀。原按宋史外國傳作羅箇納。大理諸蠻歲損金一百兩。銀五萬兩。錦二百匹。絁四千匹。及於廉州石康倉。撥鹽二百萬斤。皆資博馬之直。歲額市一千五百匹。五尺爲最高。價銀一百兩。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一兩。四尺二寸。二十六兩。以是爲差。良馬三十匹爲一綱。常馬五十四匹爲一綱。遣使臣部選至行在。建康。鎮江。太平州。五處。不頗踰於道。則有賞。先是石康之鹽。分令欽橫賓貴尋藤梧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州山倉。然諸州科民則苦富戶差吏則雜私販。往往陷沒留滯。是月。帥臣陳璘始令官支腳錢。選委使臣給以續食。若般及一十萬斤。卽與押良馬一綱至行在。此據陳璘家頁。馬須知僧入。左僕射秦檜與故給事中胡安國及其子徽猷

關直學士寅皆厚善。寅是年省其所生母於建州。復還湖南。檜以白金助其行。寅書謝之。略曰：願公脩政用賢。勿替初志。尊內擻外。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己。始大怒之。時禮部侍郎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懷亦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識和。遂爲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九成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以決。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

紹興二十年。庚午春正月丁亥。左僕射秦檜趣朝。忽有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者。挾刀於道。遮檜肩輿。欲害之。傷大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衆奪其刀。遂擒送大理寺獄。具全招爲所給。微而累衆不能活。每歲牧馬及招軍。勞而有費。以此怨忿。意欲用兵。遂潛攜刀伺檜出。乞用兵。因而鼓衆作過。若不從則害檜。壬辰。詔磔全於市。初言者論前參知政事李光。在貶所嘗撰私史。其子右丞務郎孟堅。居紹興府同郡人陸升之。傳聞所記皆非事實。詔兩浙漕臣曹泳。差官究治。申省取旨。至是送大理寺勘實。孟堅招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訕謗。丙午。上謂宰執曰：光初用時。以和議爲是。朕意其氣直。甚喜之。及得執政。遂以爲非。朕面質其反覆。固知光小人。平生蹤跡。於此掃地矣。於是貶光昌化軍。孟堅緝管峽州。而龍圖閣學士程瑀。寶文閣學士張燾。徽猷閣待制潘良貴。新福建參議官賀允中。新福建機宜吳元美。並貶秩有差。徽猷閣直學士胡寅落職。皆緣與光通書之故。元美。侯官人也。光等之貶在三二月壬子。戶部言。經界

所已結絕。其未行處。委漕司及守臣依平江行之。本所管幹官四員。與諸路覆實官並罷。從之。未幾。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遂從其請。今聞寢失本意。可逐路委監司一員。詳其便民者行之。其反爲民害。則日下改正。詔在三月二十一日。今聯書之。前廣西提刑路彬奏。靜江府昭州折帛錢。昨因張浚領督府。每正增及兩倍。因詔戶部裁損。戊午。上謂宰執曰。昨令監司郡守任滿。以民事奏。彬乞免所增折帛錢。可除職。以示勸。以彬爲直祕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初。奉使湯鵬舉。往賀大金生辰。時朝廷未知前主亶已被殺。至是。鵬舉奏。見彼國接待使言。新主亮登位。見報諸國。乃下有司排辦准備。旣而有司奏。每年大金賀正。且人使到關。朝見日。依五禮新儀。設黃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將來大金人使到日。亦乞依新儀。設黃麾角仗。壬戌。詔從之。三月庚辰。大金國遣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學士翟永固來報登位。貢金注碗二。綾羅三百。良馬六。初。金國故主亶之被殺也。今主亮身豫其謀。至是。亮得位。而大事已定。凡當時與之同謀者。亮皆加以殺君之罪。曹王宗敏。乃故主太祖旻之子。屬最爲尊。亮忌其名重。首加戮之。又納其妻於宮中。梁王宗弼。開國有勳。惟一子曰韓王亨。亦以無罪見害。是月。亮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廷闕失。與軍民利害。如若可採。自應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夏。四月。癸酉。新知廬州吳遠。請置力田之科。募民就淮甸耕。賞以官資四千。補進武校尉。三千補進義副尉。下至七百。亦補副尉。作力田出身。在武舉之上。得應轉運司舉。從之。遠。崇安人也。五月丁丑。宰執奏。前知臨江軍彭合。乞蠲清江縣加耗米。詔從之。上曰。合。昨任縣官。嘗有監司列薦。今可與監司。初。起居舍人兼

玉牒所檢討官王曠等言。見脩今上皇帝玉牒。先脩到今上聖德。乞以中興聖統爲名。至是書成。己丑。奉安於天禧殿內。聖祖天尊大帝之西。先期陰雨連夕。是日。雲霞絢綵。杲日麗天。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燿。乞宣付史館。從之。侍御史曹錫論前知太平州徐渥。專利自恣。壬辰。詔今後不得與渥親民。其治郡有聲者優擢之。祕書少監湯思退等言。有旨以師臣秦檜忠義大節。付在史館。止有今來事迹及張郡所奉之書。餘則闕。望詔令檜錄奏宣付。庶得廣記。甲辰。上謂檜曰。思退乞將卿靖康事記爲別錄。以示天下。後世可依其奏。檜謙退久之。上曰。不然。後代無以知卿忠義。命書樞密院。巫伋曰。檜之大節。天下共知。要當令屢書不一。庶使後世恣賊悚懼。上然之。六月丁未。是夏故相趙鼎之子汾。奉鼎之喪。歸葬於衢州常山縣。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葬。意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而達汾與故侍讀范冲之子仲彪。拘於兵官之所。蒙之母訴於朝。左僕射秦檜咎傑已甚。詔移蒙之爲婺州蘭溪縣尉。下其事於浙東安撫司。未幾遂息。時士氣猶未泯。所喧問鼎議論時事。固非一家。而集英殿脩撰魏玘與鼎尤厚。是日非蒙之期。根株牽連。當起大獄。蒙之初被委。荷避免。固足取名。然慮更委小人。則禍徧及善類。故詭承而潛泄之。忤傑弗顧鼎之家。賴以舒禍。蒙之雖微官。而仁智勇皆可尚也。時傑有館客魏拔之。見傑爲此。亦慨然以書譙之。長揖而去。蒙之崇安人。拔之建陽人也。秋七月。端明殿學士何若卒。先是措置

諸路遞角所屬官王彥融乞逐路提舉馬遞鋪官令轉運司長官兼領事下兵部本部言若委之漕臣之長則樁辦鋪兵衣糧爲便八月庚戌詔從之資政殿學士韓肖胄嘗帥浙東旣奉祀則家於越與弟直秘閣胄肖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肖胄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原按此下文疑有脫誤頗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而肖胄薦士亦不以爲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九月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責居連州張浚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其國必問浚今安在是月浚移永州浚舊居永人情相樂聞其歸喜相與出迎見浚所養勝前皆賀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客刪定官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矣疇曰今日擔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朱勝非尙存鼎曰伯紀一鰥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浚果爲檜所忌屏居湖外之久如鼎言也建國甌寧縣有洞曰回源其地與建陽接壤乃建炎初劇寇范汝爲竊發之地民性悍而習爲暴小遇饑饉卽羣起剽掠去歲因旱兜民杜八子乘時嘯聚首破建陽逐官吏殺居民是夏張大一李大二復於洞中作過本路帥臣仍率官軍蕩定進士魏揆之謂民之易動蓋緣艱食乃請於提舉常平官袁復一得米一千六百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於邑之長灘鋪自後再歲散斂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而草寇遂熄人謂揆之所請乃社倉遺意使諸鄉各是倉儲粟則緩急可恃蓋本朝自景祐中王琪引隋唐故事謂



復置義倉而石介著書亦謂隋唐義倉最便若每村立一倉委有年德者主之遇饑饉量口而給則民不乏矣後以議者多同異而止熙寧初齊唐同三州守臣王廣淵趙尙寬高賦皆乞置義倉乃詔三州講求且圖經久之法而陳留知縣蘇洵亦言臣領畿邑請爲天下倡戶五等自二石至十斗出粟有差每社有倉各置守者耆爲戍納官爲籍記歲凶則出以賑民歲之久則又爲立法使新陳相登卽詔行之既而上與王安石論其法安石曰人有餘粟藏之於家何所害而固欲使之戍官非良法也安石意在青苗不主是法故一言而罷元豐初復詔行義倉府界提點蔡承禧言二石而成一斗所取至輕然臣所領二十二邑其九已行幾萬石矣乞併行之乃令畿邑皆立倉而將作監主簿王右文言畿邑已試不擾請行於諸路遂詔京東西如畿縣法仍聽就縣倉輸自是義米入縣倉元祐末御史黃慶基言比歲旱潦至使江湖運米濟之然捐重費以惠一時不若舉良法以惠萬世義倉良法也先帝元豐復行以爲隋唐取之太重慮民不堪故納苗一石者止輸五升可謂薄矣夫樂歲雖多取之猶不爲虐況取至少乎蓄之稍豐自足濟民未幾慶基去而倉竟不立紹聖著令諸縣義倉米斗收五合卽元豐舊法也大觀初乃增令斗收一升以備賑荒至今行焉然義米不留諸鄉而入縣倉悉爲官吏移用始也縣倉於民猶近厥後上三等戶皆令輸郡卽義米帶入郡倉轉充軍食或資煩費豈復還民故每遇凶年無以救民之死今若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如拔之輩乃建陽已試之效遇饑僅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推行於諸郡則斯民被實惠矣右迪功郎安誠曾受故相朱勝非辟爲江西帥司屬官勝非之

亡也。誠於佛寺飯僧。自撰疏文。訥及朝政。爲郡守所發。刑寺鞠寔。冬十月。戊辰。詔停誠官。惠州編管。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僉書樞密院丞。乞今後朝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聚議。從之。十一月。己丑。言者謂昨緣軍興。諸縣教閱弓手。嘗添置將領。今旣寧息。乞罷去。從之。十二月。秦檜久患在告。甲子。始赴朝。參二孫直寶文。關墳直顯謨。關堪扶掖以入。詔免拜。上喜甚。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雪應時可喜。又人使在塗。並無須索。足見省事。

# 中興小紀卷三十五

紹興二十一年。歲在辛未春正月癸未。宰執奏知廬州吳遵，乞涵養淮南復業之民，未可起稅。乃詔下戶部，與展年數。上又曰：還俗僧圓覺、宗杲，撰聖者偈妙喜禪，皆苗祥謗讟之語，誕謾無禮，鼓惑軍民，此最害事，宜禁止之。戊子，上親饗景靈宮，既事而雨雪。癸巳，上以語宰執，秦檜曰：此陛下孝誠所格也。甲午，宰執奏差衢州守臣。上曰：可差曹筠，寡諫無大過，當假之。初，筠任侍御史，以言失當，至是復用也。禮部兼侍讀陳誠之奉使大金國，初故主亶之存也。本朝太后歲與亶妻禮物巨萬，至是亮代亶立，遂覲此禮，誠之入北境，豫爲遜辭諭之。彼國竟不敢言及還。上嘉之。自左僕射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少失其意，輒禍不測。集英殿脩撰提舉太平興國宮魏玘嘗初講和時，與議不合，檜嘗欲除近郡，玘遜辭不就，奉祠。凡四任，寓衢之常山僧舍，蕭然一室，乞免於禍。是月卒。士論傷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客刪定官方，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玘，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材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崑仞，雖死不變。至是疇始信鼎之能知人也。五月，前知大安軍張輔世言：四川惟利路創置，義士於保丁內選充，而文其手，就令土豪官領之。土豪官茶原抄本脫漏此五字據驟年要錄增入多率邀求役無虛月，甚爲民病。今邊燧無警，望放歸農田，詔制置司申樞密院。時利西路安撫使吳璘鎮興州已久，上乃親御宸翰賜璘，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璘嘗自

著書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番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重。勁弓彊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陣法。有闔而無書焉。大理寺丞謝邦彥乞給病因藥。丙申。詔從之。邦彥。侯官人也。上御書大學篇。賜新第進士甲子。上謂宰執曰。賜宴日。逼朕二十日早下筆。食時已畢。因言。黃庭堅樂毅論墨本。皆有淵源。秦檜曰。陛下畱神翰墨。精敏如此。臣下所未聞也。秋七月壬寅。以集英殿脩撰曹篤。爲敷文閣待制。代李璆帥蜀。初命刑部侍郎韓仲通等。詳定重脩茶鹽敕令格式。至是書成。八月辛未。左僕射秦檜上之。上曰。是書纖悉備具。若能遵守。永遠之利也。壬申。太師通義郡王韓世忠卒。後諡曰忠武。時有言贍學公田。多爲權勢之家所占。九月戊戌朔。上謂宰執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令戶部撥以贍學。癸丑。詔諸路。昨差泛押綱使臣。多不曾到部。故無賴作過。今後並差見任使臣。冬十月癸未。秦檜之初相也。徽猷閣待制王居正。時爲左史。嘗奏上。以檜作相前所言。皆不離檜憾之。及檜再相。專國。居正慮爲所害。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嘗祠官之考。有二。案繫年要錄作至是檜權益張。尤忌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多竄之嶺外。居正閣門託疾。猶奪其職。是月卒。居正素不取王安石之學。故工部侍郎楊時嘗著三經義辨。以示居正。居正繼亦爲三經辨學。與時之說相經緯。上謂宰執言。盱眙守臣龔鑒頗安靜。秦檜曰。朝廷報對境文字。鑒不放心處。必來申明。百官皆舊意所職如此。則無不濟矣。是月御製秦檜畫像贊曰。維師益公。識量淵沖。盡闢異議。決策和戎。

長樂溫清。寰宇阜豐。其永相子。凌煙元功。仍親灑宸翰。賜之。右諫議大夫章復。殿中侍御史林大鼐。其論參知政事余堯弼。傾邪姦險。朝廷有大議論。則默而不言。望貶之以清政府。堯弼亦奏乞祠。十一月庚戌。詔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外祠。復等再論。遂諮落職。復。宣城人也。前知池州。黃子游言。農田水利。所係甚重。望飭諸路。提舉官俾建塘陂。以備旱暵。丁巳。上謂宰執曰。須常平官得入。若監司用心。事無不濟。近時監司多端。坐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徧臨所部。宜戒飭之。詔僉書樞密院事巫伋。兼權參知政事。十二月戊辰。司封郎官王棣言。近日民間多銷錢爲器。詔令工部禁止。時雖連日小雨。而雪未應期。上遣人禱太一祠。辛巳晚。雪作。壬午。宰執奏事。上曰。昨晚寒甚。便得雪。甚可喜。秦檜曰。陛下至誠。昭格如此。當率百官表賀。丁亥。檜奏曰。臘雪應期。中外共慶。去年臘中三日雪。果大有秋。上曰。自此二麥可望。不惟時豐。疫病亦自消矣。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春正月。大理評事莫濂言。州縣受民輸米。各有定數。而收耗有至加三者。凡此止資官吏侵用。乞下有司揭示。許民越訴。丁巳。詔從之。二月。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公孫杵曰。程嬰。韓厥三人。有大功於趙氏。本朝皆封侯爵。中興以來。嘗詔立廟。而有司弗虔。神靈不妥。望進以公爵。擇地建廟。升爲中祀使。相熊夢而有祥。扶菴祚而無極。壬午。詔禮部討論。兩浙漕司先次營廟。旣而三人皆進封公。先是徽猷閣直學士向子諲告老。歸臨江之舊隱。號曰薌林居士。閒居十五年。庚戌。卒。子諲早受學於故諫議大夫劉安世。宣和初。方臘作亂。詔發運司捕之。子諲時爲屬。獻言曰。若急請於朝。以安世尹南都。前

諫官陳瓘守金陵。人望所歸。不勞兵而賊可破。識者謂其真良策。其長不能用。靖康末。張邦昌僭位。遣人持敕書至廬州。問其家。子誣時爲發運副使。滕郡守馮詢及提舉鹽香官范冲拘之。故給事中胡安國嘗謂其忠節。可以扶持三綱者。蓋指此也。癸酉。以右諫議大夫章復爲御史中丞。初復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丞。丞執政無補。而林大鼐亦論。丞。駮貨營私。丙子。詔。丞。以本職奉外祠。復等再論。落職。辛巳。以中丞章復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時住壽度僧道牒已久。其徒。復。少。又福建官自運鹽。頗爲民患。乃遣太府寺丞鍾世明。下本路措置寺觀田產。凡僧道之見存者。計口給食。餘則爲寬剩之數。籍歸於官。并究運鹽之弊。世明方行。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慮民間未知指意。或有疑惑。辛酉。上諭。宰執。明降指揮。以曉諭之。世明將樂人也。五月。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民間有事。先訴於縣。結絕不當。然後經州。以次及監司臺省。今兩浙民訟。監司州縣未決。多徑至臺省。請申舊法禁止。辛亥。上諭。宰執曰。如此則朝廷多事。從之。主管崇道觀會恬。少嘗尊事故楊時。謝良佐。陳瓘。劉安世。得存心養性之學。及爲大宗正丞。一日攝行宗正事。吏有慢令不恭。卽繩以法。無敢違者。時秦檜專政。士多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諂。巧祠以去。寓常熟之僧刹。投閑幾十年。是月卒。恬。故相公亮之孫也。六月。丁丑。宰執奏。知嘉州王知遠。乞罷鑄小鐵錢事。上曰。此於錢引實有利害。可令總領與漕司同措置。以刑部侍郎韓仲通兼權吏部尙書。秋。七月。乙巳。上謂宰執曰。聞四川所起禁衛卒。所費多出於軍衆。可令總領司應副。初。江西多盜。而虔州尤甚。後雖撲滅。慮其復作。乃留殿前司吳進一軍彈壓。而本州禁軍。嘗隨前總兵官程師回。

往來捕寇頗勇。與進軍素不相下。丁巳夜。兩軍交鬪。州兵因而作亂。焚民居。逐官吏。守臣鄱陽余應求。有父安行。年老欲走。忽墜城死。應求遂以丁憂爲辭而去。於是叛軍據城自守。八月丙寅。領殿帥楊存中奏。據本司統兵官吳進。申虔州將兵反。江西帥臣張澄。亦奏請遣兵入。己卯。上諭宰執曰。聞有欲走湖南者。乃詔鄂州都統制田師中。速發兵。仍令澄集本路兵擒捕。事定日。具有功人。申樞密院。辛巳。又詔殿前司遊奕軍統制官李耕。統所部兵一千六百人往討之。先是。累禁私泛海商人。而泉州境內尙多有此。上聞之。悉勿生事。戊子。詔申其禁。虔州叛兵突出。徑走南康軍。而寓居左朝奉郎田如鼈爲其所得。遂復歸據虔城。時統制官李耕。總軍纜入江東界。時殿前司右翼軍統制官陳敏。見駐福建。被本路帥檄統所部一千五百人護閩境。於是領殿帥楊存中奏。敏本虔人。且於江西捕寇有功。乞令敏進兵至虔。與耕併力討賊。九月乙未。詔從之。就命如鼈權本路提刑。令卽城中撫定。旣而耕與鄂渚田師中。所遣統制官張訓等。各以兵至城外。戊戌。宰執奏。前知蘄州周琳。乞脩河堤事。上曰。不獨蘄州。凡沿淮有水旱。悉令漕司守臣措置。初。紹興八年。除李光爲參知政事。有右司從政郎楊煒者。寓行在。聞之曰。此吾鄉先生也。今得位。必將盡所學。久之無所聞。時蕭振任侍御史。朝廷方與金人議和。煒不以爲是。作書欲獻光。因先見振。說書中意。振曰。亦恐金人難信。煒遂以書責光。有同槽共食之語。光遣人專語煒。以不及答書。至是。振知臺州。煒爲黃岩縣令。政頗有聲。振每聞煒大言無顧忌。則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復移書浙東提刑秦昌時。俾同薦之。昌時。左僕射檜猶子也。因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光。尤太師某。其姪義不嘗舉。

如待制亦不可舉也。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俄有縣吏得煒書，有詆時相語，以告昌時。昌時以聞於朝，詔送大理寺。仍下所司發卒大索，得其萬言書藁，譏刺時政，獄具。庚辰，詔除煒名，送萬安軍編管。其兄選人炬亦連坐，羈置邕州。振罷，仍落徽猷閣待制，於池州居住。先是林大鼎在言路，嘗奏錢塘江浸淫爲患。十一月壬寅，上諭宰執令臨安府同漕司乘冬月水不泛溢時，治之爲易。又舊有塔廟，陰以相之。雖出小說，亦不可廢也。丙午，朝獻景靈宮。丁未，朝饗太廟。戊申，冬至，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天下。有軍人龐翼者，教人學道，起居舍人林機因與翼遊，遂出知信州。丁巳，上諭宰執曰：機信翼邪說，遂亡上下之義，機既令出，翼亦不當留。士大夫尙爲動，況軍中乎？時守臣監司不輸常賦，專以進奇羨相尙。太府卿徐宗說攝貳版曹，乃言：今後當令先補常賦所逋，仍乞以賦入殿，最行賞罰。詔從之。於是上諭宗說曰：版曹久匱，卿所論甚當。是日以宗說權戶部侍郎。宗說頗有心計，於經費出入盈縮之數，皆知其要。吏不能隱，然附秦檜以至侍從，嘗爲檜私營田產，士論鄙之。而畏檜無敢言者。宗說開化人也。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虔州李耕率諸軍以乙卯登城，盡取叛卒誅之。而奏捷猶未至，於是領殿帥楊存中奏遣人送鞋襪與耕軍中。己未，上曰：虔賊閉城拒官軍，且四十日，城中百姓何以活？令存中更遣兵寇期蕩平。庶脫良民於禍也。十二月，直祕閣前知太平州韓膺賁言：州縣小吏喜怒自私，驅無罪之人，不白長官而禁於獄，或終不加罰，徒繫以苦之，望詔有司嚴禁。甲子，詔刑部立法。故端明殿學士王雲之猶子積，以雲死事乞推恩。戊寅，上謂宰執曰：雲奉使極效忠，率先衆人勤事而死於難，乃與續迪功郎。有袁敏求者。



妄撰語言。丁未，宰執奏合編管。上曰：小人妄生是非，既得其罪，當行遣，以爲惑衆者之戒。初，興元府兵亂以來，城內生荆棘，官舍民居皆茅屋，而帑藏寓諸僧刹。太尉楊政再爲帥，始以次繕治。至是一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所統將士，自休兵之後，十餘年未嘗輕以陞遷，蓋深體朝廷之意也。福建舊行產鹽法，民歲輸錢而受鹽於官，其後法壞，輸錢如故，而民不得鹽，其間多私鬻以給食，而官亦不問。至是，帥臣龍圖閣學士張宗元始再權鹽，犯者滋衆，人不以爲是。帥司屬官胡憲上書於宗元，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久之，憲請禱祠而去。同時在幕中，有輕薄者用其姓名爲詩嘲之曰：獻陳利害知何益，蓋憲獻同晉謂胡憲也。金國主亮造燕京宮室，至是年，率其文武百官，遂遷都焉。亮因以燕京爲中都，隸以平薊。遼易雄保順，遂州號中都路，舊上京爲北京，隸以興中府。錦義宗利州號北京路，遼陽府勅海爲東京，隸以廣寧府。潘復登辰州號東京路，雲中府爲西京，隸以宏豐朔，應蔚勝州號西京路。開封府爲南京，隸以曹單陝鄧陳蔡，潁宿泗號南京路。又以河間真定平陽太原益都東平大名京兆延安臨洮慶陽會寧咸平臨潢十四府爲總管府。河北東路河間府冀莫清滄深景州隸焉。西路真定府邢洺相定潘衛州隸焉。河東南路平陽河中府隰懷晉澤潞解州隸焉。北路太原府汾代嵐忻石平定州岢嵐保德軍隸焉。山東東路益都濟南府沂密濰濱淄萊登萊州隸焉。西路東平府徐兗濟博德州泰安軍隸焉。大名府路恩濮開滑隸焉。京兆府路鳳翔府同華統耀州隸焉。延安府路鄜坊州保安綏德軍隸焉。臨洮路蘭秦隴鞏河會川積石鎮戎軍隸焉。慶陽府路平涼府環涇邠原寧州隸焉。會臨府路鞏齊信州隸焉。咸寧府路鞏

懿州隸焉。大赦其境。改明年元曰正元。此據張律所記。循入。據又云。燕京城門十二。東曰宣。西曰靈。南曰豐。北曰通。元曰會城。曰崇智。

紹興二十三年。歲在癸酉。春正月。先是前禮部侍郎高開。退居明州。時秦檜之弟棣為明守。檜欲卜閱。向背。因其鄉人姚孚者。達意於開。曰。季華弟止一女。願與公結姻。開辭之。遂致其仕。閱自此每對人。唯舉前言往行。未嘗及時政之得失。人物之臧否。觀書終日。絕意榮望。己亥卒。開喜。故程頤之學。及嘗見楊時。每語竟日。深相悅服。中年勇退。人甚高之。是月。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楊愿卒。二月。右正言鄧縣史才言。吏部尙書林大鼎。狂躁欺誕。且負不孝之實。若不亟去。必搖國是。己巳。乃詔罷之。尋之泉州。時吏部侍郎陳相奏。淮南關損處甚多。不止洪澤。丙子。上諭宰執。令漕臣脩之。以便人使來往。相合肥人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贛州李耕。具立功一萬三千餘人。辛巳。奏至。於是第賞有差。癸未。以耕為金州觀察使。此據野史。謂格入方贛之亂也。謫居人祕書少監分司南京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賊平。復歸贛州。未幾卒。夏四月。癸亥。宰執奏差諸州守臣。上曰。士大夫在此者。衆所當得。闕可早與之。壬寅。宰執奏。上書者言。舉債之家。如還本已足。利當盡放。上曰。如此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為細民之害。宜詳細措置。是月。慶遠軍節度使張澄。自江西移帥福建。初。閩中佛剎數千區。其徒猥衆。地占膏腴。州縣經賦。視為上戶。自鍾世明至。計口給食。悉拘所餘。澄既入境。即剖析利害言之。乃詔委澄措置。澄請計其租賦。農工僧行廩役之用。給之。而收其餘。較前所拘。十還六七。公私皆以為利。六月。時行在霖雨。諸軍營多壞。已詔賜錢七萬貫。

令脩俾得安處。至是上又聞民田有被水害。癸亥。詔戶部下州縣差官檢放苗稅。時皇太后日疾。下諸路召醫人。惟四川未發到。秋七月。戊子朔。詔趣遂路帥臣。搜訪津遣。右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甚廣而不憂旱者。太湖之利也。比年瀕湖之地。諸軍下人。多據以爲田。擅利妨農。其實害大。乞委監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兵民各安其職。農民有賴。庚戌。詔從之。福建安撫司參議官賀允中。嘗爲閩漕平鹽。貨見謂稱職。秦檜以其不肯下已。授祠觀者五年。復令入帥幕以抑之。是月。允中之任。此據八月。知靜江府陳璘奏。乞增和糴米價。及折納適中。以紓民力。辛亥。上謂宰執曰。璘善治郡。可與直祕閣。知潭州。其他處有昏耄不任職之人。令自陳宮觀。先是總領四川財賦符行中。有子豫。薦意灌川府僉書判官趙達。必爲類試考官。密以文屬之。達不啓。絀。既試。符氏子不豫。奏名。行中因他事摺撫。達峻甚。然亦不能害之。行中。南城人。冬十月。庚申。侍御史江寧魏師遜言。太府寺丞史祺孫。交通匪人。上曰。學先王之道而從妄人。孫士道習妖術以惑衆。若只罷之。無以戒後人。可令吏部與監官。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宋樸。乞罷。戊辰。詔以舊職奉祠。於是諫議大夫史才言。樸爲士而不自愛。乃達道問俗。與丐者爲伍。不當以祕殿隆名寵之。遂落職。壬申。以才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時諸路推行養濟事。恐其滅裂。戊寅。上謂宰執曰。須令實給錢米以施實惠。侍御史魏師遜爲中丞。監察御史鄭仲熊爲右正言。時秦檜秉政久。言路皆其所引。於是仲熊首論定國是。久任用。抑奔競。節浮靡。與推誠於有功之宿將等事。然其間不無阿附。仲熊。西安人也。十一月。時經筵講尙書終篇。癸巳。上謂宰執曰。朕記此書。自說書官尹焞

始初焯以范冲薦擢講筵。既數日，輒乞致仕。其徒相與謀曰：「必得朝廷見留，乃可爲高。翌日趙鼎奏果言焯志在山林，不樂居此，願以禮留之。」焯遂不復致仕。觀焯進講，皆其師程頤之說，餘無可取。秦檜曰：「程氏之徒，祖宗諱不避而諱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更欲廢人繼業，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地，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上曰：「孟子嘗戰國之時，自處如此，不可以爲常法也。」先是經筵官皆進詩，侍讀秦燾詩卒章曰：「兢兢駭修戒，誓不愧周官。」辛丑，上對宰執再三稱善，以燾登第日，賜御書周官也。上又曰：「哲宗朝蘇軾進御書古詩，魏師遜、鄭仲熊所進詩皆謨，做其體，上萬機之暇，他無所嗜，專意於文如此。」時編類宗正司新成，上閱之，甲辰以諭宰執曰：「所脩甚有條理，可卽頒之。」十二月己未，宰執奏事，上顧秦檜曰：「昨日遣使戒之云：歲遣信使，已有定例，使指之外，不可生事。」上周慮如此，真得宗祖柔遠人之家法。宗社無疆之福也。閏十二月丙申，上諭宰執曰：「諸郡守條具民事，如遠方因軍興科民，至今未罷者，非因條具，何由得聞？宜委官詳其可行者行之。戊戌，詔委中書檢正左右司郎官具其可行者申省取旨，蓋聖意恤民，故致詳如此。」先是夏間宣州大水，其流泛溢，至太平州，太平境內，淞湖諸墟悉爲衝決。是冬，詔遣太府寺丞鍾世明至州相視脩築，守臣直祕閣洪楫集屬邑共議。知當塗縣事張津謂被水農民流徙過半，若令逐墟自脩，力不能辦，遂用其說，共興長堰，週迴一百八十里，包諸小墟，未幾成。然自此小墟壅壅廢，一遇水決，則通被其害。故農民屢請於官，欲各與中堰以防患焉。初，池州青陽縣稅視鄰邑爲重，如貴州縣田每畝上等八升，而青陽一斗九升，中等六升，而青陽一斗五

升。下等四升。而青陽一斗七合。幾於三倍。蓋自南唐李氏。賜此一縣之地。與其臣宋齊邱爲邑。齊邱增賦以肥私家。遂成定額。是年江東轉運常平司爲之申請。詔以十分爲率。稅苗減二分半課。米減二分。然議者猶謂所減乃經界虛增之數。而齊邱重賦未嘗損也。至乾道中始能再蠲之。以上二事皆據方志



## 中興小紀卷三十六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春正月，初詔諸軍統制官滿十五年與轉一官。至是承宣使戚方當依格回授。其次觀察使梁斌係帶軍職令轉一官。乃敍位在戚方上。辛巳，詔方以所得特帶軍職，庶與斌舊次不至陞降。上於將將精審如此。中興所由致也。二月甲辰，上謂宰執曰：連日雨恐傷麥，已降旨祈晴。上意恤民，惟恐一物之不得其宜如此。知貢舉御史中丞魏師遜上合格進士秦塤等。三月辛酉，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張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出身。張孝祥，歷陽人也。大理評事劉敏求言：州縣不依法，即時割稅有害於民。戊寅，有司具到見行法。上因言：法令固在，如官吏奉行不虔，雖申嚴行下，終亦無益。知州須歷民事通曉，民利病者爲之。乃命監司察其不如令者按之。夏四月丙戌，上謂宰執：以三衙諸軍闕額久未敷足，於是樞密院擬均下諸路帥司招填，期以三年課其殿最從之。有利州民王孝先，邀駕訴知閬州王陞，慘酷不法事。辛卯，上諭宰執：宜押送本路監司究實。蓋上慮蜀道遙遠，追逮爲勞也。上欽恤刑罰，屢形詔旨。至於纖悉委曲，聖慮如此。守臣不知體至懷宣實惠，乃或背公徇私，逞威廢法，鉗民之口，無復忌憚。銜冤窮民，豈能人人詣闕自訴。付之有司，審其虛實，明典刑以待之。使長民皆知奉法，究心民事，以厚風俗，誠措刑之本也。大府寺主簿李文中言：比歲州縣多侵用常平義倉米。既失經常之制，亦乖惠恤之方。望詔有司申嚴其禁，從之。庚子，宰執言：言者所論諸路州縣受民輸絹，官吏作弊。雖中

程好物，抑而不受。至用柿油退印以壞之，卻縱攬子，多取民錢，輸以薄絹。上察其爲民害，命申嚴其法令。監司御史臺劾之，聽民越訴。五月己巳，三省擬差蘇策、張杞、陳孝則爲知州，上諭宰執曰：尙有待，差知州人宜早與之，盛暑旅邸不易，上曲盡人情如此策、弒孫也。初，黎雅二州邊備相爲表裏，歲月既久，浸隳舊制。至是知雅州楊仁籍並邊之人，嚴設條目以應緩急。左自始陽及稠門，右自廬山及靈岡，凡數百里，皆有屏蔽，夷之冒吾禁者必繫之，識者曰：此雄邊子弟之遺法也。前此夷多掠邊戶爲婢奴，有與之嚮道者，官不能禁，仁得訟者，大書其牒，下其長，悉卽以取回，執嚮道者械之獄。歲饑，旁郡流民至境，仁發廩粟賑之，吏以無外臺令更諫，仁曰：須令下，索吾人於溝壑矣，不爲勦，所活甚廣。是月卒，民畫其像以祠之。此據邵博作楊仁墓誌六月癸未，左太中大夫汪藻黜居永州八年，累赦不宥，常以疾乞致仕，不許。是日卒。言者論高郵軍使吳祖度乃流人拜之子，拜賣國立僑楚，今祖度乃與拜增知廬州曾慥分守淮郡，宜加斥逐。乙酉，詔並罷。上因諭宰執曰：吳拜、莫儔、王時雍在漢法當誅，且族，朝廷寬大一切置之。若復錄用其子，何以示天下。自今無與堂除。上顧秦檜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檜曰：臣一時守職，遭遇陛下，隆興遂依日月之光，上曰：卿謙辭也。御史中丞魏師遜、右正言鄭仲熊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史才天資陰賊，嘗受李光薦，不憚數千里貽書於光，謀爲國害。癸巳，詔才以舊職奉祠，師遜等再論，遂落職。甲午，以師遜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初，右朝散郎王循友知建康府，嘗斷配秦檜族人檜銜之，而循友差右朝散郎韓參爲機宜，因與參謗訕朝政，遂與獄根治。既而大理寺言：循友盜取官錢，受所部乞取金銀，冒



請宣借口券入已。及減價詭名收買沒官田產。辛丑。詔循友特貸死。藤州安置。子右承務濬。並除名。而參送德安府緝管。時衢州饑民嘯聚爲盜。而守臣王曦。措置乖方。且有贓汙不法之事。甲辰。宰執奏欲先罷職。上謂秦檜曰。曦是卿之親戚。今罷之。勝罷其他十數人也。旣而盜捕獲而猶未定。詔以提舉太平興國宮玉師心。知衢州。民始安堵。言者論二廣鋪兵之弊。乙巳。上謂宰執曰。宜令州縣時給月糧。此曹方久住。不至闕事也。夔州路地接蠻獠。易以生事。至是或告濬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帥臣周執羔使誠之曰。朝廷用爾爲帥。今一方釋曠。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賞爾而已。一兵不可得也。豪帥懼。斬叛者以獻。此據周報。先是沅州守臣李景山。與通判丁濤。交惡。判官鞏淙。間之。遂與獄。追逮數百人。及溪洞。時方盛夏。有繫死者。湖北提刑楊椿曰。吾職在平反。其可使無罪之人淹繫至死哉。卽奏於上。乞罷三人。釋其衆。詔從之。於是秦檜曰。部使者不當如是耶。椿。眉山人也。秋七月。癸丑。太師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卒。甲寅。上曰。張通古之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己未。上又曰。武臣中無如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宜檢祖宗故事。優其贈典。旣而有司欲依世忠例。上曰。俊於國有功。明受間。俊有兵八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敵。當與小國一字王。遂贈循王。後諡忠烈。時贛州守臣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耕將滿。上諭宰執。選文武臣爲之代。庚申。又曰。昨贛寇竊發。民有應之者。今宜留兵屯庶得安弭。癸亥。宰執奏。縣令能布德惠。民有政績者。令監司郡守保奏。上曰。或遷或陞。庶有激勸。如失不保。奏令御史臺劾之。初。詔廣西帥臣直祕閣呂愿中。招撫西南番。至是愿中言。宜州諸蠻并南丹州莫。

公晨皆願歸順。仍畫圖以進。丙子。上諭宰執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猛人不作過。百姓安爾。既又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順。上曰。若非休兵。安能致也。上諭宰執在八月乙酉。今聯書之。

詔陞愿中直徽猷閣。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時愿中約寶察其賦。秦城王氣詩。以修其事。衆人皆賦。其不賦者。惟寓居奉祠官劉芮。常平司幹官李變。本府支使羅博文。三人。芮。韓孫也。時論對官多請假。避免。九月。前知滁州魏安行。多奏墾荒田。及令本州具實。不及五之一。餘皆紛擾。爲後政之害。有司劾安行。意在冒賞。上曰。如此誕妄。不可不懲也。案繫年要錄。此下有於是罷安行。見任。是年雖稔。亦有小旱。傷處冬。十月。丁丑。詔依條檢放。其公私所欠。亦住催。初。實錄院檢討官朱翌。命史官編徵宗御集。癘之延英閣。至是。書成一百卷。壬午。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權奉安天章閣。丙戌。宰執奏。年例臨安府。自十一月支錢米養濟丐者。上曰。此一事。活人甚多。案繫年要錄。此下有。可即行。下句當增入。戊戌。三省擬左朝散郎蘇欽。知巴州。右朝散郎張軒。知劍州。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遠地舉措。朝廷無由盡知。欽。晉江人也。時天章閣新成。十一月。壬子。上曰。不擾民而易成。甚得崇奉之要矣。時戶部侍郎徐宗說久病。甲寅。亟遷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爲戶部侍郎。以代之。而改宗說兵部。泳乃秦檜姻黨。藉勢妄作。又甚於宗說矣。於是宗說謂人曰。吾在戶部。自郎而貳。涉十年。錙銖權會。不敢妄吏。今瘼矣。尋以敷文閣學士。知明州。宗說得美職而去。檜主之也。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魏師遜。懷姦嗜利。不恤國事。乙丑。詔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遂落職。丁卯。以吏部侍郎施鉅。爲參知政事。吏部侍郎

鄭仲熊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前後執政。無敢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嘆曰。爲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愧多矣。是月。刑部侍郎韓仲通遷尙書。通判武岡軍方疇。坐與流人胡銓通書。爲守臣李若樸所告。令江西提刑張常先鞠之。遂永州編管。先是四川等路買馬司。於宕昌寨峽兩處。權場買馬。每歲買馬綱至樞密院。往往多弊。十二月庚辰。詔自明年撥付殿前司。後年撥付馬步二司。以此循環。仍令逐司自選使臣。就買馬場團發。大金人使將到。丙申。詔諸路差牽挽人。並給錢米。違者在內御史臺。在外轉運司。彈劾之。是年行在建康鎮江三權貨務都茶場。共收二千六十六萬餘緡。荆南府人口舊數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迹。紹興口賦以安集之。然十未遺一二。先是議者希朝廷意。請流民歸復。可使稍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供。願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戶部侍郎曹泳責償甚急。曰。不且有譴。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乃其黨。凶焰赫然。帥臣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塞責。通判范如圭力勸止之。汝翼。晉陵人也。時前祕閣脩撰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已十餘年。嘗自言人苟無識。一味貪進。往往如飛蛾投火。隨焰而滅。昔楊國忠方盛。或勸陝郡進士張象見之。當貴可立圖。象曰。君特揚如泰山。吾以爲冰山爾。若皎日一出。君得無失所待乎。遂隱於嵩山。後國忠敗。人方仰象之先知。吾今居嶺下。人皆以爲瘴鄉。然吾於此已久。著書窮理。亦甚安之。何愧嵩山之隱耶。時南康士子春試回。有見九成者。言秦氏子取高第。而嗟洪皓之被斥。洪公厄北庭十餘年。艱險萬狀。死亦不畏。義氣凜凜。照映古人。秦公以私害之。不久天必伸之矣。

紹興二十五年。歲在乙亥春正月。敷文閣待制新知饒州蘇符請祠。甲戌。上謂宰執曰。朝廷初議休兵。符頗以爲然。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今不復肯出川矣。乃以符提舉崇道觀。二月丙子。宰執奏事。上曰。守臣鄭思永言。還魂度牒。緣僧道死而官司不追毀。致置行冒名。又言監司委縣令造船擾民。可悉禁止之。三月。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陳夔言。兩淮尚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資之江浙。比年州縣違法。例收其稅。癸丑。詔戶部禁止。夔。永嘉人也。戊戌。詔福建四川所印私書。悉禁止之。先是新除校書郎趙遠。家尚留蜀。秦檜欲出百金助遠以家來。遠不答。檜怒。人頗爲遠危之。夏四月。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言參知政事施鉅。傾邪詭秘。嘗與李光交。又爲何鑄引用。鑄既斥。心常快快。比因國忌。行香擁蓋。入景靈宮門。衆論大喧。始送其卒於有司。亦不待罪。乙酉。鉅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遂落職。珉。玉山人也。初。諸路上供數外。又號無額上供錢。及一萬貫以上。推賞有差。其後言者又論。若數少。不該賞典。卽所椿錢不復發矣。乞纔及二千貫以上。卽與推賞。從之。二千貫以上推賞。見二十九年。先是經筵講易終篇。仍賜御筵。辛丑。左僕射秦檜等謝。蓋上萬機之暇。專意經術。既親御翰墨。書易與書經。刻於堅珉。聖學淵源。固已深得。與旨。猶命儒臣。紬釋其說。邪寒隆暑。略無倦色。逮茲終篇。眞帝王之高致也。五月。戶部言。諸路免行錢。所取苛細。詔罷之。秦檜久專朝政。而士大夫之急於進者。多附檜意。倚撫人之語。以爲謗訕。通判常州沈長卿。舊常與前參知政事李光啓。曰。搢紳守和親。甘出婁欽之下策。敵人難信。結執慮吐蕃之卻盟。檜時已惡之。至是與左從政郎芮隣同賦牡丹詩。爲鄉舍人所告。以爲讖議。送大理寺。獄具。檜奏其

事。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默無一語。罷朝。檜頗咎之。時有旨。皆除名。編管長卿。永州。擘。武崗軍。長卿。擘。皆烏程人也。選人陳祖安。緣與長卿密交。亦當追證。而仲熊嘗營救祖安。故得脫免。於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論仲熊以謂此豈政府所爲。六月己卯。仲熊罷爲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有前知泉州趙令衿。居衢州。因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判汪召錫。教授莫汲。皆於坐間聞之。因告令衿。誘訕守臣王師心。勸之不能止。旣而詔譴令衿於汀州。且置獄召錫。迫其行。師心復調護之。召錫。伯彥子。汲。歸安人也。時安南國遣使入貢。禮部具到典故儀範。上諭宰執。令照行其驛。以懷遠爲名。秋七月甲寅。宰執奏浙東總管李顯忠再任。上曰。爲將要嘗知書。以不戰而勝爲武。若殘忍好殺。非良將也。秦檜曰。趙充國知未可戰。故守屯田之議。卒以破羌。上曰。然古之名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正謂是爾。先是遣戶部郎官鍾世明。至四川。與安撫制置使符行中。總領財賦湯允恭。同措置減免錢物。務在不妨軍食。可以裕民。至是行中等言。總領及茶馬司。歲各有剩。二項減科民間錢引二百餘萬道。又州縣贍軍無算。名錢引七十萬道。利州糴米引錢五十萬道。又除兩年州縣所欠。折估糴本及水腳等錢二百九十萬道。如已減而復催者。許民越訴。丙辰。詔從之。丁巳。上諭宰執曰。諸州貢物。朕恐勞民。皆罷。獨福建貢茶。祖宗舊制。未欲罷也。殿中侍御史西安徐嘉。論知靜江府呂愿中。妄作不法。辛酉。上諭宰執曰。聞諸蠻之來。盡令於帥司歛血。此乃亂世諸侯事。其妄作如此。詔與奉嗣。仍令漳州居住。壬戌。宰執奏昨廣西帥司乞南丹州莫延沈。推恩事。上曰。愿中旣罷。恐諸蠻生疑。可檢典故。優與推恩。以慰其向化之

心。於是除提舉太平興國宮施鉅爲資政殿學士。知靜江府。仍令鉅諭諸番。以愿中自緣別有不法事罷。於外國不相干。庶絕其疑也。丙寅。宰相奏廣西帥司申奏。本路轉運副使王利用。違法差蔡緒者。權欽州通判。與南安使人爭立班事。上曰。遠人來貢。要待之以禮。豈可生事。乃詔以緒付吏憲司根治。時南丹州莫延沈。已襲父官。乞給長生券。庚子。上謂宰相曰。新封南平王莫延沈等告。可詳視。仍脩改播告。遠人要待體也。謂秦檜曰。昨醫者謂卿脈弱。今已安可喜。更當節飲食。檜謝曰。上感聖恩。初。詔守臣到任。半年。具裕民五事。八月。辛巳。上謂宰相曰。守臣陳利害。當令國與民皆足。乃爲稱職。如建炎間。時用匱。翟汝文知越州。盡放和豫買。及鑑湖官租。不恤國計。而專欲沽名。如此等人。國何賴也。秦檜曰。陛下誠中興國之功。而知民疾苦。蓋兼漢孝宣光武之事業。上曰。朕何敢望二帝。然志所深慕。乃詔權刑部尙書韓仲通等。詳所陳利害。詔以故韓世忠所納居第作左藏庫及倉。仍令兩浙漕司卽倉基造二府。以處執政。至是猶未與壬辰。上命呼至都堂。傳旨趣之。先是知饒州洪與祖者。擬之猶子。以經學得名。龍圖閣學士程瑀。嘗注論語。而與祖爲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與祖嘗忤秦檜。故因此誣譖得入。檜疑與祖託經以議已。遂責昭州安置。是月卒。人謂與祖通經。早以此席英舉。晚以此賈奇禍。及其後追贈直敷文閣。此據與祖墓誌脩入。九月。言者請於產茶地分。差官置場收買。庶免私販之患。辛亥。上問宰相曰。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三處。共得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少。陝西諸路。故其數止此。是月。以刑部侍郎沈虛中。兼權吏部尙書。秦檜言。前吏部郎

中朱敦儒之才。欲爲其子孫模楷。時敦儒已致仕。強之復出。自建炎初。鴻臚寺併歸禮部。冬十月庚辰。始除敦儒爲鴻臚少卿。敦儒掛冠復起。士論少之。此據魯嘗爲敦儒集序初和議定時。國書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秦檜恐前宰臣張浚之復用也。至是檜有患失之心。而尤忌浚。臺臣每有彈章。語必及之。至論知洪州張宗元章。則謂浚爲國賊。湖南提舉汪召錫娶檜兄女。嘗告許趙令衿。故遣圖浚。又江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宗元所與浚詩。亦與獄株連及浚。又捕故相趙鼎之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等有異謀。凡五十三人。獄上而檜病篤。不能書矣。乙未。上幸檜第問病。丙申。進封檜建康郡王。加其子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煊爲少師。是夕。檜卒。煊亦致仕。乃詔僉書樞密院湯思退。權知政事。方洪獄之興也。逮百餘家。帥臣王師心。隨事救之。賴以免者爲多。檜卒。事乃熄。丁酉。上諭宰執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惻久之。遂贈申王。諡曰忠獻。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論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以秦檜黨招權怙勢。又朱敦儒者。趙鼎之心友。杜師且者。李光之上客。泳悉置之門下。內則爲卿少。外則爲監司。若不亟去。必致生事。丁酉。詔停泳官。送新州安置。敦儒復致仕。師且罷。其後泳又移吉陽軍而卒。扶。金壇人也。十一月癸丑。召數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占城國遣貢使至。辛酉。朝獻景靈宮。壬戌。朝獻太廟。時文武官候差遣者甚衆。上乃詔文臣郡守以上到堂者。依格將上。武臣將副於樞密院亦如之。通判以上及大小使臣。令吏部左右選措置注擬。勿令久在逆旅。初。秦檜之卒也。其子煊乞以數文閣學士王會知建康府。共辦父喪事。且云

庶得相聚。至是言者謂建康守臣所寄非輕。若止爲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幸未詔與會宮觀。仍共集棺之葬事。其後會再被論。遂貶瓊州。會响弟也。詔近歲士風澆薄。持告許爲進取之計。深害風教。或有不俊。重寘於法。是月上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爲國子祭酒。十二月甲戌。召直龍圖閣湯鵬舉爲殿中侍御史。乃詔年來臺諫用非其人。與大臣爲友黨。而濟其喜怒。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宜惟結主知。毋更合黨締交。以亂成法。乙亥。上謂宰執曰。張士襄去歲奉使回。當朕前奏事。欺罔不實。宰臣止以奉使不肅罷之。續又處以宮祠。卿等可與遠小監嘗。以爲將來奉使之戒。士襄江寧人。初以左司郎官出使。至是上記而黜之。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身位版曹。而專爲故相營田產。詔宗說落職。時人目宗說諸客。以曹冠爲館客。宗說爲莊客。冠金華人也。以和州防禦使士代爲集慶軍節度使。嗣漢王。壬午。執政奏莫汲張常先陸陞之等八人。以告許濫叨官爵。上曰。此大壞風教。悉送遠郡編管。又詔編管人李孟堅王之奇陳祖安等。皆令自便。上曰。如此行遣。想見人情忻悅。咸召和氣。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參知政事董德元。附會權臣。乙酉。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鵬舉再論。遂落職。參知政事魏良臣言。節度使劉錡。一時名將。久開。上曰。朕聞其貧。已賜田一百頃。良臣言。見軍帥張柄乞與宮祠。以錡代之。詔可。侍御史湯鵬舉者。首薦前婺州通判周方崇。見權明州通判陸哲。先後召到。悉除監察御史。哲供職。纔七日。是日辛卯。遷右正言。方崇海陵人。哲吳縣人也。召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沈該到闕。該始陛見。



上問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誤蒙陛下拔擢。初因秦檜泊登從班。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曰。然。甲午。以該爲參知政事。該首奏曰。朝廷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心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始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初。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服除。上欲召之。爲秦檜所沮。令以雜學士知泉州。視事纔數日。至是召爲翰林學士。丙申。詔罷添差官。時行在百司闕官甚多。是月。詔令侍從官共舉三十人。務要眞才實能。不得輒有私意。儻不如所舉。必罰無赦。



# 中興小紀卷三十七

紹興二十六年。歲在丙子。春正月。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禮部侍郎王珉。吏部侍郎徐嘉。皆附會秦檜。辛亥。珉嘉俱罷。鵬舉又論兵部侍郎沈虛中。嘗密報秦熺已取墳爲秦名之首以罷之。虛中。廣德人也。論罷虛中在二月今新執政府三位成。癸丑。各令遷入。東位魏良臣。中位沈該。西位湯思退。於是良臣等言。仰荷聖恩。何以報上。曰。比年執政府上瀟下溼。蓋不堪居。卿等會到京見宰執。府入位。諸事如法。所以待天下賢俊。禮當如此。時言者謂諸縣巡尉不用心捕強盜。反令隣保備賞捉賊。擾之。及捕到官。卻令扳有力之家。悉追入獄。恣行乞取。望嚴禁止。上曰。朕深知之。惟得一好守臣。卽此弊自革。不得人。約束雖嚴。不能禁也。魏良臣等奏曰。自今每一郡闕。敢不究心搜才。仰副陛下之意。特進張浚。丁母憂。奏至。丙辰。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起復。非所以厚風俗。唯軍中人乃可爾。時沈該因奏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當以德。行爲先。文章乃其餘事。該曰。有文章者多不矜細行。往往輕肆傲物。德行爲先。誠如聖訓。是月。右中大夫段拂卒。二月。甲戌。詔累年所造軍器。內庫山積。諸軍亦各自製。可令工部具已造之數。其諸州合發物料。特與減免。見役工匠。亦宜減放。時有言乞諸州修聖祖殿者。丙子。上曰。惟淮南兵火以來。未脩聖祖殿。乃奉先之所。固不可無。但行下恐因而擾民。令隨宜措置可也。先是秦檜當國。進奏院所報事。必令自具本先納。俟窳定方許報行。謂之定本。其下頗遲。又官吏迎合。刪去要事。止具常程文書。故朝廷施

設除授。四方不得盡知。於是右正言陸哲深論其弊。請罷去定本。復祖宗舊制。以通上下之志。庚辰。詔從之。侍郎湯鵬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陸哲。論參知政事魏良臣。有不公之迹。假以歲月。殆有甚於秦檜。良臣亦自言輔政無狀。乞罷。辛卯。以爲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初。詔修祖宗實訓。置國史院。未幾而罷。至是。著作佐郎周麟之。請修神宗哲宗兩朝實訓。癸巳。詔從之。國子司業王大寶。奏乞減折帛錢。甲午。上謂宰執曰。大寶近又乞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爲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爲言。且佛法自漢永平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卜年八百。此時佛法安在哉。朕爲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蠱民傷教。莫甚於此。豈宜廣也。沈該等曰。陛下聖識高遠。度越前古。天下幸甚。是日以吏部侍郎張綱兼權尙書。三月丙寅。詔略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內外之臣。咸體朕意。如敢肆議。當寘典刑。丁卯。詔軍器監工匠。除本所見役八百六十八。依舊外。其諸州發到一千五百人。以三分爲率。減去二分。令還本州。仍給以路費。上之愛惜民力如此。己巳。執政奏京西淮南閒田。乞許人請佃。其租課沿邊免十年。次邊免五年。又四川地狹人稠。欲令制置司散榜諸路。募人往京西墾田。上皆可之。且曰。下戶恐卒無牛具種糧。官宜貸之。上之恤民周至如此。夏四月己卯。上諭執政曰。文武一道。今太學就緒。而武學幾廢。致有遺才。祖宗武學養士。自有成法。可令禮部兵部

速具以聞。上之留神學校兼隆文武如此。時大金國主亮加尊號庚寅。以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充賀使。誠之自紹興十八年賀生辰。至是凡三入彼國。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戊子。詔温州就試。人多置堵解額。初。司農寺王炎嘗乞以見管常平錢糴米赴行在。而權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令諸路歲發陳米十五萬石赴行在。至是侍御史湯鵬舉言其壞祖宗常平成法。望賜黜之。乙未。詔炎世明各降一官。炎安陽人也。五月壬寅。以參知政事沈該爲左僕射。乃俟高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先是執政薦直祕閣知婺州辛次膺時已到闕。上欲用之。而患足不能拜。乃升祕閣修撰。令復還任。上因曰。用人須盡公道。若以私喜怒。則真才實能。何由進也。上於用人留意如此。甲辰。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湯思退。進知院事。丁未。以待御史湯鵬舉爲中丞。右正言陸哲言。比年臣寮坐罪。卒於貶所。死生無告。乞量原犯條。上或復其官職。或錄其子孫。庶幾仁澤下及泉壤。戊申。幸執奏前宰執及從官。昨遭貶屏已死者十五人。量輕重分爲五等。復舊職及與致仕恩澤。上曰。此甚當。於是溥博之惠及存沒焉。言者謂近年朝廷免米麥耕牛等稅錢。而不與稅務量減。歲額既重。則他貨必須重征。以求敷數。所以商旅不通。辛亥。上謂宰執曰。此說極有理。宜令戶部立法。時諸州大辟。雖情法相當。類以奏裁。遂獲貸配。右正言陸哲。以謂如此。則殺人者幸矣。被殺者冤何所伸。乃請非實有疑慮及無可憫者。不得具奏壬子。上曰。但恐諸路滅裂。將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致傷和氣。乃令刑部坐條及前後。指揮行下。上於用刑欽恤如此。故是歲諸路斷大辟三十人。甲寅。三省

擬監司條目。上曰：近遴選監司得人，諸路稍稍按發不職之吏，罰既行矣，賞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令諸司具奏，當議褒擢，則善惡所知，勸沮蓋上之留意用人如此。潭州南岳廟災，丁巳，詔罷監官，仍令轉運司計合用錢數，申省撥下，免斂及於民。六月，辛未朔，中丞湯鵬舉乞久任守令，監司課其政績，舉之再任。癸酉，上謂宰執曰：此在謹擇監司，監司得人，則舉刺公當，於是沈該等請，詔諸路監司帥臣共考其績，列舉再任有異政者，不次陞擢，從之。先是以端明殿學士程克俊，知湖州，令過闕奏事。丁丑，除參知政事。戊寅，宰執奏臣等子弟，並令歸本貫應舉，並無牒國子監及轉運司試者，因檢故事，乾德中陶穀之子邵中，第中書覆試，上曰：秦熿登科，猶是公選，後在翰苑，文亦可觀，其後填中甲科，所對策皆槍燿語，灼然可見，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宗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舉人有要親者覆試。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米所餘之數，歲椿一百萬石，別廩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減收糶，號豐儲倉。壬午，詔從之。上曰：所儲儻遇水旱，誠爲有補，非細事也。丁亥，上謂宰執曰：近日雨澤甚足，暑中雨絕難得，可喜也。万俟卨曰：此秋成可望，皆聖德和氣所召也。戊子，宰執奏倉部郎官黃祖舜，乞科舉取士之外，有學行爲鄉里所推，其卓異者，聞之於朝，上曰：若果有德行，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揚，乃下禮部詳之。時以初伏，辛卯，宰執奏差醫官給散夏藥，上曰：比聞春夏間，民病多是熱疾，如服熱藥，及消風散，多能害人，惟小柴胡湯爲宜，曾令醫官揭榜通衢間，服之者所活甚衆，上留神醫藥，恤民疾苦如此。秋七月，丁未，夜，彗出東方，并宿間。戊申，詔朕已避殿減膳，尙慮朝政有關，許士庶直言，仍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

之事。庚戌。左僕射沈該等言。臣等輔政無狀。天象譎見。便合引咎待罪。以兩夜微雲。星不見。所以未敢避勤聖聽。上曰。天象自有數。卿等待罪何益。朕嘗與卿等思所以應天施實德以銷變可也。上又曰。看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爲憂。豈當問遠近耶。時禮兵部主管架閣文字杜孝老言。彗戾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爲兵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脩人事。思患豫防。莫急於此。因指陳時事十弊。時應詔者衆。上悉以付後省。令精擇第而上之。衆議以孝老爲首。未幾遷敕局刪定官。乙卯。上謂宰執曰。往時士子上書忤秦檜意。詔往諸處聽讀。遂妨取應。可檢舉行之。沈該等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先是近臣進故事。講筵所胥吏多取副本。癸亥。中丞湯鵬舉言。此必懷姦之人。恐臣下獻忠。有違其意。乞不許索從之。是日上諭宰執曰。比年大金人使到館。朕給內庫錢一萬。付都亭驛。備人使買物。先爲還其直。若有還卽撥填。或還不盡。亦不較也。初。福建鹽貨轉運司積於海倉。令上四州及屬縣取而鬻之。以充歲用。近年州縣船運過多。吏緣爲姦。鹽斤兩數虧而多雜。官肆不售。卽按籍而數。號口食鹽。閭閻下戶。無一免者。民甚苦之。甲子。湯鵬舉極論其弊。乞令憲臣據紹興元年綱數。立爲定制。以去一路之弊。乃詔提刑吳達覈實其數。丙寅。上諭宰執曰。昨卿等乞改正近年續降指揮與祖宗法相戾者。有司至今不見。上沈該等曰。六部謂若一頓改正。恐致紛紜。欲因事正之。上曰。此固善。然恐吏輩臨時舞文。不若一番改正之也。癸酉。上諭宰執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疋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戶不肯受。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鞞轂尙衛。外方想不勝其弊。

矣。沈該等曰：陛下灼見弊原如此，天下幸甚。右正言陸哲言：改官之弊，至多行貨賂，薦章一紙，費五六百千，救弊之術，惟在增考第，減舉員耳。戊寅，上謂宰執曰：祖宗舊法，未易輕改，但嚴舉官之令，有犯贓者，舉主同罪，必與行之，則人自知畏，前弊可革。沈該等曰：陛下察見弊原如此，臣等謹遵聖訓。時鄂州都統制田師中，已平湖南盜賊楊再興，且招到其族楊通議等，乞各與補官，事下刑部，以謂前無此例，欲令本軍收充效用，日量給之。陸哲言：猛人無故擾邊，官軍招之，非藉內應，焉能直擣巢穴，何惜一資一級，以慰其心，且爲來者勸，於是通議等卒得補官。庚辰，中丞湯鵬舉言：欲寬民力，在於省吏，今州縣胥徒最冗，爲民之害，望詔逐路常平官，立定吏額，從之。淮南漕司具到米價最賤處，每斗一百二十三文，癸未，上謂宰執曰：昨聞淮南米賤，恐太賤傷農，故欲乘時收糴，今則未須急，候價減每石一千，至時若戶部無錢，朕自支一百萬貫，令收糴也。沈該等曰：陛下愛民之心如此，可謂至矣。庚戌，交趾國使貢賀昇平綱，言者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絹一匹，私直五千，而官估十千，他物稱是，去歲裕民所減不過一千，癸巳，上諭宰執曰：須與減，若行下未必濟事，不若便令四川總領司，且合減數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朕自卽位以來，未嘗一有妄用，凡以爲民而已。九月辛亥，詔錢塘江岸爲潮水所損，久則費工愈多，令漕司同臨安府速修治之。壬子，詔監司郡守，其到裕民事，令給舍詳之。武學博士歸安周操言：乞自今武學登科高等者，樞密院籍記，任滿有績，卽加擢用，其次者亦免充筭庫之任，從之。是月，戶部尚書韓仲通除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時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賚物帛，有旨退還者半。冬十月辛未，宰執奏：此



仰見陛下儉德。雖禹湯無以過。上曰。賞賚無用許多。能如此撙節。有司一歲可省數萬緡。沈該等曰。陛下每事省約。以寬財賦。此非獨有司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壬申。上諭宰執曰。宗室中有才學者。選三兩人。除行在官。京師盛時。從官建節者甚衆。今不可以舊比。但如南班亦少。朕甚念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降族之意。雖堯舜用心。不過如此。初。詔實錄院編皇太后回鑾事實。及徽宗梓宮還闕本末。至是先修回鑾事實。書成。丙戌。右僕射万俟卨上之。時左僕射沈該言。昨進安奉回鑾事實禮物。陛下悉退出不受。皇太后聖性節儉。而陛下仰承太后之美。天下幸甚。上曰。宮中無用許多禮物。皇太后今七十七歲。而康健如五六十人。自古帝后無有也。庚戌。參知政事張綱奏。皇太后生日。回賜臣銀絹過多。上因曰。太后前以飲食動臆。附近已安健。粥藥皆朕親進。又得皇后侍奉甚謹。太后聖慈無比。然性亦嚴。惟皇后賢淑。能順其意。朕每日臨朝。所以得心安也。綱曰。太后聖德聞於天下。春秋既高。皇后又能承順。周家太任太妃之美。在今日可以比隆矣。乙丑。中書舍人王綸言。近詳守臣具到五事。其間惟二三的實。餘皆細務。祇取充數。亦以爲五條所拘。不得盡言。望今後不拘其數。庶以副陛下務施實德之意。從之。綸江寧人也。十一月。禮部侍郎辛次膺。請考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廣儲蓄。甲戌。上謂宰執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講求略盡。唯理財多緣官司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可裁損。今但當撙節。不可妄費。夫理財得人。又能撙節。如此數年蓄積。自有餘矣。沈該等曰。誠如聖訓。時太學補試揭榜中程者一百九十八人。詩賦多而經義少。壬

午。上謂宰執曰：後生輩往往皆詩賦，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欲來年省試，後經義與詩賦兼行。上曰：善。初知嘉州朱昌裔，知萬州李莘民，知秦寧監費行之，皆因監司所舉，籍其姓名。至是行之。任滿，辛卯，宰執擬知邛州。上令吏更與轉官。於是昌裔、莘民亦皆轉一官。浙東提舉官趙公稱奏，准認定吏額，據本路人吏四千二百六十，今減去二千一百九十。庚午，上謂宰執曰：若諸路依此，非惟省事，民亦受無窮之賜也。初，詔戶部侍郎王俱詳定重修貢舉敕令格式。至是書成。癸丑，右僕射万俟卨上之。初，上親製孔子并七十二賢贊，皆灑以宸翰。至是臣僚請勒石園子監，以爲不朽之傳。仍摹本賜諸郡學。戊午，詔從之。己未，宰執奏臺臣論左朝奉大夫陳惇左朝請大夫趙通之罪狀，乞屏於遠方。上曰：所論未知真否。且下逐路監司體究。沈該曰：既是臺章，恐不須體究。上曰：朕見人材難得，未嘗不留意愛惜。每論以臺諫風聞言事，不可容易。須再三詢訪。朕惟言者之聽，豈可不審。今二人者，合如何施行。該曰：乞送吏部與監當。上曰：且依此。時上方委戶部郎官向伯奮措置財用。言者論其素有脫空之名。上謂宰執曰：朕見累任監司，亦嘗委以捕盜。今既有言章，須與一郡。於是差知吉州章不報行。庚申，上謂宰執曰：昨下詔求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一一披覽，所言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議論尤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有以勸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樂聞善言，天下幸甚。壬戌，三佛齊國遣使入貢。是年罷提點坑冶鑄錢官，以其事歸諸路轉運司。金國主亮政元正隆，復修汴京大內，遣其臣左相張浩領行臺尚書省以督其事。且用本朝內侍向陷敵中，梁其姓者爲提督官，號大使。於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而中

原之民。重罹其毒矣。

紹興二十七年。歲在丁丑春正月。監登聞鼓院王述。以其父倫死事乞外任。戊子。上曰。王倫頃年奉使於金。欲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就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特添差平江府通判。時敷文閣直學士蕭振。再爲四川帥。上念屬民久困供億。詔振與總領四川財賦湯允恭。提舉茶馬李潤東。西漕臣許尹王之望。同措置俾實惠及民。可以經久。尹鄱陽人之望。穀城人也。至是之望獨奏乞減四川上供之半以裕民。辛卯。上謂宰執曰。須見得四川每年出入之數。常賦幾何。案繁年要錄此下有機斂說何句軍儲所須。與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爲諸司未有定議。遽先如此。萬一闕乏。何以善後。之望有愛民之志。但臨事不審。率爾有請。湯思退曰。四川財賦。誠如聖訓。可趣蕭振等條上。上曰。甚善。時起居郎趙達亦奏。四川在萬里外。其取民之塗有二。如激賞絹之類。官以民所當納者揭於通衢。上下共知。此明告之而取之也。激賞錢之類。總領以若干數下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若然則須官吏自備而後可。官吏不能自備。其勢不得不暗增有額之數。私應無名之索。此陰取而不告者也。是故取激賞等錢。民不悟也。罷激賞錢。民不與也。臣願詔振等凡總司錢物。必分爲二。曰。此上下通知者。其不通知。當根其所自出而放之。然後吏不能沮而惠徧逮矣。旣而振等會議於成都。奏請歲鑄東西路對羅米十六萬石。鑿路激賞絹五萬疋。減絹估錢二十八萬有奇。是月。詔侍從各薦宗室大臣京官以上材識治行者兩人。特與召對。二月。上聞諸處將官全不舉職。己亥。乃詔宰執具出東南共幾員。其不職者別與一般差遣。

卻令諸將舉會歷軍事者充。此事出於朕意。卿等更委曲相度。湯思退曰：不曉兵事者，卽與別差遣。可任者依舊存留。江東提刑劉天民，劾知信州周葵，不恤郡政。壬寅，上謂宰執曰：大抵先歷知縣，諸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優爲之。朕頃在河朔，見汪伯彥治郡，全不費力，以其經歷多，事皆通曉。向來前俟知縣與府亦然。今周葵止因昨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郡乃不職，與宮觀宜矣。沈該等曰：汪伯彥河朔事，至此三十餘年，上記人之善，久而不忘如此。廢江陰軍爲縣，浙西帥榮巖請也。丁未，貢院考到博學宏辭合格選人，周必大詔與堂除，必大榮陽人也。戊午，以御史湯鵬舉爲參知政事。己未，以少保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祕書省。甲子，上曰：蜀中舉子赴廷試不及者，皆賜同出身。慮其間俊秀能取高第，獨令就下列亦可惜。今來者尙少，展日以待之。沈該等曰：臣等議有赴試不及者，欲試策一道，第其優劣而高下之，今聖諭令展日，則待士人禮盡矣。是月，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楊政卒於興元府。後諡曰襄毅。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人並注知縣。三月己巳，上以問宰執。沈該曰：選人改官後，須歷親民，實爲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須先問會歷親民否。蓋歷親民，必能通世務，置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恭侍親聞玉音，誠可爲萬世法也。沈該等曰：徽宗蓋以愛民爲先務。陛下欲佩祖宗話言，罔敢失墮。雖虞舜羹臠之念，何以過此。壬辰，右僕射万俟卨卒。諡曰忠靖。先是刑部侍郎張杓薦主管誥院胸山鮑養，有旨賜對。既而養對不稱旨，杓爲言者所論，降一官罷。夏四月甲寅，知樞密院湯思退等言：杓薦人不當，失陛下信任之意。昨已罷之，甚合公論。上曰：朕居深宮中，何

由盡識天下人材。侍從不足信。朕何所取信。初見夔上殿。已覺不如所舉。況又臺諫論列較其罪。自合遠竄。只降一官罷。已是寬典。思退曰。誠如聖訓。時武舉第一人趙應熊。已與閣門祇候。壬戌。擬授江東安撫司屬官。上曰。應熊有用之才。朕親觀其所試。皆可採。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並以武舉擢用。不可謂今無人。知樞密院事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如此處。以養其資。望上曰。善。是月。少師信安郡王孟忠厚卒。戶部侍郎王傑。除工部尚書。尋爲言者所論。以奉祠去。吏部侍郎陳康伯。遷尚書。時四川制置使蕭振在蜀中已一年。而職事舉。五月。丙寅。宰執欲與進職名。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振。蜀科敷蜀人安之。近薦帥臣。又皆得人。與之不爲過。遂進秩四品。自待制除敷文閣學士。未幾卒。六月。初。秦檜當國。雖不廢轉對。而所論者。第應故事。至是。著作佐郎黃中言。頃者。大臣好佞。惡直。一時往往以言爲諱。不過塞責而已。望敕在位。自今轉對。要切於治道。庶補萬一。甲辰。上曰。中所言頗合朕意。詔從之。戊申。以知樞密院事湯思退。爲右僕射。同平章事。初。荆南府爲上流重地。而兵力寡弱。戶部侍郎王師心時爲帥。管奏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之。至是。師心又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以窒邊釁。又鼎澧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整法不赦。因去爲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可消矣。上然之。秋七月。庚午。上曰。茶鹽禁權。本爲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猶山煮海之利。朕當與民共之。時坑冶鑄錢事。已付之諸路漕臣。於是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曆以來。歲鑄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一十四萬。

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效。望復饒贖及韶三監。各令通判主之。漕臣往來措置。三監所鑄。權以十五萬爲約。仍不得以舊錢代發。庚午。詔從之。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程克俊卒。後諡曰章靖。八月己未。知樞密院湯鵬舉言。近罷坑冶鑄錢事。歸諸路轉運司。甚善。但戶部近日欲撥本錢別差官。所以臺章論列。又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倡爲異議。願陛下專委之轉運司。必能就緒。上曰。此一事朕諭之士大夫。亦無他說。獨王珪再有章。朕謂凡有建立人。各以所見相可否。歸之至當。而後已。若一人倡之。百人和之。事或未嘗朕則何取。九月。參知政事張綱求去位。癸酉。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辛巳。以給事中王師心爲吏部尙書。冬十月。戊申。經筵進讀三朝寶訓終篇。侍讀王師心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卻願爲子孫萬世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可。戶部言。義倉米歲隨苗輸。而州縣吏不據數令椿。故令臨時有誤。賑給欲下。遂路常平司。劾其違戾者。癸丑。詔從之。初。福建鹽自提刑吳達。奏定綱額及減價三分。轉運司鹽本錢亦減。只收一十九文。且不許科賣。雖民力稍寬。而州縣無以供百費。且尤非轉運司利。故衆論搖之。朝廷加達。直祕閣。移守鼎州。達憤而死。有旨下本路諸司。以達所奏相度更定。至是諸司條上。歲般一千六百萬斤。如達數。而鹽價惟減一分。鹽本錢收二十五文。上方與宰執共議。提舉常平官張汝楫別奏。請行鈔法。庚申。上以問宰執。陳誠之曰。福建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絕。若百姓賣鹽。豈免私販之弊。

第恐不盡請鈔。有虧課額。上曰。大中間。福建會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戶酒前後有權者甚多。然終不可行。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先是福建歲認鹽鈔錢三十萬緡。至是與減八萬。減鈔鹽錢在十一月一日今聯書之自此轉運司及州縣少舒。不復科賣於民矣。時詔直祕閣會幾入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沽名者。宜皆優容獎激之。上大悅。以爲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爲是職。至是三十八年。以老臣自外超用。鬚髯皓然。衣冠甚偉。人皆感歎。以爲太平之象。幾舉故事。每與同舍會說前輩言行。臺閣典章。從容竟日。於是右僕射湯思退語客曰。惜思退用偶在前。不得當斯時。從會君游也。左正言何溥請久任郡守。毋庸數易。十一月辛巳。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乃秦檜黨中之姦。在言路時。率多賣直。癸未。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義問再論。遂落職。義問壽昌人也。甲申。宰執奏接伴使副徐林張倫。乞將人使往回宿食頓具。有不擾而辦。或過爲擾民。皆許具奏以行賞罰。上曰。朕再三思之。此止是增重接件事權。恐州縣觀望。卻成騷擾。接伴逆客爾。何用如此。前後指揮已備。只令兩路漕臣檢察足矣。沈該退而仰嘆。上英明洞見物情。出人意表。無不心服。林建安人也。先是吳國長公主請女夫直祕閣鄭珙。轉兩官。仍添差浙東參議官。珙建安人。穀子也。給事中賀允中封駁詞頭。丙戌。上曰。命下逾兩旬。珙已被受。乃始封駁。恐非故事。可諭令書讀。於是宰執召允中至堂面諭聖旨。允中執所見不易。丁亥。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當曲從之。沈該等曰。諫行言聽。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事也。時故太師張俊三子授待制集英。

殿修撰。允中亦封駁。又沈該乞其子便私差遣。有旨改合入官者二人。仍與內外科闕。允中言。寒士改官。視爲再第。內則筭庫。外則屬官。俾宰相子任之。則主司孰敢號令。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持。改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旣新萬務。宰相正當忘其私。臣甚爲該惜也。不然。檜燹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而稱嘆。初。諸路漕憲及常平司。皆得互舉所部選人。改官舉員及格。吏部引驗放散。自置總領所。而總領所舉及本所屬官。或用他薦者。引驗訖。仍須取旨。寒士病之。至是。吏部侍郎凌哲。始爲啓請。遂依例。皆得放散。十二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禮部侍郎周方崇。兵部郎官李庚。工部郎官褚籍等。與湯鵬舉交結。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今方崇等交結。所幸覺之於早。當戒其漸。姑從輕典可也。庚。臨海人。籍。丹陽人也。甲午。方崇等罷。戊戌。吏部侍郎凌哲。乞小郡。上曰。哲緣鵬舉所薦。不自安。故求外。此亦善人。非方崇比也。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時已蠲賦以寬民力。而嘉州賦外之斂。方急。四川制置使李文會曰。違法科斂。與違制罪均。況蜀去朝廷遠。詔令裕民。吏猶不承。恃執甚焉。乃劾官吏之罪。悉罷逐之。



## 中興小紀卷三十八

紹興二十八年。歲在戊寅春正月。時令平江府改造牧馬瓦屋。而不降錢物。上慮必致科擾。庚午。乃諭宰執。據聞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庶即可集。如戶部闕錢。從內庫支錢。沈該等曰。臣等仰見聖心愛民。可謂切矣。言者論殿前司強刺人充軍。壬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往往以招軍爲不切事宜。殊不知無事之時。當爲先事之備。今殿前司見闕數千人。積之歲月。必至暗失軍額。但當約束。無令擾人足矣。上又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力薦。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別爲考察之法。時臨安府申鞏官爲軍中招去。殿中侍御史葉義問曰。在禮以足蹴路馬芻猶且有誅。況天子之楚官。其可刺以爲軍。此而不言。則下凌上替。他日有不可勝言者。遂力陳之。自是軍中少戢。又福建帥臣沈調。以招軍進秩。其弟左僕射該辭免。有旨降詔不允。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言。招軍之勞薄。而上幸之兄有嫌。此賞一行。將有強刺良民以希進者。乞許其辭。從之。三月。著作佐郎周麟之。請就日曆所纂神宗舊宗兩朝寶訓。至是神宗寶訓書成。丁卯。左僕射沈該等。併仙源積慶圖上之。嚴州遂安縣賊徒嘯聚。有擒獲者。甲申。上謂宰執曰。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爲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之人。盜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沈該等曰。聖慮高遠。非臣等所及。夏四月。南劍州禁軍作亂。甲辰。福建轉運判官趙不濫奏至。上曰。治軍與民不同。又事有雖大而可闕略。雖小而不可貸。願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當行法。更須精擇守臣。使任

其責。五月甲戌，宰執奏朝士楊傑，乞將取應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來，俸料之數，乃稍就格，此若可行，不至今日矣。是月，金國主亮坐薰風殿，召其臣吏部尙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特室授朕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而上馬，亮所乘烏雞小將軍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既遣人至廐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亮戒無令泄於外。六月，福建帥司奏擒獲海寇，已戮其渠魁三人，餘乞斷配。辛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持論多以姑息爲好生，殊不知殺人不死，是謂失刑。卿等更審處之，已而旨下帥司，具逐人情犯申省，其後刑部侍郎陳正同又奏諸路死囚例多降配事。上曰：刑非務刻，要當其罪。若專事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何所畏？卿等可令遵守成憲。沈該等曰：邇來獄案，臣等一一親閱，酌情斷罪，務適其中，既不殘民，又不廢法，期以仰稱陛下欽恤之意。正同、沙縣人，瓘子也。著作郎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已二年，每當講必傳經啓沃，王深器之。一日，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卽爲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秋七月，左正言何溥請詔大臣擇大縣闕爲堂除。辛未，上謂宰執曰：朕謂天下事治其末者不若事其本，縣令末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得人，則縣何患不得人？卿等爲朕選監司郡守足矣。沈該等曰：聖訓及此，深得爲治之要。昔姚崇爲唐玄宗言，令擇十道採訪使，猶慮不得其人，況天下四百餘州，其縣令豈能盡擇，正與聖意合也。丙子，詔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

朝正史。以右僕射湯思退兼監修。先是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利害。上曰。遵論頗有可採。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雖民間常用。設以他物代之亦可。今若上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戢者。於是。有旨於御府出銅器千餘。付外銷毀。其士庶之家。照子及寺觀佛像。像鑄幣鏡。官司銅鑑。許存外。餘並納官。翌日。知樞密院陳誠之。奏事。因及此。且曰。陛下以身率之。自然令行禁止。上曰。所得之銅。固不多。徒欲使人知不用。卽不復鑄矣。八月。徽宗實錄書成。宰執請擇日稱賀。上舉蹙久之曰。若可以不賀否。壬辰。再奏。禮當拜表。第罔極之恩。深惻聖懷。若免稱賀。亦以昭孝道。欲竟不賀。詔可。戊戌。右僕射湯思退上之。九月。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李文會卒。右僕射湯思退言。故翰林學士汪藻嘗纂元符以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甲子。詔贈藻端明殿學士。子恪等與堂除。未幾。徽宗實錄書成。思退上之。書成在十月。今聯對之。時大學私試。有中前列者。賦落韻。一學闕然。博士金華唐堯封函取。駁放。於是侍御史葉義問論堯封罷之。國子正馮方亦改差戶部架閣。乃降詔戒飭。諸生略曰。較藝不精。朕固黜之矣。自今有不率教者。長貳具名以聞。方安岳人也。初。大理寺丞環周言。臨安平江湖秀低田。多爲水浸。蓋緣諸水併歸太湖。湖水分爲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注之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諸浦中。惟白茅浦最大。今爲淤塞。望令有司於農隙開決。俾北派流通。實四州無窮之利。詔漕臣措置。旣而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燦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流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

納之海。凡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滄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乘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壅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已巳。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子瀟所請。以五千人爲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燦。管陵人。古。定陶人。壬申。戶部言。兩浙江湖。歲認發米。以石計者。兩浙一百五十萬。除三十五萬。折錢一百一十萬緡。今發八十五萬。江東九十三萬。今發八十五萬。江西一百二十六萬。今發九十七萬。湖南六十五萬。今發五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今發三十萬。欲且依減下之數。以憑科降。詔依限發足。上將祀南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神祖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罷郊賜。司馬光贊之。而王安石執不行。臣謂將來郊禮。宜申光之義。許兩府侍從皆辭賜賚。宗室刺史以上。減半節用。自貴近始。以風示天下。上曰。朕在宮中。衣服飲食。皆從儉約。道夫曰。陛下可謂於禹無間然矣。既遂除道夫兼侍講。辛巳。以建州觀察使濮園令士輜爲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壬午。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布中言。本司監造戰船。乞置虎翼水軍一千人。從之。時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戶積欠。癸未。宰執擬令戶部具有無損歲計。上曰。止令具數。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內庫所積。正使備水旱爾。本是民間錢。卻爲民間用。復何所惜。戶部侍郎趙令詠。請將州縣義倉陳米出糶。及水旱不須檢放。及七分便

許賑濟。乙酉。右僕射沈該等言。義倉米在法不應糶。糶之恐失豫備。上曰。逐郡米自有數。若量糶十之三。其價次年復糶。亦何所損。又高下必須檢放。七分方賑濟。則賑濟處絕少矣。饑民何繇得食。卿等可別爲措置。冬十月初。上於禁中作損齋。又親灑宸翰爲之記。至是吏部尚書賀允中。請推廣損齋記節儉之意。詔諭中外。庚寅。上謂宰執曰。朕禁中嘗闢一室。名爲損齋。屏去聲色。玩好。置經史古書。朝夕燕坐於此。嘗作記以自警。不謂外間亦聞之。允中比於經筵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身鍊形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得之矣。若果能長生。則始皇武帝至今存可也。朕惟治道貴清淨。苟侈心一生。雖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欲。清心省事。所謂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嘗降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比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者。此亦不可不戒。沈該等曰。損卦之象。在於懲忿窒欲。陛下以此道制世御俗。唐虞之治不難致矣。若降御記以迪在位。過於詔書遠甚。然尙慮四方未知。續當擬詔進呈。十一月壬戌。宰執奏近蘇湖松三郡大水。放。大戶積欠。蒙聖恩。捐內庫錢助戶部歲計。以寬民力。所進大禮金銀錢帛。又令減半。深恐錫賚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豫立定格。無分毫濫。比之前郊纔及十之五。沈該等曰。陛下恭儉出於天性。豈前代帝王所可及。辛丑。朝獻景靈宮。戊寅。朝饗大廟。己卯。冬至。合祀天地於圓丘。大赦天下。皇太后新歲八十。上將以正旦於宮中行慶壽之禮。十二月辛卯。宰執請依建隆故事。率臣僚詣文德殿稱賀。從之。辛丑。上謂宰執曰。近州縣官吏曾經臣

僚論列而監司郡守失於接發雖已行遣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罪恐公然容庇姦賊之吏無所忌憚自今更不許待罪

紹興二十九年<sup>歲在己卯</sup>春正月丙辰朔詔皇太后仁德天祐聖壽無疆新歲八十朕於宮中行賀禮當與普天同慶應京朝官選人使臣及得舉進士父母年八十以上者並特與官封有差壬戌詔諸軍揀汰人逐州立定員數極邊處二十員如三次立功者添差帥司監司指使先已詔客販食米不得收稅仍豁除州縣稅額所冀民不闕食至是訪聞諸路奉行減裂遇販米船雖無他貨亦故作淹延屈伏收稅又閩廣路例皆販穀場務巧稱非米抑令納稅乃詔米穀悉同若無他貨並即時放行如有違慢許民越訴委轉運司檢點月具申省二月己丑以待御史葉義問爲吏部侍郎庚寅殿中侍御史任古奏事因請義問出臺之由上曰義問在臺稱職今委料理銓曹未幾兼史館修撰及侍講二職尋以義問兼權尙書初諸路多閑田右司郎官鍾世明嘗請出賣而未行仍許民佃緣歲獲厚而租輕復增租以擾之者謂之剝佃故詞訴繁與官以爲病知温州黃仁榮建言請盡蠲之則認自息而利在官詔從之至是仁榮授淮南帥入對上曰卿嚮論鬻田戶部得緡錢五百萬矣何必爲淮西行也遂除度支郎官三月不雨癸未上謂宰執曰祈雨略應未至霽霈雖今斷屠三日所免止是豬羊民間緣此競食雞鵝魚蝦之屬者害物命多過百倍可更斷三日生命微物悉禁之時殿前司統制官陳敏上戰車之法甲戌上曰戰車雖出於古然用各有所宜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戰車非澤國所用同知院事王繪曰房琯猶敗於中原況澤

國乎。今之軍士不知車爲何物。上曰。姑令三帥議之。免令武人有棄一得之嘆也。參丙子。宰執奏擬獨放諸路積欠詔意。上曰。輕徭薄賦。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從而又加之。以刑罰。豈使民不爲盜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爲本。湯思退曰。本固邦寧。誠政之所先。此詔既頒。實惠廣被。眞天王之用心也。夏四月己亥。右僕射湯思退言。三省實總萬機。各有本省之法。自大觀間。修中書門下敕令格式。歷年既久而尙書省第有省記條册。望下有司重修。三省成法。從之。其後刑部侍郎黃祖舜條具申請未幾。詔罷教局。前指揮旋廢。五乾道六年降詔復修戶部侍郎趙令詠言。自臨安至鎮江。河水淺澀。留滯運糶。望令守臣興修堰閘。辛丑。詔從之。五月己未。上與宰執論及內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澀。糶運稽緩。已支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哉。蓋欲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爾。可令戶部會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爲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饑饉師旅。勿得妄支。湯思退曰。昔漢文帝常言。朕爲天下守財爾。今陛下聖德過漢文帝遠矣。六月。知樞密院陳誠之乞罷。除資政殿學士。知泉州。於是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右言。誠之附會秦黨。無補國論。其去已爲僥倖。望鑄職罷郡。以協公議。詔與宮觀。而左司諫何溥等再論。遂落職。朱倬。任古。何溥。與右正言鄒民望等言。左僕射沈該。在政路數年。無所建明。而該亦上疏請老。己酉。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倬等再論。遂落職。致仕。民望。德化人也。敕令所刪定官聞人滋。乞選人歷任及十考無過。雖舉狀不及格。望許降等改官。仍約年中數。以舉狀年勞參用。庶抑貪冒。而養廉素。詔吏部長貳參防。務可久行。閏六月。給事中王稀亮。中書舍人張

孝祥、洪遵議以謂此法一開，則出官十餘年，坐待京秩，其不可有四。難如所請，從之。滋、嘉興人，稀亮、莆田人也。初，朝廷以四川道遠，舉人難於赴省，令就宣撫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至是，禮部侍郎孫道夫兼侍講，一日極論四川類試之弊，上曰：「早方與宰相議，今歲已無及，其後舉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曰：「御史監試，事體固重，然所關防不過試闈中傳義代名等弊，其有前期投所業問題，以祕語爲契驗，則無跡可尋，必令赴禮部乃爲允也。」既而事下國子監，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冒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止令監司守倅，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秋七月丁未，以吏部尙書賀允中爲參知政事。癸巳，以戶部侍郎趙令諤爲崇慶軍承宣使，襲封安定郡王。八月己卯，起居舍人浦城楊邦弼言：「紹興起居注所未修者，凡十六年，緣久無正員，因循積厭，望令兩省逐月修進外，其前未修者，帶修一月，庶譏次有倫，克盡中興之美。」從之。御史臺主簿張闡前爲提舉兩浙市舶，請編本司法，上以兩浙閩廣三路市舶不同，令逐司具上，將委官詳定。九月壬午，上曰：「朕嘗問闡市舶歲入幾何，闡言歲約二百萬緡，如此，卽三路所入不少，皆在常賦之外，宜復取戶部收支實數以聞。」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等奉使彼國驗之，至是綸等回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丙戌，宰執皆賀，上曰：「前日諸處妄傳中外紛紜之論，或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儲積錢糧，便爲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後宜安邊息民，以圖長久，乃爲良策。」湯思退曰：「遣使尋盟和好，益堅，皆陛下威德所致，申飭邊境，務令安靜，敢不仰遵聖訓。」庚子，皇太后崩於慈寧宮。



殞前一日。宰執召禮部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杜莘老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玄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時百官朝暮臨。將避辰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黃中以爲非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爭之。既而卜殯日。適在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中又論之曰。唐制殯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寮各服其服。啓殯在易月之外。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啓殯例之。而服其初服乎。且喪與其易寧嚴。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可也。冬十月癸酉。王綸奏。樞庭除常程細事外。其大者亦與三省商議方敢決。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是太祖太宗曾入思慮。五代弊法。祖宗掃除略盡。惟存此一二大者。必有深意。太祖太宗不血刃取天下。以堯舜之聰明。更加思慮。豈可易也。都民望曾有章云。軍政豈可令宰臣不與。意謂樞庭不法。朕已收之矣。上又云。大臣固不當疑。雖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有姦邪。卽罷之。不當任而疑也。綸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於此矣。時金國主亮。再役諸夫匠造軍器於燕京。令其臣右丞李通董之。又命戶部尙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之死者甚衆。十一月。先是皇太后回鑾事實。旣進。而祐陵之書亦成。然吉凶之禮。不可相襲。未敢以聞。己亥。左僕射湯思退。始請以永祐陵奉錄爲名。仍於顯仁后神主祔廟。以前進呈。奉安於敷文閣。從之。丙午。權葬顯仁皇后於永祐陵之撥宮。先是有持陰陽家說。欲於殯宮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爲禁城。故有墓在其間。皆當徙去。湖東帥臣王師心。力言其不可。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掩殯宮。就令披視。於是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又薦獻之物。舊取於民。師心謂聖心極其誠意。豈可使

民勞費。請以上供錢給其直從之。十二月淮南漕臣魏安行言。淮東多閒田。今誘民以耕。宜借之口糧。次給農器。定爲分數。俟見利還官。仍立賞格。如招到一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進勇副尉。五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承信郎。依效用補官法。理爲實任。丙寅詔從之。安行鄱陽人也。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爲吏部尙書。侍御史朱倬爲中丞。辛未。同知樞密院王綸。進知院事。初。詔內外各薦武臣。如有才藝超卓。衆所別薦者。別具取旨。至是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共薦新浙西副都監李寶乙亥。詔除寶帶御器械。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薦浙東副總管李橫。淮西總管劉綱。皆籍記。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書計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精巧者。萃於其間。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買。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給。於是吏部尙書張燾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當私置甲庫以侵國用。上從其請。盡罷之人。由是知甲庫之設。非上本意也。初。本朝尤重告老之制。宣和以前。士大夫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朝奉武翼郎以上。率爲此舉。甚者宰輔大臣。考終於內。其家發哀舉服。已降旨。聲鐘給賻。而方且爲之告。廷出命制。詞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故相秦檜。方俟尚。知樞密院沈與求。是也。其在者。非易寶屬纊。不復有請。是年吏部郎官洪邁言。乞令吏部立法。今後當特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首部。然後考其平生於式。無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則厚其禮節。以厲風俗。實於天下爲僞也。上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七年。當如卿語。時執

政多以爲然。而左僕射湯思退難之。其議遂寢。此據洪邁時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制判興州。吳麟官資已窮。其下姚仲、王彥之儔。皆建節統全軍守巨鎮。異時蜀帥以文令則玩於柔。以武競則失於暴。至是四川制置使王綱中開心見誠。不立崖壑。頗得將使之情。詔加綱中寶文閣直學士以寵之。



# 中興小紀卷三十九

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春正月。初詔知荆南劉錡。招置效用三千人。已支回。易錢四十萬緡。至是再招三千人。鑄請更支三十萬緡。庚寅。詔從之。仍令御前給賞庫支銀二十萬。權貨務支通鈔一十萬。二月。庚戌朔。金國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努延溫屯謙。原作釋溫。溫部。今改正。等來弔祭。貢院考到博學宏詞合格西安主簿唐仲友。詔與堂除。仲友。金華人。堯封子也。庚申。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爲金國報謝使。義問入金境。見金已聚兵。有入侵意。及回密奏。金人以剋剌不帥爲能。以殺戮不恕爲威。窮者極侈。似秦隋之所爲。如燕京已劇壯麗。而又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怒。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平。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濬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賊傷。奪去銀牌。不驚南使。在處不寧。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金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先棄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兵。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海食之利。能役船戶。平日自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於是右僕射陳康伯言。金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殿中御史汪澈亦極陳利害。且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猝。自講和以來。諸將各擁重兵。高爵厚祿。養成驕

恣朝廷宜有以懾其心。作其氣。戰士以伎藝回易。專於雜役。而又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鬪心。而樂爲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嘗豫選實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云。上欲封建宗英。以隆本支之勢。甲子。左僕射湯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此出於獨斷。非古帝王所能及。上曰。朕久有此意。以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上又曰。朕嘗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思退曰。昔周文王十五年而有嗣子。而文王壽幾百年。天人之理。非聖哲孰能知之。吏部尚書張燾告老。丁卯。詔除資政殿學士致仕。甲戌。詔翰林學士周麟之。兼權吏部尚書。乙亥。召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椿。諭以指意。鎮院甚嚴。丙子。詔略曰。普安郡王璵。藝祖七世孫也。自幼鞠於宮闈。聰哲端重。元於宗藩。歷年滋久。望隆淵懿。中外所聞。其以爲皇子。賜名瑋。是日以皇子瑋爲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初。宣詔於文德殿。百官莫知其事。旣聞。以普安爲皇子。縉紳動色相慶。中外無不鼓舞。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湯思退等曰。豈惟士大夫。閭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謨英斷。合天人之心如此。先是。緬國朝會要。久未就緒。戊寅。殿中侍御史汪澈。乞纂元豐以後。仍付之祕書省官。詔禮部祕書省條具取旨。淮西總領都黎言。江東所屯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監司守貳。恬不加意。乞將弛慢尤甚者。按劾黜責。三月。庚辰朔。詔從之。兵部尚書楊椿。薦階成副總管楊從儀。湖南副總管李師顏。可充將帥。詔從儀轉一官籍記。師顏知夔州。知貢舉御史中丞朱倬。上合格進士劉翊等。戊子。詔集英殿策試。旣遂。賜梁克家以下四百一十人及第出身。朔。莆田

人克家晉江人也。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所寄非輕。須平日選有人望者。以待有闕。便可除用。湯思退曰。聖慮及此。可謂知本矣。臣等當公心選用。無毫髮之私。庶合衆望。丙午。以少保恩平郡王璩判大宗正寺。紹興府置司。丁未。上謂知樞密院王綸曰。璩昨日之除如何。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爲宗社無窮之計。今日談笑裁決。略無難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矣。建王所珮玉魚。乃初置樞密場。朕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知矣。今二王之除。皇后意與朕合。綸曰。陛下英斷如神。規模素定。然堯舜文武。亦由內助。祖宗神靈在天。自此篤祐陛下。與宮中者。曷有旣耶。夏四月乙丑。詔自今臣寮乞上殿。令徑投狀通進司。不許如都堂納劄子。永爲成法。初。神宗嘗以御史闕員。手詔臺臣同舉忠純體國之人。其成篤厚之政。至是獲當時石本。丙子。詔付三省。令重刊御史臺朝夕瞻仰。庶幾上廣聖意。下息澆薄。稱朕意焉。是月。工部侍郎黃中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不報。初。吏部侍郎劉章。在工部時。郊恩賞賚給絹。主胥欲以絹自入。而下其直以予衆。不服。請於章。語胥曰。如所直以市百緡可乎。蓋謾爲辭以折服之爾。胥遂誣章以實。貫絹有摘其語於言事者。疏始上。上愕然曰。劉章必無此事。言者執不已。遂罷章爲提舉崇道觀。事在二月。朝士皆知其冤。無敢言者。至是起居王佐。於上前極論其事。言者復以爲朋比而併攻之。佐亦罷。出知永州。初。言者乞令南省臺諫卿監郎官。各舉所知一二人爲令。至是給事中王晞亮。請將山陰等四十大縣。以待薦舉之士。悉由堂差。吏部更不許注。五月。癸未。詔從之。先是提點坑冶鑄錢官李直奏。歲額錢內藏

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萬斤。比最多之數。紐計鑄錢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斤。搭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乃時暫所拘。乞據逐年所產。權立爲額。丙戌。工部言。若依所請。委是數少。且以酌中之數五十萬爲額。從之。時太常奏金國遣使來賀天申節。詔工部侍郎黃中充館伴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下。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廡下。中持不可。乃如故事。既又遣中爲送伴使。中還言。聞金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王寅。右正言沈濬言。兩浙漕臣湯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舜覈實。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事迹。不應罪之。是月。改濬爲吏部郎官。六月。戊申。殿前馬步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限。知樞密院事王綸引疾丐罷。庚午。詔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尋改提舉洞霄宮。七月。戊戌。同知樞密院葉義問進知樞密院事。御史中丞朱倬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侍讀周麟之爲同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謂兩淮形勢。在今爲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隨郢通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威方則蘄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爲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帥成閔則真陽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巨欲飭其擇地勢險要。廣施豫備。又金人用兵之久。貪驕恣意。今所用皆非舊臣而多僉軍。僉軍本吾民也。其肯爲敵效死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金人今歲未動。乞以沿淮一帶。遴選武臣爲守。公私荒田。悉撥



以充屯田使人募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堡勿追使其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八月丙辰詔修吏部敕令格式及刑名疑難斷例至是書成右僕射陳康伯上之既而上謂宰執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所遵承今既有成法若更精擇長貳益費其法以清湯思退曰頃未立法吏緣爲姦上曰今既有成法不可更令引例也思退曰一如聖訓丁巳州縣經總制錢或委守臣亦委知通或又令知通同掌其法屢更後因戶部侍郎李朝正建言始屬通判既而復命知通同掌至是言者以爲通判專行因得盡力往歲所入至一千七百二十餘萬緡昨自改法通判壓於長官之勢恐其侵用迄今無歲不虧請復委通判己未詔從之金國主亮聚兵將南侵是月令其臣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爲正軍弱者爲伊勒希一正軍以二伊勒希副之類爲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僉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爲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是月僉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爲謀克千戶爲明安原作猛安今改正萬戶爲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亮遣其臣禮部尚書施宜生爲賀正使隱畫工於中俾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亮令繪爲軟壁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詭白御製其實翰林修撰蔡珪作也建劍邵汀在閩號上四郡例釐鹽自鬻以辦歲費鬻而不售則科於民時汀之長沙縣鬻鹽峻暴民走轉運使司訴之知縣事陳夢遠乃漕司主管陳正綱之族子正綱爲白漕臣王時升押訴者遠

汀而本州見差巡檢官於鄉下督鹽錢。民因共留巡檢。乞州釋訴者兩易之。是月汀守謂民嘯聚。亟遣兵捕戮。復疑平民與之關通。皆繫之獄。欲論以重辟。錄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而去。帥臣王師心。卽移文釋諸囚。其薦師尹於朝。旣而夢遠與州之守貳皆坐罷。而師尹復仕。正綱沙縣人。璫子。師尹閩縣人。也。先是前四川帥臣李文會。王綱中。漕臣王之望。提點刑獄王弗。襄路提舉官王适。皆舉武德郎董誠。堪充邊將。九月丙子朔。上謂宰執曰。五人皆薦。可見其公。詔與邊郡。仍籍記以俟他時選用。言者謂今日產馬之地。無出於川廣。如沈晦帥廣西一年間。買馬三千匹。今每歲率不及二千。竊見廉雷二州鹽積於白石場。不知其幾。若運置橫山寨以備博馬。是以無用而有用也。丁丑。右諫議大夫何溥言。比年朝廷作假。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爲例不入省者。似非祖宗法意。矧陛下嘗旰食治責成。政地獨可略乎。望詔三省稍加裁損。仍令吏部兩漕後他司出局。庶幾事無壅積。詔從之。冬十月初。殿帥楊存中以官三司。班立樞密上。校書郎王十朋。因輪對言。三衙管軍與北司深交。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且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兵。今以管軍而位三公。其盜名器極矣。古無有也。祖宗時無有也。凡天上利路舉入其門。拾寇聚斂。不知旣極。且身總禁旅。久而不代。密結私黨。深忌宿將。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朝廷心。夫樞密者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不以爲恥。事勢倒置如此。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布滿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者。朝廷爲之庇覆。俾其言卒不得行。夫臺諫言及侍臣大臣。隨之罷斥。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爲國耶。至

若諸軍承受。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甚於周之監謗。內外諸將。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爲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也。至是知樞密院葉義問。以謂三衙本隸樞密院。祖宗舊例。不許接坐。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以官高卑。而不以職之上下。冠履倒置。非朝廷福。請各爲班著。從之。乃詔文武巨合班。如遇親王使相立西班。卽令樞密院官權綴東班。卽親王使相請假。則立西班。先是宰執奏中官承受事。上曰。今之承受。卽祖宗走馬承受。專令掌邊將奏報。近日士大夫或論其賄賂。至云恐寢如漢石顯之類。朕前次不知。亦嘗降詔戒約。意謂空言不若以實事示之。故前此屢卻諸將貢獻。此事朕無固必。丙午。乃詔罷內侍官承受。今後諸軍奏狀。並於通政司投進。湯思退曰。陛下英斷。洞照今古。臣等謹遵聖訓。癸亥。日方中無雲而有雷聲。十一月庚辰。福建漕臣王時升言。到官纔一考。見樁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鈔鹽錢。從之。丙申。宰執奏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妄用。而代納百姓積欠。理宜激勸。然未可遽行。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爲羨餘。可俟政績有聞。與陞職名。時升益都人也。前池州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丁酉。上謂宰執曰。朕思之甚詳。先須根刷。諸將留池州分荒田。兼取見沿江所在頃畝。初年給牛種。三兩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自耕矣。湯思退曰。當先根刷。別具奏聞。上又曰。此事在今日誠可議。但行之當有先後之序也。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措撫其過。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爲相無物望。而天災亟至。此固當敗。何以庇爲。乃言思退始由秦檜父子以致身。及掌文衡。而取其孫。緣此遂至政府。自居相位。惟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者。慶曆初。京師一日無

雲而雷震。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姦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十二月乙巳朔。思退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領太平興國觀。澈等欲鑄其職。俊卿曰。思退未有得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間矣。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顯不得此。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於是澈等再論。思退遂落職。初。戶部侍郎錢端禮。知臨安府。日嘗建言。用楮幣已行之累月。至是端禮又奏。近有旨以合支官錢造會子。流轉而輸官。亦許用之。庶公私皆便。今有立定分數品搭從之。端禮惟演孫也。時殿前司乞招軍。并三衙兵。亦增過紹興丙子歲人數。戊申。諸路經總制司錢。以十九年爲額。其數太多。侍御史汪澈言。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稅。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爲額。癸丑。上諭宰執。令戶部具十年中數。仍合減多少。若不與減。恐虛掛簿書。又慮州縣科敷取足。以困百姓。陳康伯曰。聖德寬明。灼見事源。臣謹奉詔。乙卯。權中書舍人楊邦弼繳奏。續齎超轉一官不營。蓋因秦檜放行王珣等。致援例者衆。實違令。丁巳。上謂宰執曰。秦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上又曰。朕因思漢霍光專政。殺許后。廢昌邑。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奉行祖宗故事。孝宣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一事敢違舊章。陳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絕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元祐中。蘇轍任戶部。嘗以一歲出納之舊。纂成會計錄。今若不講。則恐有限之數。不應無窮之用。臣已具去歲所用。編類成冊。望詔宰執。侍從臺諫。同議。無爲文具。要在可行。此今之急務。乙巳。詔戶部條上均節等事。翰林學士洪遵。以章湯思退罷相制不

明著其罪。丙寅。除徽猷閣直學士與宮觀。初。朝廷宿重兵守蜀。雖無事。而總計之臣常患不給。是用除太府少卿王之望代總領四川財賦。計其時。本所見錢引一千四百四十餘道。糧三百三十餘萬石。此其大略也。



# 中興小紀卷四十

紹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春正月安南獻馴象己卯上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甲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自秦檜之死其黨皆逐獨韓仲通嘗因獄事附檜今猶以敷文閣直學士帥建康是月詔罷之初正字胡憲以年老求去詔改京秩三館之士分韻作詩共餞其行以兵部尙書楊椿兼權吏部尙書二月丙午宰執奏昨有詔問儀鸞司換舊陳設有無支收事上曰陳設不過饗廟及殿中并人使至時用之何至一歲五易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支收矣上又曰朕宮中未嘗用此惟以儉爲尙陳康伯曰陛下儉德天下所知雖大禹不過如是少師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在殿岩幾三十年至是上章丐閑甲寅除太傅封和義郡王爲醴泉觀使以開府儀同三司主管步軍司事趙密代爲殿帥存中行述云同列有謀奪其權者憲蓋謂密也方存中之制未降也上曰可令趙密於未宣麻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喜祐甫善處事可以爲法又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殿前司統制李捧主管步軍司事而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馬軍司事成閔仍舊職焉甲子詔於都茶場置會子務仍撥左藏庫錢一十萬貫爲本時戶部侍郎錢端禮經畫爲六務出納制用皆有法焉是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秦熈卒於建康府詔贈熈太傅給事中黃祖舜言三公非有大功德不以輕授陛下保全秦檜家

俾燼休致而歸。不加以罪。恩亦至矣。今乃贈以帝傅之秩。又因其遺奏。許之推恩。異寵併加。殊駭物聽。遂寢其命。三月己卯。以何浦爲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尙書。壬午。以兵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爲參知政事。夏四月。自廣西歲於橫山築買馬。費九萬緡。而多斃於路。至是言者請今後止令部至靜江府南北兩務收養。令所撥請軍自往取之。詔經略司相度申樞密院。己未。上謂宰執曰。朕思州縣通欠。若民果貧。固自合蠲放。或已納足。而官吏侵用。則當與覈實。明示罪責。治道貴信賞必罰。若漫不經理。則是姑息。雖堯舜不能治也。是日。四川總領王之望。上催驅殿最事目。乃詔諸路依此行之。時左僕射陳康伯。與參知政事楊椿。密議敵將敗盟。其兆已見。當先事爲備。其策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爲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二也。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四也。時舊相惟張浚在。於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浚忠盡兼資文武。可付以圖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臣望聖慈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俊卿復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哀刻過度。比有朝命。分卒戍黃魚埭。而寶違不遣。乃詔責寶。以散官安置。朝論快之。金國主亮率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五月。金主亮恃其強暴。欲渝盟犯塞久矣。至是遣其巨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刑部侍郎王全。來賀天申節。辛卯。引見於紫宸殿。全因道亮意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計音。且言亮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於八月至其國。大率皆慢辭也。於



是宰執聚都堂議舉哀典。故時有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哀。工部侍郎黃中聞之亟曰。此大事。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和養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六漕長武、浚、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中。給舍黃祖舜、虞允文、楊邦弼。臺諫官汪澈、劉度、陳俊卿。聚議。久之而退。宰執百官入和寧門。舉哀。仍進名奉慰。景、夏、餘杭人。歸安人也。時朝廷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軍以防海道。於是提舉浙西市舶曾懷獻言曰。航海之役。船有輕重。篷有疾遲。風有大小。竊嘗聞於高麗之商。謂有同日離岸。而隔歲不至者。有同時出洋。而經月不至者。況北人之便。惟在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捨舟。如猛獸失林。將自投於穿。若海道過爲之備。徒分兵力耳。朝廷亦以爲然。懷、公亮孫也。六月壬寅。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成鄂潛、李道、成江陵、吳拱、成襄陽。朝廷以上流重地。邊面闊而兵力分。宜主以大將。乃詔遣慶遠軍節度馬帥成閔。總禁旅三萬。往上流控扼。壬子。閔率衆發臨安。尋以閔爲湖北京西制置使。閔至鄂。未幾。移屯應城縣。在鄂郢之間焉。乙卯。以鎮江都統制劉錡爲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上以金敗盟。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往聘。麟之彈行。左僕射陳康伯以國事勉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上儻遣康伯。聞命卽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麟之竟辭。於是言者論之。上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庚申。罷麟之爲在外宮觀。時前吏部侍郎徐嘉、前戶部侍郎劉岑。皆願使金。並召至行在。而岑對不合。戊辰。以嘉爲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借資政殿學士。充起居稱賀使。武臣張掄。副之。仍留岑戶部待

郎。秋七月，新德安府教授王質以近方登科，召試館職，爲言者所論，癸酉，詔從之。甲申，左僕射陳康伯率羣臣詣南郊，請淵聖皇帝諡，宜天錫之，諡曰恭文順德仁孝，詔恭依。右司諫山陰梁仲敏言：前同知樞密院周麟之，懷姦辭難，巧避出疆之命，望行誅竄。戊子，責授麟之祕書少監，筠州居住。徐高等出使，未至盱眙軍，金主遣翰林學士韓汝嘉先在泗州壬辰相見於淮岸口，汝嘉傳亮語，謂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近上一二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亮於南薰門，及門而雨暴至，儀從皆不可舉，亮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作，天變如此，亮不知懼也。其母太后立諫，南征，亮怒，使護軍將軍持嘉彥忠原作赤彥忠今改上二字，即宮中弑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英復諫，亮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出，亮一日召其臣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爲統軍者？右丞劉誥曰：臣請爲之。亮喜，即拜誥爲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中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尙書蘇使衡統水軍，驍騎上將完顏正嘉努原作鄭家奴今改正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焉。淮南制置使劉錡新創踏射威強弓兵。八月戊申，醫官昭慶軍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撤民屋以廣第舍，別業外，帑殆遍畿甸，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聞邊警，日登重寶，歸吳興，爲避敵計，於是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疏數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之罪，擢髮不足數，今臣所奏，其大凡耳。上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

能治天下。乃詔貶繼先福州子孫。停其官。都城第宅皆籍沒。強買奴婢。悉縱還之。先是言者謂今日正當節浮費。責其贏以濟軍興。監司自浙漕始。郡守自臨安始。各具裁省之數以聞。願示外路俾之爲式。至是浙漕以二萬緡。臨安以五萬緡來上。癸丑。上諭宰執。稽留外府。若不下諸路。切戒無得科數。如昔時羨餘。適資贓吏而擾吾民也。初。浙西總管李寶遣其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敵境。伺動靜。甲寅。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旣而以風未順。退泊明州澳。而士寧適自密州回。言其子公佐已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矣。寶大喜。趣其下乘機進發。上念出戍官兵之勞。特捐內帑錢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諸軍負回易子餞甚夥。例償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旣又聞諸營勸請回易處仍舊剷除。或非理斂索。丙寅。詔悉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士皆歡舞拜賜。己巳。朝獻景靈宮。九月。庚午朔。朝饗太廟。辛未。崇祀上帝於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金帥喀齊喀原名合寧號西元帥。以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甲戌。攻黃牛堡。時人情惴懼。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單騎日馳百里。抵仙人原。見宣撫使吳玠於帳中。玠大驚。剛中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臥。於是官軍用神臂弓射退敵騎。玠遣將官高松往爲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之。初。建炎末。陝西諸將如張中孚。張中彥。兄弟嘗叛歸北境。中間金還我河南故地。乃召二人至。行在。復授官。以仍奉內祠。及和議成。悉爲金索而去。中孚未幾死。至是。惟中彥爲金將兵在陝。王剛中卽遣蠟書說之。又剛中聞大將劉錡制置淮上。因對玠談錡之美。玠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概。今天下雷同譽之。玠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

末以爲然。冬十月庚子朔下詔親征。初金主亮肆虐國人久不堪之。有葛王褒者晉王宗輔之子而太宗晟之孫也。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陳俊皆倡義集衆而契丹之後耶律鄂哈原名窩斡今改正亦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亮歸會寧府立褒爲帝。政言立褒在六月改元大定赦其境內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赦馳以報亮。亮歎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衣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豫識改元之事。亮卽遣先鋒將郭安國率衆攻褒。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癸卯詔四川宣撫使吳璘分陝西河東路淮南制置使劉錡分京東河北東路湖北制置使成閔分京西河北西路並爲招討使。時新復海泗二州乃詔歸正官魏勝知海州夏俊知泗州。金帥喀齊喀犯黃牛堡旬餘不退。宣撫使吳璘別遣將直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大寨獲捷。於是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卽日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曰公以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時屯戍兵將暴露日久丙午宰執請再加賞犒。上詔所在總領所撥給仍具數以聞。令內帑給還。戊午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爲參議軍事。時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區處調度頗有條理。葉義問力薦之。上有擢用之意。陝西河東招討使吳璘遣將官彭清強英張德等攻破隴州方山原。辛酉左光祿大夫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旣至除行宮留守。甲子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浚尋改判建康府。先是浙西李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兵已圍海州寶慶兵登岸金人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

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隆、明椿、劉異、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爲應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拒。止一山，候風卽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裨將曹洋、黃端禮，禱於石臼神，祈風助順。丙寅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捩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纈爲之，彌互數里，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刺擊，殪之舟中。其餘僉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金將完顏正嘉努等六人，斬之。惟統軍蘇保衡未發，不可獲。旋聞自經死。得獻議造船人倪荀、商簡、梁三兒等，皆淮浙姦民，且爲敵嚮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而進，而聞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爲援。遣曹洋飛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之。除寶靖海軍節度沿海制置使。丁卯，知樞密院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先是淮東制置使劉錡遣都統王權將兵迎敵，逗留不進。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得已，僅發軍至廬州戍守。故敵得維橋以濟，權棄廬州而遁。敵騎至尉子橋，統制官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擁羣刀斧自衛，殊不援。興殺賊數百人，以援兵不至而沒。癸亥，權又棄和州，先奔采石。初，京西招討使成閔遣統制官趙搏以四千人守德安府，搏乘虛攻蔡州，入其城，斬敵首楊寓，餘衆遁去。時金人既入兩淮，而上流惟鄂渚荆南二軍，朝廷亟命成閔總諸軍併舟師回援淮西，而荆南軍新創，金將劉諤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人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命都統制吳玠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玠將引兵

回鄂。宣諭使王澈聞之，馳書止珙，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敵果犯襄陽，珙與戰於襄水之上。時武昌令薛季宣嘗獻計於澈，謂閔已得蔡，有破竹之勢，蓋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經陳汝趨汴梁，敵內顧必驚潰，澈不果用。季宣、永嘉人，徽言子也。時詔淮漢郡縣籍民爲兵，淮南乃選丁壯，欲溷其手，而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敵未至而先，敵吾民非計，宜令兵民止聽部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先是金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劉錡提大兵禦之於清河，敵以甃裝舟載糧，挽而上，劉錡募善泅者鑿舟沈之，敵大驚。錡病嘔血，殆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指揮，俄而敵犯楊子橋，欲以邀錡，錡以兵保瓜州，敵騎逼江，錡遣麾下員琦設伏於皂角林，與敵接戰，誘敵入，張弩俄發，敵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十一月庚午，宰執奏楚軍闕額事，上曰：尋常兵集自有定數，當此多事之時，額外招收不必拘也。詔江浙福建揀軍發赴三衙，其闕額令自招填。詔下霽爵之令，登仕郎八千貫，依奏蔭人例，仍免銓試一次，度僧牒亦減價爲三百貫。金房駐劄都統王彥統兵復虢州。金亮爲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至行在，以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虞允文趣顯忠交權軍。時顯忠未至，乙亥，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禦敵之計，燾但言已當死留鎗。丙戌，左僕射陳康伯等言：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不易，乞再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每人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經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真受陛下挾纊之賜也。亮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時淮南制置使劉錡退屯鎮江，而錡病已劇，知樞密院葉義問以都統制李橫代

錡之職。趣令渡江。錡之姪中軍統制官汜。隨橫以往。軍戰不利。橫併其部統制印失之。時上怒甚。將先按誅王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黃祖舜。密言於上曰。權敗軍之罪。誠合誅。然劉汜亦須正典刑。若貸汜而誅權。是謂同罪異罰。願劉汜大有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以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無爲敵所快乎。願陛下少留聖恩。上大悟。權汜得不死。癸未。乃詔湖北制置京西等路招討使成閔。爲淮東制置淮北泗宿招討使。鄂州駐劄都統制吳玘。爲湖北制置京西等路招討使。建康府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爲淮西制置淮北壽亳招討使。上以李橫。劉汜等。不利。急遣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賊已瞰江。恐臨期不堪駕用。存中。允文。同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偁。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迫岸復回。敵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回轉如飛。敵衆相顧駭愕。時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帥入。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帥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淪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其中有一人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戴者曰。殺郎主。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諾。亮有紫茸等細軍。不遣隨敵。專以自衛。諸人雖欲殺亮。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諸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一作三萬人亮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穆爾。原名母里。今改正。謀亦欲弑亮。乙未。諸帥集兵萬餘人。控

弦直入亮寢帳中。左右親兵散走。諸帥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卽死。并殺其太傅及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丙申。亮細軍破泰州。統制官王剛棄城走江陰。是日。虢州僉軍雷政渡江。報亮已被殺。時樞密行府留建康。先是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曰。以太一局攷之。金亮不煩質斧。冬至前。嘗有蕭牆之變。人皆未以爲然。至是驗之。卽是月。以吏部侍郎汪應辰兼權尙書。初。馬軍司統制官趙揮離蔡州至麻城縣。復被詔會鄂渚。帥吳玠。江陵帥李道。併力進取。擄領兵還攻蔡州。刺史蕭懋德攻城立寨。十二月。己亥朔。黎明。擄潛師入城。懋德遁去。時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辦嚴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悉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令徧識諸將。雖朕服用。亦自省約也。壬寅。淮東制置使成閔復揚州。敵衆已戕。亮欲遣使報我。訪得瓜洲所俘成忠。郎張真。使持牒請和。甲辰。金都督府牒本朝樞密院云。正隆失德。無名與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今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敦舊好。上將撫師於建康。而欽宗未禱廟。留守湯思。請省虞以速禱。禮部侍郎黃中持不可。上納之。然議者猶謂凶服不可卽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乙卯。李獻忠戰退金兵。己未。上次鎮江府。宰執奏肆赦事。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亮顏亮過惡。但專罪己。以稱朕畏天愛民之意。陳康伯等奏。宣諭詞。臣仰遵聖旨。壬戌。曲赦新復州軍。上諭宰執曰。前日過平江。守臣洪遵進洞庭柑。卻之。今過常潤。兩郡俱無所獻。必是聞風而罷也。朕意無他。正恐受之。則後來所歷之郡。必競爲夸侈。有過於柑子者矣。陳康伯等因贊此。非獨仰識陛下儉德。又以見聖慮之深遠也。癸亥。建



康留守張浚言，金人已退，兩淮皆定。初，金亮既被弒，子光瑛留汴京，亦爲其衆所殺。亮遣先鋒將郭安國行至滑州，聞變留不進。金國新主褒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時詔沿江監司條上恢復事。江東提舉常平洪适言：金亮既殞，大定僭號，未必諸國服從。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宜傳檄中原，使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屯淮上，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不必輕涉其地。與之力爭，俟蜀漢山東之兵俱集，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此萬全之策也。初，諸路歲鑄銅錢一百六十萬貫，自紹興以來，權以五十萬貫爲額，而近歲虧甚多。是年止及一千萬一千貫數。內惟嚴州神泉監密邇行都，令徑自運，而建之豐國，詔之永通，與贛之鑄銅錢院，悉赴提點官所就鑄之。永平監團綱津發，泛大江轉入浙西漕渠，納之京師。是年詔籍鄉兵，知荆南府續麟，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萬戶爲一甲，五甲爲一團，甲團皆有長，又擇一邑之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緣於籍者，至七八千人。此據揭傒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河北陝西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據地形便利則爲總，不限以鄉總首領焉。諸總皆有射團教民射，而旗幟亦隨總而別，其色云。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初，鄧州安撫蕭中一率先歸正，上嘉其忠義，嘗欲築館待之，使其至如歸。至是爲亂兵所害，州民乞立廟襄陽，都統制吳玘知均州武鉅列上其事。丙子，上諭宰執官與贈官併賜廟額，仍令玘輩致其孤於武昌，多方恤之。時江東提舉常平官洪适因上殿言江鄉

之民以旱荒而徙淮甸。比遭敵騎之擾，復還故鄉，所棄之產已爲官司倍賣，形勢之家買者十不償一。佃者量納租課，無補於官，有害於民，乞斷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州縣所賣逃產，許元業人子孫以元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官覺察從之。先是京東忠義軍耿景等以占東平府遣使來奏，己丑以景爲天平軍節度，就知東平府，仍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二月戊戌朔，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爲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於興州置司。癸卯上發建康府，初上欲付留守張浚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乃以宿衛使楊存中爲宣撫使，中書舍人劉琪不書錄黃，且論其不可，琪子羽子也。上謂宰執曰：劉琪之父爲張浚所知，比奏事專爲浚地耳，然存中宣撫之命亦寢，專措置而已。乙巳上次鎮江府，乙丑上至臨安府，己未以觀文殿大學士行宮留守湯思退知紹興府。先是統制官趙撝，再得蔡州城，復爲金兵所圍，撝戰卻之，會鄂帥吳玠進軍駐南陽，遣統制官成泉華旺等各以所部來援，而金帥裴滿率精兵十萬止於城西，依汝水爲寨，一日凌旦來攻，統制官焦元中流矢，敵乘勝登城，撝牙將王世顯募敢死巷戰，敵敗退，再來攻，又不利，敵燒營而遁，屬有旨班師，乙丑撝軍還僑陽。閏二月太尉提舉萬壽觀劉錡卒。右諫議大夫梁仲敏，殿中侍御史吳芾，左正言劉度，言參知政事楊椿，無所建明。三月丁酉朔，罷爲資政殿學士奉外祠，再論，遂降授端明殿學士。壬寅詔諸路帥府各置會子庫，上之幸建康也，翰林學士何浦以屬疾不能扈從，至是力求去，己巳以浦爲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夏四月，御史中丞王徽宣諭荆襄，回戊寅入見，遂除參知政事。甲申上諭宰執論及近年諸將之子，躡取科第，有居清望官者。

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爲武臣。清望須還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藉藉。於是陳康伯等退而仰歎不已。是月。資政殿學士魏良卒。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罷措置兩淮。詔以建康留守張浚兼之。四  
川宣撫使吳玠。時已復大散關和尙原。至是。又遣都統制姚仲。率師攻德順軍。未下。敵衆來援。玠恐土有  
退志。卽自秦馳赴。率數十騎繞城傳呼。城中之人。欲識玠面。不發一矢。敵氣自索。旣戰。又爲我軍所敗。遂  
遁去。玠入城。父老擁拜馬前。幾不可行。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趙密。累章乞解印。尋除萬壽  
觀使。奉朝請。五月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南北。蝗蟲爲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蠶  
麥大稔。此實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興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天理。朕德不足以動天。賴祖宗仁  
澤所致。今幸蠶麥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於是陳康伯等惶懼仰歎而退。戊申。太傅  
和義郡王楊存中。罷御營宿衛使。復爲醴泉觀使。壬戌。龍圖閣學士洪遵復爲翰林學士。望仙橋東  
新葺宮成。六月戊辰。詔以德壽爲名。己巳。立皇子建王爲皇太子。改名資。初。民間讖語曰。朝廷自有龍  
兒在頭角。生時方見天。至是。識者謂從天而加二點。乃頭角之生。其下從日。則如日當天而天下利見。此  
見天之義也。右僕射朱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奉祠而去。制辭略曰。君子邦家之基。未聞成效。元良天  
下之本。乃覬疇庸。未幾落職。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故宗室祕閣修撰子儆。追封秀王。妻宜人張氏。封  
王夫人。丙降御劄。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丙子。  
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百寮起居畢。宰執陳康伯。葉義問。汪澈。黃祖舜。言臣等不才輔政。令

陛下超然獨斷。高蹈堯舜之舉。臣等心賞欽仰。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大馬之情。不勝依戀。因再拜辭。相與泣下。已至號慟。上亦爲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爾退。此事斷自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卿等嘗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仁聖。天下所共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便御正殿。上曰。朕前此固嘗與之言。早來禁中。又面諭之。卽步行徑趨側殿門。欲還東宮。朕已再三敦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卽還內。羣臣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入班殿廷。案此上九字。原鈔本注缺。今據碑文以來朝野雜記補入。太子服履袍。內侍扶掖至御榻前。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康伯等升殿表。願陛下卽御坐。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尙容辭避。康伯等再奏。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臣以鶩下之材。恐不足以仰副新政。然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大慶。賀畢。駕還內。百官赴祥曦殿。候太上皇登輦。扈從至德壽宮而退。

宋史本傳文苑七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克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輝。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入爲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會觀。觀持白于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院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爲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論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爲也。邊備旣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爲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卽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嘗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徼攘。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徒不常。凡軍中筭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苞苴矣。又廢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捨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

蝗且起。敕亦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輻。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中興小紀四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熊克撰。克字子復，建陽人。孝宗時官至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事蹟具宋史文苑傳。是編排次南渡以後事蹟，首建炎丁未迄紹興壬午，年經月緯，勒成一書。宋制凡累朝國史，先修日記，其曰小紀，蓋以別於官書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克之爲書，往往疏略多舛，不稱良史。岳珂程史亦摘其記金海陵南侵，誤以薰風殿之議與武德殿之議，并書於紹興二十八年，合而爲一，蓋以當時之人記當時之事，耳目既有難周，是非尙未論定，自不及李心傳書纂輯於記載詳備之餘。然其上援朝典，下參私記，綴緝聯貫，具有倫理，其於心傳之書，亦不失先河之導。胤始難工，固未可一例論也。宋史藝文志載克所著尙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永樂大典僅存十有一卷，首尾零落，已無端委，僅此尙爲完本。惟原書篇第爲編纂者所合併，舊目已不可尋。今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原數，仍勒爲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中興小紀四十卷

宋熊克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所載南渡事迹，起建炎丁未，迄紹興壬午，蓋高宗一朝之史。其曰小紀，蓋宋制凡累朝國史，先修日記，故以小別之，明非官撰也。





直齋書錄解題

中興小麻四十一卷

熊克撰。克之爲書。往往疏略。多恠悟。不稱良史。

鐵琴銅劍樓書目

中興小紀四十卷

抄本

宋熊克撰。排次南渡以後事蹟。始建炎丁未。終紹興壬午。宋史藝文志作四十卷。陳氏書錄解題作四十一卷。是書前列四庫提要云。原書篇第爲編纂者所合并。舊目已不可尋。今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原數。仍勒爲四十卷。蓋從四庫本傳錄者也。



是書爲巴陵方氏傳鈔本。原文譌敝，不可卒讀。今據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朝野雜記、宋史、金史、諸書，詳加校正。隨綴案語，其可疑者亦附注俟攷。原鈔本間有案語，未審爲誰，以原案別之。至云原作某，今改正。及據某書修入者，則熊氏自注也。原引各書，止空一格，殊與正文相混。且前後語意未免隔斷。今改作夾注，附當句下，以便觀覽。案四庫總目，原書久佚，蓋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提要言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仍勒爲四十卷。致直齋解題本四十一卷，殆別目錄數之也。宋史文苑傳，稱克好學善屬文，尤淹習宋朝典故。然觀此書所紀，多詆抑李綱趙鼎諸賢，而傅會和議，是非已謬於當時。君臣諛頌之辭，瑣屑必錄，而韓岳戰功反略，武穆之冤，未能表白。所徵引如汪伯彥時政記、朱勝非閒居錄等書，尤屬誣辭，殊少別擇。文語亦復艱澀，陳伯玉譏其書往往疏略多舛，非奇論也。雜記載克以上所著九朝通略，遷官，而此書未嘗進御。乾道八年秋，商人戴十六者，私持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帥憲臣、察郡邑書坊所鬻，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則當時已少傳本。要錄所引，類多摘瑕訂誤，以其爲宋人舊帙，於中興事蹟亦有可備參攷者，故刊而存之。光緒十六年五月南海廖廷相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9579A)

本叢書 中學小紀二冊

每部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 者 熊 克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 符

五六一六三三平

彙

